長篇創作小說

章君穀著

興隆街

（又名台北屋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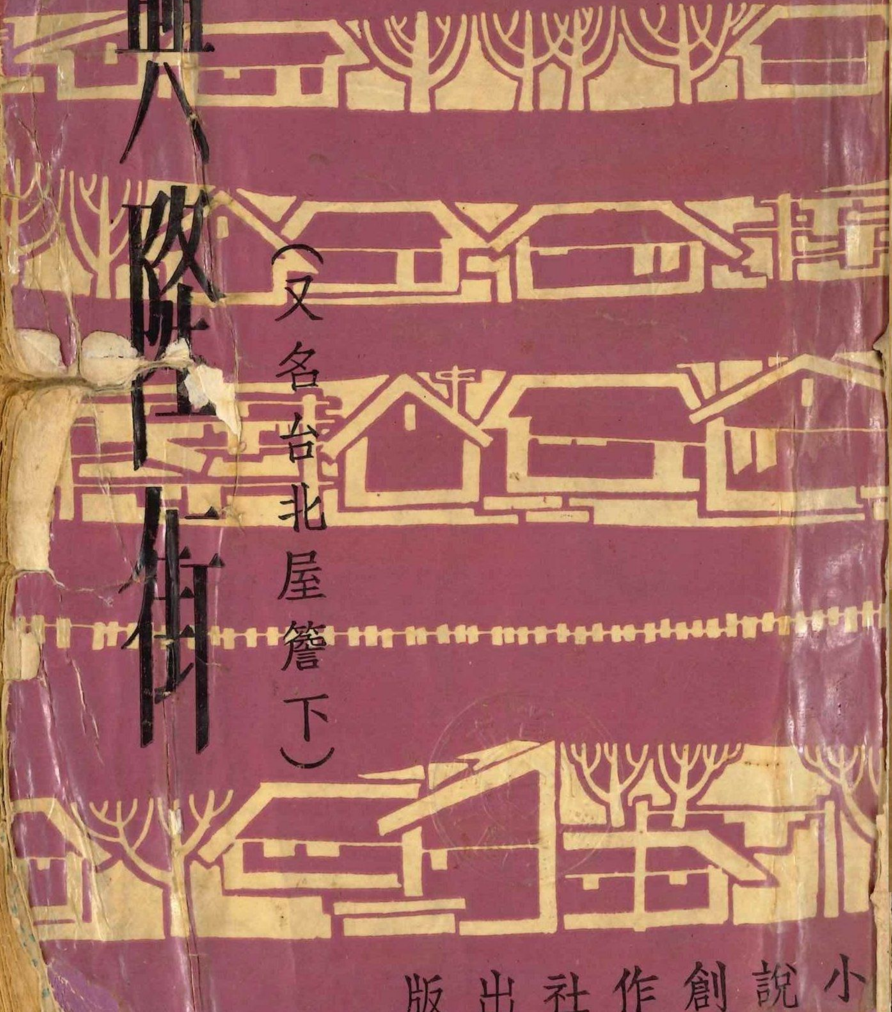
小說創作社出版

長篇創作小說

章君穀著

興隆街

（又名台北屋簷下）



小說創作社出版

興隆街

特價廿五

長篇文藝創作小說

興隆街

章君穀著

特價二十五元

本社目錄

興　街

章君穀著五元

金色鬱

郭良蕙著九元

青　草

郭良蕙著五元

跳躍光

張漱菡著八元

情　潮

唐賢翔著五元

天　燈

李雯著廿元

長篇文藝創作小說

金色的憂鬱

郭良蕙著

特價二十九元

序曲

下午三點鐘叫阿呆貼出去的招租條，天還沒黑就被別人揭掉了。

阿婆很不高興，這些時來不講道理的人太多，她貼招租條礙了誰的事，憑什麼無緣無故把它撕掉？

正生氣，一個拱肩縮背，戴金絲邊眼鏡，穿白紡綢短褂褲的老頭兒，搖搖擺擺的踱進了阿婆家的大院子，手上，偏就拿着那張招租紅紙條。

阿婆臉一板，老頭兒已經走到了她的跟前，他站停脚步把頭一抬，矮矮胖胖的身軀，好像猛的長了一截。

「格搭阿是有房子出租？」

什麼嘰哩呱啦的，說得又快又急，不曉得又是那一省的房客到了；阿婆一皺眉，脫口而出：

「希米？」

「前面？」老頭兒錯愕了一下，再去看看自己手裡剛揭下來的招租條：「格上面明明白白寫拉此地嗎？」

沒曉聽！阿婆急了，頭也不回的大叫一聲：

「阿呆！」

「鴨蛋？」老頭兒更弄不懂了，喃喃白語的說：「租房子跟鴨蛋有啥個關係呀？」

阿呆遲遲的還不出來，阿婆更響亮的叫

「阿呆哪！」

「又叫鴨蛋哪？」老頭兒困惑地伸手搔搔稀朗的白髮：「格是啥個路道呢？」

「這裡是上海路。」一個眉淸目秀，穿學生裝的男孩從客廳裡跑出來，聽了老頭兒的話，便接上嘴來囘答。

「我曉得這裡是上海路，」老頭兒悻悻的說，開始改說起生硬的國語：「我是在問你，此地阿是有房子出租？」

「有啦有啦！」那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國語也高明不到那裡去，他伸手往右邊一指：「房子就嚕在那邊。」

阿婆直望着老頭兒手上的招租條，兩頰的胖肉往下一沉，沒牙的癟嘴巴仍舊抿得緊緊的。

老頭兒找到了對象，用不着再去和阿婆打交道，他也狠狠地白了她一眼，大模大樣的向男孩子說：

「鴨蛋，帶我去看看。」

「我不叫鴨蛋，我叫阿呆。」

阿呆說明白以後，馬上就跳下台階帶路。

這是一座四合院，大門裡成凹字形的有着一排正屋和兩翼廂房，院子大，是空的，坦坦蕩蕩沒有

一草一木，儘是光潔平整的水泥地面；房子木造瓦頂，說不上堅固美觀，看起來倒也淸淸爽爽。

每一翼廂房有兩幢四間，簡簡單單的一房一廳，以榻榻米計算，兩塊豆腐乾的總面積只有十二蓆，廚房獨一處，另設在靠門的地方，四家房客公用，房東另有全套設備。

看完了房子，老頭兒直搖頭：

「格種房子，還能住人？」

阿呆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意見，他在等待着下文。

老頭兒鄙夷的一撇嘴，冷冷的問，那神情，就像他不過是在調查資料而已：

「狹個房子要租幾鈿一月？」

阿呆勉勉強強聽懂了他的話，他也淡淡的說：

「我祖母說過的，一個月二嚕十塊。」

「二十塊？」老頭兒花白的眉毛往上一掀：「這種蹩脚房子要租二十塊？小弟弟，你知不知道，塊換上老臺幣就要值到八十萬了。」

「我不知道，」阿呆老老實實的囘答他：「我們家四幢房子都是租給別郎的，攏總趧款通通一樣個月二嚕十塊。」

老頭兒小眼睛骨碌碌的一轉：

「這裡還有三家房客？」

「一幢一家，」阿呆指指點點的：「都是外省人。」

「太貴太貴。」老頭兒忙着搖頭。

阿呆不理，房子租不租得出去跟他沒有關係，他用脚尖在地上劃字。

「中生（畜生）！」老頭兒輕輕的罵：「可不可以少一點？」

「大家趕款（一樣）。」阿呆兩手一攤，作了個莫可奈何的表情。

「臺灣銀（人）就是格椤（這樣）小氣，」老頭兒在肚皮裡罵：「難怪伊拉（他們）發不了財。」

沒想到那個小鬼居然又出了新花樣：

「啊，我忘記了，還有押租，兩百塊錢的押租。」

「還要押租？」老頭兒又是一驚：「格種破爛房子還要押租？」

阿呆臉上毫無表情的說：

「大家趕款！」

「屈死！」老頭兒曉得他聽不懂，罵着，又前前後後的看一遍，挑出了不知多少缺點，一再表示應該減點租價，半個鐘頭過去，他沒法衝過阿呆「大家趕款」那道死硬防線。

他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張簇新的新臺幣，票面額大洋五元整，他好不甘心的遞給阿呆說：

「喏，這是定洋。儂阿懂定洋？我交五隻洋給你，明天我們搬來，定洋折付房租。明天我不搬來，五隻洋算我倒了霉。」

那孩子見了錢也就開了竅，一疊聲的說：

「窪宰羊，窪宰羊（我知道，我知道），這是訂金啦。」

「儂隻羊，儂隻羊！」老頭兒沒有好氣的說，說着便走出門去，看看阿婆還站在台階上氣鼓鼓的，乾脆不去理她了，一面走一面關照送他出大門的阿呆說：「我姓徐，我叫徐實齋，你知道嗎？」

「幾道。」阿呆連連的點着頭：「你叫徐先生。」

第二天一早徐實齋一家人便搬了過來，因爲旅館裡有規定，過了中午十二點就要多算一天的房錢。

這一家人只有三口，五十五歲的徐實齋是阿呆已經領教過了的，再麼便是徐太太，身材比徐實齋高三吋，體型却窄了一半，瘦高挑兒就像是一根竹竿，一襲洗得泛白的陰丹士林藍布長衫，一頭短而直的灰白頭髮，後腦的髮梢翹成了所謂的鴨屁股。她年齡雖大，但却面目姣好，白嫩的皮膚像是從來不會晒過太陽。

徐亞玲據說是徐家夫婦的獨女，十二三歲的一個小女孩，圓月般的面龐，明眉皓齒，頭髮漆黑，模樣兒非常逗人喜愛。搬家的時候，老夫婦倆儘在大聲指揮，只有徐亞玲跑出跑進的在背箱負籠。

貼隔壁的陳清雲正好閑在家裡沒事，看到徐家在搬來便從客廳裡的破籐椅上一躍而起，他那好像五十三加侖汽油桶般又矮又胖的太太聽到聲響在臥室裡問：

「陳清雲，你又要做啥子（什麼）？」

他朗爽而愉悅的回答：

「左隣在搬場，我去幫刻兒忙。」

「你莫去！」陳太太一聲吆喊就把那胖胖篤篤，細眼濶嘴的陳清雲吓得坐了回去：「你莫又給我犯了老毛病，剃頭擔子一頭熱，搞不好自討沒趣。」

「好，不去，不去。」陳清雲聊以解嘲的撈起一張舊報紙看。

右廂房靠裡間的山東大漢劉則剛，聽到外邊亂哄哄的，一頭鑽出了白布門簾來。他剛走到院子中央，就看到徐亞玲正在吃力的背着一口大木箱。跌跌撞撞的往前衝。

「唉咦，小妹妹，妳怎麼能掮得動呢？」

他搶前一步把那口沉重的大木箱從她肩頭卸下，輕輕一提。三脚併作兩步，送進了徐家客廳。

徐家夫婦正在指手劃脚的討論室內佈置，一轉眼，看到一位又粗又黑的彪形大漢衝了進來。兩個老的一怔，劉則剛拉開破鑼似的嗓子問道：

「這箱子擱在那兒呢？」

徐實齋先不回答他的問題，眼睛一瞪，趕忙跑出門外。

「亞玲啦！」他聲嘶力竭的叫：「格一眼眼（這一點點）末事（東西），儂爲啥要喊力伕！」

「力伕？」劉則剛在徐家屋裡聽得清清楚楚，他楞了楞，又氣忿忿的向徐太太說：「俺看到你們搬家，念在隣居份上好心好意的來幫忙，這成啥？你們倒把俺當做力伕了！」

一氣，他把肩頭上的大木箱往地上一摔，鐵青着臉大踏步衝出去。

「哎喲喲！」徐太太心痛的喊了起來：「儂生氣就生氣嘿，爲啥要摜壞阿拉個箱子呢。」

「爹爹，」亞玲在大門外辯解的說：「我嘸嘿（沒有）叫力伕呀。」

住在右廂靠外間的大個又瘦又長，面貌清癯的彭靖湘摸着山羊鬍鬚，小立窗前，把這一幕全部看在眼裡，他感慨萬分的說：

「朽！葛（這）一對新房客呀，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乾癟瘦小的彭太太在他身後怯怯的說：

「三伢子他爹呀，你又在多管漢（閒）事了。」

「我才不管閒事呢，」他沉沉的又去坐在大辦公桌後的轉椅裡。燃起了一支雙喜烟，他望着裊裊上昇的煙霧回憶的說：「想當年，方圓兩萬三千幾百里，人口二百二十萬，我當行政督察專員的時候，管閒事的地方跟葛個臺灣差不多呢。」

阿婆對徐實齋的印象不大好，她看到徐家居然搬來了，心裡還有點不樂意，她催着阿呆去叫他們先付房錢。

阿呆匆匆的趕了去，在徐家門口，亞玲正抱着一隻大網籃擠進門，差一點，和阿呆撞了一個滿懷。

阿呆機敏的側身一讓，然後，從亞玲手裡接過網籃，他熱心的說：

「我來替妳搬進去。」

亞玲的小臉蛋累得紅撲撲的，清澄的大眼在他臉上迅速的一轉，喘着氣說：

「謝謝。」

然後，她掉轉頭，忙不迭的跑到大門外板車上去搬另外的東西。

阿呆吃力的提着那支大網籃進去，在地面上安頓好，他向徐實齋伸出手說：

「徐先生，我祖母請你先繳房錢。」

「忙什麼？」徐實齋兩眼一瞪：「我們還沒有搬好呢。」

「可是，」阿呆固執的說：「別郎都是在搬家以前就把房錢付了的！」

徐實齋在諷刺着那個孩子：

「大家趕款？」

「大家趕款。」阿呆老實的點回答。

徐實齋咬咬牙，掏出皮夾付清押租和房錢。

忙了一早一晚，徐家才算搬定當，一早上是在忙着搬進那些箱籠舖蓋，一下午和半晚上，徐實齋和徐太太上街四處購買便宜傢俱，他們連一件傢俱都沒有，因爲他們是從旅館裡搬來的，而在住進旅館之前，他們却又是從上海逃難到臺灣。

三十八年五月他們離開上海，八月底，才住進了這幢徐實齋夫婦厭嫌不休的破房子。

買了一大一小兩張竹床，一張飯桌和三把椅子，外加徐實齋的書桌籐椅，除此以外，鍋竈碗筷，少不得也要置備齊全。

好了，總算又有一個家啦。

晚間，八點鐘過後，大院子裡五家人全都吃好了晚飯，太太們也洗清爽碗筷，大夥兒一齊到院子裡來乘涼，夏季裡，這是每天必有的一項固定節目。

各式各樣的椅子凳子和五家裡的每一個人全體集合，今天有滿弦月，孩子們在月光下歡暢的游戲，大人們把座椅排成一個圓圈，談談笑笑。

徐實齋夫婦在小房裡悶了半天，終於也叫亞琀搬三張椅子坐到院子裡來。

瞧着大家的反應相當冷淡，徐實齋自己也有點不安，今天，他給左右隣居的印象不佳，他有自知之明，於是他便很誠懇的先去向劉則剛道歉：

「老兄，今天早晨我很冒昧，希望你原諒。」

銀色月光照耀着徐實齋的皤皤白髮，劉則剛一向是很尊敬老年人的，他連忙站起來說：

「老先生，這有啥關係！」

然後他便熱心的自我介紹起來：

「老先生，我姓劉，我叫劉則剛。」他指指身旁他的太太說：「這是俺內人。」

徐實齋和悅的向那女人點點頭：

「劉太太。」

於是他又拖挽着徐太太來和劉則剛夫婦打招呼，一面低聲的告誡着徐太太說：

「伊拉是山東人，打弗起棚格。(開不起頑笑的。)」

彭太太也和他們客氣的招呼過了，大院子裡，氣氛馬上便融洽得多了。

陳清雲湊熱鬧的跑過來介紹自己，然後又把在湖南擔任過行政專員的彭靖湘介紹給徐家夫婦。

八個大人閑閑的談了一陣，彭靖湘捻弄着他山羊鬍子的末梢，關心的去問徐實齋說：

「徐先生，府上是什麼時候搬到臺灣來的。」

「我們來了還不到三個月，」徐實齋想了想說 「我們是坐最後一班船離開上海格。」

「最後一班？」陳清雲聽了不覺肅然起敬。

「五月二十號格中興輪，」徐太太岔嘴進來說：「竹籮筐吊人吊到大船上，光那麼三五分鐘就要兩百個大頭（銀元）呐。」

「那是好不容易的事啊，」陳清雲吐吐舌頭說：「我有一個朋友，也是五月二十號『住』中興輪到臺灣的，他一個人來，前前後後化了一千三百塊美金。」

徐實齋在暗裏頭得意的一笑。

彭靖湘又在問：

「徐先生早先住在那裡？」

徐太太搶着回答：

「我們住旅館，住在重慶南路的中臺旅館。」

「嗨，那眞是再巧也沒有了，」陳清雲高興的說：「我們一家人從廣州逃難到臺北的時候，也是跟朋友合伙住在中臺旅館。」

徐實齋驚異的問：

「跟朋友合伙住旅館？」

「哎呀，那些事情再也不要提起，」陳清雲詼諧的說：「我們一家四口，兩大兩小，我的同鄉朋

友也是兩大兩小四口人，跑到臺北沒有地方歇脚，只好去住旅館；我們打伙出錢，住在中臺旅館裡，一住就是七八天，我跟朋友爲了節省房錢，兩家八口子人擠在一間十個榻榻米的房間裡睡，夜晚悶得連口氣都透不過來。後來才曉得簡直是做傻瓜嘛，臺灣的旅館論人算錢，我們兩家八個人，就是住四間房，還不是一樣的價錢。」

徐實齋笑了，整個院子裡的大人都笑了。祗有坐在遠處的阿婆聽不懂這些外省人在說些什麼，使勁的揮動着手上的鵝毛扇。

「徐先生有什麼計劃？」笑完以後，彭靖湘又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

徐實齋想了一會兒再說：

「共產黨這股子瘋勁鬧不長的，我們逃難只是暫時避避風頭，我想，熬不了多久，我們就可以回去了。」

「回大陸？」陳清雲問。

「當然囉，」徐實齋說來十分肯定：「那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事情。」

彭靖湘點頭榥腦的說：

「我也是葛個想法。」

「就是我們不能乾等，」陳清雲聳了聳肩膀：「生活累人，我們都是兩肩抗一口的人，混一天日子就要做一天活路（工作）。」

「陳清雲！」陳太太譴責般的喊他一聲。

「還沒有請教過，」彭靖湘好奇的問着：「陳兄過去是在那裡高就的？」

「談不上什麼高就，」陳清雲自嘲般的笑了起來：「早先我在自流井鄉下當保長，國民政府搬到重慶的時候，我瞎摸亂闖的在內政部搞了一個科員，勝利復員到了南京的時候，好不容易才升了股長，沒想到股長的圈圈椅還沒有坐熱的時候，共產黨就亂起來了，跑廣州，回重慶，再回廣州，跟原機關失了連絡，帶起老婆娃兒飄洋過海來到臺灣，現在的時候，我是什麼也不長了，看樣子，最多只能蹲在家裡當個戶長。」

「陳清雲！」陳太太又來干涉他，只是她的叫聲被大家一陣鬨笑淹沒了。

彭靖湘轉過臉來問徐實齋：

「徐先生，你奈加（湖南人對老年的尊稱）呢？」

徐實齋謙虛的笑笑：

「阿拉是做生意格。」

徐太太馬上就做着補充說明：

「阿拉在上海，開得有兩爿工廠和一家貿易行。」

「我們吶，」彭太太感傷的嘆了一口氣：「醴陵城中正路上半條街都是我們的哪。」

有好幾聲嘆息此起彼落的響應起來，一片烏雲遮住了中天月，靜了幾分鐘。

「這些外省郎卡怪，」阿婆輕聲的向阿呆說：「一會兒笑又一會兒嘆氣的。」

「嗯？」阿呆從瞌睡裡被他祖母叫醒，他傻楞楞的盯望着祖母的胖臉。

「愛睏（要睡），」阿婆愛憐的望望她相依爲命的孫子：「你去睏嘛。」

阿呆咿唔兩聲，抹掉了嘴角的流涎，院子裡面不是正涼快嗎，他寧願就在這裡抱着膝頭打瞌睡。

「劉兄，」彭靖湘手揮羽扇去問劉則剛：「你奈加的計劃又是如何呢？」

「俺莫（沒）啥計劃，」劉則剛啪的一聲打死在他腿上吮血的一隻大蚊子：「俺贊成陳先生的意見，不管是在家鄉還是在臺灣，俺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事情不好找，弄個小買賣也是好的。」

徐太太悠悠的說：

「在臺灣，找事情眞是交關（很）弗容易啊。」

「格當然了，」徐實齋又去算着那筆賬：「儂弗想想，臺灣一塌括子只有格楞（這麼）大的地方，老底子不過五六百萬人口，如今一下子跑來了兩百萬人，儂還想到啥地方去找事？」

彭靖湘跟下來便聲調抑揚頓挫的舉出了一個實例：

「我在湖南家鄉當行政專員的時候，手底下有一個常德縣的縣長，他還是英國留學生，在我的部屬裡算得上是個幹員，他到臺灣比我們還早，現在吶，」他無限感喟的說：「他在衡陽路上賣豆漿。」

「那是好生意，」陳清雲伸出大拇指一翹：「我包準他不到三年就要發財！衡陽路，那是多好的地段！寸土寸金地吶！」

「陳清雲！」陳太太又是一聲呼喝，她好像就是怕他多講話似的。

陳清雲不理她，他繼續的說下去：

「我眞希望自己能够擺那樣一個豆漿攤——」

「陳清雲！」

他伸伸舌頭滑稽的一笑，不再開腔了。

「在臺灣做小生意賺點鈔票倒是嘸啥，」徐實齋嗬嗬的笑着說：「不過，擺個豆漿攤子總歸弗是生意經。」

「那也不見得呢，」劉則剛微笑的揷了一句：「就拿俺來說吧，俺還在想做些大餅饅頭到街上吆喝着賣呢！」

「劉兄？」彭靖湘驚異的問。

「劉先生。」徐實齋深心惋惜的叫他一聲。

劉則剛苦笑笑，他不想跟這些人解釋甚麼，夜已深沉，乾脆睡吧，他兩手撐着那張破籐椅的扶手，緩慢而着力的站起來，他禮貌的向大院子裡納涼的人道着明兒見，反手撈起那把椅子回房去了。

「賣饅頭就賣饅頭。」他在心裡告訴自己說：「出門在外講究不了那麼多，要活下去就得吃苦肯幹！」

劉太太忙着跟她丈夫回屋，彭靖湘攔住她問了一句：

「劉家嫂子，我還沒有請教過，劉兄他早先是做什麼事情的？」

劉太太停下來，望着他，一字一頓的說：

「俺先生當過上校團長。」

一

從旅館搬來那幾天，徐實齋睡得不太安穩，這有兩層原因，頭一層是換了新地方有點不習慣，二來是竹床實在太硬，他一輩子沒有睡過那麼硬的床；徐太太為了貪圖涼快，連褥子被單都沒有舖，於是竹床縫便儘在夾箝徐實齋的胖肉，他連動都不敢動。

天剛濛濛亮的時候他又醒過來一次，這一次他側身床上看到了窗外的天光，他含含混混的喊：

「亞玲！」

亞玲的小竹床就擺在大床的對面，她一聽到徐實齋的叫喚連忙一骨碌爬了起來，兩隻小手儘在揉擦惺忪的睡眼。

「爹爹。」

「好去煮稀飯了。」深怕驚醒了身邊熟睡中的徐太太，他輕聲的關照着她。

「好格。」亞玲柔順的回答，伸脚探摸擱在床前的木屐板。

徐實齋又閉上眼，先養一會兒神，不久重又發出了低沉的鼾聲。

亞玲躡手躡脚的走出門外，清涼的晨風使她精神一振，她打個大呵欠，到廚房裡搬出了那個昨天新買的紅泥小炭爐。她熟練的用報紙和竹篾片生起火來。

捲來一陣風，濃烟燻到了她的眼睛——

阿呆背着書包，從正屋裡出來穿過院子去上學。一眼看到亞玲正站在徐家門前用手指在揩眼淚。

「怎麼啦？」他趕緊走近她的身邊，低下頭問。

亞玲瞇着眼睛指指那個冒白煙的小炭爐：

「我在生火，炭烟燻到了我的眼睛。」

「妳媽媽呢，她爲什麼不生火？」

亞玲壓低了聲嗓說：

「我媽媽還在睡覺呢。」

阿呆想了一想，恍然大悟的說：

「啊，妳是先起來生火燒飯，吃了好去上學的。」

亞玲臉上掠過一片陰霾，她搖搖頭說：

「我沒有上學。」

「妳沒有上學？」阿呆詫異的反問她。

「家裡事情太多，」她臉上一紅，爲難的說：「我沒有時間去上學。」

「妳媽媽不做事？」

亞玲揉好了眼睛，藉着去搧爐子的動作，躲過了他這一句追問。

「在臺灣，」阿呆認眞的說：「每一個小孩子都要去上學，不上學的話，警察會來抓的。」

亞玲不信的說：

「那裡會有這種事？」

「眞的嘛，這叫做國民義務教育。」

亞玲輕輕的唸着那幾個聽來陌生的字：

「國民義務教育——」

阿呆一本正經的解釋着：

「國民義務教育，就是叫每一個人都要受教育，這是强迫性的，到了入學年齡政府會來通知妳上學，不去，要抓妳去。」

亞玲聽得很有興趣，她搧完了爐子站起來：

「這樣子讀書要不要錢呢？」

「小學六年不要錢。」

「讀書不要錢？」亞玲驚詫得瞪大了眼睛。

阿呆强調的說：

「不但不要繳學費，連課本都由公家發。」

「我們大陸不是這樣子的，」徐亞玲追憶的說：「在大陸上讀書是有錢人家的事情。」

阿呆神秘的湊到她的耳朵邊上問：

「妳們家沒有錢，是不是？」

秋芬慍惱的白了他一眼：

「誰說的？」

阿呆馬上便舉出了一個堅强的理由：

「那妳爲什麼不讀書？」

「不是告訴你了嗎。」亞玲有點心煩了：「我家裡需要我做事，我沒有時間去讀書。」

「有錢都不讓妳讀書，」阿呆戇頭戇腦的說：「妳爸爸媽媽好自私啊。」

亞玲的小臉脹得通紅，她挺不高興的說：

「咦，你這個人，怎麼當我的面批評我爸爸媽媽呢？」

「卡失禮！」

「你說什麼？」亞玲皺起了眉頭，神情緊張的問他。

「啊，」他抱歉的笑笑：「這是一句臺灣話，意思是眞正對不起。」

「哦！」亞玲也輕鬆的笑了：「在我們上海人聽起來，倒像是你在罵我：『軋死你』呐。」

阿呆大聲的笑了起來，兩個大孩子正笑得起勁，忽然正屋那邊一聲喊叫：

「阿呆呀，你還不上學堂去！」

兩人回頭一望，阿婆不知什麼時候走出房門來了，她板着臉孔在朝這邊望。

「再見！」阿呆向亞玲吐吐舌頭，一溜煙跑出了大門。

亞玲大大方方的向阿婆點點頭：

「阿婆，早！」

「哎，妳卡早！」阿婆也和悅的跟她笑笑。

她吃力的用雙手端起了那隻燃着紅炭的爐子，走進厨房，這時候劉則剛的房間裡方才有了綷綷縩縩的聲音。

從新米缸裡舀了一碗半白米，湊着自來水龍頭用米籮淘洗，好久沒有做飯了，她不禁又懷念起住旅館的那段日子來；在旅館裡，她不但不用燒飯，而且連打掃清潔都有下女去做，那時候，她們天天在外面吃小館子，好舒服啊。

洗乾淨了米，放好適量的水，她把飯鍋安在炭爐上，自己端了張小竹凳，兩手托着下巴坐在炭爐跟前，熊熊的火花燒得滿爐子木炭嗶嗶剝剝的響，半小時以後，她煮好了一鍋稠稠的稀飯。

「爹爹！」她在臥室門口輕輕的喊一聲，門裡沒有動靜，推開一條門縫看看，徐實齋夫婦正在一唱一和的打着鼾呢。

她聳肩笑笑，跑回厨房關上了爐門，且讓炭火漸漸熄滅，亞玲又悄悄的走進房去偷睨一下徐實齋手腕上的阿米茄金錶，才八點鐘，她放心的長長吁了一口氣，她知道，徐實齋這一次睡倒下去，不到十一二點鐘他不會醒，至於徐太太，她更有把握了，徐太太老愛自誇生平沒有見過早晨的太陽，她向來是不到中午不起床的。

房間裡躭不住，她又躡手躡脚的蹓到了大院子裡。

劉則剛正在開始他每天的日課，一手一手的在打太極拳，圓睜着眼睛並且緊抿住嘴巴，他的神情是異樣的端肅莊嚴。

亞玲不敢打擾他，她安靜的躲在她家門口眺望，劉則剛曉得她在那兒，但是他仍然認眞的在做着他的淸晨運動。

劉則剛終於收拳止步，他挺立在大院子中間作深呼吸，亞玲有點奇怪，看他打起拳來動作都是軟緜緜的，他怎麼會冒出一頭大汗來呢？於是她走到劉則剛的面前，她關切的望着他問：

「劉伯伯，您是不是累了？」

劉則剛朗聲的笑了，他把圍繞在頸項子上的那條大毛巾解下來，一個勁兒的擦着汗說：

「我不累，我天天這樣打拳，已經打了二十多年啦！」

徐亞玲一吐舌頭：

「二十多年？」

「可不是，」劉則剛一伸手臂，堅實的肌肉像是些小松鼠在那兒跳躍：「要不然，我那來這麼棒的身體？」

亞玲十分欽敬的望着他的方盤大臉。

「來，」牟則芳一把握住了她的小手，神情愉快的對她說：「我帶妳到街上去喝豆腐漿。」

小亞玲一下子連臉都掙紅了，她忸怩的說：

「謝謝劉伯伯了，我不要去。」

「爲啥？」

她低俯着頭輕聲的說：

「我不餓。」

劉則剛直率的問她：

「妳早上吃過東西了？」

她不願意說謊，緩緩的搖了搖頭。

「那麼，」劉則剛一把拖了她就走：「咱倆一塊兒喝豆漿去。妳記着，油條大餅豆腐漿，拉麵火燒葱油餅，這些都是世界上頂頂好吃的東西。」

亞玲被劉伯伯牽着手，連奔帶跑的到了大街上。

「兩碗豆漿，」劉伯伯一屁股坐在攤子上，便去關照那位賣豆漿的老鄉：「擱糖的！」

兩碗熱騰騰的豆漿端到他們面前。

「吃呀！」然後他又去催着亞玲。

她尖起嘴巴來啜吸了一口豆漿，又熱，又甜，衝到胃裡面都是暖暖和和的，她不再客氣了，伸手接過劉則剛遞給她的燒餅夾油條。

回家的路上，劉則剛和靄的問她：

「亞玲，妳爸爸今年多大歲數啦？」

「五十五。」她簡潔的回答。

「妳媽呢？」

「五十。」

「啊，」劉則剛像是起了什麼疑心似的皺了皺眉頭，他又問：「妳有哥哥姐姐嗎？」

亞玲怔怔的望着他的臉，搖搖頭答說：

「沒有。」

劉則剛不再問她什麼了，一大一小兩個人仍然手牽手的走回去。

一回家，進門就看到陳清雲打着呵欠推開他自家的房門。

「劉大哥，」陳清雲看到了劉則剛，便眉開顏笑的迎了出來：「你一大早就出去了？」

劉則剛拍拍亞玲瘦削的肩頭說：

「我帶她出去吃豆漿。」

陳清雲彎下腰來問亞玲：

「妳吃飽了沒有？」

亞玲天眞的拍拍自己的肚子說：

「我吃得好飽啊，我吃了一碗豆漿和一副燒餅油條。」

劉則剛笑了，陳清雲也大聲的笑着。

兩個大人談起正經事，亞玲靜靜的縮在劉則剛身邊聽。

「劉大哥，」陳清雲叫着：「昨天我聽到別人說；中華路鐵道旁邊，買一幢單開間的違章建築，只要七八百塊錢。」

「違章建築？」劉則剛蹙起了他的兩道濃眉。

陳清雲耐心的向他解釋：

「就是別人在鐵路邊上，沒有經過政府許可臨時搭起來的屋子。」

「這種屋子你買來又有什麼用？」

「開舖子呀！」陳清雲神秘的降低了聲音說：「劉大哥，你不想想，中華路的那些爛房子，前面是西門町電影街，後面是榮町衡陽路，這個地方一定會熱鬧起來的，要是我們能夠買下它一幢兩幢，無論開館子還是做旁的生意，憑那個地點你還怕不會發財？」

「事情不是那麼簡單，」劉則剛考慮了一下然後說：「照你朋友所說的話，那種地方既然是違章建築，政府隨時都可以把它們拆掉；如果你今天買下來明天就被警察拆掉了，那你豈不是鬧了個血本無歸？」

陳清雲毫不在意的說：

「做生意當然要冒點風險，如今我們人地生疏的來到了臺灣，兩手空空偏又是舉目無親的，不冒點險，又怎麼能活得下去？」

「不冒險也可以活下去的，」劉則剛意味深長的說：「只要我們能夠腳踏實地的苦幹。」

陳清雲惋惜的望着他問：

「你眞的要去賣饅頭？」

「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劉則剛挺了挺胸脯：「我老婆會做，我肯櫛風沐雨的去滿街吆喝，我決定去賣饅頭，多賣多賺，少賣少賺，賣不完自己吃。」

陳清雲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你倒也不怕有失你團長的身份。」

「好漢不提當年勇，」劉則剛淡然的笑笑：「而且職業沒有高低，咱們只問賺錢的方式正當不正當？」

「我們倆合夥到中華路買一間小房子，」陳清雲繼續勸誘着他說：「雙方合作開館子，你嫂子做饅頭我下擔擔麵，我保險你好賺錢。」

「那不妥當，」劉則剛搖搖頭拒絕了他：「你忘了，那些房子都是違章建築？」

「不管怎麽樣，」陳清雲堅定的說：「反正我是一定要做的了。」

「士各有志，不能相强，」劉則剛靄然的向他笑笑：「我但願你成功。」

「不成功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陳清雲輕鬆的聳聳肩膀說：「反正頂它一幢下來，七八百塊錢纔不過二兩金子，蝕光了也只有這點！」

劉則剛使勁的拍拍他的肩膀，拉起亞玲的小手，又送她回到徐家門口。

亞玲躭着心事回到自家屋裡，還好，徐寶齋夫婦像是一直沒有醒過，而煮好的那一鍋稀飯却在漸漸涼却。

「包子饅頭！」院子裡忽然傳來一聲低沉而蒼邁的叫聲，她還以爲眞的是有人在叫賣呢，跑到門口去張望，原來是劉則剛在那兒吊嗓子練習吆喝，他轉回頭來冲着亞玲做了一個怪臉，一大一小兩個人互相交換了一瞥會心的微笑。隔壁，陳清雲嘁嘁喳喳的在和他太太商議着事情。

二

認定了這是一個好機會，陳清雲馬上就興奮熱烈的開始籌備起來，第一步工作他得去找投資合作的人。在劉則剛那邊碰了釘子，他隨後就想到了彭靖湘，他興冲冲的跑到彭家門口，隔着那幅白布門帘他便大聲的問着：

「彭先生在家嗎？」

門窗裡先響起一陣咳嗽的聲音，歇了半晌才聽到彭靖湘在回問：

「是那一位呀？」

「是我，陳清雲。」

「啊，陳先生，」彭靖湘一疊聲的說：「請進請進！」

陳清雲掀開門帘，一頭鑽了進去。

彭靖湘穿了一件香雲紗的短褂褲，從一張大辦公桌後面緩緩的欠了欠身：

「請坐。」

陳清雲順着他的手示，在辦公桌邊的一張靠背椅上坐下。

彭家的客廳佈置得像是一間單人辦公室，整齊嚴肅而很有氣派，一張大辦公桌上文房四寶齊齊全全，就安放在客廳正中央，桌後是一張大轉椅，背向着通往臥室的房門，左邊靠壁擺了兩張藤沙發和

一張小茶儿，右邊空空蕩蕩的，只在牆上懸着一副對聯和一幅像是古董的山水巨畫，對聯沒有上款，是湘綺老人王闓運的手筆。

他來得不巧，這正是彭靖湘按照他行政專員時代自訂的辦公時間。

彭靖湘和陳清雲打過招呼以後又神情儼然的坐回那張大轉椅，房間裡的肅穆氣氛使得乘興而來的陳清雲稍稍有些不安。

彭靖湘捻着黑油油的鬍鬚問他：

「陳先生有什麼見教嗎？」

「沒有……沒有，呃，倒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奇怪，一向口若懸河的陳清雲，居然也變得囁囁嚅嚅的說不出話來了。

恰在此時，彭靖湘那個十歲左右的三伢子，和他母親在後屋裡大聲的說起話來。

「莫吵！三伢子！」彭靖湘一聲吼，倒把陳清雲吓了一跳：「爹爹在這裡會客，吵什麼呀！」

後屋裡馬上就安靜了，悄悄的連一點點聲音都沒有，陳清雲更感到難以開口。

到是彭靖雲回過臉來時却又換過了和悅的笑容，他主動的問着陳清雲說：

「陳先生昨天出去過了？」

「出去過了。」陳清雲連連的點頭回答，靈機一動，他把談話接了下去：「就是因爲昨天出去過了一趟，聽到了一件事情，特地來請教請教彭先生。」

「好說好說。」彭靖湘謙虛了一下：「到不知道陳先生有什麼事。」

於是陳清雲趁此機會說了，起頭他還有點吞吞吐吐的，可是越說到後來他就越起勁，吐沫星子四濺，他指手畫脚的作着結論說：

「……所以呀，這是十拿九穩的生意，無論做什麼都包準賺錢，不賺錢你儘可以唯我是問，……
……」

彭靖湘安然的坐在大轉椅上，他聚精會神的聽着陳清雲的敍述，那副認眞的神態，讓別人看起來倒好像他們是在討論什麼軍國大事似的。

陳清雲說完，兩隻胖手在膝頭間絞扭，靜默地等待着彭靖湘的答覆。

彭靖湘很有架勢的把右手平伸到辦公桌上，左手又去捻弄他頷下的一叢山羊鬍子，他仰着臉，兩眼盯住天花板，深思得出了神。

陳清雲覺得坐立不安，客廳裡空氣僵凝得很，他漸漸的感到連自己的呼吸都不大順調起來了。好不容易彭靖湘一壓脖子把他高高在上的面孔放低下來，他繼續捻弄着鬍鬚，眼睛總算是望到了陳清雲的胖臉。

「陳先生的意思是——」彭靖湘慢條斯理的說：「你想叫我參加你那個計劃，大家合伙買間房子，來做點小生意？」

「是的是的。」

「本來吶，處在這種亂世，什麼事情都定不得準，」彭靖湘帶着點感慨的語調說：「而且市隱韓康也會傳爲千古佳話，不過——」

他忽然一頓，陳清雲給他吓得心臟一沉。

「陳先生，」彭靖湘接着又搖頭晃腦的說下去：「你也是個讀書人，所謂十載寒窗磨穿鐵硯，我們究竟是所爲何來？固然嘍，爲官作吏都只有我們讀書人的份，光宗耀祖，揚名顯親，說起來全是美事。因此我們讀書人最最珍貴的一點是在我們能够力持氣節，不同流俗，這也就是『士爲萬民之首』的道理，仕農工商，自古以來商人的地位比販夫走卒還要低得多啊。所以我說呀，陳先生，除非到了萬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勸你最好還是莫要自貶身份走到那一條路上去。」

「是的是的。」陳清雲掏出手帕來使勁的抹汗，彭靖湘的一篇大道理，居然把他說得汗流如雨。

迷迷糊糊的走出了彭家，陳清雲喃喃自語的說：

「我的媽呀，這眞比我頭一回在內政部見到我們部長大人更叫人緊張，」他往回家的路上走了幾步，猛然想起了一件事，使勁的一拍腦門說：「該死！他到底是答應還是不答應呀？」

他不敢再跑回去問，垂頭喪氣的回了家。

陳家的隔壁，十二點鐘剛過，幾隻蒼蠅嗡嗡嗡的儘在徐實齋的鼻頭上打轉，揮開了以後又飛回來，徐實齋一生氣，乾脆爬起床。

大竹床發出一片哀鳴，徐太太也被鬧醒了。

兩個人的眼睛還沒有睜開，都在異口同聲的喊着：

「亞玲哪！」

「亞玲哪！」

無聊的坐在客廳裡的徐亞玲，急急忙忙的進屋裡：

「爹爹，姆媽。」

「我的拖鞋吶！」

「稀飯煮好了沒有？」

亞玲手忙脚亂，先幫徐太太擺好了繡花拖鞋，再去回答徐實齋說：

「稀飯早就冷掉了！」

「那末妳快點去熱。」睡眠的時間過久，徐太太一醒過來當然覺得很餓。

「火沒有了。」

徐實齋焦躁的喊：

「再去生呀！」

「慢點！」徐太太搶着說：「妳先給我打洗臉水。」

「好的，姆媽。」

她先去打了洗臉水又再跑到厨房裡重新起火，瘦小纖弱而面容清秀的劉太太正在忙着蒸饅頭，她愛憐的望着亞玲說：

「怎麼啦，妳又要生火了？」

「劉伯母，」她先恭敬的叫她一聲，然後又蹙蹙眉頭說：「一大早我就煮好了稀飯，可是我爹爹姆媽現在才起來，稀飯冷了，火也熄了，我——」

「哎呀，」劉太太揮揮手打斷了她的話：「熱點稀飯那還不簡單嗎？妳別生火了，躭一會兒我蒸好了饅頭，妳把稀飯鍋端在我爐子上熱熱不就得了嘛。」

亞玲遲疑的說：

「就不知道時間來不來得及呀。」

「有什麼來不及的，」劉太太指指那兩屜蒸籠說：「我的饅頭再有五分鐘就好了。」

亞玲還是有點不安，她苦笑着說：

「我爹爹和姆媽養成了習慣，一睜開眼睛就要吃東西。」

「叫他們多等五分鐘好了，」劉太太決斷的說：「誰讓他們起來這麼晚的！」

亞玲忸怩的笑了，坐在一張小竹凳子上，望望那隻大蒸籠問：

「劉伯母，您蒸了幾隻饅頭？」

「幾隻？」劉太太朗聲的笑了：『妳劉伯伯一頓就要吃八隻饅頭。」

「劉伯伯好大飯量啊，」亞玲回想起來說：「今天早晨劉伯伯帶我去喝豆漿，他一個人喝了三碗不算，還吃了四副燒餅油條。」

「妳劉伯伯也在跟我說吶，」劉太太靄然的笑着：「他說妳的食量太小，差點兒連一碗豆漿一副燒餅油條都吃不下。」

亞玲羞澀的一笑。

「亞玲，」劉太太慈和的關照她說：「妳要記住這句話：人是鐵，飯是鋼，妳要是能吃，總還是

多吃一點兒的好，看妳長得這麼瘦。」

亞玲皺了皺眉：

「我從小就吃得不多。」

「好啦！」劉太太突然伸手朝向冒着熱氣的蒸籠一指：「馬上就可以拿下來了。」

亞玲想到那裡便問到那裡：

「劉伯母，是不是劉伯伯眞的要去賣饅頭？」

「他是個實心眼兒的人，」劉太太嘆了一口氣：「他一向都是想到那兒就做到那兒的，誰都不能跟他多說一句。」

「劉伯伯可以買一部脚踏車，」亞玲認眞的建議着說：「如果劉伯伯眞的要去賣饅頭的話，他可以騎了脚踏車去賣，這麼樣，他就不會太累了。」

劉太太轉臉盯望着她，眼睛裡閃出了光，她十分感動的說：

「好孩子，妳眞聰明，我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上面來的？」

亞玲臉一紅，心裡頭得意的在笑。

「哎呀，該端下來哪！」劉太太警覺般的大聲叫起來：「再不端下來，饅頭都蒸爛了。」

亞玲趕忙站起來去看劉太太端蒸籠，只見她用一個快得令人無法覺察的動作，一伸手便衝過了那一股股滾燙的水蒸氣，猛的端下了那個大蒸籠。

「亞玲！」徐太太氣喘吁吁的跑進廚房來：「你怎麼啦，等得肚皮都餓壞了，妳的稀飯還沒有熱

好？」

亞玲一驚，支支吾吾的說不出話，劉太太打開蒸籠拈出一個饅頭，畢直的遞到徐太太的手上。她好意的說：

「徐太太，來嚐嚐我蒸的饅頭。」

「謝謝。」徐太太伸出雙手來接，剛一碰到那個大饅頭，就驚呼了一聲：「哎喲喲燙！」

啪嗒一響，大饅頭掉到了地上。

「可惜。」劉太太皺了皺眉頭說。

「眞是對不起。」徐太太抱歉的望望她。

亞玲趕來拾起了那隻大饅頭，她細心的剝掉那層沾上了泥灰的外皮，當然，弄乾淨了以後仍還是可以吃的。

「是我叫亞玲不必再起火了，」劉太太一面把蒸籠蓋兒揭下來一面解釋的說：「我讓她等我蒸好了饅頭，就着我們的火上熱熱稀飯，這樣可以省事得多。」

徐太太笑得很不自然，她搪塞的說：

「其實我倒不急，只是我們徐先生餓了。」

「馬上就會好的。」劉太太自動把徐家的稀飯鍋安到她家的火上。

「謝謝您，劉伯母。」亞玲深心感激的說了一句。

徐太太狠狠的瞪了亞玲一眼，她纔要一扭身子走出厨房，劉太太又慇懃的遞了兩個大饅頭到她的

手上。

「妳嚐了，」她熱切的說：「也請徐先生嚐嚐。」

「這怎麼好意思呢？」

「沒有關係的，」劉太太豪爽的一笑：「咱們中國人的話，近隣勝過遠親吶。」

「那麼我只好說聲謝謝了。」徐太太小心翼翼的捧着那兩個饅頭走出了厨房。

「不謝，不謝。」劉太太又忙着去揭下她蒸好的饅頭了。

徐實齋吃大饅頭，頗有味同嚼蠟之感，他嚥下了半隻饅頭便一連串的打起呃來。這時候，他非常嚮望一碗白米稀飯，正好，他聽到門外有了脚步聲響。

陳清雲懊喪了半小時以後，便已恢復了他的振奮心情，他連門都沒敲，逕直走進徐家的客廳。

「呃！」徐實齋打了個呃趕緊拍拍自己的胸口。他大聲的向着外邊問：「亞玲，是妳熱好稀飯來啦？」

「徐先生。」陳清雲冒冒失失在喊着他：「不是亞玲，是我，我是陳清雲。」

「呃！」徐實齋一怔，却又莫可奈何的從寢室裡鑽了出來：「啊，陳先生，呃，你早。」

「我早？」陳清雲呆了一下：「這是什麼時候了，你還說我早？」

又是「夾纏不清」，徐實齋在心底埋怨着，客人來了總不能不理，他只好陪他在客廳裡坐下。

「呃！」他伸手去捂住嘴巴。

「徐先生，」陳清雲坐定下來便點入正題：「我有一件事情，跟別人說來說去都說不清楚，我忽

然想起你是老資格的大商人，近隣勝似遠親，同船過渡前五百年修，加以我們都是逃難來的，所以我冒昧的特地來向你討教一下。」

「呃。」徐實齋又習慣的去捂捂嘴：「陳先生，你講嘛，你有什麼事情？」

「啊，」陳清雲笑笑：「還不是生意上的事情嗎？」

徐實齋立刻便有了興趣，他正襟危坐的問他：

「什麼生意？」

陳清雲深感受了鼓勵，因而他更詳盡更具體的在說着他的計劃。

徐實齋聽完了以後，他所作的第一個反應便讓陳清雲大大的鼓舞了起來，因爲他是在實事求是的問：

「陳先生，原諒我這樣問你，我以爲，那些房子該不該買，買下來以後應當做什麼樣的生意還是另外的一件事，現在的問題是，你自己究竟有多少資本，我的意思是說：你能調動得了多少頭寸？」

陳清雲非常坦白的告訴他：

「我們自己是沒有什麼錢的，從廣州逃難到臺灣來已經撐過了不少時候。內人那裡還有三兩多金子，我自己嘛，剩下來的不過是七十多塊美金。」

「七七四百九，就算是五百塊吧，」徐實齋在核計着他的財產：「三兩，一千多塊錢，這麼說法，你們一共也只有兩千塊新臺幣不到。」

陳清雲訥訥的說：

「大概也就是這一點數目。」

「那麼，」徐實齋斷然的說：「我勸你不必去冒這個險。」

陳清雲顯然吃了一驚：

「冒險？你是說我這樣子做法是冒險？」

「相當的冒險，」徐實齋在點醒着他：「商場上不講資本，只談週轉能力，能够週轉也就等於是你的資本，可是，你現在連一點週轉能力也沒有。」

陳清雲大聲的說：

「但是我多少還有點本錢——」

「你那點本錢不够，」徐實齋斬釘截鐵的說：「依我看來，就算是開一家小飯館罷，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最低限度也要有三套本錢。」

「三套本錢？」陳清雲不解的問。

「是的，三套本錢，」徐實齋認眞的爲他分析起來：「就拿你所說的這個計劃來說吧，頂一個單開間的門面，要八百塊，開小館子的生財傢俱，也得千把塊錢，這已經就要化掉你的全部財產了，是不是？」

「是的。」陳清雲點頭承認的說。

「你總不能就用生財傢俱去賣錢呀，賣錢的那些鷄鴨魚肉，柴米油鹽，你就打一星期的預算吧，那也要三五百塊現錢墊下去，是不是？」

「是的。」

「再說，」徐實齋嘿嘿的笑着：「你要頂的房子是違章建築，說不定那一天警察會得跑來把你拆掉，到那時候，你就兩手空空一無所有了，再想回過頭來過今天這種抱殘守缺的日子，你是不是還得留下第三套本錢？」

陳清雲偏着頭想了一想，他又激起了一絲希望：他跑來和徐實齋商量，不就是爲了要他也投點資本下來嗎？徐實齋這麼實事求是的在討論這些問題，看樣子他一定是很有點興趣的，於是他便熱烈的說：

「徐先生，我今天特地來拜訪你，也就是在想解決剛才你所說的問題。我老老實實的說吧，徐先生你每一句話都是金玉良言，我所有的問題全都給你分析得那麼清楚明白。現在我們有這樣一個機會，成功的把握大，失敗的可能少：而我，除了我們兩夫妻的勞力，我們只有一套本錢。現在這件事情成不成功就在你徐先生的身上，我想請問你，你是不是願意跟我們合作，拿出另外那兩套本錢。將來，這個生意就算你佔兩股，我一股，錢跟賬統統歸你管。」

「呃！」徐實齋聲色不動的說：「陳先生，我很抱歉，我不能够跟你合作。」

「爲什麼呢？難道你早已料定了這個生意會得失敗？」

「話倒不是這樣說，」徐實齋站起身，在客廳裡踱了兩步，又站停下來，臉上堆着笑說：「陳先生，我跟你的看法不同，我們都是外地人，爲了避共產黨的亂跑到臺灣來，這是暫時性的。共產黨鬧不長的，依我的看法，少則三五個月，多則一年兩年，我們說不定那一天就要回去，在這種情形之下

，無論是蓋什麼房子，買什麼地，開什麼館子店舖，等到眞要回去了，那不是又要變成一番落花流水？到那時候，你的房子，店舖和地皮，還能賣得回一毛錢來嗎？」

陳清雲又迷惑了，他傻傻的問：

「要是我們會在臺灣就上三年五載呢？」

徐實齋輕鬆的笑笑，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

「那麼，就到那個時候再作打算吧？」

這句話說得很明白，徐實齋有鈔票，有身價，在臺灣閑住三年五載，他並不在乎。陳清雲再笨，也不會笨得再想多說些什麼能够打動徐實齋的話，他一想通了便站起來，隨口說了一句：「那麼，讓我自己去想想辦法吧。」然後就告辭出去。

他一走出徐家門口。徐實齋便大聲的在屋裡喊：

「亞玲，快點把稀飯端來呀！」

他也幫着他向厨房裡叫一聲：

「亞玲，妳爸爸要吃稀飯了。」

「啊，陳伯伯。」亞玲答應一聲，端了稀飯鍋便往自己家裡跑。

陳清雲白忙了一上午，回到家，胖篤篤的身軀在破藤椅上沉沉一坐，一個勁兒的嘆着氣。

圓滾滾的陳太太挺着大胸脯，臉部上了濃濃的粧，厚嘴唇和圓面頰塗起血紅的胭脂和唇膏，兩條眉毛描成了兩道燒焦的柳葉。

「怎麼樣？」她擠出臥室房門嗓音粗啞的問：「徐家的意思怎麼樣？」

「人家有錢，」陳清雲悻悻的回答：「人家在臺灣住得起，人家就是要做生意，也不肯做這種小生意！」

「你只是要他們投資呀！」

陳清雲臉色沮喪的不肯多談這件事了，他低垂着頭，像個鬬敗的公鷄，他悶聲不響。

「你這個人哪，就是這點兒不好，」陳太太又在數落起他來了：「說聲風就是雨，一會兒熱起心來像要燒死人，一會兒又像個癟了氣的球！」

陳清雲嘆口氣，還是不言不語。

「人家不肯投資，」陳太太忽然堅決的說：「我們也不稀罕，我們自己來做！」

「太太！」陳清雲懷疑的望望她，他從藤椅上直起身子來問：「妳說的當眞？」

陳太太冷冷的瞪了他一眼：

「我幾時跟你開過頑笑！」

「好！我們自己做！」陳清雲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媽的，跟那些人商量，悶了我一上午，還是自己的老婆好，說起來的話就是叫人聽得進。」

「你別拍我的馬屁，」陳太太嗔笑着罵他：「生意做是做了，我們兩個還是要把話先說清楚，第一樁：錢統統歸我管，櫃臺，歸我坐！」

「那沒有問題。」

「頭寸不夠的時候，你要負責到外邊去調！」

「這個——」陳清雲伸手搔了搔頭，略略顯出了點爲難的神色。

「怎麼？」陳太太黑眉毛一豎：「你是男子漢大丈夫，還要我們女人家到外頭去借錢週轉？」

「對，對！」陳清雲把道理想通了，自責般的拍了一下腦袋：「掉頭寸，那當然要憑我這個三寸不爛之舌。」

「屁個三寸不爛之舌！」陳太太尖聲的罵着：「割下來還不夠炒一盤子經濟菜呢！」

「好了好了，我的好太太！」陳清雲央求地說：「妳再說嘛，妳還有什麼話要說——」

「廚房裡的事情都歸你管！」

「都歸我管？」陳清雲又有點礙口礙舌的答應不下來。

「嗯！」陳太太肯定的說：「買菜、切洗燒弄都是你的事情，除此之外，你還要兼跑堂。」

「兼跑堂？」陳清雲不禁又去抓耳搔腮了。

「怎樣！我不是要管賬嘛。」

「旁的倒沒有什麼，」陳清雲愁眉苦臉的說，「就是燒菜我怕不大內行。」

「學着做。」陳太太像在發命令：「你怕什麼，我們又不是開大館子，客人只管塡飽肚皮，那個來跟你計較什麼口味好不好？再說，憑我們這點本錢，你還想請大司務跟跑堂的，讓你袖起手來當老闆呀！」

陳清雲想想未來的艱巨工作，熱呼呼的心裡又在陣陣發涼。

「你上午就到市政府去打聽頂房子的事，」陳太太指揮若定的：「房子搞好了，我們自己動手去裝修，添買桌椅傢俱，揀個黃道吉日，放它一串炮仗，我們就開張。」

「好，我吃了中飯就去。」

「莫躭擱時間了，」陳太太今天起得晚，她又不想買菜燒飯了，她順手從皮包裡掏了五角錢給他：「你到外面攤子上隨便吃點什麼就去辦事吧。」

「好，」陳清雲雙手捧過了那張紅鈔票：「我馬上就去。娘子，請妳安坐家中靜候佳音！」

「毛病！」陳太太眼皮一翻瞪他一個大白菓：「你毛病深沉了呀！」

三

陳家頂下來一幢違章建築，在阿婆的大院子裡是一條大新聞，瞧着陳清雲夫婦整天馬不停蹄的忙出忙進，徐家那一對冷眼旁觀，毫無反應，彭靖湘躲在他的專員辦公室裡搖頭太息：陳清雲雖然不算是什麼正經讀書種子，但他畢竟也唸過幾天書，也做過些時芝蔴菉荳小京官，他頗有點爲這位芳鄰興起了「斯文掃地」的嗟嘆。

眞正幫了忙的到是團長劉則剛，他因爲自己沒能答應陳清雲的要求而跟他合夥，心裡很覺抱歉，所以他決心幫不了錢場也得幫個人場，他自動的去陪着陳清雲做招牌，裝修門面，安排座頭，砌爐頓鍋，什麼出力的事情他都默默的捲起袖子來幹。——他陪陳清雲夫婦清早出門摸黑回家，任勞任怨，而且連飯都不肯吃陳家一頓。

最感興奮的還是那些孩子們了，包括陳家那一男一女和彭家瘦小怯弱的三伢子，當然還有徐家的亞玲和房東林家的阿呆。有一個禮拜天早晨，陳清雲買來四張白木頭的小方桌和十六張圓凳子，劉則剛和陳清雲就把方桌和圓凳排在大院子裡上油漆，地上舖滿了報紙，報紙上點點滴滴的洒滿着赭紅色。孩子們全都跑去湊熱鬧了，幫着劉伯伯和陳伯伯拿東遞西，一次次歡歡喜喜的拍手笑鬧。

「三伢子！」彭靖湘一眼看到他那寶貝兒子正吃力的在搬着一張白木凳遞給劉則剛，不由得氣出一聲巨喝：「你莫跟我在那裡搗亂！」

三伢子一嚇，差點沒把手裡的凳子摔到地上，他轉過他那着黃瘦削的小臉，望着亞玲苦笑笑，垂頭喪氣的回家去了。

「阿呆哪！」阿婆又站在石臺階上大聲喊着：「你來！」

阿呆嘟起嘴巴把手裡的刷子往油漆桶裡一揷，站起來就走，當他擦過亞玲的身邊時，他悄聲悄氣的罵了一句：

「碰到鬼！」

亞玲剛想說他不該這麼樣罵他的祖母，阿呆已經三步併做兩步的跑到阿婆的跟前，他很不高興的在大聲的問着阿婆說：

「什麼事情嘛？」

阿婆似乎並不生氣，她嘁嘁喳喳的和阿呆說了幾句話，亞玲只見阿呆又飛也似的跑了回來，他氣喘吁吁的去問陳清雲說：

「陳伯伯，我阿婆問你，你們是不是要搬家？」

「搬家？」陳清雲蹲在地上伸手抹抹額頭上的汗：「你告訴阿婆，我們不搬家。」

接着他又轉臉去向劉則剛說：

「那間小店裡面沒法住人，我們一家四口把桌子全部搭起來也不够住，而且內人也不肯住到那邊去。」

「這倒沒甚麼問題，」劉則剛就心的問題是：「你那兩個孩子怎麼安排法？你們兩口子都上店裡

去了，誰來替你們帶孩子吶？」

「那簡單，」陳清雲很有把握的說：「兩個娃兒正好送去上學嘛，早晨在家裡吃過早點，中午帶便當，晚間先回店裡去吃飯，然後再跟我們等店裡打了烊一道回家。」

劉則剛感喟的說：

「照這樣子的安排，你們兩口子也是很辛苦啊。」

「辛苦我倒不怕，」陳清雲忽然神情黯然的說：「大家都知道，我現在是破釜沉舟的幹，只怕——」他深沉的嘆了一口氣：「那我們一家人也就完蛋了。」

劉則剛聽了他這段話不禁也爲之黯然，他竭力的鼓勵着他說：

「既然決定要幹，就好好的幹，咱們流了血汗而失敗了，最低限度也對得起我們自己。」

亞玲看到一向嘻笑顏開的陳清雲忽然變得面色沉重，加以聽見他和劉則剛之間的一番對話，她也覺得心裡頭悶悶的，有着訴說不出的滋味。

「阿呆哪，我叫你做什麼的？」阿婆像是生氣了似的在叫問着。

他頭也不抬的在用國語喊叫着回答：

「我替你問過啦！妳放心，陳伯伯不搬家，妳不要退別人押租了！」

「小鬼！」阿婆跺着脚罵了聲，胖臉頰脹得通紅，惹得大家都笑了。

情緒又輕鬆起來，兩大兩小四個人有說有笑的在工作着，陳太太和劉太太在廚房裡忙着燒飯。渝生和京生，陳清雲的大女孩和小男孩，也在屋子裡舖床掃地。

亞玲剛在邀着阿呆合力去搬一張沒漆過的桌子——

「亞玲哪！」徐太太又遠遠的在叫了。

「完了，」亞玲聳聳肩，兩手一攤：「我媽一定是叫我去做飯了。」

劉則剛在催促着她：

「亞玲，妳快去，就會兒當心妳媽又要罵妳！」

阿呆也在壓低聲音急急的說：

「好。」亞玲一甩長辮子跑回去了，一面跑着一面說：「劉伯伯，陳伯伯，再見。」

「再見，謝謝妳，亞玲！」陳清雲向她揚揚手，又低聲的去向劉則剛說：「這女孩子眞乖，既懂事，又講禮貌。」

「可惜，」劉則剛搖搖頭：「可惜她的命不好？」

「怎麼說？劉大哥。」陳清雲問。

劉則剛苦笑笑，又搖搖頭，他又停下來不說話了。

根據這些時的相處，陳清雲已經摸透了團長的脾氣，他不想說話，你就別再問他。

現在，大院子裡只剩下了三個人，劉則剛、陳清雲和阿呆。劉則剛要求大家加緊工作，他說：「大太陽要不了三四個鐘頭就可以把新髹的油漆晒乾，假如能在中午十二點鐘以前把這些桌子凳子全部漆好，那麼就可以趕在晚上把它們送到店裡去，這樣，小店便能夠提早一天開張。」

於是他們工作得更起勁了，徐太太果眞是叫亞玲去燒午飯，並且去端稀飯小菜來給她作早點心的，因爲她一醒來便發現快到中午十一點了。

徐太太和徐實齋一醒，亞玲就像是生了兩雙手都不够用了，她滿頭大汗的跑出跑進，一會兒端稀飯，一會兒倒痰盂。每當她穿過大院子時她都關切的閃瞥那個工作場所一眼，她暗暗的計算着他們的進度。

好容易忙完一天的事情，現在，她祇等候徐實齋夫婦去睡覺。然而，探察動靜，老倆口一時還沒有睡意，他們正和對面的彭靖湘談得起勁。今天夜晚院子裡乘涼的人少了一大半：劉則剛和陳清雲兩家都因爲整天太累，八點半不到便關起房門睡了。因而彭靖湘和徐實齋儘可以肆無忌憚的談起陳家開小飯館的事。

亞玲搬張小竹凳子坐在徐太太籐椅的後面，她聽了很久，大人說的話總覺得不太入耳，她悄悄的站起，躡手躡脚的走到阿呆家去。

房東阿婆保留了三間正屋，那就是說：除了整日香煙繚繞供滿神佛和祖宗牌位的堂屋以外，阿婆和阿呆各自擁有一間八蓆大小的房間。

阿呆的房裡有一張小床，一隻大書桌和幾把椅子，朝外開了一扇窗，還有兩道門。

阿婆在神龕前唸過了經，早早的回房睡了，阿呆把書桌上枱燈擰亮，眼面前攤着一本初中第三冊的英語課本，嘴裡唸唸有詞，却不知道是在唸些什麼，小眼睛直在朝向門外逡望。

有輕微的脚步聲傳來，他正豎起耳朵聽，敞開的房門閃進一個纖小的黑影，他驚喜的叫着：

「亞玲！」
亞玲進門以後沉沉的在他書桌旁邊的靠背椅子上面一坐，羨慕的望着他的課本說：
「你還在讀書？」
「沒有。」他坦然的搖搖頭說：「我是在這裡等妳。」
亞玲掩着嘴巴嘻嘻的笑。
阿呆望望桌上的鬧鐘，他皺了皺眉頭說：
「妳爲什麼到這時候才來？都九點鐘了！」
她頑皮的向他做了個鬼臉：
「早來？我爹爹跟姆媽還沒有睡呢？」
「啊。」他漫應了一句，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了。
「你有什麼事情告訴我？」她一本正經的問：「是不是學校裡有消息了？」
「消息是有，」他怕看她失望的臉色，眼睛又盯在書本上面說：「不過不是什麼好消息。」
她急切的問：
「你是說，你已經給我問過了？」
「我昨天就問過了我們的老師，」他沒法不說眞話：「老師說妳已經十三歲了，早已超過了接受義務教育的年齡，那也就沒有辦法再補救了。」
她氣忿的撅起了嘴：

「那你還說什麼孩子們不讀書，警察會來抓呢？」
他急得脹紅了臉，連忙分辯的說：
「那是說學齡兒童呀。」
「什麼叫學齡兒童？」
「六歲到十二歲，臺灣的義務教育只實施到小學畢業爲止。」
亞玲一聽便知道阿呆說的不錯，只怪自己錯發了脾氣，她有點兒羞澀也有點兒窘，偏又一時間換不過臉色來，她繼續的板着面孔，一語不發。
兩個大孩子單獨的躲在一塊兒，一僵，便會越來越僵下去的。
大房間裡只有鬧鐘滴嗒的聲音，那種單調的聲音聽來叫人恐懼，難忍。
她終於低聲的說了話。她想起一件事情來問：
「那些桌椅都搬到店裡去了？」
阿呆馬上就興奮了起來，因爲今天下午他曾經幫着陳伯伯劉伯伯把那家小飯館佈置好的。
「送去了，」他熱烈的說：「我們雇了一輛板車，才把那些傢俱搬走。」
「你也去了？」
「當然囉，」他很得意的說：「我還幫着他們佈置呢？」
「陳伯伯店裡的房子大不大？」
阿呆撇了撇嘴，好像很惋惜似的搖搖頭說：

「太小了，攏總還不到十個塌塌米。」

「房子就在鐵路邊上？」

「緊靠着鐵路，從後面窗戶一伸手就可以摸到火車。」阿呆描畫着說：「十幾分鐘就要過一班火車，火車走過的時候，差點把人家的心臟都要震出來了。」

「那不是很糟糕嗎？」亞玲擔心的說。

「什麼事情很糟糕？」阿呆帶點錯愕的反問着。

亞玲學着大人的口吻：

「在那種地方，生意不會好的。」

「那倒不見得，」阿呆認眞的說：「我看到陳伯伯那幢房子附近開的都是飯館，吃東西的客人擠得在那裡排隊呢。」

「啊，」亞玲也高興起來說：「他們不怕火車鬧？」

阿呆回想着他親眼看到的景象：

「他們只顧吃東西，火車來的時候，他們連頭都不抬。」

亞玲虔誠的祝禱着：

「但願陳伯伯店裡的生意好，陳伯伯和陳伯母都是好人。」

阿呆却在固執的說：

「陳伯伯是好人，陳伯母不見得好。」

「陳伯母不好？」亞玲驚異的問：「陳伯母有什麼不好？」

「陳伯伯、劉伯伯和我都在店裡忙，」阿呆一聳鼻頭說：「陳伯母不但一點兒忙也不幫，她反倒跑到別人店裡去說說笑笑的。」

「那你也不能說她有什麼不對呀，」亞玲辯解的說：「她是跟鄰居們去打招呼嘛。剛剛搬去，總歸是要跟鄰居隔壁打打招呼的呀。」

阿呆還是不肯改變他的觀感，他執着的說：

「陳伯母不怕難爲情，她越是看到生人說笑得越起勁。」

亞玲不想和他爭論，她靄然的向他笑笑。

阿呆看到她又沉默的不說話了，便再找了一個她聽來可能有興趣的話題說：

「啊，亞玲，妳知不知道，劉伯伯和陳伯伯今天晚上吵起來了呢。」

「吵起來了？」亞玲睜圓了一對大眼，不能置信的望着他問。

「是的，他們說着說着的就吵起來了。」

「他們爲什麼吵呢？」

「爲了招牌。」

「爲了招牌？」

「嗯，是的，」阿呆急急的說着：「起先是陳伯伯好意去問劉伯伯，他說：這家小飯館應該掛什麼招牌呢？然後劉伯伯說，就叫經濟小吃店好了。可是陳伯伯不贊成，他說，爲什麼不叫四川食府呢

。劉伯伯在笑，他講小飯館要掛大字號，那太不襯，說着說着的，他們就爭起來了，劉伯伯差點就要發脾氣，陳伯伯——」

「陳伯伯怎麼樣？」

「他還是要用四川食府那個招牌。」

「他們吵翻了？」亞玲非常關切的問。

「沒有。劉伯伯好大量啊，最後他還是贊成了陳伯伯的意見。他自己笑自己說，」阿呆學着劉則芳的聲調：「這本來是你的店嘛，要我瞎操什麼心！」

「格格！」亞玲張着嘴巴一陣笑。

屋裡又靜了一會兒，亞玲望了書桌上的那隻鬧鐘一眼，吃驚的叫着：

「啊，我要囘去了。」

「怎麼了？」阿呆眞不願意她就走。

「你看，」她伸手指指鬧鐘：「快到十點鐘了。」

「妳慢一點走，」阿呆忙亂的伸手阻攔住她：「我還有話跟妳說——」

「那你就快點說吧？」

他很誠懇的望着亞玲說：

「亞玲，妳想去上學，現在已經是沒有辦法了。不過，假如妳眞的想讀書，在家裡補習也是一樣的，因爲我每天還可以抽點時間出來給妳補習。」

「眞的？」亞玲大喜過望的說：「你能教我讀書識字？」

「我能教妳，」他腼腆的笑笑：「不過，教不教得好，我就不敢保險了。」

亞玲不需要他保險，得到這麼一個機會，在她已經是天大的幸運了。

他們又低低切切的商議定了每天見面的時間和教學的方式，最後，亞玲蹦蹦跳跳的離開了阿呆的房間。

那天夜裡，亞玲躺在小竹床上誠心誠意的禱告上蒼：她禱告陳伯伯的生意會得賺錢，禱告劉伯伯能够靠賣饅頭發財，最後她才禱告自己儘早多多獲得教育和知識。將睡未睡時她想到了囘家以前阿呆向他說過的那句話：

「也許，補習好了妳還可以去考中學吶。」

她就抱着那個美夢去睡覺。

四

民國三十八年陽曆九月一日，座落在西門町平交道旁邊的四川食府，正式宣告揭幕。

早上十點鐘，陳清雲滿面紅光，一團和氣，他和劉則剛兩人合力把那個鉛皮木架的大招牌釘上屋簷，從學校裡請了病假來幫忙的林阿呆，與高采烈的點燃了那一串大鞭砲，鞭砲是他說服了自己的祖母化錢買來的，算是房東林家送的賀禮。

「劈啪！」鞭砲纔祇響了一兩聲，偏有一列長得斬不斷尾巴的貨車尖嘯着駛過，震天撼地的轟隆之聲淹沒了鞭砲的聲響。

陳清雲跑過來，望着跺脚大罵的阿呆聲嘶力竭的喊：

「阿呆，別生氣！這是鐵路局送我們的長鞭砲；跟你放的鞭炮一樣好！」

陳太太便在鐵路局送的鞭砲聲中坐上了她賬房「小姐」的寶座，她搽了加倍的胭脂又塗了加倍的唇膏，兩道黑漆漆的眉毛，像是通了電流，顧盼生姿的儘向門外送着秋波。

門外倒有一些跑來看熱鬧的閑人，隔壁鄰居也合伙送來一隻小鏡框。

劉則剛好人做到底，他爲了陳家開店的事情足足忙了一個禮拜，長長的貨車還沒有駛過，鞭砲也不會猛然爆發最後一響，起先他像是四川食府的工人，如今他就在一號座頭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

「么師！」他模倣着四川口音朗聲一叫。

陳清雲一怔，但他馬上便會過意來，他也像演戲般的應聲走到劉則剛的面前，他以爲團長是在要他實習，他帶點頑笑性質般的去請教團長說：

「團長要吃些什麼？」

劉則剛却在認眞的說：

「四季發財麵，一本萬利湯！」

然後劉則剛又拖來林阿呆坐在他的身邊，他高聲的向阿呆說：

「來，阿呆，讓我們倆給你陳伯伯發個利市！」

「四季發財麵喲，一本萬利湯呀！」陳清雲學着家鄉飯舘裡么師的聲調尖聲怪叫，門外有一些靠着門框邊看熱鬧的孩子吃吃在笑，陳清雲叫聲甫歇，他望望那些孩子望望坐在櫃臺上的太太，再望望裝着客人的一大一小兩位好朋友，也不知道是劉則剛的友情感動了他，抑或是惹起了自己的什麼感觸，他突然鼻竇一酸，胸腔陣陣熱辣，他不禁眼眶濕潤起來了。

扮演完了么師的角色，他又得擔任大司務的工作，他走進新搭蓋的厨房，厨房窄得無法轉身，到處都是碍手碍脚的，他手忙脚亂了二十分鐘以後，總算弄出了兩碗加意烹調的湯麵出來。每碗麵裡有兩塊昨夜燒焦了的蹄花，兩個荷包蛋，甚至還滴落進去自己的一串眼淚。

劉則剛帶着阿呆稀裡胡嚕的把那兩碗又鹹又太膩的麵條吃了個乾乾淨淨，吃完了麵他便掏出鈔票來會賬。他在自己親手油漆的桌子上悄悄的擱了一張五元的新鈔票，算算老臺幣，正好是二十萬。

陳清雲兩手微顫的捧住四川食府的第一筆收入，他知道劉則剛的脾氣，也就不再想做退回的打算

，他送劉則剛直到巷子口，心裡有着說不出來的戀戀不捨的滋味，彷彿離開了劉則剛自己就毫無依靠了似的，道謝時，他連聲音都有點哽咽了：

「劉大哥，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謝你——」

劉則剛搖搖手打斷了他的話，接着又懇切的向他說：

「陳老弟，寶號可是開張了，我只有四個字想要送給你，那就是『敬業樂羣』，這個道理，我不說你也知道，是不是？」

「是的是的。」陳清雲緊緊的握住了劉則剛的手，連連點頭應允的說。

「家裡兩個孩子你放心，我和內人會好好照拂他們的。」

「謝謝呀，劉大哥！」

陳清雲大聲的在他身後叫，劉則剛頭也不回地向他揚揚手，拉起林阿呆三步兩步的便已走遠了。

帶點傷感的心情回到店裡，劈頭就挨了他太太一頓臭罵：

「哭喪個臉做什麼？新店開張是大喜事，沒叫你給別人看起來倒像是死了你爸爸似的！」

陳清雲正沒好氣，不免反唇相譏的說：

「我爸爸早死了，不勞妳紅嘴白牙的來咒他。」

「怎麼？」陳太太兩道黑眉毛倒豎了起來：「開門圖個利市，你是要吵架！」

「那個敢跟妳吵！」陳清雲馬上就自動收兵，悶悶的在靠門的木凳子上一坐。

「站起來！」陳太太一聲厲喝：「那有么師坐着等客人的？沒事，再把桌椅板凳擺擺好，給我打

起精神和笑臉來，做生意要有做生意的樣子。」

陳清雲想到了劉則剛「敬業樂羣」那四個字，順從的照着他妻子的話做了。

十蓆大小的破木屋隔出兩蓆來做廚房，剩下八蓆地位要擺一個碗架和四副座頭，包括十六隻凳子，外加劃出一角之地的櫃臺，實在是沒法佈置得更好，他和劉則剛這一個禮拜以來的努力，也僅祗是修修弄弄，隔隔搬搬，把熏黑了的魚鱗木板刷上一層白石灰而已。

把客座整理一下他又跑進廚房去，磚砌的爐子上有三個竈孔，炒菜鍋和湯鍋裡全在揚揚沸沸的冒着水蒸氣，案板上切菜刀磨得明晃晃雪亮雪亮的，鍋勺碗筷全都在它們應有的位置上待命，牆角落裡放了一座簇新的木頭冰箱，鷄鴨魚肉就擱在那裡面。

陳清雲正在廚房裡東摸一把，西搭一手，忽聽得客座裡嬌滴滴的一聲喊：

「么師，客到！」

興奮和緊張同時掠過他的心頭，他急速的從廚房裡鑽出來，一眼便看到一號座頭上端端正正的坐好了一位客人。

陳清雲不敢怠慢，堆起了滿臉的笑容迎過去，客人是一位面容枯槁，神色憂鬱的中年男子，身穿白布襯衫黃卡嘰褲，脚上趿着一雙後跟沒有拔上的黑布鞋，他抬臉望望陳清雲，滿臉都是疑惑不定的神情。

「先生，你要吃什麼？」陳清雲慇懃的一鞠躬問。

「不敢當，」客人居然也向他回了個禮：「請問——」

「麵跟飯都是現成的。」

原來這位客人是想找家便宜點的小舘子塞飽肚皮，他在四川食府外面打量一陣，看起來這家小舘子價錢貴不到那裡去，沒想到碰見這麼一個白白胖胖乾乾淨淨的茶房，他不知道陳清雲是身兼數職，他正在思忖着，如果這位胖子眞是茶房，那麼這家舘子一定很貴。

於是他望着陳清雲身上燙得畢挺的白府綢襯衫和黑嗶嘰西裝褲，閃閃發亮的黃皮鞋和金殼手錶，遲疑了一下才很有禮貌的問：

「請問，吃一碗陽春麵要多少錢？」

「陽春麵？」陳清雲一陣錯愕：「我們這裡沒有陽春麵。」

那客人心想不錯，這裡果然是濶人們吃東西的地方，難怪連陽春麵都沒有。自己還是站起來好好的道個歉走吧，回頭莫要吃完了東西出不得店門；他打定了主意便準備着開溜。

「對不起，」他十分婉轉的說：「既然沒有陽春麵，我就上別家去吃吧。」

陳清雲一聽馬上就着急起來了，頭一位上門的客人怎麼能讓他就此跑掉，那不是大大的觸霉頭，他一急之下差點就要伸手捺住客人的肩膀：

「慢一點，先生？」

那位人也吓出了一身汗：

「怎麼？你不准我走？」

「不是的，」陳清雲臉孔脹成通紅，他陪着笑臉說：「我們這裡沒有陽春麵，但是我們有擔擔麵

，你先生肯不肯賞光嘗嘗口味？」

客人稍微定了定神，又問：

「請問擔擔麵要幾個錢一碗？」

「小號的價錢最便宜了，」陳清雲諂笑着：「一碗擔擔麵只要五毛錢。」

「五毛錢？」客人默默的計算了一陣褲袋裡的錢數，總算是坐定下來了：「那麼就請你給我來一碗吧。」

「好好。」陳清雲興冲冲的往厨房裡跑，跑到厨房門口還怕那位客人又溜了，不放心的回頭來探望一眼。

拿起麵來下鍋的時候，陳清雲忽地又想起了自己忘了一件要緊事，他滿頭大汗的在麵鍋前吆喝一聲：

「擔擔麵一碗！」

「神經！」陳太太朝着厨房啐了一口。

麵端出來了，按照地道的四川做法和規矩，擔擔麵用小飯碗裝，重重的澆了一調羹辣椒油。

客人望着桌上的麵又是一怔，可不是太貴？一小碗麵五毛錢，他兩口就可以吃完了。

陳清雲站得遠遠的望着客人正在皺起眉頭吃他那碗精心傑作。他心裡頭想，這總該對得起你老兄了吧，天曉得我給你加了好多佐料。

不到一分鐘客人便把那一小碗麵吃完，太辣，嘴裡直在呵着氣，而那碗貴麵的先頭部隊才剛剛飄

降到空空的胃底，沒奈何，吃了東西總不能不付錢，他慢騰騰的掏着卡嘰褲的口袋。

一角，兩角，陳清雲雙手捧着一條全新的小毛巾遞上來。

「謝謝你，我不用。」

客人再去掏錢，三角，四角，哎呀？怎麼袋子裡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啦。原先算好自己還有五毛錢的，臨到付賬的時候偏就少掉了一毛。

這一急，非同小可，客人急，陳清雲更急，瞧着客人那副額頭淌汗，目瞪口呆的模樣，他覺得心裡頭非常的不忍和難過。

他湊近客人的旁邊低聲的向他說：

「錢不夠，下次再帶來好了。」——他是在怕他太太看出來或是聽出來了。

「那怎麼成呢，先生，」偏偏這位客人不識好歹，他大聲的說：「我這還是頭一回到你這裡吃東西。」——他原本想請陳清雲跟他跑一趟，回去拿一角錢的，因爲他的住處離這兒不遠，可是當他看到陳清雲的衣着和派頭，他又猶豫着不敢請他爲一毛錢而跑這趟路了。

「眞的沒有關係嘛，」現在陳清雲反倒巴望不得趕緊把他推出去了，他眞怕他太太說出什麼難聽的話，傷了這位客人的自尊心：「下次你有便帶來吧。」

客人的嘴角起了一陣痙攣，他眞摯的說：

「你曉得我不是吃白食的人。」

「當然囉，」陳清雲開始把他往外面讓：「出門少帶了錢，那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嘛。」

「晚上我一定給你帶來。」

「沒有問題。」

客人遲疑的往前面走，陳清雲好意在後頭送，他又把他送到了巷口，客人深深的爲陳清雲的好心和體貼而感動，他站停下來自我介紹着：

「敝姓袁，袁世凱的袁，我叫袁人杰。」

「啊，袁先生。」陳清雲滿面春風的也在介紹着自己：「敝姓陳，我叫陳清雲。」

袁人杰多年以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好人，他索性和陳清雲攀談起來了：

「陳先生是這家飯店的？——」

「老闆，」陳清雲嘻嘻的笑着：「同時我也是伙計，我是跑堂大司務採買下手一身兼。」

「陳先生府上一定是四川了？」

「我這口四川話總是改不過來了，袁先生呢，府上是——」

「湖北。」

「好地方。」

「那裡那裡，比不上貴省是有名的天府之國。」

「袁先生在那裡高就？」

袁人杰黯然的一笑：

「不瞞陳先生說，我起先是中央航空公司的會計員，自己一個人先跟機關到臺灣來，現在機關解

散了，我們有一批人，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工作，都在中山北路底一幢大屋子裡打地舖——」

「啊，」陳清雲十分同情的說：「那袁先生現在這種處境，也就很艱苦了。」

袁人杰聽了這話有點不安，他深怕陳清雲誤會他是在告幫，於是便連忙的補充了一句：

「不過吶，我們都是單身在臺灣，公司解散的時候，政府也還發了一筆救濟金，簡簡單單的過活，多少可以維持些時。」

陳清雲點點頭說：

「那倒還好，就憑袁先生這種專門才能，找起事情來總歸是容易的。」

袁人杰突然興起了一份知己之感，他仰起臉來問起陳清雲說：

「倒還沒有請教你——？」

陳清雲苦笑笑：

「我本來也在中央機關擔任過小小的一個股長，來臺灣，機關緊縮，我只好來拿鍋鏟子了。」

兩個人相對欷歔了半晌，袁人杰忍不住的說了：

「陳老生，關於寶號，我有一點意見，不曉得你願不願意聽？」

「請教。」陳清雲熱切的問。

「寶號的東西不能算貴，兄弟也是吃過好東西來的，當然曉得你那碗擔擔麵擱了多少大價錢的佐料。不過呢，在這種地方開飯館，由於吃客的對象不同，不能光是從口味上面着手，譬仿說吧，你家附近的這幾家貴同行，一碗陽春麵也是五毛錢，可是他們少擺猪油味精，更不用說什麼芝蔴醬、花生

粉、辣椒油了，他們把佐料上面省下來的加到麵裡頭去，五毛錢儘可以吃個飽吶。」

一席話說得陳清雲恍然大悟，他高興的翹起大拇指來說：

「對！袁先生這一篇道理硬是要得，兄弟算是獲益匪淺了。」

「那裡那裡，」袁人杰謙虛的說：「要是陳兄肯從經濟實惠上入手，生意一定可觀，兄弟那邊有十幾位同事，都是天天在外面打游擊吃飯的，晚上我邀他們到寶號來試試，長做，也是一筆生意。」

「磕頭磕頭！」陳清雲雙手抱拳向袁人杰一拱：「小弟這邊還要靠你老大哥多多關照。」

「好說好說，」袁人杰也回了他一揖：「陳兄，那我們就晚上再見吧！」

陳清雲望着袁人杰瘦削的背影漸行漸遠，心花怒放的雙手一拍，一扭頭便衝回自己的店裡。

「太太！」他進門就是一聲叫，甚至沒有注意到他太太正臉色鐵青的堵在厨房口，一手叉腰，一手倒拿了一把鍋鏟子，他仍然高興的嚷：「這下好，我們袁大哥有了好主意，快把招牌拿下來吧！」

「什麼圓大哥方大哥！」陳太太一陣吼，把他吓得倒退三步，躲到門框邊定睛看處，太太胸口上的那兩個東西像有風箱在後頭鼓，乒乓球樣的一對大眼睛像雙管獵鎗裡馬上就要射出來的子彈，他嚇得差點兒想伸出雙手去把它們托住，然而陳太太憤怒的尾音還在牙縫裡亂鑽，她那倒拿鍋鏟的右手呼的彈了起來，陳清雲的兩手趕緊改去抱着頭，砰啪兩響，鍋鏟從門框邊反彈到泥地上。

「好太太，好太太，」陳清雲雙手直搖的哀求着她：「有話好說，有話好說，妳莫生氣，千萬莫生氣！」

「有個屁話好說！下招牌！」陳太太兩手全都叉在腰上了：

「陳清雲，我問你，你這是做什麼生意？巴望半天來了一個客人，吃了麵不給錢，你還要當個神仙菩薩似的送到巷子口，一談就是半天不回來！你這樣子招待客人法，我們一天能做幾趟生意呀！」

「橫直閑着沒事嘛。」

「沒事？你到說得輕鬆！」陳太太衝過來兩步，他沒敢再退，只怕一退出去又要吵到街上了，他抖戰戰的聽着陳太太繼續吼：「我看你自己倒像是個瘟神下凡，你才出門，又有客人來了！」

這句話提起了陳清雲的興趣，他連駭怕都忘記了，他諂笑的湊過來問：

「太太，他們吃了些什麼？」

「吃了個屁！」陳太太氣得跺脚：「我到處找你的人找不到，那個王八旦又直在催着要快，沒奈何我自己下厨房，纔把麵煮好，忙着端出來，那曉得他蹓得人影子都不見了。」

「算了算了，」陳清雲只求太太不再發脾氣：「我們自己吃掉那碗麵好了嘛。」

「你還想吃麵？」陳太太的胖手箭也似的向櫃臺一指：「那王八旦是個小偷，他把我抽屜裡預備找零的兩塊幾毛錢偷走了。」

「有這種事？」陳清雲越過她的身邊，緊張的一打開抽屜，果不其然，那裡頭早已空空如也。

他懊喪的坐在小櫃臺後面，連太太煮的那碗肉絲麵也不想去吃了。

「白做了一早晨生意，」陳太太也氣鼓鼓的往凳子上一坐：「一毛錢沒賺，倒賠了兩元五。」

「兩元一。」他苦笑着把袁人杰遞給他的那四角錢，放回了空空的抽屜裡。忽然又想到了——「喂，早上收的十塊錢是不是也遭了那個小偷的毒手？」

「沒有。」陳太太沒好氣的說：「那十塊錢是喜錢，我放在身上了。」

「那還好。」

兩個人就這麼一高一低的坐着，十二點鐘早過了，還是沒有一個客人上門。

歇了許久，陳清雲又自動的找話來講了，他望望陳太太的臉色好像和霽了點，便專找些好聽的話說：

「喂，告訴妳，剛才那位袁大哥說了一個好主意——」

誰曉得陳太太餘怒未消，她霍的轉過臉來，氣忿忿的瞪着他：

「陳清雲，老娘跟你把話說在前頭，」她恨得咬牙切齒的：「以後你再跟我見人就認大哥，你看老娘不給你來個見人就叫老公！」

陳清雲吓得一吐舌頭，不敢再吭氣了。

「起來！」陳太太又是一聲吼，陳清雲趕緊讓位，原來太陽光照進了四川食堂，全屋子只有櫃臺那一角落是陰凉的。

下午更是沒有事做，陳太太兩隻肥手臂做了枕頭，伏在櫃臺上呼呼的睡了起來。

陳清雲無聊的踱到厨房裡去轉了一趟，把每一口鍋都加了些水，免得燒壞鍋底。然後他又想起了袁人杰的建議，躡手躡脚的去打開碗櫃，從中間抽屜取出一瓶墨汁和一隻毛筆，又把昨天用剩下來的紅紙條通通拿出來，反正沒有客人，他悄聲悄氣的把兩張新桌子一併，筆飽墨酣的寫大字。

他寫了許多張紅紙條，琳瑯滿目的用小磚塊一一壓在地面上，寫完了，自己背負着手，走過來繞

過去的逐一欣賞：

「素菜每碗五角」

「魚肉每盤一元」

「客飯一客元五」

「熱麵儘飽五角」

「肉絲豆腐湯一碗五角」

……………

「憑這手字……」他喃喃自語，心裡又有一份無法排遣的悲傷——「唉，管它，誰叫我們生不逢辰，『萬般皆下品，唯有經商高』！」他又想起了彭靖湘的嘴臉：「說什麼斯文掃地嘛，今天的讀書人，就是想找個掃地的差使怕也是難！難！難！」

身後有輕微的脚步聲，又使他受了一嚇，回頭去看，原來是隔壁賣水餃的周富貴。

老周也是個大胖子，腆起肚皮低聲的問：

「陳先生，這些個字都是你寫的？」

「嗯。」

「眞棒眞棒！」老周讚不絕口，靦腆的笑着說：「陳先生，俺那邊老想寫個價目表，能不能麻煩你老大哥順便寫一寫？」

「好嘛！」他歎了口氣答應他，字不能賣錢，只要有人欣賞也就罷了。

老周高高興興的回去拿了一大張紅紙，兩個人把它在桌子上攤好，正在商議着該怎麼寫的時候，偏巧，陳太太醒了過來。

她睜開惺忪睡眼，看見了陳清雲又是一聲暴喝：

「陳清雲，你又在做甚麼！」

毛筆剛剛伸到墨汁瓶裡，手一抖，墨汁瓶打翻了，紅紙上污黑了一大片。

「糟糕，」陳清雲抱歉的笑笑：「字沒有寫好紙倒先弄髒了。這樣吧，晚上有空的時候我再給你寫，紙頭，我自己去買一張賠你。」

周胖子的臉色不大對勁，他瞟了陳太太一眼，快快的抱着肚皮回去了。

那天晚上陳清雲沒有錢約，因爲那天晚上陳清雲太忙了，他抽不出時間來給周胖子寫字。

五

阿呆放學回家，路過中華路的時候，特地彎到四川食府去看看。

他怔住了，昨天夜裡自己做的那個夢，居然就會變成了眞的——

四川食府，全堂客滿！

那時候還不到晚上七點鐘，巷子裡其他的飯館只有零零落落的一些客人，而四川食府的十六個座位不但坐滿了，甚至於還有兩位客人站在那裡等候。

阿呆有說不出的高興，他一頭鑽進店裡，劈面就碰到兩手端起四隻盤子，累得氣喘吁吁的陳太太。

「阿呆小弟弟，」陳太太眉開眼笑，親親熱熱的喊着：「求求你，幫幫忙，到厨房裡去幫幫你陳伯伯的忙。」

「好的。」阿呆一口答應，把書包從肩膀上卸下來，往櫃臺裡一塞，擠呀擠的就擠進了厨房間。

「阿呆！」陳清雲的汗水直往菜盆子裡滴，看見了阿呆如遇三千救兵，肉泡眼不由得倏然一亮，他也用央求的語調向他說：「快來，幫忙添菜。」

阿呆往他身邊一站，一面捲着袖子一面仰起臉問：

「陳伯伯，怎麼添法？」

陳清雲用手裡的鐵勺子敲得面前三隻大菜鉢叮噹響：

「這裡是魚，這裡是肉，這裡是蔬菜。」

好傢伙！三大鉢子菜全都是堆得滿滿的，看樣子，他跟阿婆吃一個月都吃不完。

「快添吧！」陳清雲把勺子往他手裡一塞，自顧自去盛湯了，他頭也不回的告訴阿呆：「注意外邊你陳伯母叫幾盤你就添幾盤。」

一列火車趕熱鬧般的隆隆駛過。

阿呆急得大喊：

「一盤要添多少？」

「隨便你！」陳清雲正忙亂的把一鍋肉絲豆腐湯分做七八碗：「你愛添多少就添多少。」

阿呆想想這也有趣，外面的客人吃多吃少，完全憑他林阿呆的高興。

火車剛過，中華路上的第一個女茶房便在外邊嗲聲嗲氣的叫了：

「三盤魚，兩盤肉，四盤子蔬菜啊，要快！」

阿呆心慌意亂的也忙起來，他的嘴裡直在唸唸有詞：

「三盤魚，兩盤肉，四盤蔬菜。嗯，魚，魚，魚；肉，肉；蔬菜，蔬菜，蔬菜，蔬菜。」

嘴到手到，省得又快又好又不會出錯。阿呆覺得這眞正是一份新奇有趣的經歷，他第一次做事，就採用了科學管理的方法。

陳清雲潑湯洒汁的把八碗肉絲豆腐湯放在一隻木頭托盤上，端到門口，大聲一吼：

「肉絲豆腐湯八碗，走！」

最後的那一個「走」字，給陳清雲運足中氣喊叫出來，眞有斬釘截鐵神完氣足之勢，阿呆在一旁聽得十分欣賞，於是他也尖起嗓子模仿着叫：

「三魚兩肉四蔬菜，緊去！」

一喊出口便暗暗叫聲糟糕，怎麼偏又冒出了一句臺灣話！

沒想到陳太太的嗓子逼出來更是又脆又嫩。一下就把厨房裡的兩個男高音全都壓下去了，她嬌滴滴的像唱歌一樣的唱着：

「肉絲豆腐的湯啊，三魚，兩肉，四蔬菜喲！」她頓了一頓再拔尖了嗓門：「來囉——喂！」

「喂」字餘音嫋嫋，再配上她粗腰猛擺的身段，神情動作非常的惹火。

聽到這一陣聞所未聞的跑堂大合唱，滿座客人一致哄堂大笑。

主客雙方連同幫手全都在笑，彷彿他們正在從事着一種什麼老小咸宜的有趣游戲。——人人珍惜着這一陣笑，因爲人人都知道，流浪人的笑聲是多麼的可貴。

陳太太剛把阿呆捧着的一大木盤菜接過去，伸手在圍裙口袋裡一掏，掏出了一張五元紅鈔票遞給阿呆，低聲的催促着他說：

「好阿呆，快出去幫我買幾張竹凳子來。」

「買凳子。」阿呆驚異的問她：「現在這麼忙，爲什麼叫我去買凳子？」

「快去買，小弟弟。」陳太太伸手一指站着等待的客人：「你看，多買一張凳子就可以多做一筆

生意了。」

阿呆一想，陳伯母說的話確實不錯，後來的客人總不能站着吃東西呀，好，買就去買吧，爲了爭取時間，他連奔帶跑的趕到西門市場後頭去買了四只竹凳。

他深怕客人散了，白白錯過那個熱鬧場面，還好，他回來的時候，店裡仍還是那麼人頭擠擠。那四張竹凳馬上就派了用場。

自動幫忙的又進厨房，回到他的工作崗位上，面對着三大缽魚、肉、蔬菜，和堆得高高的一疊洋瓷盤子，他像是在和陳伯伯陳伯母比嗓門般的不斷的喊着。

「一魚二肉，走！」

……………………

「蔬菜六個，緊去！」

錯了，又錯了，但是不要緊，一分鐘不到又有改正的機會：

「魚魚肉肉，走！」

這是怎麼叫的，不漂亮了嘛！莫吵，再叫：

「三魚兩肉四蔬菜呀，走！走！走！」

抹抹汗，這樣忙法眞是大大的有意思；他連同家的事都忘得乾乾淨淨。

就這樣，三個人一直忙了兩個多鐘頭，客人總算散盡了，陳清雲千恩萬謝的把他袁大哥送出巷口，送上馬路，送過平交道，一直送到袁大哥的住所。

邁着胖腿又跑回來，兩手往貼靠門邊的桌沿一撐，胖身軀就勢側扭一下，他把那張阿呆新買來的竹凳子壓得吱吱軋軋響。

抬起疲累的眼睛去探覷，他太太和阿呆也都累得伏在桌子上面喘氣。

他很抱歉的望望林阿呆說：

「阿呆，今天眞是對不起你，把你也累垮了。」

「不要緊，」阿呆勉强的一笑：「我今天忙得眞高興。」

「讓我休息一下，」他努力調勻自己的呼吸，逗趣般的說了一句四不像的臺灣話：「稍等等，窪也倩你呷本！呷好小菜。」

阿呆苦笑着搖搖頭：

「我吃不下。」

陳太太也上氣不接下氣的岔了一句：

「現在那個還吃得下東西嘛！」

三個人伏在桌上休息了一二十分鐘，陳清雲掙扎起來要去爲阿呆燒隻好菜，阿呆連忙攔住了他，推推讓讓時，陳太太悶聲不響的到厨房裡把那缽子快見底的蔬菜搬出來，放在中間桌子上，然後又盛了三碗白米飯，她大聲的說：

「來吧！我們吃飯。」

陳清雲只吃一碗飯，阿呆吃了半碗，陳太太算是又添了一點點，她叉了好幾筷子白水煮青菜，黑

漆眉毛緊緊的皺了起來問：

「陳清雲，你這是燒的什麼菜？」

陳清雲放下筷子怔怔的望着她：

「蔬菜嘛，五毛錢一盤的蔬菜。」

「你起了油鍋沒有？」

「沒有。」陳清雲坦白的承認着。

「那你爲什麼又洒了那麼多鹽，就像是長江裡打翻了鹽船一樣？」

「我袁大哥說的嘛，開我們這種飯舘，應該重量不重質，少放油，多洒鹽。連味之素也該免了。」

陳太太眼睛一瞪，嬌嗔的說：

「又是大哥？」

「啊，不，」他眞怕陳太太見人就叫老公，他陪着笑臉說：「不是袁大哥，是袁先生。」

陳太太還是說了一句良心話：

「就像今天這種捧場法，袁先生這個朋友，倒還可以交一下子。」

「交一輩子！」陳清雲認眞的說：「像這種夠義氣的朋友，一輩子交上一個也就不錯了。」

三個人又閑閑的談了一陣，相互催促着去做未了工作，安頓剩下來的小菜，熄爐火，鎖店門，然後相偕着慢步回去，那時節，早已是路上行人車馬稀的時分，陳清雲看看錶，剛好十一點整。

陳清雲空着雙手，陳太太提了一個裝滿零鈔鎳幣的布口袋，林阿呆背着自己的書包。他一路嘀咕說：

「我阿婆恐怕要着急了。」

果然，一進院門，就發現家裏正在天下大亂。

阿婆坐在彭靖湘的大籐椅上，大籐椅擱在院子中央。阿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在哭。

徐寶齋輕聲細語的安慰那位老太婆：

「我們再等半個鐘頭。半個鐘頭裏面阿呆再不回來，我們就去報告警察局。」

「阿呆的名字雖則叫做阿呆，」彭靖湘站在離阿婆稍遠一點的地方，他輕輕地揮動着鵝毛扇子說：「看樣子他精明能幹得很吶，再說，臺灣的治安情形一向很好，阿婆，妳不用怕他走失了。我保險他走失不了。」

阿婆根本就聽不進去。同時也聽不懂那些個外省話，她一面啜泣着一面急切的叫：

「阿呆哪！阿呆哪！」

「阿婆！」阿呆聞聲從大門外飛奔過來，一頭竄到老祖母的懷裏。

「阿呆！」阿婆驚喜莫名，混身顫抖，抖索的手緊緊的去攬住他的肩背。

緊接着，阿婆淌流着眼淚。咭咭呱呱的說了一大篇話。徐寶齋聽不懂，他皺皺眉頭問：

「鴨蛋！」這個稱呼稍稍表示一點嫌惡的意味：「你們老太太在說些什麼——？」

阿呆算是聽懂了，他流着眼淚說：

「我祖母罵我不該這麼晚回來。」

於是徐寶齋和彭湘靖都在異口同聲的責備着阿呆的不是，阿婆那麼大的年紀，她只剩下阿呆這一點骨肉。無論如何，他都不該讓阿婆爲他這樣躭心的。

陳清雲夫婦一前一後的進門，看到這一幕景象，馬上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兩人不禁面紅耳熱起來，他們原想辯解什麼，偏偏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總算是阿呆適時的打開了這個僵局。他半跪在阿婆面前，仰起臉來用臺灣話向阿婆解釋了幾句，然後他又站起身，小心翼翼攙扶着那位將近六十歲的老人回屋裏去。

恰在這時劉則剛匆匆忙忙的跑進了大門，他一眼看到阿呆，便伸手拍拍自己寬厚的胸脯，大聲的說：

「啊，你回來了，這就好了。」

阿婆聽到了劉則剛的聲音，又站停住，改用國語吩咐阿呆說：

「快去多謝劉先生，他跑到學校去尋你吶。」

「劉伯伯，」阿呆跑過去向他一鞠躬：「眞是對不起你，太麻煩了。」

「那倒沒有什麼，」劉則剛低下頭來問他：「你到那兒去了？——學校裡工友說你六點多鐘就走了的呀。」

阿呆趁着月光向他霎霎眼睛。神秘的作了個噤聲的手勢——眼睛却又瞟了陳清雲夫婦一下。

劉則剛完全不懂他這是什麼意思，但他看到阿婆還不放心的站在院子裡等阿呆，他也並不需要馬

上獲得答案，於是他便向阿呆說：

「你去吧，快扶阿婆囘去睡吧。」

阿呆扶着阿婆囘屋以後，他便走近陳淸雲夫婦的身邊，他微笑着先告訴他們一聲：

「滄生京生早就睡了，」然後他又急急的問：「怎麼樣，生意好不好？」

「生意好得想都想不到！」陳淸雲興高采烈的迎上來說：「劉大哥，你相信不相信？我們店裡今天晚上全部客滿！」

並肩站在一起冷眼旁觀的彭靖湘和徐實齋交換了一瞥眼色，不約而同地聳了聳肩膀，他們以爲陳淸雲這樣大聲而歡悅的說他生意好，是故意的在向他們示威，因而他們急於避開，相互低聲的道了一聲明天見，就此各自囘房了。

其實陳淸雲却根本就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他繼續熱烈的向劉則剛描述着他怎麼認識了袁人杰，袁人杰又如何的替他大拉客人捧場，把他所有同住的單身朋友全都拉來了，而他又是怎樣怎樣的接納了袁人杰的意見，加上他自己獨出心裁的發明了簡單經濟的盆菜；於是這一晚上呀，他手舞足蹈的說：

「菜也先燒好了，飯也先煮好了，我們三個人還忙得頭昏腦脹的，足足兩個多鐘頭，你猜，劉大哥，我們做了多少錢的生意？」

「陳淸雲，」陳太太打了一個呵欠說：「有話明天再說嘛，你還不想早點睡覺嗎？」

劉則剛很高興的笑着說：

「這倒要恭喜你了。」

「過些時我要請客，」陳淸雲朗聲的說：「頭一位，我就要請你劉大哥。」

「陳淸雲！」

「那不忙的，」劉則剛笑笑：「等你發了財以後再說吧，現在，你還是早點囘去休息。」

「謝謝你啊，劉大哥！」

劉則剛看到陳淸雲夫婦囘到了他們自己的房間，中天皓月淸澈的覆照着大地，心裡一靜下來便想到了陳淸雲的破綻：

「我們三個人還忙得頭昏腦脹的——」

然後他又想起阿呆那孩子向他所作的神秘眼色；啊，他懂得了：一定是阿呆放學以後便跑到陳淸雲的店裡去幫忙的。

「這孩子！」他笑了：「這臺灣孩子倒也是那麼一副熱心腸吶。」

他踏着月色囘屋。

在厨房的門簷下，一個幽靈般的孩子身影悄悄的站了起來，她穿過空曠的大院子，跕起脚尖向阿呆所住的那個房間走。

他的房門沒關，她輕俏的閃了進去。

阿呆剛剛侍候阿婆睡好，囘到房裡正想脫衣服睡覺，一眼看到了亞玲，不自覺的在嘴角上湧出了一抹微笑，他欣喜的叫着她：

「亞玲，妳還沒睡？」

亞玲的臉孔板得緊緊的，她沉沉的在他書桌旁邊的靠背椅上一坐，斜睨了他一眼，又用尖酸諷刺的語調說：

「小老師，你怎麼頭一天上課就缺席了？」

阿呆怔愕的反問着她：

「我缺席了？」

亞玲冷笑一聲：

「這是你昨天晚上說過的話，你叫我八點鐘到這兒來，你說你要給我補習。」

「啊，對不起。」阿呆的面孔一下子脹得通紅，「今天我糊裡糊塗的就把時間耽誤了。」

「頭一天就這樣子，」亞玲冷冷的從鼻孔裡哼了一聲：「看樣子，我們還是取消了這件事情的好。」

「亞玲，」他急急的辯解着說：「妳一定要相信我，今天的事情眞正是意外，意外得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意外？」亞玲清秀的眉毛輕輕的一揚。

於是阿呆急切的向她說着自己怎樣在放學以後想起到陳伯伯的店裡去看看，又怎麼樣莫明其妙的給他們留下來幫忙，他苦笑着說：

「看到陳伯伯他們生意這樣好，我不好意思——」

亞玲打斷了他的話，岔進來問：

「生意眞有那麼好？」

「當然是眞的囉。」阿呆十分興奮的說：「來晚了的客人連座位都沒有吶。」

他正想把那些熱烈的情況，描繪給亞玲聽，亞玲却伸出手來向他搖搖：

「你不要說了，那些事情我都知道。」

「妳知道？」阿呆略略感到有點掃興，他怔異的望着亞玲問：「妳怎麼會知道的呢？」

「我聽到陳伯伯在告訴劉伯伯。」她想用這一句話便將全部有關陳伯伯的事情掠過去，然後她又溫和的責備起阿呆來：「阿呆，你不應該讓阿婆那麼樣着急傷心的。」

阿呆不覺肅然起敬的瞟視了她一眼，他看出了亞玲的眼皮有點紅腫。

「亞玲！」

「嗯？」

「妳的眼睛怎麼會紅腫了？」他直率的問。

亞玲覥腆的一笑：

「你不知道，阿婆今天哭得好傷心啊！」

阿呆慚惶的低下了頭。

「她一面哭一面說了好些個事情，」亞玲低下頭來絞扭着雙手說：「我爸爸和彭伯伯都聽不懂，我倒是聽明白了她在說什麼。」

他馬上就緊張起來了，他連聲的問：

「她在說什麼？說了些什麼呀？」

但是亞玲仍在平靜而舒緩的從開頭說起：

「阿婆七點鐘以後就一趟又一趟的跑到大門口去等你，她直在說奇怪，她說平時你一過七點鐘就會回家，怎麼今天偏偏就晚了。」

「阿婆——」阿呆深心感動的叫了一聲。

「八點鐘過了她急得直要哭，我爸爸和劉伯伯去勸她，越勸她越傷心，九點鐘的時候，阿婆就哭了，她又哭又叫的等到十點鐘，劉伯伯爲了讓她放心，他說他要到學校去找你。」

阿呆嘆了口氣：

「劉伯伯眞的去了，我害他白跑了一趟。」

「當然是去了呀，」亞玲又看看鬧鐘發現時間已經晚了，補習的事祇好延到明天，便又直接了當的去問他：「阿呆，你父親和母親是不是很早就死了？」

「我五歲那年，」阿呆神情黯然的說：「那時候臺灣還是日本人統制的時代，太平洋戰爭已爆發，飛機來轟炸，我的父親和母親全都炸死了。」

「阿婆也是這麼說的，」亞玲點了點頭：「不過她說，你還有一個哥哥，也在那次轟炸裡給炸死了。」

「他比我大得多，」阿呆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他要是沒有死，今年他已廿四歲了。」

「阿婆好像很想你那個哥哥，她說假如你哥哥沒有被炸死，她今天也就好了。她以爲你眞會走掉了，她今天直在哭着你那個哥哥。」

阿呆又有點難過起來，他默默的低下了頭。

亞玲還有許多話想要問他，但當她看到阿呆的神情，又機伶的把那些話吞嚥下去。

阿呆覺得心裡很亂，而且房間裡寂靜得只有鬧鐘的嘀嗒聲響，更使得他深心不安。

「亞玲，讓我明天開始給妳補習。」他眞摯的向她說。

「隨便什麼時候開始都沒有關係，」亞玲從靠背椅上站了起來，她又告誡着他說：「阿呆，你要記住剛才我所說的那些話喲！」

「什麼話？」

「你不可以再要阿婆爲你擔心了。」

阿呆笑了笑說：

「那當然。」

「我要回去睡覺了。」亞玲慢慢的走到阿呆的房門口。

阿呆也呵欠連天的說：

「我今天也很累了。」

「你怎麼會不累呢，」她溫柔的說：「你不是爲陳伯伯他們忙了好半天嗎？」

阿呆反手去捶拍自己的肩背。

「那麼，你就早點睡吧！」亞玲向他溫柔的一笑。

阿呆也傻傻的笑着，他不再說什麼。

「我走了！」亞玲移近了門邊說：「明天見。」

「明天見。」阿呆也欠身站起送她，又一個大呵欠伴着他含混的語音：「亞玲，明天見。」

夜深沉，大院落裡燈光全滅，萬籟寂寂。亞玲把使她興奮的開學日期，又向後面挪移了一天。

她悄悄的躡回自己的小竹床，徐實齋夫婦，早已彼此呼應的響起了嘹亮鼾聲。

六

吃過晚飯以後，劉則剛大踏步的走進林家。

阿婆正在收拾飯桌，一眼看到劉則剛進來，稍微有些錯愕，但她仍然堆着滿臉的笑容歡迎他。在這些房客裡，她對劉則剛的印象最好，尤其是昨天晚上他又曾自告奮勇的跑到學校裡去找阿呆。

「阿婆，」劉則剛站在阿婆面前開門見山的問：「阿呆有沒有空？」

「烏啦！」阿婆也很爽快的脫口而出回答他。

沒想到劉則剛一聽這話掉轉身就走，他一面走着一面說：

「沒有就算啦，明天再說吧！」

阿婆給他弄得莫明其妙，阿呆跑過來拉住了他：

「劉伯伯，你有什麼事情？」

劉則剛又站停下來笑笑，和靄的對他說：

「我本來想請你陪我出去買點東西，既然你有事，那就明天再去吧。」

阿呆知道他一定是聽錯了話，便笑着告訴他：

「我今天的功課在學校裡就已經做好了，我現在沒有事情。」

劉則剛疑惑的看看阿婆說：

「那——阿婆怎說你沒空。」

「那裡，」阿呆趕快向他解釋：「你問阿婆我有沒有空，我阿婆說有啦。」

劉則剛眉頭一皺：

「可是阿婆明明是說『無啦』！」

「哎呀，」阿呆急了：「臺灣話說『烏啦』就是『有啦』！」

劉則剛迷惑的伸手去搔頭髮：

「有叫無？這眞是怪事了？」

阿婆勉勉強強的聽明白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對答，搶上來說：

「是嘛，阿呆今天沒什麼事情。叫伊馬上跟你去。」

劉則剛點點頭，笑了，他也說了他唯一的那句臺灣話：

「多謝，阿婆！」

阿婆抿起嘴巴來笑，阿呆也笑，劉則剛在笑聲裡牽起了阿呆的手。

走到門口，阿呆仰起臉問：

「劉伯伯，你要買什麼東西？」

他彎身湊近阿呆的耳朵神秘的說：

「去買一部自行車。」

阿呆很老到的反問：

「你要買新的還是買舊的？」

「新自行車太貴了，」劉則剛說：「我一連跑了好些家，這兒的新車都是香港走私來的英國貨，一部非利普或者是海格涅斯，至少都要好幾百塊。」

「那麼你是要舊的了？」

「嗯。」劉則剛點點頭：「我找了兩天，一直找不到賣舊車子的地方。」

「我知道，就在老松國校前面。」

「離這兒遠不遠？」

「遠，很遠的。」阿呆老老實實的回答他：「走路去，大概要走半個鐘頭。」

「那我們叫車子去，」劉則剛說了便大聲的去叫住一部空車：「來，黃包車。」

「車！」阿呆幫着他叫。

劉則剛望着那既高且細，祇包膠皮而沒有輪胎的兩個木輪子，他躭心的問：

「我們兩個人坐，行嗎？」

「可以啦。」黃包車夫在用四不像的國語回答。

劉則剛拉着阿呆坐上去，車伕抄起車把，吃力的拉起車來，劉則剛驟然覺得自己高高的被舉上去，飄飄忽忽的有點頭昏。

「臺灣的黃包車有這麼高。」劉則剛好奇的說：「坐上來可眞吓人。」

阿呆沒有答理，他正忙着眺望街頭的景色。

老松國校前面擺了數不清的地攤，很顯然的這兒是一處很大的舊貨市場，攤頭上什麼東西都有得賣，從大大小小的鐵釘子一直到破破爛爛的送貨車。

他們化費一個多鐘頭，總算是買好了一部半新舊的英國貨平車回來，這部英製車在舊貨市場裡還是獨一無二的一部。劉則剛在買下它以前先跟阿呆解釋了一番：是的，不錯，日本貨的舊車子又多又便宜，然而他沒法騎，一則車太矮，二來呐，日本車全都是用脚刹車，劉則剛覺得不方便。

在大陸上騎自行車還算是時髦玩意，可是劉則剛會騎，他當稅警團長的時候，傳令兵都配得有自行車，早先爲了好玩，學着那麼試試。當年團長好玩的要學騎車，有四個衛士給他扶着，如今呢，偶然得之的本領正好派上了用場。

付清了錢，他讓阿呆坐在車槓上，起先還沒有把握，推着推着的走了兩條街，禁不住阿呆一再的催，劉則剛硬硬頭皮跨上車去，一陣搖晃，還算好，會騎自行車的人總是一騎上去就不會摔下來的。

瞧着劉則剛買了脚踏車回來，整個大院子裡就數亞玲最高興了，那時候她正好洗清爽碗筷穿過院子要回家，半路上聽到一陣清脆鈴聲，她怔愣了一會兒，接着便看到劉伯伯像個英雄似的載着阿呆駕車衝駛進來。

她興奮的拍着手笑拍着手叫，劉伯伯刹住了車，跨下地面，亞玲喜孜孜的跑到他和阿呆跟前。

劉太太聽到亞玲的笑聲，也從屋裡跑到院子裡，她也高興得很。

三個人圍着那部新買來的自行車，七嘴八舌提出來好多叫劉則剛沒法一一回答的問題。

「亞玲哪！」徐實齋隔着窗戶向外面望，他心裡很不是滋味的叫了一聲。

她莫可奈何的撇撇嘴，賭氣似的一扭身子便往回家的路上走。

那天晚上阿呆認眞的在他自己的房間裡面等亞玲，但却一直等到十點多鐘，亞玲才躡手躡脚的進屋。

他故意板起了面孔：

「今天，是妳遲到。」

亞玲脹紅了臉說：

「我爸爸媽媽今天的臉色不對，我怕他們會罵我，我只好等他們睡着了以後再出來。」

阿呆提出了在他心裡隱藏了好久的那個問題：

「亞玲，我眞不懂，徐伯伯和徐伯母爲什麼會對妳那麼樣凶？」

「凶？」亞玲錯愕的望着他問。

阿呆憤懣不平的說：

「他們從來就沒有好好的對待過妳。」

亞玲一下子脹紅了臉，她低着頭，一語不發。

阿呆看到她那份悽愴的神色，心裡十分不忍，於是他就趕忙掉轉話題，把攤在自己面前那本薄薄的書遞送到亞玲手裡，他若無其事的說：

「亞玲，這就是我給妳找來的課本。」

她雙手捧住那本薄薄的書，歡欣興奮的翻了幾頁，然後又驚疑不定的抬起臉來問他：

「這上面印的好像都不是中國字嘛。」

阿呆笑了，他指指那本書說：

「這上面全是注音符號，妳把這些注音符號都記熟了，妳就可以認得每一個中國字。」

亞玲驚喜莫名的叫着：

「你是說，我只要唸熟了這麼薄薄的一本書，就可以認得所有的中國字了？」

阿呆想起他老師跟他說過的話，他重覆的向她說着：

「對了，你別小看了這本薄薄的書，它的用處就等於是一把鑰匙，它可以幫助妳打開所有的智識之門。」

「你快點教我，」亞玲熱烈的說，伸出她白嫩而纖小的手指，在那本「天書」上指指點點的說：「這是什麼，這又是什麼，你教我唸嘛！」

於是阿呆果眞像個小老師般的在教着她：

「ㄅㄆㄇㄈ。」

「ㄅㄆㄇㄈ。」亞玲認眞的跟着他唸。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亮，劉則剛夫婦便相繼起床，劉則剛打完拳幫忙劉太太蒸饅頭豆沙包糖三角，饅頭什麼的蒸好了還得點數，然後裝到兩隻肥皂箱裡去，箱子上面用白淨的細布蓋了幾層，這是劉太太想起來的主意，這麼樣可以保持饅頭什麼的熱度，至少能夠保溫兩三小時。

他們倆數了又數，開張的頭一天，劉則剛一共帶出去了一百個大饅頭和五十隻糖三角，以及二十

個豆沙包，所有的饅頭等都細綁在自行車的後座上。

「包子饅頭！」劉則剛一出大門便低沉而又粗邁的喊了一聲，這一聲叫喊不僅是在表現着他的決心與勇氣，同時他也藉此向劉太太道一聲再見。

大院落裡的每一個人，全都聽到了劉則剛這一聲蒼涼的叫賣。

阿呆躺在床上默默祝禱，但願劉伯伯的生意比陳伯伯更好。

阿婆感喟的嘆了一口氣，她也還歪躺在床上，她略略有些惋惜的感覺，她不僅曉得劉則剛爲人最最正派剛直，同時她也聽說他曾經當過團長。團長就是日本皇軍的大佐了，坐汽車進進出出不要講，普通老百姓那個能見到大佐的面啊，而劉團長現在就騎着脚踏車出去滿街吆喝着賣饅頭了，我們中國人還打勝了日本人呢？她在想。

陳淸雲驚喜莫名的膽敢去吵醒了他太太：

「太太，」他顫抖着聲嗓說：「曉不曉得，劉大哥今天正式出動了吶，他硬是說到做到，他去賣饅頭了。」

「管我屁事！」陳太太罵了一句，側轉身子又沉沉的睡着了：「你別吵——」

劉太太雙手合什的跪倒在堅硬的水泥地上，她喃喃的祝禱着：

「菩薩保佑，讓我們平平安安的過下去吧。我們不想發財，只求混日子過。」

亞玲正站在大門邊，默默的注視着身軀壯碩的劉伯伯跨上車子遠去。

「包子饅頭！」遠遠的又有一聲蒼邁的叫賣聲傳來。

亞玲回到院子裡，她再也睡不着了，她趕進廚房裡去起火煮稀飯。

中午十二點鐘的時候，徐實齋先從竹床上醒了過來，他兩臂伸張的打着大呵欠，天太熱，穿着汗衫短褲他便跑到院子裡頭。

右手捻着山羊鬍鬚的彭靖湘，恰巧和他劈面相逢。

「早，彭先生。」他親熱的打着招呼。

「我早就起來囉。」彭靖湘笑了笑說：

「我也想早些起床的，」徐實齋不安的笑笑：「但是，一大清早就給那位賣饅頭的團長吵醒了。」

彭靖湘會意的一笑，又說：

「我也是那個時候醒過來的。」

「賣饅頭就賣饅頭嘛，」徐實齋老大不悅的說：「又何必在家裡便窮喊起來。」

「他們都是有辦法的人，」彭靖湘輕蔑的諷刺着：「一文一武，全部下海。看樣子，眞的要發財了。」

「一文一武？」

「那不是一文一武嗎，」彭靖湘冷峻的說：「陳先生做過中央機關的股長，他去開小飯館了，劉則剛官拜上校團長，居然也會大街小巷的賣起饅頭。」

徐實齋充分同意，他深深的嗟嘆了一聲。

彭靖湘背負着手在大院子裡踱方步，忽然他停了下來，望着徐實齋苦笑着說：

「古人講的好，識時務者爲俊傑，看樣子，只有我們兩家是在坐以待斃了。」

「笑話！」徐實齋尖聲的一笑：「我敢跟你打賭，今年我們就可以回去，我保險你不用開飯館也不必賣饅頭。」

彭靖湘也高興了起來說：

「好嘛，打賭就打賭，我還保險你不到三個月就回去。」

兩人相視大笑，笑聲裡有一絲凄涼的意味。

七

一轉眼，三個月過去了，然後，又是漫長的三年，人們在小康的局面中安定下來，當然，也不免有着「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現象存在。

譬如說，四十一年十月間，一個密雲不雨，涼風颼颼的日子，晚上九點多鐘，彭靖湘在外頭喝得醉醺醺的回家，鬼火似的電燈光下，他看到三伢子正縮在籐椅裡啃饅頭。

「那裡來的饅頭？」

三伢子給他這一吼，吓得從椅子上溜下來，畏畏葸葸的站在地面，結結巴巴，半晌說不出話。

「講呀！」彭靖湘還在吹鬍子瞪眼睛的嚷叫：「那個給你的饅頭？」

三伢子又急又怕要想哭，彭靖湘心頭正有氣，仗着三分酒意，甩手便是一記耳光——

「沒用的東西！看你會不會講！」

這一巴掌打得太重，三伢子跌撞了兩步，兩隻小手撐住火辣辣的臉，哇的一聲，眞哭了。

「三伢子他爹，三伢子他爹，」彭太太聽到聲響趕緊從後屋裡往外衝：「你莫打他，你莫打他呀！」

「就曉得哭！」彭靖湘自己也有點立脚不穩，順勢往籐椅上一坐，氣忿忿的說：「還不趕快給我把饅頭丟了！」

三伢子趕緊把手裡的饅頭往地上一丟，一頭鑽進他母親的懷裡，嗬嗬的哭個不停。

彭太太扳起他的小臉看，這可傷了心啦，小臉蛋上五條白白的手指頭印，整爿左臉，又紅又腫。

「你要把他打死呀！」一氣，彭太太也大聲的叫：「他犯了什麼法？你把他打成這個樣子！」

彭靖湘從沒想到他太太也會發脾氣，他楞了一楞，原想就此退讓一步，不再說話。然而轉念他這一家之主的權威和地位，他不得不狠狠心腸繼續吼下去：

「他犯了我彭家的家法！彭家的人怎麼可以隨便揀別人東西吃！」

彭太太愛憐的揉撫着三伢子的臉，她替兒子辯護說：

「他什麼時候揀過別人的東西吃？饅頭是隔壁的劉團長給他的！」

彭靖湘狂亂的揮舞着胳臂：

「我們彭家的人就是不要吃別人的東西！」

彭太太也有滿腔的委屈需要發洩，這些時來的苦日子把她煎熬得性情大變，再加上心痛兒子挨了重打，她什麼也不顧了，和彭靖湘結婚二十多年，這是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公然反抗：

「你們彭家人不吃別人的東西，那你就拿東西來給我們吃！」

彭靖湘一聽這話，驚得醉意全消，一家三口逃難到臺灣，總共也不過帶了十幾條金子，起先以爲在臺灣避上幾個月亂，馬上就可以返回家鄉的，誰知道一拖就是三年多，三十八年五月間到的，現在都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了，前兩個月彭太太就告訴他只剩下一條小黃魚了，他表面上裝做若無其事，胸有成竹的樣子，暗底下却是比誰都急。這些時他一直焦灼的在等待床頭金盡的可怕訊號，但他沒有想

到壞消息來得這麼快。

彭太太的話裡說得很明白，想必是家裡已經沒有東西可吃了。

他正自怔忡，彭太太又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數落着說：

「家裡面今天四大皆空，油鹽柴米樣樣用得精光，你還在外面喝老酒？我跟三伢子連晚飯都還沒有吃吶。劉團長送他一個饅頭，又不是他自己去討的，看你這個狠心的爹，居然把兒子打成這個樣子！」

彭太太的話字字帶淚，彭靖湘聽來有如萬箭攢心，難受得差點掉出眼淚，祇是他知道自己的眼淚一流出來，他的妻兒將會怎麼樣的驚惶和不安，那會使她們對于生活前途的信心全部喪失。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唯一的辦法就是荷包不硬嘴巴硬，先擋一陣再說，於是他强項的說：

「家裡沒有錢了，妳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

「告訴你？」彭太太抽抽噎噎的說：「那一天我不在提醒你呀，家裡還剩幾個錢，你又不是不曉得？」

太太兒子眞挨餓了，彭靖湘正在憂急萬分不得下臺，他忽然在妻兒低泣聲中聽到遠處叫賣肉粽，他霍的一躍而起，一掀門帘便衝了出去。

彭太太抬起了滿佈淚水的臉，驚愕的望着彭靖湘那個從所未有的急速動作，她深沉的嘆了一口氣，向哭泣中的三伢子說：

「伢子，莫哭了，我看你爹是有點發瘋了。」

然後她檢起地上的那個饅頭，仔細拍掉沾染在饅頭皮上面的灰土。她又把它遞回給三伢子，叫他上床去吃。

她想追出去看看彭靖湘跑到那裡去了。

她穿過黑黝黝的巷子，秋夜已有相當的涼意，她祇穿了一套打補釘的睡衣，無星無月，夜風和黑暗使她打了一個寒戰。

巷口一燈如豆，如豆的燈光映出了兩個朦朧的身影，其中之一正是彭靖湘，她連忙加快步子走過去。在距離他們三五步遠的地方悄悄站住。

「一個粽子要五毛錢？」彭靖湘的嗓音在靜夜裡透着蒼涼。

「五角。」賣粽子的肯定地說。

「四毛好不好？」

「不行！」

「先給你四毛，」彭靖湘的語氣軟弱得令她無法想像：「明天你再到我家裡來拿一毛錢。」

「不行！」

「我就住在這裡，」彭靖湘悻悻的說：「我又不會欠你這一毛錢就搬跑的呀。」

「不行，」賣粽子的傲然的一揚臉：「我做生意，不欠賬，不講價！」

「你去打聽打聽我們是什麼人家？」彭靖湘怒氣上沖時聲音又放大了：「我會欠你一毛錢不成！」

「失禮，先生！」賣粽子的推起車子要走：「不行，肉粽一隻五角。」

「等一等！」彭靖湘伸出右手來想要攔住他，這時候他倒並不一定非買那個粽子不可，而是他覺得有些個話非要跟這個小販說說清楚。——他怎麼可以這樣隨便的傷害了他的自尊心。

可是那個賣粽子的根本就不理會彭靖湘，頭也不回的推着車子走了，當他走過彭太太隱身之處的大樹下時，他還輕蔑的冷笑了一聲：

「這些外省人，就是愛欠錢。」

一陣酸楚湧上了彭太太的心胸，她猛的轉臉緊貼在那粗糙而冰涼的大樹幹上，她狠命的咬緊嘴唇皮，她不能哭出聲音，她怕彭靖湘聽見。

彭靖湘仍然呆立在原處不動，一隻右手還僵直地平舉在那裡，他的腦際一片紊亂，他分辨不出他正有着什麼樣的感覺，靜寂與黑暗中，凛冽的夜風像在拂拭他臉上深鉅的屈辱和悲憤。

那隻僵直的右手慢慢的垂放下來，同時他的頭和肩背也在慢慢的向下低垂，碩大的頭顱終於頹喪無力的埋向胸前，硬戮戮的山羊鬍尖，刺撈着他敞開的胸口。

「我不該喝那一杯清酒的，」他喃喃自語的說，語調裡充滿了疚恨和悔痛：「喝了那杯酒，我就祇剩了四毛錢。」

「我不該喝那杯清酒的——」他的身體搖幌了一下，驚覺般的自己又站了站穩。

「我不該喝那杯清酒的——」他噙着淚水，搖搖頭，重覆的句子裡，每一個字都是一聲嘆息，他試探的邁出了左脚，晃了晃，再伸出右脚，他現在眞像是個醉酒的人了，低頭垂肩，兩手鬆鬆的懸着

，他跌跌撞撞的掙扎回家。

彭太太從染滿淚水的指縫中間去偷覷他。她竭力的咬緊牙關，屏住呼吸，她深切瞭解彭靖湘的個性，她不能讓他知道自己躲在這兒，那會使他聯想到她已經目擊買粽子的這一幕，那將是無法補救的憾事。

她躡手躡脚的跟在他的身後走，靜悄悄的不敢發出一點聲息，她和他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走回小巷，走進大門。

果然，彭靖湘一到自己家的房門口，便站停下來振作一下自己，抬起了頭，挺挺肩背，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的，他一掀門帘大步走了進去。

彭太太決心等一會兒再進屋子，她想藉由夜風拂乾自己臉上的淚痕。

然而彭靖湘進屋不到三分鐘，便又匆匆忙忙的跑出來了，他一出門便惶亂的四面張望，情急的聲嗓劃破了深夜的靜寂：

「三伢子他娘呀！」

「不要叫！」她怕吵醒了別人：「我在這裡。」

「啊，」他放心的應了一句，朝着她發聲的方向摸過來：「妳什麼時候出來的？」

「剛纔不久。」她掩飾的說，偷偷的去擦拭一下眼淚：「我心裡頭悶，跑出來透透空氣。」

他有些懷疑不定：

「那妳怎麼沒有看到我進來？」

「沒有。」她堅決的否認，順手朝屋後一指：「我是從那邊過來的。」

於是，兩個人又靜下來了，默默的相對而立，彼此都找不出話說，心頭，正是愁緒萬千。

許久許久，彭靖湘悲哀的搖搖頭，深長的嘆了一口氣說：

「想不到，我們果眞在異鄉落魄了。」

彭太太安慰着他說：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在這麼一個亂世裡，又叫我們怎麼辦？」

他低聲的問：

「錢都用光了？」

彭太太點了點頭。

「金子也換光了？」

「換光了，」彭太太深切惋惜的回答：「我早就告訴你了，要趁早想想辦法。」

他終於坦白的承認了：

「我天天在外頭跑，還不是爲了找個差使嗎？現在，我什麼差使都願意幹。」

彭太太稍感興奮的問：

「倒不曉得有沒有希望？」

彭靖湘苦笑一聲，告訴她說：

「我早曉得這樣坐吃山空下去簡直是死路一條，我託曹竟成給我找個小差使，妳記得曹竟成吧？

就是我當行政專員時候的老部下，民國三十五年他剛剛留學回來，縣長考試及格，我就派他做常德縣長。到了臺灣他靈機一動的在衡陽路賣豆腐漿，他有一位老顧主是合作金庫的人事課長，曹竟成託他給我找事，今天我便拿了曹竟成的信去見他的，年輕輕的毛頭小伙子，好大的架子啊。他派我坐櫃臺當雇員我都忍住了，爲了一個月四百來塊錢。可是他最後居然叫我把鬍子剃掉，你說，這成什麼話？我怎麼可以照辦？唉，現在回想起來也是怪我自己的脾氣不好。當時我跳了起來說：我留這把鬍子的時候你還沒有生呢。就這樣，事情自然談不成了。」

彭太太難過得又湧出了眼淚。

他趕緊安慰她說：

「明天我另外再去想辦法。」

「不要緊，不要緊，」彭太太使勁的搖着頭：「什麼事情都得慢慢的來，你不必操之過急。」

「回去吧，該睡了。」他長吁一聲，兩人又靜默了半晌，然後他們併肩齊步的走回家裡。

一個瘦小纖弱的黑影從房東老太婆的正屋裡竄出來，匆匆的奔向他們家斜對面的徐家。

「是對門徐家的亞玲，」彭太太輕聲的告訴他：「亞玲每天晚上都在跟房東的孫子阿呆補習。」

「哦。」彭靖湘漫應着，掀開門帘走進房裡，他一直走到臥室，這時候大木床上的三伢子還在委委屈屈的啜泣，聽到門外的腳步聲，他趕緊閉上眼睛裝睡。

彭靖湘湊着黯弱的燈光，低下頭來探望兒子的臉，紅腫不但沒有消褪，甚至還更厲害了起來，這使他深心懊悔，怎麼能把眼跟前的這個獨養兒子打成這個樣，他越想越不能原諒自己，深藏的心變成

了一片桑葉，無數隻蠶兒在那上面沙沙咬嚙。

他轉過頭來向彭太太說：

「明天叫他別去上學，請一天假休息休息吧。」

「那怎麼成吶，」彭太太皺皺眉頭說：「他現在唸六年級了，功課好緊。」

「剛開學不久，告一天假沒有關係，」他自疚的笑笑：「孩子也是愛面子的，老師同學看到他臉上的紅腫，怕他不好說明。」

彭太太幽怨的瞟了他一眼：

「你現在倒這麼心細起來了，剛才吶？」

他神情沮喪的往床沿上一坐，低頭若有所思，彭太太望望他那兩鬢叢生的白髮，和頷下的一叢山羊鬍鬚，心裡不忍的嘆口氣，她輕聲的說：

「睡吧！」

八

外面傳來了喧嚷吵鬧的聲音，起先是徐太太的一聲呼叫，然後，好像是對面徐家夫婦一起打罵起亞玲來了。

「要死喲！」徐太太尖聲的罵：「你怎麼死到這個時候才回來！深更半夜的，妳死到那裡去啦！」

「亞玲！」再加上徐實齋的一聲暴喝：「妳這樣子太不成話，妳說！妳到那裡去了！」

亞玲低聲回答的聲音，外面一個字也聽不見。

「該死！」

「該死喲！」

徐實齋夫婦異口同聲的咒罵着，清脆的劈啪聲陣陣傳來，很顯然的，可憐的亞玲又挨打了。

徐家隔壁的陳清雲夫婦，正對面的劉則剛夫婦，全都被驚醒，關切的欠身坐起來聽。

「十五六歲的大姑娘了，」徐實齋氣得抖索索的：「跟那個臺灣男孩子鬼混到這麼晚，妳說，妳們在做什麼？」

亞玲急得哭叫着分辯：

「阿呆在給我補習嘛！他天天都給我補習的，妳們又不是不曉得！」

「補習！」大概是徐實齋又重重的打了亞玲一下：「補習要補得這樣晚！」

亞玲直在嗚嗚的哭。

「小鬼！花樣越來越多了呀！」徐太太恨恨的叫：「我們兩個老的睡得早，要不是剛才妳吵醒了我，我還以爲妳每天晚上九點多鐘就囘來睡覺了呢，妳看看，現在幾點鐘啦，都十一點半啦！」

「說呀！」徐實齋不停的在痛打着亞玲：「妳跟那個阿呆天天在搞什麼鬼？」

亞玲實在忍受不住，她鬼哭神嚎的在叫「哎喲」。

陳清雲一挺大肚皮要下床，陳太太忽的一聲吼：

「你別去！陳清雲！」

陳清雲困擾的搔搔頭說：

「我看亞玲挨打挨得可憐。」

「那是她的命。」陳太太身體向後一仰。又睡下去了：「人家在管自己的女兒，難道你想去打抱不平？」

陳太太的話像釘子，把陳清雲牢牢的釘在地面上，進退不得。

徐家對面的劉則剛也聽不過去，他套上長褲，打開房門就衝到院子裡——他準備不顧一切的去把亞玲搭救出來。

幸好，徐家的打罵已經接近了尾聲，他剛衝到徐家門口，便聽見徐實齋累得氣喘咻咻的說：

「下次妳再跟那個小畜生打個招呼，看我不把妳打死！」

院落裡重又恢復安靜，就祇剩下亞玲抽抽噎噎的啜泣。

一場風波來得快去得也快，劉則剛呆怔地在夜涼襲入的院子裡站了一會兒。正想轉身囘房，一瞥之間看到了房東老太婆的孫子，阿呆直挺挺的站立在最後一級的石臺階上。

他移步向他走去，阿呆直立着像是一座石像，只是他呼吸急迫，兩手緊緊握拳，劉則剛的眼睛會經受過長年的軍事訓練，漆黑一片中，他仍然可以看得出阿呆的眼裡浮漾着閃閃的淚光。

「阿呆！」劉則剛輕輕的喚他。

阿呆動也不動。

「來！」他伸出手去握住他的胳臂，拖着他一同坐下。

石臺階，冰冰涼的。

阿呆噙住了淚，恨恨的說：

「他們簡直不通人性！他們太不講道理了！」

「你不能這樣批評亞玲的父母，」劉則剛委婉的勸他：「父母管兒女，總歸是正常的事情。你有什麼理由可以批評他們呢？」

想不到阿呆竟會倔强的說：

「我當然有權可以批評他們！」

這句話把劉則剛吓了一跳，難道這兩個大孩子果眞會——他在心裡默默的算計，亞玲和阿呆起初在一起的時候，她十三、他十四，一轉眼三年下來了，亞玲已經是十六歲的大姑娘，阿呆呢，他側臉

望望那個成熟的大男孩，他抑止恐懼的嚥下了一口唾沫。

阿呆還在恨恨的說：

「他們根本就不是亞玲的親生父母！」

「啊！」劉則剛不能置信的叫了出來，他急急的扳動着阿呆的肩頭問：「你說什麼？亞玲不是他們的女兒？」

「不是的，」他肯定的說：「這是亞玲自己告訴我的，徐先生他們根本就沒有兒女，亞玲是他們家的丫頭，就是大陸上有錢人家買來的下女。這囘他們到臺灣來，爲了報戶口方便，才把亞玲報成女兒。」

「嗯——」劉則剛的這一聲「嗯」，長長的拖了個尾音，他恍然大悟的想起了許多令人懷疑的事情，譬如說徐實齋夫婦的年齡和亞玲相距太遠，譬如說假使徐家祇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又怎會每天又打又罵，明明有錢也都不讓她去上學呢。這些疑問在他的心裡擱了很久，直到今天才由阿呆的嘴裡得到了答案。

「啊，原來是這麼一囘事，」他帶點感喟的說：「難怪亞玲小小年紀就吃了那麼多苦頭，」緊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件事，他拍拍阿呆的膝蓋問：「亞玲告訴過你沒有，她知不知道她的親生父母在什麼地方？」

「她告訴過我，」阿呆直率的說：「她是在八歲那年賣到徐家去的。她家裡的事情她還記得很清楚。」

「她是那裡人？」

「她說叫什麼——」阿呆想了一想才說：「叫什麼連雲港的。」

「那是蘇北，就是江蘇省的北部，」劉則剛解釋的說：「我到過那個地方。」

「你到過？」阿呆興緻勃勃的望着他問：「劉伯伯，你到過亞玲的家鄉？」

「民國三十三年，抗戰勝利的前一年，」劉則剛囘憶的說：「我帶了一團游擊隊，跟日本鬼子在連雲港打過一場硬仗。」

阿呆的眼睛一亮：

「是嗎？民國三十三年？亞玲說，就是那一年，她們家鄉打了仗，房子被燒光了，她父親才把她帶到上海。後來因爲沒有飯吃才把她賣掉的。」

「啊？」劉則剛驚異的說：「會有這樣的事。照你這麼說起來，我還應該對亞玲的[illegible]吵，別把伢呢，因爲那次攻擊是由我發動的呀。」

「好巧啊，」阿呆感歎的說：「偏偏劉伯伯又會在臺灣碰到了亞玲。」

「戰爭是很殘酷的，」劉則剛深沉的嘆口氣：「打仗的時候只知肯[illegible]走。完仗以後看到那些遍地的屍骸和血跡，以及盧舍爲墟，人民流離失所的凄凉景象，反倒覺得不如自己被別人打死算了。」

阿呆似懂非懂，他十分崇敬的望着劉則剛。

劉則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掉臉望着黑漆漆的地面說：

「阿呆，你是不是很喜歡亞玲？」

「我——」阿呆只說了一個字，臉孔一熱，他又說不下去了。

「今天發生的事情你已經知道了，」劉則剛直接了當的提醒他：「亞玲够可憐的，這以後，無論如何你總要小心謹愼一點，免得亞玲再挨罵挨打。」

「今天眞是寃枉極了，」阿呆不安的搓着手：「平時亞玲跟我一齊做功課，總是十點鐘不到她就囘家去的，今天因爲我第一次教她唸英文，亞玲的興趣很高，她一定要我把二十六個字母教完，唸呀唸呀，時間就躭擱久了。」

劉則剛相信阿呆的話，三年多的相處，他對這個眼看着他長大的男孩很瞭解，阿呆雖然不够活潑大方，可是他很誠實，他向來不說謊話。

劉太太看她丈夫一出門便是老大半天沒囘家，她有點不放心，拿了支手電筒出來找。

劉則芳看見了一閃一閃的電筒光，伸着懶腰就勢站起來，他低頭關照阿呆說：

「你也去睡吧，太晚了，明天還要上學呐。」

自此以後，阿呆和亞玲見面的時候，兩個人都急忙的閃避，連個招呼都不敢打。

九

漫漫長夜終於渡過，第二天一清早，彭靖湘在七點鐘時便已爬起了床，昨晚喝了杯酒又加上整夜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站在地上只覺得頭腦昏昏沉沉的，胸口裡一股悶氣直在想吐，他明知道最好還是睡囘床上去，好好的補足一下睡眠，可是他不能這麼樣做，今天他必須早起。

綷綷縩縩穿衣服的聲音驚醒了彭太太，她也剛剛睡着不久，睜開惺忪的眼睛詫異的望着她丈夫問：

「你這麼早起來做什麼？」

「噓——」彭靖湘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又伸手指指在大床脚頭打呼的三伢子：「別吵，別把伢子吵醒了。」

彭太太不大放心，爬起床也下了地，她緊跟着彭靖湘走到客廳裡。

彭靖湘匆匆的用冷水擦了把臉，胡亂的刷刷牙齒梳梳頭，做勢要往門外走。

「這麼清晨八早的，你要到那裡去？」彭太太急急的問。

他轉過臉來正色的告訴她：

「我出去想想辦法，我去找點錢囘來。」

她緊皺着眉頭說：

「你到那裡去想辦法呢？」

「那妳就不要問了，」彭靖湘不耐煩的說：「我最遲在九點鐘以前一定回家，要是時間晚些，我會把柴米油鹽和小菜一齊帶回來的。」

說罷，他急急忙忙的走出大門。

他以爲大院子裡今天就數他起身最早，然而等他走到街上以後，遠遠的聽到了一聲熟悉的叫喚：

「包子饅頭！」

他驚異的朝前望望，街口，劉則剛高大的身軀不相襯的騎在脚踏車上，兩木箱饅頭包子擱在車後座，團長早已開始了沿街叫賣的工作。

這情景，使他相當感動。

太太和孩子從昨天晚上起便在餓着肚皮，家裡面已經半天一夜沒有起火，這是彭家向來不曾有過的事情，他每一想起便會刺骨椎心的痛苦，今年五十多歲了，他直到今天方始知道「飢寒交迫」那句成語裡，那一個「迫」字是挾有多麼巨大的威力。

他必須馬上找到錢，連一分一秒也不能躭擱。

可是在這異鄉異域的臺灣，他不但沒有一個親人，甚至連朋友也不曾交上一位。他昨夜整夜憂心如焚，夜深沉時他巴望着趕緊天亮，因爲天亮了以後他好跑出去找錢，現在天早亮了，他也開始了找錢的旅程，但是，一到街上他便茫茫然不知所措了，他不知道出了大門，究竟應該往那個方向走。

那個「迫」字又在緊逼着他，他只好放慢脚步，先把紛亂的心緒稍稍穩定，然後才好找出一條可

行的路。

到臺灣整三年，整整三年都把自己緊緊的關在家裡，賦了三年的閑，三年足不出戶，除了左右鄰居和那個臺灣老太婆的房東，他不認識任何人，三年來他把全部希望都寄託在有朝一日，鞭炮一響，國軍反攻大陸了，叫輛卡車把他這一家三口和箱箱籠籠運到基隆去上大輪船回家，即使說不上是他自己在高歌凱旋衣錦榮歸，可是，只要把家鄉的那一大筆財產收回來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怕是十分之一吧，也足够他們一家享受榮華富貴一輩子了。

現在嚐到了淪落異鄉舉目無親的苦楚，昨夜家裡妻啼兒號，今晨自己躑躅徘徊，忘記了肚底的飢餓和脚板的痠痛，大街小巷，窮衖僻角，他那顆受創的心好像在滾油鍋裡煎熬。

「那個肯借給我一百塊，」他在心頭喃喃自語：「一回家鄉我就送他一百畝田！」

悲酸又泛湧上來，他凄然的笑笑，他自己知道，這僅祗是一聲囈語。

昨夜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的時候，他便曾三番四覆的苦想過今天出來找錢的步驟，只是想來想去全都是絕望的，譬如說院子裡一共有五家鄰居，除開自己以外，房東老太婆那邊是絕對不能開口的，九月份的房租只差三天便要到期了，臺灣人做人做事向來一板一眼，金錢上面的事情絕對不肯馬虎，找老太婆借錢，說不定錢沒到手，老太婆一怕反而要他搬家了。至於其餘的四家，那更沒法商量，雖說是遠親不如近鄰，可是鄰居是每天都要見面的，風聲一漏出去，他和太太兒子又怎麼能够做人？

剩下來只有一條路，確確實實只有這一條路，那就是曹竟成，他從前的老部下，現在以百里王侯之尊而在衡陽路上引車賣漿，大忙幫不上，一百兩百的濟濟急，也許還能借得動，曹竟成知道他的境

沉，而且他還是自己在當湖南行政專員的時候一手提拔出來的，莫說什麼知恩圖報，就算他看到當年的老上司窮途潦倒到這種地步的話，他也不能坐視不救吧。

那麼自己爲什麼走出家門以後又不趕緊跑到曹竟成那邊去借錢呢，時間既這樣的緊迫，心情更如此其急灼，而且問題又是非得解決不可的，自己故意蕩來蕩去的拖時間，是不是想要拖到曹竟成收了豆漿攤再來個找不到人？

想着想着，秋陽將近中天，他咬咬牙，硬硬頭皮，逕直走向衡陽路。

曹竟成的豆漿攤就擺在三六九點心店的斜對面，距離重慶南路不及一丈之遙，彭靖湘趦趦趄趄的走到攤子邊時，時間已經十時，豆漿生意已近尾聲了。

「竟成哪。」彭靖湘走過去，一開口便發現自己的聲音不對，是那麼怯生生的，欲語又止的，和他平時說話的語調，眞有天淵之別。

「啊，專員，」曹竟成一眼看到了他，神情愉悅的招呼着：「你來得正好，還剩一碗頂濃頂濃的豆腐漿。」

「我不吃。」彭靖湘忍住肚裡咕嚕嚕的叫，他扯着謊說：「我吃過早點心了。」

「我曉得你在府上吃過了早飯，」曹竟成特意在那碗豆漿裡擱了加倍的糖。他殷勤的說：「喝碗豆漿，當做吃茶。」

情不可却，彭靖湘低頭喝了幾口，一股甜津津的暖流，直貫胃底，但他一想起家裡的老婆孩子時，他又覺得嘴裡肚中的豆漿忽然又變得既酸且苦了，他長嘆一聲，懊喪的放下了手裡的調羹。

白白胖胖的曹竟成結束了生意，沉沉的在彭靖湘的身邊一坐：

「專員。」

「嗯？」他像從睡夢中驚醒。

曹竟成委婉的說：

「今天合作金庫的鄧課長來過了，」他不安的望望彭靖湘的臉色：「他把你昨天去看他的經過詳詳細細的告訴了我。他再三跟我解釋，他勸你剃掉鬍子是好意，因爲現在留鬍子的人太少了，而且櫃臺的事情是時時刻刻都要跟客人接觸的，他怕——呃，他怕你坐在那些年青人中間心裡有點——，呃，所以他就那麼冒冒失失的說了。」

彭靖湘搖頭苦笑的說：

「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後心裡也是懊悔得很，現在是什麼時候，找工作難于上青天。你老弟好容易給我找了個差使，我還老脾氣不改，莫名其妙的又把這個機會搞丢了。」

曹竟成的小眼睛裡射出了驚喜的光芒，他不能置信的問：

「專員，你眞的這樣想過？」

彭靖湘黯然的點着頭：

「眞的嘛，我跟我內人也是這樣說的。」

「專員！」曹竟成高興得搓起手來：「你這個差使還是能夠成功的，我今天把你的家世、德望、財產，對國家民族的功勛，都向鄧課長說了。他也很同情你的境遇，他最後跟我說，如果你能夠還就

一點現實，你明天就可以上班。」

「什麽？」彭靖湘顫巍巍的站了起來，伸出了一隻抖索索的手指着曹竟成問：「你是說，假使我今天去剃掉鬍子，明天我還是可以去上班的？」

「是的。」曹竟成連連的向他點着頭。

彭靖湘虛弱的閉上了眼睛，瘦削的身軀微微一陣搖幌，他慢慢的坐了回去，雙手捂住自己的臉，過度的喜悅使他覺得孱弱的心靈簡直承擔不住。他在曹竟成關切的凝視下休息了一會兒，然後才從喉嚨口訥訥的吐出一聲：

「謝天謝地！」

曹竟成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見到彭靖湘，他那種旁若無人的氣概，不禁深心爲之憮然。

彭靖湘不知道應該怎樣報答曹竟成的好意，他說了許多感激涕零的話還嫌不足，他又自動的去幫助曹竟成收攤子。

「你莫管我，專員！」曹竟成趕忙去攔阻他：「這裡的事情都讓我自己來，反正我是天天搞慣了的。」

彭靖湘想起了一件事，他誠懇的勸起曹竟成來：

「竟成兄，我們坦白的講，你是留英的，學問比我好，年紀又比我輕，照理說你正是青年有爲的大好時期；你現在的收入情形固然很好，不過，假使你能找個工作，豈不更可以大展鴻圖嗎？」

「專員，」曹竟成一面收攤一面回答他的老上司說：「我知道你這些話都是愛護我的一番好意，

不過呢，我也有我小小的打算。你大概還記得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是學經濟的，我離開常德以後拖了一大三小到臺灣，我曾經研究了一下當前國家的處境，反共是一個長時期的艱苦戰爭，我們離鄉背井方無分文的來到臺灣，就不能不爲生活打算，同時更因爲我們國家也就祇剩下了我們這些人和這點地，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講，如何發揮人盡其才，地盡其利便是最高的經濟原則。我假如去當一個公務員，生活固然可以維持，但是並不能發揮我全部的能力。我負累很重，又沒有資本，所以我只有脚踏實地一步一步的做，今天我擺豆漿攤，明年也許我要開飯館，我隨時賺錢隨時發展，慢慢細細的來，總有一天我會發揮我最大的能力，而我們在臺灣的人把最大的能力統統發揮出來，才是我們反攻大陸打回老家的資本。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們在臺灣的人能有一分力量，那也就是國家的一分力量，多有一分發展，也就是國家的一分發展。臺灣雖好，不是久戀之鄉，舉國上下的人，都以反攻大陸爲唯一希望，那麼在反攻之前，我們也就要全力的加强自己，充實自己，發展自己。」

彭靖湘靜靜的傾聽，細細的咀嚼，曹竟成的這一席話，眞使他頓啓茅塞，心胸豁然開朗。

「竟成兄，」他感奮的說：「我今天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了。」

「那裡，那裡，」曹竟成謙虛的笑着：「這也不過是我個人的一種想法而已。」

「你這個想法非常正確，」他欽佩的望着他的那位老部下：「總而言之，在反攻大陸之前，我們要各守崗位，我們自己增加了一份力量，也就等於國家增加了一份力量。」

「是的，」曹竟成已經收拾好一切了，他推着安裝輪子的豆漿攤走：「我的淺見就是這樣。」

彭靖湘陪他走到懷寧街口，鄭重的向他道別：

「竟成兄，我們就在這裡分手了，我馬上去剃鬍子，明天，我就到合作金庫去上班。」

曹竟成懇摯的祝福着他：

「專員，希望你就此一帆風順。」

「謝謝你，」彭靖湘緊緊的握住了他的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感謝你了。」

「那裡的話，都是自己人嘛。」曹竟成笑笑，又推起車子前往走。

彭靖湘望着他的身影遠去，轉過頭來，朝街心走，現在，他的心情輕鬆愉快，步履矯健迅捷，中午陽光照耀着他稀疏的灰白頭髮，他急於找一家理髮廳去剃掉自己的山羊鬍鬚。

懷寧街上緊靠着新公園旁邊有一排違章建築，大都是開的北方飯館，老闆伙計巴結的跑到大街上來兜攬顧客，他們大聲的嚷叫着：

「包子饅頭，熱的熱的。」

彭靖湘驀的兜起了一樁心事：錢呢？家裡面冷鍋冷灶，柴米油鹽四大皆空，早晨出門的時候還答應過彭太太最遲九點鐘拿錢回家，他原想去向曹竟成借錢的，聽了那個找到工作的好消息，一陣歡喜，他竟把借錢的事全部忘掉。

他呆怔的站在街心，掏出K金掛錶來看看，糟了，已經十二點了。

大粒大粒的汗，從他的額頭上滴流下來。

街上有人詫異的望着他，一部三輪車差點撞到了他的身上，他藉由那一下本能的閃避恢復了神志，他定定心，轉彎走到懷寧街。

眞該死！他自怨自艾的想着，剛才怎麼竟會忘記了向曹竟成開開口，解決一下當前的難題。現在却連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了，曹竟成的豆漿攤已經收了，而他連曹家住在什麼地方也從來不曾問過。

他心急如焚，漫無目的地繼續邁動機械式的脚步，走呀走的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和走到了什麼地方，終於，他的眼睛倏然一亮。

一條狹仄的小巷口，高高的挑起了一幅布招，那上面寫着斗大的一個紅字：當。

臺灣也有當舖？這眞是從來沒有想到的事情，不，沒有想到的是彭靖湘居然也會上當舖了。他在家鄉開了兩爿大當舖，就任行政專員的那一年，他爲了一時高興，曾經做過轟動湘西的一樁大豪舉，兩爿典當宣告歇業，所有的質物全部免費贖回。

就是那一次豪舉，使他損失了兩萬餘元，想當年，那纔不過是九牛之一毛。

他逡巡良久，四顧無人，忽的一掀布帘鑽身進去。

這是什麼當舖？小小的一個六蓆房間，湫隘狹窄，霉臭陰濕的氣味撲鼻而來，櫃臺還不及他的胸肩，櫃臺外邊是泥巴地，櫃臺裡面是塌塌米，又黃又瘦的老闆娘躺在草蓆之上，正在把她乾癟的奶頭塞進哭泣中的嬰兒嘴裡。

彭靖湘差點就要轉身逃離了，那個女人一眼看到了他，她把孩子重重的往塌塌米上一放，任由他號哭叫鬧，然後她赤裸着胸脯移近櫃臺。

他不忍卒覩，無可奈何的側着面孔把他袋裡的K金掛錶遞給那個女人。

女人神情專注的把弄了好半晌，然後才操着不純熟的國語冷冷的說：

「當多少錢？」

彭靖湘自動的把他心目中的底價打了一個八折。

「八百塊。」

「八百塊？」那個女人吃驚得像是要跳起來：「你這個錶就是全部用金子打的，也值不到八百塊錢呀。」

彭靖湘鄙夷的望望她說：

「妳看看，這個金錶是什麼牌子的？」

「什麼牌子？」女人茫然的瞪着他。

「愛爾琴，」他大聲的說：「世界八大名錶之一，我看妳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這種錶呢？」

那女人却也並沒有生氣，她很坦白的直承着：

「我不懂，」緊接着她又添加了一句：「你要當，就當一百塊錢。」

他憤憤的說：

「妳這麼樣討價還價的，我又不是在把這個金錶賣給妳。」

她聲色不動的說：

「一百塊錢。」

「你先生呢？」他皺着眉頭說：「叫你的先生出來看一看。」

那女人的臉上仍然是毫無表情：

「我先生不在。」

彭靖湘瞥望了一下緊握在她手裡的金錶，十二點半了，他深沉的嘆了一口氣：

「好吧，一百塊就一百塊。」

於是，女人低下頭來開當票。

他仔細的看了看當票，再去點點那女人交給他的錢：

「怎麼只有八十八塊？」

「利息十二塊，」那女人板着臉：「照規定，先扣。」

他不願再說什麼了，彭太太和三伢子惶急的臉色，交替的在他眼前映現，事情已經找到了，且先渡過今天的難關再說吧。他還得趕緊的去買菜，買米，買油鹽木炭……

十

有一天，亞玲想起來該到陳伯伯的四川食府去探望一下。

那一天她起得很早，因爲頭一天晚上徐實齋忽然說起想吃青蟹，亞玲知道青蟹只有照安市場和西門市場才有得賣。照理說，照安市場要比西門市場近得多，但她由於起床過早，時間也就充裕了一些，她這麼暗暗計劃着，乾脆到西門市場去買菜，十點半鐘趕回家來儘够了，這麼樣，多餘下來的時間還可以到四川食府去打一個轉。

眞巧，一出家門就看見劉伯伯正在推着脚踏車要出門，肥皂箱子裝着熱騰騰的大饅頭，他很高興的招呼着她說：

「亞玲，妳這麼早就出去買菜了。」

「我爸爸要吃青蟹，」她拎着菜籃走到他的面前：「我想趕早到西門市場去買。」

「我帶妳去。」劉則剛一拍車槓：「妳就坐在這上頭。」

亞玲擔心的望望他：

「我好重啊，劉伯伯，你帶不帶得動我？」

劉則剛朗聲的笑了：

「就算妳有一百公斤重，只要車子不會給妳壓垮，妳劉伯伯總歸帶得動妳的。」

亞玲也笑了，她順從的爬上車去。

劉則剛推了幾步，把車子推到巷口，右脚一揚，跨上車身，把那部鐵馬蹬得飛也似的跑。披肩的散髮隨着風兒飄揚，混身都有着舒爽的感覺，亞玲快樂極了，她不停的在笑。

劉則剛在衡陽路和博愛路交叉的地方剎住了車，他攙着亞玲下來，向她呶呶嘴說：

「喝豆漿！」

她不安的說：

「劉伯伯，我不餓。」

「吃罷。」劉則剛把亞玲拉到了豆漿攤前，一位中等身材，眉宇軒昂的老闆，正在滿頭大汗的忙着。

她和劉伯伯並肩坐在一起，埋頭默默的吃喝。

劉伯伯一直把她送到西門市場大門口，才自顧自的滿街叫賣饅頭去了，她在西門市場買好了小菜，按照原定計劃來到陳清雲的四川食府。

她離的的時候好像隔壁的陳伯伯和陳伯母都還沒有起床，可是當她買完小菜路過四川食府時，陳清雲早已像個彌陀佛似的安然端坐在櫃臺後面了。

「亞玲。」一看到亞玲，陳清雲便和悅的笑着和她打招呼：「妳怎麼有空到我店裡來呀？」

「陳伯伯！」亞玲笑嘻嘻的向他鞠了個躬。

陳清雲歡喜的說：

「亞玲，陳伯伯請妳吃早點。」

「我吃過了，」亞玲把她的小菜籃子擱在一張空桌子上，她微笑的問：「陳伯母呢，她還沒有到店裡來？」

「妳陳伯母越來越懶，」陳清雲自嘲的笑笑：「妳還不知道嗎，自從我們店裡生意好起來以後，她是每天不到十一二點不起床的。」

亞玲眷戀的望着店裡的那些桌子板櫈，溫馨的囘憶又再閃過她的心頭，當陳伯伯他們決意破釜沉舟的在中華路上開這家小舘子時，她和阿呆曾經怎樣興高采烈的幫忙他們油漆傢具。

一連有三四位客人走進店來，陳清雲趕忙離座招待，因此他要徐亞玲幫他坐一會兒櫃臺。

亞玲非常高興的爬到那只高椅子上，她注意的傾聽着陳清雲嘹亮的呼叫：

「肉絲麵兩碗，牛肉麵重紅！」

三五分鐘以後，厨房裡迸出一個朗爽清脆的聲音：

「肉絲麵，走！牛肉麵，走！」

厨房裡的聲音是陌生的，可是亞玲對于那位手藝高超的大司務，却早已耳熟其詳了。

四川食府能够站得住脚，這位大司務確實功不可沒，陳清雲一提起他的這位大司務就會眉飛色舞起來。

陳清雲在中華路上開這家小舘子，起先是以力求經濟實惠爲目標，可是漸漸的，光祗經濟實惠不能滿足吃客的要求，於是他登報徵求大司務，於是謝慶澄自動應徵找上門來。他是跟部隊撤退到臺灣

的，舟山一仗，和部隊失去了連絡，他在臺北靠着做做零工維持了三年，終於找到了這份理想的職業：四川食府的大司務。

亞玲見過他好幾次。

謝慶澄；一個像女人的男人，細長的眉，柔嫩的皮膚，靈活的眼睛和小巧的嘴，說起話來，也是忸忸怩怩，含混不清的，——他像一個唱花旦的戲子。

但是他伶俐，也很聰明，更其難得的是，他和陳清雲居然是小同鄉，兩個人的老家相距不到一里路，扯起來了雙方都有共同相識的親戚和朋友，就只差在家鄉的時候不會見過面。

陳清雲對他很有好感，陳太太對他更是十分欣賞，兩夫婦從此以後再也不必親自下厨房了。

謝慶澄的勺上功夫確實也有兩手，不但陳清雲無法和他相比，而且整條中華路上所有的四川舘子誰也沒有這麼一位好厨司。

就這樣，四川食府的吃客漸漸的多了。他們已經不止限於但求經濟實惠的那一羣窮客人。謝慶澄推陳出新的亮出了他的拿手菜，什麼麻婆腦花，轟炸莫斯科，棒棒鷄和正宗川味的擔擔麵，招徠了無數到過四川的老吃客。有一天，謝慶澄在西門市場發現了一批裝鹽的瓦罐子，靈機一動，他要陳清雲買了四十只囘來，就此亮起招牌開賣原盅燉湯，牛肉湯，牛尾湯，以及天知道那裡面是什麼東西的牛鞭湯，原盅燉湯吸引了許多達官貴人坐汽車來捧場，這是四川食府的黃金時代，汽車排隊，貴客站班，一疊疊鈔票滾滾的送到櫃臺上。

陳清雲把握時機，把隔壁的那幢房子也頂下來了。心寬，自然體胖，陳清雲做了大老闆，體重又

增加五公斤，如今他一走路，身上的肥肉便簌簌的抖動。

亞玲在櫃臺上坐了十四五分鐘，一疊一疊的鈔票送到她手裡，這眞是無比新奇而且令人深心興奮的事情，她注意傾聽陳伯伯高聲吆喝的報着賬，雙手帶些顫抖點數着鈔票。她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錢。

十點鐘過後，她心裡稍稍有點着急，按理說，她早就應該囘家燒飯了，可是，幫忙總得幫到底，她確實抽不開身離去。

十點零五分，雙開間的四川食府早已全堂客滿，臺北市上，眞有那麼些濶綽的吃客，陳淸雲滿頭大汗的又跑又嚷，忙得無法喘氣。亞玲呢，她仍然不能甩手不管。

正在心急，陳太太坐着一部三輪車到店裡來了，亞玲一眼看到了她，有着如逢大赦的感覺。

陳太太的嘴唇塗得血紅，眉毛描得漆黑，她款擺肥臀走進店裡，正眼兒也沒有瞧誰一下，畢直的走進廚房裡面。

緊接着便傳來一男一女肆無忌憚的笑聲，女的笑得比男的響，亞玲聽得很淸楚，那個男人的笑聲顯然是謝慶澄發出來的。

她和陳淸雲神情不安的交換了一瞥，那一瞥之間有着非常複雜的意味，亞玲無可奈何的向陳淸雲說：

「陳伯伯，我要囘去了。」

陳淸雲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他苦笑笑點點頭說：

「妳囘去吧，亞玲。」

她跳下了櫃臺後面的那張高椅，伸手指指那個裝滿鈔票的抽屜說：

「剛才我收的錢，都在這裡。」

陳淸雲點着頭說：

「我知道。謝謝妳了，亞玲！」

亞玲拎起了她的菜籃，趕緊的走向門外，她心裡直在納悶，今天的生意那麼好，陳伯伯爲什麼還是那麼不高興。

她一囘家便挨了一頓狠惡毒辣的咒罵：

「亞玲，妳死到那裡去啦？」徐太太恨得牙癢癢的說：「買點小菜，一去就是三四個鐘頭！」

「妳就是想死也不能這樣死法！」徐實齋氣得直跺脚：「我怕妳給汽車壓死了吶！」

「該死的丫頭！」

「莫名其妙的東西！」

「妳要死就去死！誰也不希罕妳！」

「要死就早些死吧！死吧！死吧！」

她觳觫的站在原處，平靜而哀戚的流着淚水，深心痛苦無法形容，她在想爲什麼徐實齋夫婦最近以來脾氣會變得那麼壞，動不動就光火發怒，對於亞玲，更是說打就打，說罵就罵，她眞不知道受了多少寃枉氣。

罵完了以後徐實齋又是一聲厲喝：

「還不趕快給我燒飯去！」

她抹抹眼淚轉身往外面走。

廚房裡只有劉伯母一個人在熱菉荳稀飯，瞧見亞玲眼睛紅紅的拎了菜籃蹔進來，她愛憐的望着她問：

「他們又罵妳啦？」

亞玲心頭一陣心酸，眼淚在潺潺的流。

「忍住點兒，」劉太太撫慰着她說：「年頭兒不好，恁誰的心裡頭都不好過。」

她委委屈屈的去生火，劉太太在幫着她。

「又為什麼罵妳啦？」

亞玲撅起小嘴說：

「嫌我回來晚了。」

「是晚了點，」劉太太平心靜氣的說：「妳到那兒去啦？」

「陳伯伯的店裡，」她開始淘起米來：「店裡頭生意正忙，陳伯伯要我幫他管了一會兒賬。」

「陳先生這個人就是這樣，」劉太太埋怨的說：「他應該知道你晚回來要挨罵的。」

「那也不能怪他，」亞玲把飯鍋放在爐火上：「那一陣子，他眞的忙不過來。」

劉太太尖銳的問：

「他老婆呢？」

「我等陳媽媽到了店裡以後才走的。」

「燒的！」劉太太喃聲的罵：「做了這麼一點小生意，就燒的像個什麼樣兒了。成天塗胭脂抹粉，打扮得妖精似的，天天不到十點來鐘不起床。」

亞玲沒答腔，她又開始忙着洗菜切菜。

劉太太忙完自己的，又走過來幫她。剛把菜籃裡的東西抖出來，黑黝黝的一大堆草繩，又腥又臭，草繩一翻，露出大螃蟹的白色肚皮和簌簌抖動的八隻脚。

「是螃蟹呀？」劉太太驚詫的叫着。

「青蟹。」亞玲熟練的把草繩一解，緊揑住螃蟹背壳兩邊，不讓那一對大螯鉗着了她的指頭，她撈起一把棕刷，刷洗着牠身上的泥垢。

劉太太幫不上忙，看得倒很有趣，她讚賞的說：

「亞玲，妳眞能幹，連這玩意兒也會弄。」

亞玲把螃蟹刷乾淨了又按到砧板上去剁開，然後拍碎，用些細鹽和料酒醃着。那螃蟹支離破碎的肢體，還在不停的顫動。

劉太太不敢再看了，她去幫亞玲洗莧菜。

徐太太催呀催的一連跑了三趟廚房，十二點五十分徐家總算是開出了午飯。

飯後徐實齋夫婦照例是要小睡一會兒，亞玲又得趕到廚房裡去淸洗碗筷。一點半鐘她把廚房裡的

事情全弄清楚了，洗乾淨了手方纔走出厨房門，一眼便望見房東阿婆遠遠的站在正屋臺階上面向她招手。

她皺皺眉，遲疑了半晌，終於還是逕直的向她走去。

阿婆站在原處等她，一見到她便眉開眼笑，她拉住了亞玲的小手，輕聲的跟她說：

「來，到我的房間來坐坐，我有話要問妳。」

這三年多，阿婆的國語居然也進步得很快了。

亞玲心裡有點忐忑不安，但她却又無法拒絕阿婆的邀請。阿婆的蕭蕭白髮在陽光之下有着一份莊嚴的意味，她臉上的那種慈祥與和靄更其具有無限的誘力。

她順從的跟她跨上了臺階，走進她的寢室。

這是自從她隨着徐實齋夫婦搬來以後，整整三年多裡她從來不曾到過的大院裡的一間屋子，阿婆的寢室，不但她沒到過，大院裡住的任何一個人誰也沒有到過，甚至於連阿呆也很少走進這個房間。

一進門便有一股濃冽的檀香氣味撲向鼻孔。

靠右壁高懸着三幅炭精畫像，是三個男人，居中的一位穿着滿清官員的衣冠，長鬚三綹，手裡捻着一串朝珠，正襟危坐的置身於一張高背雕花的太師椅上；左邊的那位比較年輕得多，那穿一套日本式直領子的中山裝，畫的是一幅半身像；右邊的那位看來只有十五六歲，也是穿的學生裝，梳着平頂頭。

老、大、小的三幅像，神情模樣都跟阿呆有點相像。

畫像前有一隻三條腿半圓型的精緻供桌，桌上一具擦得金光閃亮的黃銅香爐，濃馥的檀木香霧，從爐裡裊裊升起。

阿婆的臉上閃過一陣黯然的神色，她指着那三幅畫像告訴驚異盯視的亞玲說：

「中間那位是阿呆的祖父，左邊是他父親，右邊是他哥哥。」

然後她又拉起她的手，向左壁走，那裡有兩張古老的靠背木椅，雕鏤着精緻的花紋；兩椅之間又有一張高脚茶几，椅子相當的高，亞玲踮了踮脚纔能坐上去。

阿婆的房間裡緩緩的流動着一股靜謐而略帶悲愴的氣氛，這使亞玲有着强烈的感受，却又無法分析她所感受的究竟是些什麼，莊嚴肅穆和這股悲愴的氣氛震懾了她。

阿婆在她的上首椅子坐下，她不說話，彷彿她是想給予亞玲一段自由參觀的間隙。

於是亞玲看到了那張床，看到了那張古色古香且又碩大無朋的大床，四根雕刻着人物花卉的巨柱高高矗起，柱頂又撑持着龍翔鳳舞的横簷，羅帳低垂，床裡的景物隱約可見，彷彿有三面鏡子，無數屜隔，那一張床就好像是一間設備完善的小房。至少在面積上，它已佔據了整個十疊房間三分之一以上的地位。

四處都有精美的擺設，和紀念性的零碎東西。

現在亞玲懂得阿婆爲什麼長年累月輕易足不出戶的道理了，阿婆的寢室，事實上便是一座充滿回憶的古城。

阿婆突然劃破了岑寂，她沒想到這位老人家竟會這麼直率的問起她：

「妳跟阿呆吵架了?」

「沒有呀，」她錯愕的轉臉反問着阿婆說：「我什麼時候跟阿呆吵過架?」

阿婆笑吟吟的望着她們：

「妳們兩個從前見面總是有說有笑的，現在呢，我看妳們連招呼都不打了——」

「那是——」亞玲忸怩着沒有再說下去。

「亞玲，」阿婆笑吟吟的說：「這三年下來，阿呆教妳認了不少的字吧?」

「我已經會讀會寫了，」她低頭扭弄着雙手說：「上個禮拜，阿呆剛剛要教我英文，就——」

阿婆緊接着她遲遲不會出口的話說：

「妳爸爸媽媽不准妳跟阿呆補習，是不是?」

亞玲的臉孔脹得很紅，她不能在阿婆面前說那些抱怨她父母的話。雖然她心裡確會這樣想過，徐實齋夫婦不應該這麼毫無理由的阻止她繼續求上進，這份機會是非常難得的，唸高二的阿呆都已經教她ABCD了，生平第一次學外國話，使她非常的興奮，然而就在第一課上過以後，她挨了一頓痛打，並且就此斷送了她一切的希望。

阿婆瞧着她低頭不語，當然曉得她一定有難言之隱，而且她所想的一定也就是眞的了，她眉頭一縐，伸手搔扒一下肥胖的面頰，她沉吟了半晌然後疑惑不定的問：

「起先妳父母親不是准許妳跟阿呆補習的嗎?」

亞玲還是沒說話，她深深的點着頭。

「那爲什麼現在又不准了，」阿婆像是在自言自語：「嗯，這裡面一定有什麼道理。」

亞玲仍還是低頭不語，阿婆側過臉去專注的望着徐亞玲，那個清秀脫俗的女孩子端正的坐在古老的太師椅上，眉宇間有一層淡淡的幽怨，那模樣兒美得叫人從心眼裡喜歡，阿婆趁着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正茫然的盯視在地面，她偷偷的上下打量着她：亞玲有一頭烏雲似的長髮，蓬蓬鬆鬆，漆黑光緻，她任由它們一綹綹的披在肩頭頸後，雖然沒有燙過，可是天生的鬈曲，她的皮膚如嬰兒般的在白嫩中透出淺淺的紅，端端正正的一張瓜子臉，許多細小的茸毛隱隱約約的閃着光暈，小小的嘴像是常時都在嘟噥着什麼，鼻子也長得很美，粉團玉琢似的，這表示她中年以後運道會變得更好。下巴圓圓的，老年的命也不壞。總而言之，這孩子除了額頭略嫌狹窄，天庭不够飽滿以外，全部面相簡直無懈可擊。

亞玲穿着一身乾乾淨淨的小紫花布中式衣褲，鬆鬆的，但是阿婆那對銳利的眼睛一瞥之下就看到了她微微聳起的胸部。

「啊，原來如此!」她在心底這樣低呼，同時她恍然大悟的連連點着頭。

亞玲眞的想呆了，好半天，她不說話也不動，靜靜的坐在那裡。

「亞玲，」她輕聲喚着她問：「妳今年十幾啦?」

她從沉思中驚覺，怔怔的望着阿婆說：

「十六呀。」

「嗯，十六，」阿婆算計了一下感歎的說：「妳們家搬到這裡來的時候妳才十三歲；好快呀，一

轉眼睛就是三年多了。」

亞玲又自顧自地去沉思。

阿婆笑嘻嘻的說：

「亞玲，妳知道嗎？妳長大了！」

亞玲猛一回頭，接觸到阿婆那種詭秘而略帶調侃意味的目光，心弦一陣急顫，她倏然脹紅了臉，現在，她的頭部簡直就已經低垂到胸前。

阿婆用低柔的語調說：

「妳父母大概是叫妳每天不要補習得太晚。」

「不，他們不要我再補習了。」

她爲那種從來不會聽到過的慈愷語調深心感動，她也耳語般的低聲說：

阿婆像在歎息：

「做父母的，有時候也有很多不得而已的事情。」

亞玲聽不懂她話裡的深思，滿臉都是迷惘的神色。

阿婆望望她，歡然的笑笑，她正在搜索枯腸，她想該要怎樣向這個剛纔成熟的少女解釋這種事情——

「我本來一個字也不認識，」亞玲却在抱怨的說了：「阿呆幫我補習了三年，現在我都要讀英文了，他們爲什麼要我停止補習呢？」

阿婆只好很坦白的說了出來：「妳爸爸媽媽也有他們的想法，本來嘛，妳和阿呆的年紀都不小了，在一起讀書到是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每天就擱得太晚，給別人說起閑話那就不大好了。」

亞玲忽然抬起了頭，她用帶着怔異和怨恚的目光盯望着阿婆，她氣忿忿的質問她說：

「阿婆，怎麼妳也這樣講法？」

阿婆伸手親蜜的拍拍她的肩：「我這樣說也是爲了妳們好。妳放心，阿婆總是衛護妳的。」

妳們？這兩個字讓亞玲莫明其妙的心裡一動。

阿婆困倦的打了一個呵欠又接下去說：

「今天聽了妳的話，我總算是放心了。起先我還以爲妳跟阿呆吵了架，兩個人見面不理不睬。阿呆也是一天到晚垂頭喪氣的。既然是像妳所說的這樣，那就沒有什麼要緊，過幾天，妳再跟妳父母說說就是了。他們也是爲妳好，不會不准妳讀書的。」

亞玲當然明白，阿婆說的都是推脫的話，由她自己去和父母親商量商量，會有效嗎？徐實齋夫婦的脾氣她會不是不曉得？假如他們眞是因爲阿呆和自己都長大了而禁止他們來往，隨便誰去商量都沒有用。

她覺得很難過，差一點又要傷心落淚了，她趕緊站起來對阿婆說：「我要回去了。」

阿婆故示親熱的去握住了她的手臂，陪她一同走向門外，她誠懇的對她說：

「亞玲，妳知道我是很喜歡妳的，以後要是有什麼事，妳一定要來找阿婆，阿婆會幫妳的忙。」

阿婆心裡很高興，隱隱約約的，她生平那個最大的願望，好像快要接近目標了。

十一

亞玲覺得尷尬極了，她進也不是，退也不行，她臉上的血管好像全都爆裂了，滿臉都是熱辣辣的紅潮，一直衝到頭髮根。

謝慶澄那張蒼白的臉，也是脹得兩頰通紅。倒是陳太太神情鎮定，她若無其事的從謝慶澄的大腿上跳到地面，光着兩條又胖又黑的大腿。

「把門關上，亞玲！」她頭也不回的說，聲調是溫柔而充滿磁性底，她正從容自在的彎身檢起拋落在地上的裙子，大大方方的穿上它。

亞玲的心臟怦怦直跳，兩手兩脚痠軟得沒有半點力氣，費了好大的勁，她總算把那扇被她一下衝開的房門關了起來。

趁此機會，謝慶澄從籐椅上一躍而起，閃閃躲躲的溜進臥室裡面。

「亞玲，妳有什麼事情？」陳太太穿着停當，又去攏攏散亂的頭髮，她面容平靜的問着亞玲，好像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過一樣。

「我——」

「妳一定有什麼要緊的事情，要不然，妳不會叫我叫得這麼急。」

「是——是的。」亞玲低着頭，像做錯了什麼事似的使勁扭弄雙手：「陳媽媽——我在廚房裡頭

看到你們爐子上燉的鷄子燒糊了，我馬上給您端了下來，可是我不曉得應該怎麼辦？我——我又看到你們的房門開了一半，所以——所以就這麼衝進來了。」

「那有什麼關係。」陳太太向她笑笑，回過頭去大聲叫着：「謝慶澄，你看你怎麼搞的，紅燒鷄都燒焦了，你還不趕快給我到厨房裡去看看！」

亞玲眞有點迷迷糊糊了，她楞楞的望着陳太太，難道，剛才她突然推門進來，眼看見陳太太正穿着一條三角褲光起大腿坐在謝慶澄的身上，反倒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她的疑團由謝慶澄給她打破，他畏畏葸葸的又從寢室裡走出來，匆匆的奔向厨房，和亞玲擦身而過時，他怯怯的望了她一眼。

現在陳太太自己坐在那張大籐椅上，她抿着嘴唇在笑，是那種帶着神秘與邪惡的笑，她的眼睛上上下下的在亞玲身上打轉。

亞玲緊張得心兒都要跳出腔子口了。

「亞玲，」她翹起了二郎腿，右脚，悠閑而舒適的盪幌着：「妳說，我該怎麼謝謝妳？」

「謝——」

「謝謝妳幫我把燒焦了的鷄子端下來，」她佻達的斜睨着眼望住她：「還要謝謝妳特地跑來告訴我。」

亞玲窘得無地自容，恨不得自己能够化身爲一隻小蟲兒飛出這間屋子。她祇聽到了陳太太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她深深體會到這句話裡充滿着諷刺和挑釁的意味。她全身淌流着冷汗。

「明天請妳看電影，好不好？」

「啊，不要，」亞玲呻吟般的說：「謝謝您，陳媽媽，我不想看電影。」

陳太太還在逗趣的說：

「我叫老謝陪妳去看。」

亞玲吓得臉孔發白了：

「啊，不要，不要！」

「看妳，」陳太太笑得格格的：「看電影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嘛，會把妳嚇成這種樣子。」

「陳媽媽，」她哀求着說：「我要回去了，時間已經很晚了。」

「妳別忙走！」陳太太急忙攔住她：「這一些時我很忙，好久都沒有功夫和妳說話。」

「陳媽媽——」

「喂，」她詭秘的欠身向前輕聲問着亞玲：「亞玲，妳說，謝慶澄漂不漂亮？」

她能說什麼好呢，她窘得直想逃掉。

陳太太忽然又幽幽的嘆了一口氣，她慷慨激昂的說着：

「亞玲，妳還小，妳不懂得這些事情。認眞說起來，從古到今都是一樣，樣樣事情都是我們女人吃虧。男人家可以討小老婆，可以上酒家，可以泡舞廳，可以玩妓女，而我們女人呢，不管是好是歹，是惡是醜，我們一輩子只准跟着一個男人！」

亞玲嚇壞了，她眞的不敢再聽下去，可是，偏偏兩隻脚就像釘牢在地面上一樣，她寸步難移。

「我不管這些，」陳太太輕蔑的一撇嘴：「我就要爲女人革一個命，謝慶澄長得漂亮，我就要他男做女，男人家會玩，我也會玩。」

亞玲的腦海裡一片混亂，她怕聽這些，她怕看這些，假如她能激發出一點力量，她會不顧一切的逃出去的。

「好了，我不跟妳說這些了，」陳太太看看她那種驚惶的神情，深心不忍的說：「說多了妳還是不會懂得，這些事情都要等到妳長大了以後才會慢慢明白。不過，亞玲，妳要記住一件事，從今天起，我們算是最要好的朋友了。我把什麼事情都坦白的說給妳聽，我不喜歡陳清雲，因爲他最近以來一腦門子都是賺錢，昨晚上他說今天要到南部去跟別人商量開分店的計劃，我不准他去，他偏要去；好嘛，他要去就去，今天晚上我趁孩子都睡了，我把謝慶澄帶回了家，我就是不服氣他們男人事事自做主張，我承認我是在報復他。」

「陳媽媽——」亞玲哀呼般的喚，她祇求自己能够早一點兒脫身。

陳太太站起來，取過丢在飯桌上的那個黑漆皮包，她從皮包裡掏出了三叠鈔票，她把那三叠鈔票塞到亞玲的手上，面容嚴肅的向她說：

「亞玲，妳不要推，我今天給妳三百塊錢，並不是因爲我和謝慶澄的事給妳撞破了，而我要化錢收買妳，叫妳不要告訴別人。老實說，我生來是女人家的命，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有男人家的膽。我敢說敢做，敢做敢當，我不怕人家講閑話。妳把這點錢收下來，暗暗的藏起，我相信妳一定會有一天曉得這幾百塊錢的用處的；亞玲，我老早就已經知道，妳和我一樣也是不快活的，而且，妳將來的問題

一定還很多。」

「陳媽媽，」亞玲這一急果然便流出了淚水：「這怎麼可以呢？我怎能拿妳的錢。」

「妳不但要拿下來，」陳太太向她苦笑着說：「而且，妳還要好好的收起。」

「陳媽媽——」

陳太太神情黯然的說：

「收下吧，亞玲，也許，—這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可能越來越少了，我只要妳記得，陳媽媽也是很喜歡妳的。」

她恍恍惚惚的接過來那一大叠鈔票，陳太太的右手掖起她的肩窩，她慇懃的送她出去，越過房門，她一眼瞥見謝慶澄就躲在房門旁邊。

「陳媽媽——」

「明天見。」陳太太朗聲的說，用力一推，把她推到月光之中，然後，她挽着謝慶澄回去房裡，砰然一響，她把房門緊緊的關起。

月亮灑了遍地的銀光，涼風習習，亞玲獨自一人站在大院子裡，稍稍有點寒意。

這一切都像是一場夢，但每一個夢都會有醒轉的時刻，她的心跳漸漸平復，她回頭望望，陳家的電燈熄滅了，她有着複雜萬分的心情，許多一知半解的神秘湧上來又壓下去，她的呼吸更急迫了。

亞玲決定先在夜涼如水的大院子裡定定心神。

四週一片黝黯，沒有一絲燈光。大概總有十二點了吧，阿婆的屋子全是黑黝黝的，阿呆想必早已

睡了，劉伯伯一家向睡得最早，彭伯伯家也已燈光全熄，陳伯伯家的熄燈在表示着罪惡的訊號，她現在正站在自己的家門口，房門虛掩着，她可以聽到徐實齋夫婦此起彼落的響亮鼾聲。

她悲酸的嘆了一口氣，整個世界上，就祇剩了她孤孤單單一個人。

這時，一輪皓月忽然低聲的撫慰着她說：

「亞玲，別怕，還有我在陪伴着妳呢。」

她望望天空，圓月像一枚熠耀閃亮的水晶球，但在它左右前後，層層烏雲正在張着恐怖的血盆大口。

陳媽媽一等謝慶澄走進屋子馬上就捻熄了電燈，她們在黑暗之中幹什麼？就在此刻，就在現在，亞玲不禁又次臉紅耳熱起來，謝慶澄那女性化的面容，陳媽媽渾圓的臀部和高聳的乳峯，她糊裡糊塗的衝進門去時，她正裸露着她整條的大腿，三角褲穿了比不穿更糟。

這一切，全都代表着什麼意義呢？她急切的想；但願自己不懂吧。

那一整夜亞玲在小竹床上翻來覆去，直到天亮，她都毫無倦意。

三天以後的一個下午，大雜院裡終於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大事。

亞玲記得非常清楚，那是在中秋節前一個禮拜的八月初八，下午兩點，徐實齋夫婦吃罷午飯，開始了每天例行的午睡。她正在廚房門口清洗碗筷，一眼看見陳清雲陳伯伯氣急敗壞的跑進大門。他抱着肚皮，滿頭大汗，連自己的家門望都不望一眼，畢直的朝向劉則剛的住屋衝去。

「劉大哥！」他惶亂的伸手緊拍劉家房門，亞玲意味到陳伯伯一定是發生了什麼緊急事體，她放

下了手裡的工作，連忙趕到陳清雲的身邊。

「陳伯伯！」

陳清雲默默地望望她，凄酸的苦笑，額頭上，荳大的汗珠一顆顆的冒出來。

「劉大哥！」他更急切的去敲門。

「來啦！」劉太太在屋裡應答，半分鐘後，她把房門打開，呆呆的望着陳清雲和亞玲。

「大嫂！」陳清雲神情緊張的問：「劉大哥呢，他在不在家？」

劉太太驚怔的望了望他說：

「老劉出去做生意去了。」

陳清雲急得伸手直搔頭髮說：

「那——那怎麼辦呐？」

「先進來，」劉太太關切的望着陳清雲說：「有什麼事，我們進去坐着談。」

陳清雲六神無主的緊跟在劉太太的身後，走進了那間佈置雅潔的客廳。

亞玲也跟了進去。

劉太太是最重禮數的人，她打開茶葉筒，泡了兩杯茶，一杯給陳清雲，一杯給亞玲。

「劉大嫂，」陳清雲道了聲謝，又急急的說：「劉大哥什麼時候回來？」

劉太太歉然的一笑：

「誰知道呐，有時候他回來得早，有時候又要等到深更半夜，他總是那個老脾氣，饅頭不賣完就

不回家。」

陳清雲神色沮喪的低着頭，却又石破天驚的說了一句：

「我老婆跑了。」

「什麼？」劉太太不能置信的尖叫一聲。

陳清雲無可奈何的苦笑着說：

「她給我留了一封信，信上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有一張由她蓋了圖章的離婚啓事。」

劉太太眞的不知道該說什麼是好，她喃喃的說着：

「這——這怎麼會呢？」

亞玲覺得十分難過，陳伯伯是這麼樣的一個好人，陳媽媽怎會如此絕情的做出這種事？

陳清雲還在慌亂無主的說：

「劉大嫂，妳說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劉太太也毫無主見，她先問他：

「你們最近吵過架？」

「沒有，」陳清雲悲哀的搖着頭：「劉大嫂，妳是知道的，我一直都在讓着她。」

劉太太儘往好的方面想：

「那麼，也許是她自己心裡有什麼不快活的事情，她趁此機會出去散散心。」

「問題沒有這麼簡單，」陳清雲哭喪着臉說：「我店裡的那個大司務謝慶澄，也跟她一道兒失了

蹤。」

亞玲心裡一動，她覺得非常的抱愧，陳伯伯對她多麼好，爲什麼她早不告訴他那天晚上自己親眼目覩的那些個經過。

「最糟的事情是——」陳清雲頓了一頓，才十分艱難的說了出來：「她們把我店裡所有的錢都拿走了。」

劉太太吓了一跳：

「所有的錢？」

「我粗粗的算算，總有兩萬多，」陳清雲急得直在搓手：「這裡面包括銀行裡的存款，櫃臺裡的現金，還有應該去收的單據，再加上那七八個會，我今天看到她給我留下的條子便去打聽過了；她在這些時裡，把所有的會都標過來收了現金。此外最大的一筆還有一些朋友存在我們店裡的款子，最低限度，她這一下足足捲跑了我兩萬多。」

「兩萬多！」劉太太着急的說：「這可怎麼辦呀！」

「妳說這可叫我怎麼辦？」陳清雲傷心的流下了淚水：「十多年的結髮夫妻，她居然會這樣整我一手！」

彭靖湘的太太在隔壁聽到了這邊的談話，趕緊跑到劉家來想打聽究竟，一進門便看到陳清雲腆起個大肚子坐在一張破籐椅裡，眼睛紅紅的，胖大的頭顱低垂着，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陳先生，」她不忍的喚了他一聲：「你先定定神，你要定下神以後才好想辦法呀。」

陳清雲胖胖的面頰一陣搐動，眼睛裡突然湧出了兩道淚水，他像個孩子般嗬嗬的哭了：

「孩子的媽呀，妳好狠的心腸啊！妳這一跑，傾家蕩產，妳叫我們父子三個怎麼辦嘛！」

他這一哭，驚動了滿院子的人，阿婆顫巍巍的跑到劉家，午睡中的徐實齋夫婦，也爬起床來蹚到劉家門口探望。

劉太太招呼阿婆坐好，把事情經過約略的跟她說了一些。

「這不好，」阿婆連連的搖着頭說：「陳太太不可以這麼樣做的。」

彭太太比較有見識些，她走近陳清雲的身邊，柔聲的勸慰他說：

「陳先生，你放心好了，臺灣只有這麼點大的地方，只要你肯細細慢慢的去找，總歸會把她找回來的。」

劉太太也插嘴進來說：

「是嘛，把她找回來就算了。」

「那有這麼簡單的事啊！」陳清雲伸手抹着眼淚抽泣的說：「她存心跟那個姓謝的跑了，我就是找回來她的人，也找不回她的心呀！」

屋裡的人，全都在替他搖頭歎息。

「話不是這樣說的，」一直站在門口的徐實齋背負着手走了進來：「即使陳兄決心和她離開了，可是，還有那麼些錢呢？難道你願意白白的送給她們？」

「那些錢是我辛苦了三年多的血汗！」陳清雲咬牙切齒的說：「我爲什麼要白白送給她們？」

「這話不錯，」徐實齋被劉太太邀着坐下了：「不過，你現在先要決定原則，要是光祇追錢，問題就比較簡單一點。」

陳清雲求援般的望着他問：

「照你說，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徐實齋把臉一沉：

「到警察局去報案？」

「報案？」一屋子人驚詫的叫了起來。

「是的，去報案，請警察機關派人去找，」徐實齋點燃一支香烟娓娓的說着：「因爲這兩個人都犯了法，都是該坐監牢的。陳太太捲逃，與人通——」他頓了頓縮住那個難聽的字：「那個男的呢，他誘拐，這些都是犯法的。你要是決心離婚，當然也就顧不到夫妻之情了，報案叫警察抓他們，祇要動作得快，依我看，大部份的錢還是可以拿得回來的。」

陳清雲又悲傷的流出了眼淚：

「這是她自己不念夫妻之情，而不是我陳清雲狠心要抓她坐監牢。」

「那當然了。」連阿婆也充份同意的說。

陳清雲下定決心站起身來說：

「我現在就到警察局去。」

徐實齋一把攔住了他問：

「清雲兄，你的店裡怎麼樣了？」

陳清雲凄涼的搖搖頭說：

「唉，一塌糊塗。現款、銀行存款、客人欠單、賬簿、發票，統統給她捲跑了。」

「生財傢俱呢？」

「我也沒心細點了，」陳清雲苦笑笑：「我今天從南部回來，一到店裡，看見門前冷清清，心裡就有點奇怪，再走近去一看，好了，乾脆門上一把鎖，鐵將軍把門，門板上還貼了個紅紙條，『清理內部、歇業三天』，再找我的伙計，鬼影子都看不見，那個鬼婆娘的東西也沒有了，她只給我留了一張字條，是一張蓋好了圖章的離婚協議書——」

劉太太想了起來說：

「哦，對了，我今天早上買菜回來的時候，看到陳太太和那個謝司務坐三輪車出去的。」

「啊？」陳清雲回過臉來問她：「她們是朝那個方向走的？」

劉太太皺着眉頭想了想才說：

「大概是朝火車站那頭走的吧。當時我也沒有在意——」她歇了歇，不安的笑着：「平時陳太太常常跟謝司務一道進進出出的，我們都見慣了。」

陳清雲恨恨的一跺脚：

「這一對不要臉皮的狗男女！」

徐太太站在門框邊說：

「看情形她們是今天上午才走的囉。」

「那當然了，」彭太太歎了口氣：「今天早晨我還看到陳太太在招呼孩子上學呢。」

「孩子們怎麼樣？他們知道了沒有？」是徐太太在問。

「兩個孩子都帶了『便當』去學校，」陳清雲望望她說：「他們都要到五六點鐘才回家。」

「你就去辦正事吧，」劉太太好心的說：「等會兒孩子回來，我會替你招拂的。」

「謝謝妳，劉大嫂，」陳清雲說走就走，臨出門的時候他還在深表惋惜的說：「假如劉大哥在這裡就好了。」

他咬咬牙，下定決心的直奔警察局。

十二

劉則剛很平靜的聽完了陳清雲的敍述，他沉吟的在把弄着手上的茶杯。

西門市場後面的這幾家小茶館，平時都很熱鬧，祇是今天由於傍晚下過一陣暴雨，天氣凉得有點兒冷颼，西門一帶蜷縮在違章建築小黑屋裡的人，也就懶得出來化錢透氣了；他們所坐的這家四海茶社便只有疏疏落落的七八位茶客，相互都是隔得遠遠的。這樣正好，談起話來方便得多。

劉則剛把玻璃茶杯往小木桌上一放，嘴角泛起了一個苦笑，他眼睜睜望着擱放在竹棚下的脚踏車說：

「現在的問題是，她標走的那些個會，大概還要虧欠人家多少錢？」

「不少啊，」陳清雲愁眉苦臉的說：「我粗粗一算，給她這麼一攪，最低限度我要欠人家兩萬塊錢。」

劉則剛冷冷的說：

「那你賣掉那兩間房子也不够還債。」

「就是嘛！」陳清雲猛力搔弄自己的頭髮：「你說，劉大哥，我怎麼想得到會出這種事情？」

「你想到了也沒有用，」劉則剛向他笑笑：「你的本性太善良了，因此你也就容易過於相信別人，容易受別人的欺騙，譬如說是那個謝慶澄——」

「他要末不要給我碰到，」陳清雲氣憤塡膺的說：「碰到他我就宰了他！」

「先別說這種氣話，」劉則剛搖搖頭說：「商議正經事情要緊。」

「是的。」陳清雲順從的說。

「我看，」劉則剛緊緊的咬着嘴唇皮：「你的四川食府，明天最好還是準時開張。」

「怎麼開張法呢？」陳清雲樣的兩手一攤：「人也沒有錢也沒有的。」

「可是不開張只有更糟，」劉則剛詳細的向他分析：「你那位太太跑了，你們一家三口還得生活，這是一，其次呐，你的店一關，要債的馬上就會來，而你又賣了房屋傢俱都還不了債。到那時候，你的情形會變得更壞。」

「劉大哥，」陳清雲熱切的望着他：「你說得一點兒也不錯。」

「馬上開張還有幾種好處，」劉則剛更進一步的向他解釋：「頭一樁，你那館子生意不錯，好好兒幹，多少還能賺幾文，賺來的錢除了過日子以外，慢慢的分攤着還債。第二呐，反正你的債權人都可以拖，只要你沒有破產，他們也只能挨到你有錢的時候才能向你要錢，第三呐，也許你太太良心發現，或者是給警察局找回來了，而她捲走的錢也還沒有用光，那便是天大的幸事。總而言之，館子開門你還能够拖拖，拖着拖着的可能有點希望，你要是關門歇業，那你準保垮定了。」

一席話好像是撥雲霧而見青天，陳清雲恍然大悟，猛的拍了一下大腿，高聲的說：

「對，劉大哥，你這些話全是金玉良言，我決定照你的意思辦。」

「逃難到臺灣三年多啦！」劉則剛十分感慨的說：「你老弟好不容易創下了這麼一個事業，却沒

有想到變生肘腋的會攪出這麼一樁橫禍，」他忽又語氣一轉：「不過，我勸你也不必太難過，我們都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這種小事且把它看開一點，好好的鼓起勇氣撑下去才是正理。」

「是的，」陳清雲聲調黯然的說：「我還有渝生京生兩個孩子，我不能不撑下去。」

劉則剛竭力的鼓勵着他說：

「明天先湊點錢，進點小菜，再請兩個幫手，你要重整旗鼓，好好的幹！」

然而這幾句話却又使陳清雲想起了現實的問題，他又雙眉緊皺的說：

「哎呀，這錢倒可以找幾文，可是人手怎麼辦，一時間又到那裡去找呢？」

劉則剛提醒他說：

「廚房裡的事情，你自己不是也會弄上兩手的嗎？」

「櫃臺上呢，跑堂的呢？」陳清雲苦笑着說：「我總不能一個人兼管那麼多呀？」

「從前的那兩個跑堂，能不能把他們找回來？」

「那些都是謝慶澄一幫子的人，」陳清雲氣忿忿的說：「我不能再找他們，說不定他們又會整我一下呐。」

劉則剛想出了一個辦法：

「登報僱人，怎麼樣？現在找事情的人多，我想不會找不到人的。」

陳清雲懊喪的說：

「那又要多等好幾天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怕劉大哥你剛才說的那些事情會鬧穿出來，現在只

要外面有風聲說是我垮了，要賬的馬上就會把我逼得走投無路的。」

劉則剛考慮了一下，終於豪爽的說：

「這麼樣，我夫妻兩個一齊來幫你幾天忙，我叫內人坐櫃臺，大概你總相信得過她。跑堂呢，就讓我臨時客串幾天吧。」

陳清雲高興得欠身坐了起來：

「劉大哥，眞的？」

「我從來不說瞎話。」

「啊，劉大哥，」陳清雲感動得眼眶裡溢出了淚水，他伸出雙手緊握着劉則剛的右手說：「你對我的好處我是永遠忘記不了的。」

劉則剛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

「你不必說這些客氣話，我懂得，像我們這種無家無業的流浪者，也祇有我們自己幫忙自己了。」

陳清雲覺得一陣凄楚，緊握住劉則剛的那兩隻手鬆軟的垂放下來，眼角，一滴一滴的淌着眼淚。

劉則剛忽又神情嚴肅的說：

「不過有幾句話我必須說在前頭，處在這種彼此境況都很不好的時候，即使交朋友也不得不先小人而後君子。我要告訴你，我們兩夫婦除了吃你的飯，工錢可是一個銅板也不能拿。」

陳清雲央求般的叫着他：

「劉大哥——」

「不，」他一搖手打斷了他的話：「另外有一件事我也得先跟你說明白，你明天一開張，局面還是艱難得很，現在你已經兩手空空了，你不但要先籌本錢，說不定也得還點債；我雖然剩得有那麼一點點賣饅頭的本錢，那是我們兩口子唯一的老本，花光了我們就只有跳淡水河。所以，碰到銀錢上面的事，不是我小氣，我得有言在先，不論是多是少，我都幫不了你的忙。」

「劉大哥，」陳清雲抗議般的叫了起來：「你跟嫂子在危難的時候來拉我一把，這是我一輩子感激不盡的事情，如果我還要拖你下水，那我陳清雲成了什麼東西？」

「話不是這麼說，」劉則剛不厭其煩的說下去：「這裡頭有很深的道理存在，我們都是在大陸上過着好日子的人，一直來到臺灣以後才發生了生活上和金錢上的困難，我們分明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可是前半輩子無憂無慮的心情早已生了根。別人駭怕，我們不駭怕，別人着急，我們不着急，事事抱着『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理，以爲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就好像隨時隨刻都能回到大陸賣田賣地似的。這種心理害苦了我們，別人做起生意來是在刻苦奮鬥的，賺一文是一文，蝕一文要心痛好半天。正所謂『蝕本生意不做，殺頭的生意好商量』，而我們呢，我們却在這兒玩票，賺了錢吧，就像是意外得來的身外之財，花吧，玩吧！用光了事。賠了呢？聳聳肩膀一笑置之，像這樣的游戲人間，我敢擔保，你別看我們外省人一家家大公司開得熱鬧，不出幾年，倒的垮的全是我們這些人！」

劉則剛說得慷慨激昂，陳清雲也聽得出了神，他半晌不語。於是，劉則剛喝了一口冷茶又繼續的說：

「我們這些流浪人，天涯羈旅，萍踪靡定，心理上就難免有點浮的傾向，在別人的印象裡也就覺得我們浮。浮是我們的大毛病，也是我們的致命傷，我們既然懂得這層道理，就必需痛改前非，因此我們現在最最需要的便是實，實實在在的實，注重現實的實，實事求是的實和脚踏實地的實。事事求個踏實。我們相交三四年，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原因也就在於我想以實待你，你和謝慶澄交了這些時，你恨不得把心都掏出來給他吃了。可是偏偏你就出了這樁事。譬如說，剛才我跟你把幫忙的條件說得那麼清楚，也許你心裡會怪罪我，『幹嘛這麼小氣，難道你眞怕我向你借錢？』這就是一種浮的心理，你現在以爲這種事情絕對不會發生，殊不知到某一天現實環境會逼得你不能不跟我開口，而你一開口我就沒法拒絕你，等到你我都被拖累到兩敗俱傷的時候，再懊悔也就來不及了。」

「劉大哥，」陳清雲衷心感激的說：「給你這麼一講，我的心裡眞像是豁然開通了，今天我能够在大馬路上遇見你，讓你老大哥給我這一番教誨，免得我到警察局去出乖露醜，眞是天大的幸運。」

「可是從現在起你就要面臨艱鉅了，」劉則剛笑笑：「所以我非得和你囉嗦一下不可。」

陳清雲兩手一拱，連連的向他揖了幾揖說：

「領教領教。我一定事事不忘你的教誨，一步一步脚踏實地的幹下去！」

回家的路上，劉則剛好像故意在考驗着他能不能吃苦似的，他自己推着車，讓陳清雲陳胖子氣喘咻咻的跟在他身邊走。

劉則剛偏過臉來問他：

「你和你太太是在家鄉結婚的？」

「嗯。」陳清雲滿頭大汗的趕上來兩步：「我們是在家裡結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除了有點輕佻，其實，你太太爲人倒還不錯，」劉則剛坦白的說：「平時你也很能順着她，眞弄不懂她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的。」

陳清雲忽然幽幽的嘆口氣說：

「她的身體太棒了。」

「嗯？」劉則剛迷惑的望望他：「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尷尬的笑笑說：

「我這個人又胖又懶，一上床就只曉得呼呼打鼾。」

劉則剛想了好半响方始會過意來，他的方盤臉孔掙得通紅的說：

「我不相信，這種事情會得那門重要？」

「重要得很啊，」陳清雲苦笑笑說：「她是正當狼虎之年的女人呀！」

劉則剛輕蔑的說：

「照你這種說法，人都變成禽獸了。」

陳清雲聊以解嘲的掉了一句古文：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那也只是像你太太那樣的人。」

「還有謝慶澄。」陳清雲恨恨的朝向地面啐了一泡口水：「現在我總算懂得了，這個世界上一共

有四種人。」

劉則剛等着下文，可是陳清雲正在忙着邁動胖腿，他等呀等的有點不耐煩了，於是他索性放慢脚步來問他：

「那四種人呢？」

陳清雲掏出了一條揉皺的手帕來擦擦汗，說：

「第一等是像你劉大哥這樣的好人，第二等在像我這樣不好不壞的人，第三等是像我太太那樣的禽獸，第四等呢，」他深深的吸了口氣，然後使勁着力的說：「就是像謝慶澄那種禽獸不如的壞人！」

劉則剛同情的閃瞥了他一眼，他知道那個二百磅肥肉緊擁着的心靈裡的痛苦。

劉太太竭力勸促陳清雲的兩個孩子先去睡覺，但是那兩個懂得人事的大孩子早已覺察了家裡的異樣氣氛，他們倔强的要等爸爸回來。

陳清雲和劉則剛一前一後的掀開門帘走進陳家，半躺半坐在沙發上的兩個孩子同時爆出了一聲歡呼，急急地跳下了沙發。

十歲的陳渝生，首先奔到他父親的面前問：

「爸爸，媽呢？」

八歲的陳京生也跑過來拉拉他的衣服：

「媽到那裡去了？」

陳清雲俯望着那一對面貌酷肖他太太的兒子，眼圈一紅，差點兒又要哭了。劉太太在向他施眼色，他沒看見，劉則剛一急，暗暗的扯了他一把。

「啊，」他終於驚覺了，强扮着笑容向兩個孩子說：「媽到南部去了。」

「南部？媽到南部去做什麼？」陳渝生緊緊的追問。

「爸爸，」陳京生也岔了進來：「南部在那裡嘛？」

陳清雲狠狠心，轉移話題問他們：

「你們吃過了晚飯沒有？」

「吃過了，」陳京生搶着回答：「劉媽媽給我們燒的飯。」

陳清雲嗔責似的說：

「還不趕緊謝謝劉媽媽。」

兩個孩子乖順的一鞠躬，朗聲的說：

「謝謝劉媽媽。」

劉則剛偷空看看腕錶，暗示着陳清雲說：

「都九點多了，快點先帶孩子去睡吧，明天，該辦的事情還多着呢。」

陳清雲費了許多口舌，才把兩個孩子哄着騙着强拖上床去睡了。

十點鐘的時候，他獨自一人走回客廳，他想靜靜的，好好的想想。凄涼與寂寞，緊緊地壓着他的心田，四週，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一百支光的大電燈泡，蠻橫

的驅走了將圓的月色，却又無法填滿整個客廳裡的空虛與悲愴。

陪同劉則剛一直從西門町步行到上海路，他的胖腿早已痠痲，他沉沉的坐在客廳裡的大沙發上。

他猶如乍從夢境中醒來。

以往的三年，眞像是一場春夢，他帶着老婆孩子來到人地生疏的臺灣，擧目無親，走投無路，他們擠過旅館，開過飯店，他把整個心身都放在那家飯館上，只求能够就此建立事業，以圖溫飽，他辛勤不休的苦幹，無日無夜的苦幹。

苦幹到今天，三年多了，「他們」變成了他一個人，當前的環境，百倍險惡於初來臺灣的那些時日。

孩子的房間裡，發出了細弱而均勻的鼾聲，那兩個失去母愛的孩子終於入睡了，可是，他們的母親現在究竟在那裡呢？他不由自主的深心酸痛。

他又次站起身來，掙扎着到他和她的房間門口張望，他扭亮了電燈，又是一盞一百支光的電燈閃着耀眼的光，房裡的那張大床依舊，小桌小櫈也依舊，只是那個身軀軟緜緜的人兒呢？他又想起了謝慶澄，他像被逼迫强着嚥別人的唾液。

他和她的小房是由整間六蓆的臥室分隔出來的，原先他們的臥室共有六蓆，經濟稍稍寬裕了些時，她堅持把一間六蓆房改爲兩間三蓆房，以便大人和孩子分開睡，當時他不懂得她的意思，現在他憬然覺悟了，可是她已永遠永遠的離開了他和她所共有的房間。

他廢然的嘆着氣，不管多麼晚了，他還是不想睡，他要再回到客廳裡去坐坐。

十三

深夜十一點鐘的時候，月華如水，稍有涼意，徐實齋背負着手在大院子裡踱蹀了三五分鐘，然後他邁動堅定有力的步伐，走到燈火通明的陳家門前。

「呃嘿！」他先沉聲的咳嗽了一聲。

「誰？」果然，門裡的陳淸雲驚疑的問了。

「陳先生，你還沒有睡嗎？」

陳家大門咿呀一聲打開，熠亮的燈光照耀着徐實齋的滿頭白髮。

「啊，」陳淸雲怔愕了半晌才說：「原來是徐先生。」

「你還沒有睡，那眞是太好了，」徐實齋滿臉堆着笑說：「我也是晚上睡不着。」

陳淸雲遲疑不定的問：

「你要不要進來坐坐？」

徐實齋體貼的望望他：

「不會躭擱了你的睡眠？」

陳淸雲黯然的一笑：

「反正我今天晚上是睡不着了。」

「這樣也好，」徐實齋一脚跨進門裡：「那麼我們就來聊聊天吧。」

轉彎抹角，兩個人面對面的說了許多廢話，徐實齋這才點入了正題：

「陳兄，下午我好像聽到你說，嫂夫人這麼一來，平白無辜的給你添了兩萬多的欠債。」

「是呀。」陳清雲深心痛苦的說。

「那麼，」徐實齋試探的問：「你現在究竟打算怎麼辦呢？」

陳清雲想起了劉則剛的鼓勵，他堅決的說：

「生意總歸是要做下去的，我準備明天就恢復營業。」

徐實齋與緻勃勃的問：

「你還有錢，可以重新開張？」

「那倒不是，」陳清雲歎口氣，「只是不做下去又怎麼得了，我這一家的生活，還有那麼許多的債務。」於是他又把劉則剛勸他的那一番話，原原本本的說給了徐實齋聽，最後他又請教徐實齋說：

「徐先生，你看這麼樣辦好不好？」

徐實齋像煞有介事的閉目深思了好半晌，然後搖頭捉腦作股正經的說：

「好是好，不過就是有一點點可惜。」

「可惜？」陳清雲困惑的搔搔頭：「有什麼可惜的呢？」

徐實齋神秘的向他一笑：

「你放棄了一個大好機會。」

「什麼機會？」陳清雲性急的問。

徐實齋兩隻手指一叠，點點戳戳，說出了一篇大道理：

「照你的辦法，繼續營業，那你陳兄不但又要來上一次赤掌空拳的白手起家，而且成功的希望還是不大。因爲你剛開館子的時候是由小而大，慢慢擴充。可是這一回倒要由大而小，立時三刻的減縮範圍，這樣子的生意是很難做的。何況，你還有那麼多的債務，與其將來週轉不靈來個倒閉，何不就趁此機會先漗一個浴？」

「漗浴？」陳清雲不解的問。

「就是洗澡。」

陳清雲還是不懂：

「什麼叫做洗澡呢？」

徐實齋湊近他的面前，壓低嗓音說出了四個字：

「宣告清理。」

陳清雲聽了不覺一驚，他連忙伸手搖搖說：

「那不行，宣告清理就是宣告倒閉，破產，我姓陳的不能做這種事情，我將來還要在社會上做人的。」

「你眞是太傻了，」徐實齋一聲冷笑，低聲的說：「今天臺灣市面上倒閉的事情太多了，有人專門做倒閉生意，租個門面，吸收存款，錢搞够了來上一次宣告淸理，一捲了之，過些時候再來如法泡

製一番，照樣有人甘心情願的上當。他們那些人還是惡性倒閉，存心騙人家的錢。你陳兄到是眞的被太太捲逃了，誰能責備你？」

「那——」

「我先跟你盤算一下，」徐實齋把座位挪近了他一點，輕聲的問：「你估計你現在的負債大概有多少？」

「大概總在兩萬塊錢上下吧。」

「現金呢，存款呢，人欠呢，你還有多少錢？」

陳清雲頹喪的低下頭說：

「一毛錢也沒有了。」

「你那兩間門面呢，照現在的情形可以賣得起多大的價錢？」

陳清雲脫口而出的說：

「大概總要一萬二三千塊錢。」

「那裡會值這麼多？」徐實齋狡獪的一眨眼睛：「當年你買下來的時候，不是才七八百塊錢一間嗎？」

「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一方面物價漲了那麼多，二來西門町成了全省最繁榮的地方，我說一萬二三千塊錢，那是隨時可以脫手的價格。」

「我不相信，」徐實齋花白的頭顱儘在搖着：「卽使再漲，也沒有一漲一二十倍的道理。」

「可是我又何必騙你呢，」陳清雲有點不耐煩了：「我現在並不是在想賣房子呀。」

「哎——」徐實齋長長的拖着尾音：「你要明白，我是在爲你打算呀？」

陳清雲楞楞的望着他說：

「怎麼樣個打算法呢？」

「我已經仔仔細細給你盤算過了，你現在只有一條路。」徐實齋面容嚴肅的說。

「什麼路？」陳清雲緊張的問。

「我剛才說過了的，馬上宣告清理。」

「那不行，」陳清雲悲哀的搖搖頭：「一清理，我就要破產，一破產，我什麼都完了。」

「你不會完，」徐實齋得意的笑着：「你不但不會完，而且，你還可以有幾千塊錢的現款到手嘞。」

陳清雲的小眼睛都睜圓了，他驚異的問：

「這怎麼可能呢？我現在唯一的財產就只剩了那兩間房，我破了產難道債權人會得不處分我的房子？」

徐實齋冷冷的說：

「你先把它們賣掉好了。」

「賣掉？」陳清雲呵呵的笑了：「今天風聲都傳出去了，債權人還肯讓我賣房子？」

徐實齋嘆了口氣，娓娓的說：

「陳兄，你這個人眞是太老實了。你讓我把這裡面的道理說給你聽吧。陳太太跑了，一時你找不到她，債權人得到風聲，當然會來找你要錢，這一來，你除了賣房子按照比例分配還債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到那時候，你就只有死路一條。所以，我現在貢獻給你一條瞞天過海之計，趁着債權人還沒有上門，你趕緊便宜點把房子賣掉，至於賣契呢，日期儘可以倒填，比方說現在是四十一年十一月吧，那麼就倒填到今年三月二月，甚至於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另外再假造一個租賃合約，說你這房子是從買主手上承租下來的。這麼一來，你的那些債權人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而你，等於白白的撿回了幾千塊錢。」

陳清雲聽到這裡，方始恍然大悟，爲了自己一家人將來的生活，以及對於債權人將會採取什麼態度的疑慮，他不免有點心動。於是他沉吟不語，他非常認眞詳細的在考慮着。

「要是將來你太太找回來了，或者是她帶走的錢給你追到手了，陳兄，」徐實齋搖頭幌腦的說：「那豈不是等於你白白的發了這一筆財。」

「這件事情還是辦不成功。」陳清雲想通了，絕望的向他搖搖頭。

「爲什麼呢？」

陳清雲指指自己的手錶：

「現在都是什麼時候了？深更半夜，那裡找得到人來買我的房子。」

徐實齋胸有成竹的望着他說：

「只要你肯這麼辦？自然會有人幫你的忙。」

「誰？」

徐實齋抬起臉來，傲然的一挺胸說：

「我。」

「你？」

「是的，我。」徐實齋强調的說：「陳兄，我們同住在一起三年多了，俗話說得好，近鄰勝過遠親，我看到你出了這麼大的禍事，又顧慮到府上剩下來一家三口的生活，我不能不挺身而出的爲你盡一點力。」

「你的好意是我永遠忘不了的，」陳清雲十分誠懇的說：「不過我不知道徐先生想要怎樣幫我的忙？」

沒想到徐實齋聲調平靜的說：

「我來買你的那兩間房子。」

陳清雲不勝錯愕的問：

「徐先生，你是說，由你來買我的那兩間房子？」

「是的。」徐實齋的神情顯得很莊重，「因爲，除了這樣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救你。」

陳清雲給他弄得迷迷糊糊了，他茫然的問：

「你買我的房子做什麼呢？」

「那你就不必過問了，總而言之，我是在幫你的忙。」

「你出多少錢買我的房子呢？」陳清雲又問。

徐實齋慢慢的伸出了三根手指：

「三千。」

「三千？」陳清雲一驚：「但是我那兩間屋子至少可以賣一萬二三千呢。」

徐實齋勉强的笑着追問他：

「要是我不告訴你這個辦法呢，要是我不肯幫你這個忙？那你就連一分錢也拿不到了，是不是？」

這話雖然不錯，可是陳清雲總是有點不服氣，是的，徐實齋算是替他想出了這個討巧的辦法，然而，他把價錢殺得那麼厲害，豈非存心趁人之危？

除了這一點以外，該不該這樣做還是一個問題，他想起了把款子存放到他店裡的那些朋友，全是一位萍水相逢的好朋友袁人杰介紹來的，袁人杰在他那小店開張的時候便幫了他很多的忙，那時候他自己還在失業，等到前兩年他找到了事情，便開始在經濟上支援他，不但如此，他還拉來許多朋友把款項存在陳清雲的店裡生息，那些債權人並不是什麼有錢的人，有的是一百兩百，有的是三千兩千，還有許多會友，那些省吃儉用來上會的朋友，他要是一倒，該有多少人的生活會發生影響。

良心在警誡着他不能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可是現實又在煎逼着他，他眞不知道這樣人財兩缺的重新開起張來，是不是眞有把握？而且，債權人是否容許他再拖下去，更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心裡煩亂極了。額上涔涔的在淌着汗。

「怎麼樣？」徐實齋又在催他了：「你考慮好了沒有？」

「徐先生，」他乞憐般的抬起頭來說：「這個問題太大了，我想——我想多考慮一下，明天早晨，——明天早晨我再答覆你。」

徐實齋鄭重其事的告誡他說：

「你自己心裡應該明白，這是你最後的一個機會了。」

「是的，」他掏出手帕來抹汗：「我知道，明天，我一早就回你的信。」

徐實齋又曉以利害的和他說了許多話，直到過了午夜十二點，看樣子陳清雲眞要堅持明天再回話了，他才無可奈何的站起來，走到陳家門口的時候他還再三再四的說：

「你不要誤了自己的事啊……。」

「我曉得。」陳清雲順手把房門關上。

回到他那間空闃的小房，孩子們的鼾聲從三夾板縫隙裡傳了過來，一陣悲酸，滿心凄楚，他和衣倒在大床上嗚咽的哭了。

十四

陳清雲在徐家門口說完了那句話，轉身就走，徐實齋披着睡衣，呆怔的望着他的背影沒入對面劉家的房門，許久許久，他才恨恨的一跺脚，喃聲的罵着：

「傻瓜！眞正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那時候，太陽才在東邊探出了臉龐。

二十分鐘以後，劉則剛和陳清雲並肩走出劉家房門，他們沐着晨曦大踏步的走向街上，劉太太跟在他們身後走了兩步，尖聲的嚷：

「陳先生，你放心，我把你的兩個孩子弄上了學，馬上就到店裡來幫忙。」

陳清雲鼻腔酸酸的，回轉身來雙手一拱說：

「大嫂，謝謝您。」

「走吧！」劉則剛拖着他就走：「時候不早了，該辦的事情還多着呢。」

「劉大哥，」陳清雲神情不安的閃瞥了他一眼：「今天害你連太極拳都沒有打成，眞是對你不起。」

劉則剛故作輕鬆的說：

「要不是看你這麼胖，我眞想和你跑步跑到店裡去，跑這麼一二里地，還不是等於打一趟太極拳

嗎？」

陳清雲朗聲的笑了，他覺得心裡鬆快了很多。

轉過仁愛路的時候，劉則剛又問他：

「昨天夜裡，徐實齋到你房裡去了？」

「啊，」他這才想了起來：「糟糕，我都忘記告訴你了。」

於是他把徐實齋跟他所談的種種切切，一五一十的全都說了出來。

「哼！」劉則剛輕蔑的冷笑一聲：「他到設想得好，爲了自己趁火打刼，不惜拖你下水。」

陳清雲很高興劉則剛和他自己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得意的說：

「今天一大清早，我便敲開了徐家的大門，一口回絕了他的好意。」

「你怎麼對他說的？」

「我說：謝謝你的好意，可是，我想來想去，決定還是不能這樣做。」

「對！」劉則剛讚許着他：「你要明白，假如你照他那個辦法做了，害朋友也害了自己，那你會痛苦一輩子的。」

一片陰霾再度湧上了陳清雲的心頭，他不安的說：

「不過，就不知道那些債權人會不會來逼着問我要錢。」

劉則剛回過臉告誡着他：

「你受了這麼大的打擊，還能打起精神來從頭幹起，就憑你這一點，別人也會同情你的。不過，

你可干萬記住，越在這種時候，你便越加需要誠懇眞摯，別人浮，你要實，從此以後說一句話算一句，沒有把握的事情切莫輕易應承下來。假使他們眞要來逼債，你就認認眞眞的告訴他們，除了維持你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以外，店裡每天所賺的錢，統統用來還賬，要是他們不相信，你儘可以請他們公推一個人出來掌管店裡的銀錢賬目。」

陳清雲衷心感佩的說：

「是的，劉大哥。」

劉則剛又想起了一件事，很躭心的轉臉來問他：

「今天買菜的錢怎麼辦？」

「菜錢不要緊，」陳清雲挺有自信的回答他：「鷄鴨魚肉的販子，向來都是十天一結賬的。」

但是劉則剛仍還不放心的再問：

「炭米油鹽呢，酒呢？」

「大概店裡還賒得有些，」陳清雲苦笑笑：「卽使沒有，也是可以賒賬的。」

劉則剛不再言語了，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了西門町平交道的前面，轉一個彎，便是四川食府。

陳清雲掏出鑰匙來打開店門，兩人一前一後的走進店裡。

「菩薩保佑！」陳清雲在廚房裡歡聲的叫了起來：「柴米油鹽還够好幾天用的呢。」

劉則剛先去撕掉大門上貼着的「暫停營業」的紙條。

「劉大哥，」陳清雲興冲冲的從廚房鑽了出來：「勞煩你給我看一下店，我先到菜場去叫他們送

菜，我馬上就回來。」

「你去吧。」劉則剛開始整理食堂裡的桌椅板櫈。

九點鐘的時候，劉太太穿了件乾淨藍布旗袍走進四川食府，陳清雲正在廚房裡面滿頭大汗的剁肉，劉則剛早已把裡裡外外打掃得一塵不染。

「有生意了沒有？」劉太太一進門就熱心的問。

「那來的呢，太太，」劉則剛冲着她笑笑：「妳不瞧瞧，現在才幾點鐘嘛？」

劉太太窘澀的一笑，一伸手，遞給劉則剛兩個大饅頭，她柔聲的說：

「你們兩個人都還沒有吃早點呢。」

劉則剛肚皮咕嚕咕嚕的響，饅頭來得太好，他接過饅頭就湊到嘴邊去咬了一口，然後，一矮身子鑽進了廚房。

他把那個沒咬過的饅頭向陳清雲一塞，大聲的說：

「來，先吃個饅頭點點餓。」

陳清雲左右兩手各執一把菜刀，在那大砧板上猛砍猪肉，他苦笑笑望着劉則剛說：

「謝謝，我不餓。」

劉則剛沒空跟他客氣，趁着他那厚嘴唇還沒闔上，他把饅頭塞到他的嘴巴裡去了。

再走回前面，他告訴劉太太：

「妳先研究菜牌，牢牢的記住一樁樁小菜的價錢，待會兒忙起來就不會弄錯。」

劉太太朝他一吐舌頭：

「可眞有點心慌，一輩子都沒幹過這個嘞！」

劉則剛聳聳肩膀：

「誰幹過啦？」

他語音未了，大門外閃進來一個人。

劉則剛趕緊換上了笑容，跑過去招呼：

「請坐。」

那人在一號座頭坐下了，遲疑不定的問着劉則剛：

「請問——」一口濃重的湖北口音。

「敝姓劉，卯金刀劉。」劉則剛也顯得有點手忙脚亂了。

「啊，劉先生，」那人稱呼了他一聲：「我是在請問，陳清雲陳老闆在不在？」

「在在在。」他一連聲的回答：「陳老闆正在厨房裡面忙着呢。」

「啊！」那人的眉頭一鬆，緊接着便大聲的喊：「喂，清雲老弟呀！」

陳清雲應聲從厨房裡跑了出來，一見那人，便歡聲的叫着：

「啊，袁大哥。」

「我正在替你躭心呢，」那個姓袁的連忙迎了過去問：「清雲，這是怎麼一回事情呀？」

陳清雲望着他悲戚的一笑，像是閃避什麼似的，他先給他們介紹：

「這位是袁人杰先生，這位是劉則剛先生，這位就是我的劉大嫂子。」

三個人一一打招呼，相互說着久仰，劉則剛、袁人杰，都是陳清雲一天到晚掛在嘴邊上的名字。

袁人杰向陳清雲傾訴的說：

「這兩天，我也不知道到你這邊跑了好多趟，每次都碰到鐵將軍把門，我心裡好生替你着急，難道外邊的謠言是眞的嗎？」

陳清雲哭喪着臉，一語不發。

劉則剛自動出來打圓場，他拉拉袁人杰的衣袖，慇懃的說：

「來，袁先生，請坐，咱們坐下來詳談。」

三個人圍着一張方桌，成品字形坐下，陳清雲還沒有說話，兩道淚水簌簌的流了下來。

「袁大哥，」他哽咽的說：「我眞是太對不起你了。」

袁人杰深沉的嘆了一口氣，神情沮喪的說：

「那麼，我所聽到的事情，果然是眞的了？」

陳清雲傷心的哭了，他恨恨的罵：

「那個賊婆娘，眞眞不是人！」

劉則剛顧不得安慰陳清雲了，他急於把陳清雲所遭遇的變故以及他現在的打算，有條有理的跟袁人杰說了一個清楚明白。

袁人杰搖頭太息，他同情的凝望着慟哭中的陳清雲。

「清雲老弟努力還債是確有誠意的，」劉則剛代爲央求的朝着袁人杰說：「現在的問題是，袁先生可不可以幫個大忙，跟您所介紹的債權人和會友去疏通一下，免得逼垮了清雲，到那時候，對於大家都沒有好處。」

「那沒有問題，」袁人杰豪爽的說：「爲了朋友的事，我甘願擔當這兩萬塊錢的事情。」

陳清雲聽了這話，感動得大聲哭喊起來：

「袁大哥呀，我該怎麼報答你啊。」

「不過這裡面還有兩個問題，」袁人杰掉臉去向劉則剛說：「頭一樁，這個可惡的女人應該想辦法去找到她——」

劉則剛打斷了他的話：

「我們已經向警察局去報案。」

「那還不够，」袁人杰直率的說：「我們還要登個報，叫他們不能露臉做人。」

劉則剛同意的說：

「這也是一個辦法。」

「還有，」袁人杰望望陳清雲：「你現在給那個女人捲空了，你既沒有人又沒有本錢，這個生意怎能做得下去呢。」

劉則剛笑笑說：

「這就要靠袁大哥和大家幫忙了。」

「我這方面是毫無問題的，」袁人杰的態度表示得非常的誠懇：「至於我介紹來放息的那些朋友，我也可以代你去打個招呼，你好好的幹，按月把利息和會錢付出來，我想他們不會有什麼意見的。現在的問題到是新的資金不好籌，臨到這種地步，再去找人借錢一定是很困難的。」

劉則剛解釋的說：

「好在清雲這邊的生財傢俱都還在，門面招牌也是現成的。人手方面呢，我和內人來幫些時忙，小菜什麼的，看樣子也還睬得動。我想苦幹個一兩個月，也許可以有點眉目了。」

「那就好了，」袁人杰高興的說，又去拍拍陳清雲的肩膀，「老弟，你莫傷心了，時候不早，我看你還是一心一意的幹下去吧。」

陳清雲抬起滿佈淚痕的臉，他的心裡是熱呼呼的，事實上，他到並不是爲他女人的捲逃而傷心，使他痛哭落淚的是劉則剛和袁人杰他們誠摯深厚的友情，他的脆弱的感情負荷不了那麼多的友情。

劉太太遞了一把手巾給他，他訥訥的道謝。袁人杰說起他馬上得趕回去上班，臨行前他再三的關照，假如有什麼事，陳清雲可以隨時打電話給他。陳清雲擦乾了眼淚，一直把他送到巷子口，在巷口時袁人杰又停下脚步從衣袋裡掏出一大捲鈔票來，他把那捲鈔票塞進陳清雲的胸袋裡面，同時告訴他說：

「這裡是我向機關裡借支來的五百塊錢，數目不大，可是總還可以濟濟急，店裡重新開張，一點兒現款都沒有也不是一回事。」

「袁大哥——」陳清雲深心感激，他連謝字都說不出來了。

回到店裡，劉則剛正捧着一張菜牌坐在一號座頭上認眞的研究，劉太太也已高高的坐到櫃臺後面，嘴裡唸唸有詞的在背誦着菜價，食堂裡窗明几淨，一塵不染；陳清雲熱淚盈眶的東看看又西看看，他咬咬嘴唇下定決心的鼓勵自己說：

「幹！好好的幹！否則，我怎麼對得起這些好朋友！」

於是他一捲袖子，大踏步的走進了廚房。

十一點半了，心裡還沒有一位客人上座，劉則剛暗暗的有點着急，他坐立不安的跑到厨房裡去打個轉，陳清雲忙得滿身大汗，仲秋天氣，他身上的汗衫簡直像是從水裡剛撈出來似的，濕透濕透，劉則剛四處巡視一番，大鍋飯早已蒸好了，蒸菜燉菜也都弄得舒舒齊齊，灶下的爐火正在熊熊的燃熾，麵鑊子裡的開水滾得像是白浪滔滔。

陳清雲直在說厨房太熱，催着劉則剛到外面去休息。劉則剛看他既已一切準備停當，同時自己也幫不了什麼忙，於是又一頭鑽回店堂裡。

正好碰到亞玲挽着一個菜籃子，匆匆忙忙的從外面走進來。

「咦，妳怎麼來了？」劉則剛趕忙迎過去問她。

亞玲禮貌的和劉家夫婦打過了招呼，又急急的問：

「陳伯伯呢？」

劉則剛伸手一指：

「他在廚房裡面。」

亞玲一頭鑽進厨房裡去了。

「亞玲，」陳清雲也詫異的問：「妳怎麼來了，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亞玲靦覥的笑笑：「我去買菜經過這裡，想來看看陳伯伯要不要我幫忙？」

陳清雲剛想搖頭，劉太太跑到厨房邊來說了：

「亞玲，妳早點回去，這裡沒有要妳幫忙的事情。妳當心回去晚了他們又要罵妳，還記得上一回的事嘛？」

劉則剛也在外面大聲的嚷：

「亞玲，聽妳劉媽媽的話，趕快回去吧。」

陳清雲微笑的望着她說：

「亞玲，回去吧！妳有心跑來一趟我就很感謝了。」

徐亞玲臉一紅，馬上順從的回家。

她剛走不到五分鐘，十一點鐘四十五分的時候，林阿呆也背着書包走進了四川食府。

劉則剛和她太太相顧而笑，他調侃的說：

「又來了一名志願軍。」

阿呆最近發育得很快，十七歲，個子已經和劉則剛差不多高了，祗是臉上仍還有三分稚氣，依舊是眉清目秀，唇紅齒白的。

「阿呆，你看你，」劉太太也在打趣着他：「早來五分鐘，不就可以碰到亞玲了嗎。」

阿呆的臉孔猛一下脹成血紅，他低頭捻弄着書包上的扣子，喃喃的說：

「劉伯伯，我來幫幫忙。」

劉太太岔嘴問他：

「你不要上課？」

阿呆望望她說：

「我剛放學，下午，我們沒有課。」

劉則剛想起了這家四川食府開張的那天，阿呆跑來這裡幫忙，回家遲誤而把阿婆急壞了的那樁往事，他不禁連連的搖着頭說：

「阿呆，你就別來幫忙了，待會兒阿婆又要急得到處找人。」

阿呆笑笑，把書包往劉太太的脚底下一塞，他認眞的告訴劉則剛說：

「我跟阿婆講過了，今天我要在陳伯伯店裡幫忙，一直幫到夜晚打烊。」

劉則剛疑惑的問：

「阿婆准你來？」

「准的，」阿呆點點頭，又往厨房那邊走，他一面歡欣的叫着：「陳伯伯！」

陳清雲從厨房裡伸出頭來問：「誰？啊！阿呆。」

「陳伯伯，」阿呆一本正經的向他說：「我阿婆說：你現在沒有錢，你很艱苦，從這個月起，她說她不要你付房租了。」

「什麼？」劉則剛不能置信的跑過來問。

「我阿媽是這麼樣說的嘛，」阿呆回過頭來望望他：「我阿媽還說：假使陳伯伯差錢用，她還可以把你從前繳的押租退還給你，她說兩百塊錢現在不值錢了。她願意借點錢給你做資本，並且不要利息。」

陳清雲感慨萬分的嘆了一口氣，他聲嗓顫抖的向着阿呆說：

「阿呆，請你回去告訴阿婆，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她老人家，不過，我現在還可以勉强維持，等到我眞的混不下去的時候，少不得我要求她老人家幫忙的。」

「可是，」阿呆爲難的說：「我現在還不回去呀，我跟阿媽說好了今天來幫你一天忙的。」

劉則剛走過來拍拍他的肩，柔聲的說：

「阿呆，你還是回去做功課吧，躭誤了功課不好，何況，你在這裡也幫不了什麼忙？」

阿呆抗議的叫了起來，他反手指指自己的鼻子：「劉伯伯，我當跑堂的資格比你還老吶！」

大家想起三多年前四川食府開張的那些往事，全都嗬嗬的大聲笑了。

歡笑中，陳清雲凄凉的閃瞥了櫃臺一眼。

正午十二點鐘一過，頭一批客人就來了八位，劉則剛果眞顯得有點手忙脚亂，是阿呆在提醒他，趕緊把兩張桌子拚起來，好讓他們坐在一起。

陳清雲的確是很聰明的，他雖然已有兩年不曾拿過鍋鏟了。可是他耳聞目濡，謝慶澄的那些個拿手菜，給他做出來居然也還是相當的精采。

老客人繼續捧場，新吃客不斷增加，再加上四川食府這個老招牌多少也起點作用，重新開張的第一天，生意說不上太好，可也壞不到那裡去。計算下來，不僅可以維持開銷，而且在一兩年內省吃儉用的還淸欠債，並不是不能辦到的事。

再過兩天便是中秋節了，午夜時分，中天的一輪皓月份外明亮，燦燦的月光，把靜寂的大街小巷照耀成一片銀色世界。劉則剛夫婦並肩前行，陳淸雲左手提着錢袋，右手拉着阿呆，四個人滿心欣喜的踏月歸去。

彭靖湘夫婦等候了很久，一聽到院子裡的脚步聲便跑出門來，兩夫婦殷切的同聲問着陳淸雲：

「怎麼樣，有沒有希望把嫂夫人找回來？」

「店裡的生意怎麼樣？館子還開得下去吧？」

陳淸雲先回答彭太太的問題：「生意很好，看樣子我又可以站得住了。」然後他又苦笑笑對彭靖湘說：「彭先生，我不想再去找我的內人了，從昨天到今天我接受了許多的教訓，人世間最足寶貴的東西只有同情和努力，我現在接受了各位深厚的同情，我自己更得加倍努力，對於那個不值得去愛去找的女人，我決心放棄，我不再把我的精神和時間，浪費在她身上。」

「同情和努力！」彭靖湘習慣的摸摸光禿禿的下巴着力的說：「對的！就我們這些離鄉背井的流浪者來說，那不僅是最寶貴的東西，同時也是我們唯有的東西！」

「啪！」的一聲，徐實齋屋子裡的電燈捻熄了。

月光輕柔的撫慰着那幾位面容嚴肅而心情熱烈的生活鬪士。

十五

阿婆一向保持早睡的好習慣，祇是她准許了阿呆到陳淸雲的店裡去幫忙，心裡老在惦記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九點鐘上床，睡了一覺，十點半鐘又醒了。她披衣起床，也沒開燈，摸索到門外去探望。

一出房門，看到阿呆的房間裡不但有燈，而且還有兩個人影，映在深鎖的白色窗簾上，她吃了一驚，躡手躡脚的走近去看，分明是阿呆和亞玲遙遙相對的坐在書桌的兩頭。

她把耳朵湊到窗縫去聽——

兩個人都在悄聲悄氣的說話，可是夜很靜，窗外的阿婆仍舊聽得十分清楚。

「他們都睡熟了，」是亞玲那怯柔的聲嗓：「我好不容易溜出來的。」

「妳來得太冒險，」阿呆擔心的說：「等下讓他們發現妳又有苦頭吃。」

「不過——」亞玲吞吞吐吐的：「我——我非來找你一趟不可。」

外頭偷聽阿婆吓了一大跳，難道，這兩個大孩子已經有鬼啦？

亞玲接下去說的話又讓她止住了心跳，阿婆聽到那女孩子帶點羞窘的說：

「……你上次教我的那些英文字母，眼糟糕，幾乎全給我忘了，所以，我想無論如何也要來請你再教我一遍，好不好？」

降呆頓了一頓，然後用惋措的口吻問她：

「亞玲，妳唸會了這二十六個字母又怎麼樣呢？」

「我抽空自己學。」

「亞玲」阿呆的聲調相當的嚴肅：「妳應該知道，別的功課都可以自修，唯有英文，那不是教會了二十六個字母就可以自修下去的。」

「我不管，」亞玲的語調很堅決：「我能學多少就學多少，因為我只有這麼一點機會。」

阿呆輕輕的嘆口氣，兩人保持了相當一段時間的沉默，夜風吹在身上，阿婆稍微有點涼意，她把披在肩頭的衣服掖緊了些。

「我想出來這麼一個辦法！」阿呆忽然興奮的叫起來，但當他的辦法還沒有說出口時，亞玲便機警的向他噓了一聲，這一噓，把阿呆的話頭打斷了。

「什麼辦法。」亞玲再壓低聲嗓問。

「用注音符號。」阿呆也輕輕的說：「我把初中一的英文課本，全部用注音符號注出它們的讀音，另外再在每一個字下面加中文解釋。這樣，雖然唸起來不會太準確，可是總算聊勝於無了。」

「什麼？」亞玲急急的問：「你說的最後一句是什麼？」

「啊，那是一句成語，」阿呆解釋着說：「聊勝於無，就是有一點總比沒有好的意思。」

「對！」亞玲高興的說：「我正是這個意思。」

「那麼，」大概是阿呆考慮了一會，半响以後他才說「我明天就給妳編課本，後天，我把課本請

劉伯伯轉交給妳。」

「好。」窗簾上亞玲的頭在連連的點着：「啊，阿呆，我要怎麼樣謝謝你吶。」

阿呆居然脫口而出的說：

「我們兩個之間還用得着謝嗎？」

亞玲那個美麗側影的頭部低垂了下去，阿婆又是一陣心跳，說不出是歡喜是駭怕，她在心底喃喃的自語：

「阿呆，你這個呆瓜，果然也長大了，也通了竅呢。」

屋裡頭阿呆又在說話了，他在用那種大男孩低沉而又柔和的嗓音：

「亞玲——」

「唔。」亞玲的頭仍還沒有抬起。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妳——」

「什麼？」那美麗的側影霍地揚了起來，急促的一問又打斷了阿呆的話頭。

他又柔聲的說：

「我想到區公所去辦手續，改個名字，因為我後年就要考大學了，阿呆這個名字不大好聽。」

亞玲認真的說：

「對，你這個名字是要改改才好。你準備改個什麼名字呢？」

阿呆的答話使阿婆有點不高興了，因為她分明聽到他在熱情的說：

「亞玲，我這個新名字讓妳來取，好嗎？」

笑話，兩個人再要好，也不聽讓個女孩子來取名字呀。

「不——，」亞玲挺可人意推脫了：「取名字，一樁大事，我那有資格替你出主意。」

阿呆偏又倔强的說了：

「是我自己來要求妳的嘛。」

「你別找我的麻煩，」亞玲央求的說：「取名字，你應該去徵求阿婆的意見。」

阿婆在外頭聽得心裡暖呼呼的。

「阿媽事事都聽我的，」阿呆十分驕傲的說：「她老家只有我這一個孫子，她說過的，她話在這個世界上也就是爲了我。」

「那你更應該孝順她，」亞玲的聲音忽然轉爲黯然：「有自己的親人骨肉，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美滿的事了。」

「亞玲！」

「亞玲！」

窗裡和窗外，阿呆和阿婆，幾乎是同時在用充滿同情的口吻這麼樣叫她一聲，只是阿呆叫出了口，而阿婆僅僅是內心裡的一聲低呼。

「亞玲，」阿呆還在喊她，他衝動的說：「妳不會永遠這樣痛苦下去的，我向妳保證，將來，我一定要——」

「不，」亞玲站起，她惶亂的截住了阿呆的話「阿呆，我不要你說這種話！」

「可是——」

「我要回家去了。」時鐘敲着十一點，亞玲的話是和鐘聲一道響起來的：「再晚，他們也許會醒的。」

「亞玲！」阿婆清清楚楚的看到阿呆也站了起來，甚至於她看到他隔着桌子伸出手去想拉着亞玲。

「讓回去我吧，」亞玲閃躲了一下，作勢要衝出房門，阿婆一急，三步併做兩步的跑回自己的臥室。

不管那兩個大孩子了，這一夜，阿婆做了許多許多美好而甜蜜的夢。

十六

四十五年三月三日是一個値得紀念的日子，那天上午十點鐘，徐實齋興沖沖的挾着兩塊木頭招牌，一進門便大聲的嚷：

「亞玲，鎯頭吶，釘子吶！」

徐太太搶先跑出房門，望望徐實齋手上那兩塊黃底黑字的木招牌，驚喜的問：

「招牌都做好了，這麼快！」

徐實齋得意的笑着說：

「我限時限刻叫他們做的，今天是黃道吉日，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三日，金盛貿易行正式開張。」

「恭喜恭喜！」徐太太湊興的叫着：「駿業新張，鴻圖大發！」

「多謝多謝，」徐實齋眉開眼笑的說：「就依妳的金口吧。」

亞玲從徐太太的身後閃出來，一手拿了根鎯頭，一手抓着些長鐵釘。

「掛在那裡？」她妝做歡歡喜喜的神情問，說時又騰出一隻手來接過那兩塊招牌。

徐實齋指指點點的：

「大門上一塊，我們的房門上也釘一塊。」

「在大門上釘招牌？」亞玲遲疑的說：「要不要先跟房東去說一聲。」

「不要！」徐太太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尖刻的說：「妳又想趁此機會去看阿呆那個小流氓了是不是？眞正沒有見過妳這種不要臉皮的小姑娘！」

徐亞玲平白無辜的受了氣，臉孔脹得血紅，小嘴也撅得高高的，一泡眼淚水，差點兒就要滾流出來了。

「快去掛呀，」徐實齋也睜大眼睛瞪她：「呆在這裡做什麼？」

亞玲扭頭就往大門口走，徐實齋夫婦不放心的也跟了過去，三個人站在門外，商議了一陣釘招牌的部位和方式，亞玲又去搬來一張小木凳墊脚，揮起鎯頭，乒乒乓乓的敲起釘子來，她像是在把剛才所受的寃氣全都發洩在那幾根釘子上頭。

乒零乓啷的聲音驚醒了阿婆的午睡，她一骨碌爬起床，揉揉惺忪的睡眼，拄着拐杖顫顫巍巍的跑到門外石臺階上，瞇起老花眼睛在向外面探望。

她看清楚了徐家那三個人在幹什麼，於是她着急的叫了：「阿呆，你快來啊！」

禮拜天下午，阿呆正在他的房間裡面看書，聽到阿婆十萬火急的叫喊，他一丟下書本便竄身出來問：

「阿媽，什麼事，什麼事？」

「你看！」林阿婆的左手畢直的指向大門口：「他們怎麼可以在大門上釘招牌，他們不能拿我們這個院子來開店舖呀！」

阿呆一眼看到是體態窈窕的亞玲站在木凳上面釘招牌，心裡一動，同時也感到相當的爲難，他趦趦趄趄的沒法往前走。

「去叫他們拿下來，」阿婆氣虎虎的說：「你跟他們講，大門釘壞了要賠我！」

阿呆在想自己最好還是別牽涉到這件事情裡去，他坦白的向他祖母說：

「阿媽，妳自己去跟他們講好不好？徐家的事情最好莫讓我管，免得多添些口舌和麻煩。」

林阿婆一想，阿呆這孩子的話也很有道理，徐家那對夫婦老是駭怕阿呆會跟亞玲要好，從早到晚盯得緊緊的，這樁交涉，阿呆是辦不好，非得她親自出馬不可。

於是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的往大門口走。

「徐先生，」她在徐實齋的面前站定下來質問的說：「你釘上這塊招牌要做什麼？」

徐實齋也沒有好氣的冷冷回答着她：

「做生意呀！」

老太婆的眉頭一皺：

「你要在那裡做生意？」

徐實齋胸脯一挺，理直氣壯的說：

「當然是在我自己的家裡！」

沒想到老太婆馬上就臉色一沉，使氣的說：

「那麼你的招牌不能掛在我的大門上！」

徐太太連忙岔進來轉圜，她堆起一臉的笑容說：

「阿婆，掛個招牌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又不開店開舖的，我們開的是貿易行，不會有客人上門來的。」

「我不管！」阿婆堅持說：「我們這裡是好好的住戶人家，我們不准在大門上掛招牌做生意。」

徐實齋抓住了她的話尖銳的反擊着說：

「做生意又怎麼樣？難道做生意的就不是好好的人家，」他氣勢洶洶指指戳戳的質問：「隔壁陳家不是做生意的？對面劉家不也是做生意的？」

「你莫跟我凶！」阿婆光火了，拐杖重重的往地上一戳：「別人做生意在外面做，我管不着，你要在我的大門上釘招牌，我就不准！」

「我偏要釘！」

「你釘了我就給你丟掉！」

「你敢！」

「你怕我不敢！不信你試試看！」

徐實齋和老太婆拉開嗓門吵架，徐太太夾在中間左右兩頭在勸，祇是這兩個人積怨已深，勸也勸不過來。徐亞玲看看鬧僵了，便悄悄的從椅子上爬下，她踅到阿婆的身旁，輕輕的扯了她一下袖子。

「嗯？——」阿婆錯愕的回頭望望，見是亞玲，臉色稍微溫和了一點：「亞玲，怎麼樣？」

亞玲不安的瞟了徐太太一眼，她又去湊近阿婆，柔聲的說：

「阿婆，妳來嘛，我跟妳講——」

「講——」阿婆猶豫了一會兒，終於還是跟亞玲走到厨房的那個角落，她的怒氣消掉了很多，她平靜的問着亞玲：「妳要跟我講什麼？」

於是亞玲便十分婉轉的去向阿婆解釋，她說她們家逃難到臺灣來已經六七年了，起先以爲很快就可以打回大陸去的，現在看起來還得在這裏住上一些日子，徐實齋夫婦商議着天長日久的坐吃山空下去總歸不是辦法，因此便動起腦筋開家貿易行來做點生意。然後她又向阿婆說明貿易行的性質，她說貿易行是專和外國人做生意的，和外國人只有電報和信件的往還，既不在家裡賣東西，也不會有客人找上門，掛那一個招牌只是爲電報局和郵政局送信的人好找認，對於整個院子一點兒妨碍也沒有。

徐亞玲娓娓的說完了這一番話，阿婆偏着頭考慮了半晌，她還在不放心的問：

「照妳說，招牌掛起來以後不會整天人來人往的？」

亞玲保證的說：

「一定不會。」

「妳們也不在這裡賣東西？」

「不賣。」

「好吧，」她總算是點了點頭，又加强語氣的向徐亞玲說：「亞玲，妳曉得，我答應妳們掛招牌，完全是看妳的面子啊！」

徐亞玲衷心感激的望着她說：

「阿婆，我知道，謝謝妳。」

林阿婆決定不到大門外去了，只要亞玲這麼說，掛招牌就讓他們掛吧，她不願再去理會那一對不講道理的徐家夫婦，轉身便走向自己的正屋。

亞玲倒提着鋤頭走回來，徐實齋手裡還捧着那塊兩尺見方的木招牌，他先白了亞玲一眼，然後又冷冷的問她：「怎麼樣，死老太婆那邊說好了沒有？」

亞玲的心裡眞不高興，可是她不敢頂嘴，她只好彎腰接過徐實齋手裡的招牌，重又掛到大門上去，她一面淡淡的說：

「阿婆答應我們把招牌掛在這裡。」

十七

那一晚有很好的月色，陳清雲和劉則剛夫婦齊肩並步的從四川食府回家，進門就看見了大門上掛着的那個貿易行招牌。

「喝！」陳清雲聳聳肩膀笑了：「阿婆也要做生意了？」

劉則剛湊着月光看清楚了招牌上的那幾個字，轉過臉來告訴陳清雲說：

「金盛貿易行。林阿婆不會做貿易行的，看來倒像是徐先生在另謀出路了。」

「他們倒也眞該找一條出路了，」劉太太手裡提着一個大皮包，她面容嚴肅的說：「從三十八年到現在，一連七個年頭，他們一家三口就只靠啃老本，可眞不是辦法。」

陳清雲欣然同意的點着頭說：

「劉大嫂這話說得一點兒也不錯，我們這個大雜院裡的五家人，就算他們徐家撐得最久了。硬撐，說來說去總歸不是什麼好法子。現在時代不同，過一天日子就得盡一份力量，做一日和尚就得撞一日鐘。」

四川食府今天的生意又很好，尤其是夜晚九、十點鐘之間太忙，體格壯碩的劉則剛都有點撐持不住了，他曼聲打了一個大呵欠說：

「算了吧，你別又是一番大道理，深更半夜十一點，你還不趕快先去看看孩子再睡覺。」

「劉大哥說得對，」陳清雲趕緊的說：「劉大哥和劉大嫂辛苦了一整天，也該睡了，我們這就各自回房睡覺吧。明天，」他詼諧的說着：「發財尚未成功，兄弟仍須努力！」

劉家兩夫婦又被他逗笑了，陳清雲高聲大笑的聲音比誰都響，但也只有他自己肚裡明白，他是在想藉由這一陣笑聲驅除深夜內心的淒涼與寂寞，他所開設的四川食府雖然在驚風駭浪裡維持下來，而且生意也越來越發達，連他女人捲逃後所欠下的債務都歸還得差不多了，可是，在感情上來說，他始終忘却不了他那個黑胖胖的女人，「一夜夫妻百日恩，」這句俗諺常在他的心頭撞擊。每逢靜夜，最難排遣！

笑聲甫歇，他便向劉家夫婦做了一個拜拜的手勢，他準備回房睡覺。

「別忙，」劉太太伸出左手來攔住了他，右手把那個大皮包遞到他的手上。她十分鄭重的說：「這裡是今天下午三點半鐘以後來不及解銀行的現款，數目比平時多了些，你要好好的收起。」

他感激萬分的望着劉太太說：

「就放在大嫂那兒好了。」

「不要，」劉太太硬把那個皮包塞到他的手上：「我們雖然是最好的朋友，可是銀錢上的事情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

「收好，清雲。」劉則剛像是在下達着命令：「明天早上你別忘了早起。」

「是的，劉大哥，」陳清雲順從的接過了那隻皮包，轉身便往自己家裡走：「明天見，大哥大嫂。」

「明天見。」

一推開房門便有孩子啜泣的聲音傳來，這使陳清雲霍然一驚，他在一片漆黑的小客廳裡呆呆的站了許久，然後才輕輕的把房門反手扃上，順便把裝滿鈔票的皮包塞進書桌旁邊的小立櫃裡，也顧不得落鎖了，他躡手躡脚的走近孩子們臥房的門前，小心謹慎不出一點聲響的推開了那扇木板房門。

啜泣聲越來越響。

「渝生！」他低聲的叫着，快步走向一張小床。

哭泣的聲音分明是由渝生發出來的，因為在另一張小竹床上，京生正在響着熟睡的微鼾，小房後面的窗戶沒有拉上窗帘，一輪皓月清晰可見，孩子的床上床下，全部洒滿了凄冷的光。

「你怎麼啦，渝生？」陳清雲一屁股坐在渝生的小床邊緣，溫柔的撫弄着她額前的柔髮。

「我——」十四歲的女孩子，清澄的眼睛淚光閃閃的在他臉上一轉，她馬上就把頭部深埋在薄棉被裡，她抽抽噎噎的說：「爸爸，同學在笑我——」

「笑妳？」陳清雲的心臟又是一沉，他神情緊張的問：「同學笑妳什麼呀？」

「同學笑我，」她語音含混的隔着棉被傾訴：「同學笑我沒有媽媽。」

一陣黯然通過陳清雲的心頭，他伸出手去拍撫着渝生的肩背，嘴裡還在强硬的說：

「那個敢說渝生沒有媽媽？」

「他們個個都這樣說，」陳渝生哭得非常的傷心，忽然她勇敢的從被底探出臉來，月光下，那張酷肖她母親的小圓臉佈滿了縱橫的淚痕，她直勾勾的盯望着她的父親問：「爸爸，媽呢？她為什麼還

不回來呢？」

「她快要回來了，」陳清雲低下頭去聲調黯然的說：「說不定她明天回來，說不定她明年才回來——」

「又是明天，又是明年，」陳渝生委委屈屈的撅起了小嘴，抽空揩抹掉自己臉上的淚水：「爸爸，你要說真話，你說媽媽到底會不會回來嘛！」

「照道理說，她是應該回來的，」陳清雲悵惘的望着小窗外的月華，他像是自己在和自己說話：「她再不回來，我真不曉得她怎麼樣再往下混——」

上個月的壓末一個禮拜天，夜晚十一點鐘，四川食府已經打烊，最後一對客人双双離去。當陳清雲、劉則剛夫婦和新近僱來的那個跑堂忙碌緊張的在收拾一切準備歸去時，從四川食府開張那一天起便幫了他很多忙的袁人杰袁大哥，匆匆忙忙的跑進店來。

那一夜，他破例沒有和劉則剛夫婦一道回家，袁人杰邀他在空闃的店裡留下來喝酒，反門上店門的時候，他纔告許陳清雲說，夜晚十點多鐘他在西門町國際電影院門口居然和陳清雲的那位捲逃夫人劈面相逢。根據袁人杰的描述，她面露驚惶，而且衣衫破舊，甚至連體型也瘦弱了許多，她看見袁人杰如遇蛇蠍，正當袁人杰要和她打招呼，她便一溜煙的衝進人潮裡面，袁人杰高聲喊叫陳太太，並且拔起脚來尋找她，然而，一切的努力全部歸於白廢，她就此在鬧市裡失去了踪迹。

這十天裡面，三年來勉强平靜的心湖又度波濤洶湧起來，陳清雲是慣於把痛苦深藏於心底而將歡樂强染上顏面的人，他對於自己這位失足的結髮妻子始終不能忘情。袁人杰的報告挑起了感情的浪潮

，偏偏今天晚上大女兒又用啜泣和眼淚在那兒推波助瀾。

「爸爸，」渝生仰起小臉天眞的問：「你待媽媽不好，是不是？」

「我？我對媽媽不好，」他驚詫的反問着：「誰說我對妳媽不好的？」

「要是你對媽媽很好，」渝生肯定的說：「媽媽怎麼會不要我們呢？」

甜酸苦辣痲，五味瓶一齊在陳淸雲的心田裡翻倒，他沒法解釋也沒法譬喻，他只好無可奈何的搪塞着說：

「乖，睡吧，明天起不了床又要遲到了。」

誰知道那孩子竟會倔强的搖着頭說：

「不，爸爸，我明天不要上學。」

「爲什麼？」他驚怔的問。

「同學們笑我，笑我沒有媽媽，」渝生的眼淚又再湧了出來：「我一時不服氣，我跟他們說，我媽媽已經回家了，她明天會送我上學。」

陳淸雲突然憬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孩子既然這樣誇過海口，沒有媽媽陪她上學是收不了篷的，難道，她媽媽一天不回來，孩子便一天不上學嗎？

這可怎麼辦呢？他確是感到心亂如蔴了，孩子的媽出走已經三年，漸漸懂得人事的渝生今天還是頭一次正面的向他提出了問題，提出了要求，天知道，這三年裡孩子忍受了多少的辛酸和痛苦，期待和嚮望。起先他曾經自我欺騙的說是孩子什麼也不懂，時至此刻，他却深切的以爲孩子比他懂得還多

，同時也傷心得太多，煎熬得太多，痛苦得太多，他俯望着渝生疑惑不定的眼神，熱淚一滴滴的拋落下來。

「妳先去睡，乖乖的去睡，」他的心裡激起一絲希望：「明天，我來想辦法找找妳母親看。」

「眞的？」渝生立刻眉開顏笑的欠起身來問他。

「眞的。」

他把孩子的被窩掖緊，輕輕的拍撫着渝生瘦小的身軀，渝生順從的闔上了眼睛，她在妝睡，曾有一滴爸爸的眼淚墜落到她的臉頰上，這使她心酸酸的又要哭，但她終於乖覺的忍住了，她想，也許有百分之一的希望，爸爸會把媽媽找回來。陳淸雲却在想：既然十天前袁人杰碰見過他捲逃的妻子，證明了她已回到臺北，明天，無妨大街小巷的去瞎摸亂闖，假如找到了她，他會原諒她過去的一切，甚至央求她回家來照顧孩子的。

月漸西沉，渝生終于懷着無法達成的夢想困倦的睡覺了。

十八

星期一的清晨，大雜院裡仍還是劉則剛起身最早，打從他自動幫忙陳清雲的四川食府重振旗鼓繼續營業以後，他沒有想到生意會得這麼樣好，陳清雲不但維持了過去，而且已經把兩萬元的債務歸還得差不多了。

基於有飯大家吃的這一層道理，陳清雲苦苦勸說劉則剛不必再騎着脚踏車大街小巷的去賣饅頭，他懇求劉家夫婦乾脆就留在店裡幫忙，按月支一份彼此心安理得的薪水，逢年過節，還可以分攤一筆紅利。——祇是劉則剛始終不忘他的太極拳。數年如一日，他都在早晨八點鐘到四川食府上班，於是他每天六點多鐘便爬起床，先把那一手手太極拳打完再說。

正當劉則剛一拳一脚的比劃着時，林阿呆從房東的正屋奔向大院子裡。

「阿呆！」劉則剛連忙收拳止步，笑吟吟的望着林阿呆問：「你要去上學了？」

阿呆站停在劉則剛的面前，他望着劉則剛，然後脫口而出的說了一句時髦話：

「不是去上學，我——我有一個約會。」

「你都有約會啦？」劉則剛在和他開着頑笑：「瞧你跑得這麼急，是不是女朋友的約會呀？」

誰知道這一個頑笑恰好開中林阿呆的心事，他的臉孔脹得又紅又紫，三月天淌着滿頭的汗，他結結巴巴的辯說着：

「劉伯伯，你——你別開頑笑嘛。」

劉則剛豪爽的笑了，豪爽的笑聲在大雜院裡沖激迴蕩，笑過以後他又使勁的去拍了一下阿呆厚實的肩背，他打着哈哈說：

「去吧，劉伯伯一向都是護着你的。」

林阿呆如逢大赦，他快步衝出了大門，在大門口他還有點兒不放心，回頭探望一下，劉伯伯又開始一拳一脚的在打太極拳了。

春日的旭陽乍纔露出了紅冬冬的圓臉，就在那東邊的山崗上徐徐昇起，地面沒有霧靄也沒有輕風，一切都顯得如此其清澄寧靜，賣豆腐和賣蔬菜的吆喝聲划破了春晨的寧謐，大馬路上稀疏的閃過車輛和行人。

彷彿春雷滾滾，彷彿和風拂面，依稀更像是大都市嘈雜棼亂的樂章在鳴響着輕俏的前奏曲，單純而生動，低柔而悅耳，樂符像流水般淙淙流過。

林阿呆躲在上海路和青島東路交叉點的那一個十字路口上，路口雜生着一片齊膝的蔓草，碧油油的蔓草之中是一座鋼筋水泥的小碉堡。

——他怕熟人看見了他，他更怕他自己闖見了熟人，因此他一直都在東張西望，那神情顯然有些鬼祟。

很幸運的，他終於守候到徐亞玲，一眼瞥見她娉娉婷婷的倩影，便使他心臟的猛烈跳躍起來，遲疑又遲疑的木立了很久，他差點失去了和她併肩而行的機會。

一直等到她越過自己的身邊老遠，他才矍然驚覺的追踪上去，他的急促步聲會使亞玲心裡發慌，但當她斜眼看到了身後的人竟是他時，她便稚氣的去拍拍自己的胸脯；——那隆起猶如四月蓓蕾的胸脯。

「看你，」她埋怨的白了阿呆一眼：「把我吓了一大跳。」

「對不起，」他訥訥的說着，奇怪，他的聲嗓怎麽會這樣的艱澀，是不是許久都沒有和亞玲面對面的談過話了，是不是自己和亞玲全都長大了許多，難道長大和成熟就是罪惡嗎？他莫明其妙的脹紅了臉，他惶恐的說着：「亞玲，妳知道，我並不是有意要嚇妳的。」

她斜斜的瞟視他，低着頭說：

「我當然知道。」

她說得這麽樣肯定，這麽樣眞摯，彷彿她們兩人之間的瞭解是不容置疑的，永恆不變的，這無疑是一份很大的鼓勵，這份鼓勵使得阿呆青春的血液爲之旺熾的燃燒，他衷心的笑了，談話，便也越來越順利自然：

「妳去買菜？」

她望望右手提着的菜籃，莞薾一笑說：

「你看我拿着菜籃子，我當然是去買菜的。」

他興緻勃勃的問，心裡歡喜的時候便一路踢着地面的小石頭：

「妳要買些什麽菜？」

「還不照舊是那些，」她望着他那童心未泯的動作心裡也很高興：「鷄鴨魚肉，青菜豆腐……」

他說：

「我陪妳去買吧！」

「不要，」她不安的瞥望着他：「你該上學了。」

他坦然的說：

「我今天早晨沒有課，我早就打算好了要陪妳的。」

亞玲的臉上又次飛起了酡紅，她窘澀的說：

「不好，你是大學生，那有大學生跑菜市場的？」

「亞玲！」他抗議般的叫起，「妳別老是說些什麽大學生不大學生的好嗎？」

六七年來，徐亞玲一直都是到照安市場去買菜的，因爲那個市場的距離很近，而且菜色也最齊全，可是今天林阿呆緊緊的跟牢在她身邊，她覺得既興奮也還有點不安，她怕照安市場的那些菜販會取笑她，於是她便趁勢一轉，繞過武昌街直向城中市場走去。

阿呆亦步亦趨的跟隨在她身邊，兩人之間的距離不及一呎。

那一天也眞是湊巧，她和阿呆的衣着和裝扮都很老氣，阿婆翻箱倒櫃的給阿呆找出幾件舊香港衫，那都是阿呆父親生前留下來的舊衣服，阿呆今天偏就穿上了一件，而亞玲却又湊巧的罩上了一件徐太太的舊旗袍。

城中市場的那些肉菜販子全都把他們看做了一對新婚夫妻，因爲喜悅和興奮始終洋溢在他們的眉

梢和眼際，他們先去買牛肉，三和牛肉號的老闆娘眉開眼笑的問着他們倆：

「要清燉的，還是紅燒？」

亞玲知道徐實齋夫婦今天指定要吃黃牛肉的小腱子，在這種嚴格的要求之下當然是要清燉，可是林阿呆却得意洋洋的搶在前面自做主張的回答着她：

「要紅燒的。」

於是三和牛肉號的老闆娘給他們切了一斤牛肉，包紮妥當以後，還打趣的問他們懂得怎麼燒嗎？亞玲明明知道弄錯了，但她並不想使阿呆爲這件小事難堪。

一趟城中市場逛下來，亞玲所買的小菜全都不如理想，她直不知道回家以後將要挨上多少次罵，但她並不沮喪，她今天心裡有着秘密的歡愉，她和林阿呆有了這麼一段共聚的時光，而且眞像是一對小夫妻似的。

「晚上，」回家途中林阿呆鼓起勇氣悄聲的在她耳邊說：「九點鐘以後，我在大門口的那棵大榕樹下等妳。」

「不行，」亞玲緊張的搖着頭說：「晚上要是他們睡得遲，我就沒法出來。」

「我多等一會兒好了。」他堅持的說。

「不行，」亞玲的語氣更爲堅決的說：「你明天還要上課呢。」

他保證着的說：「我起得來的。」

兩人的談話正說到這兒，徐亞玲忽然呆住了，她恐怖的望着一位劈面相逢的熟人，挽着她胳臂又

殷勤的替她提挽着菜籃的林阿呆也站停了脚步，看見那人，他的方盤臉上也脹成了通紅。

「彭伯伯！」兩個人一齊忸怩的喊。

「哎，阿呆，亞玲！」彭靖湘藹然的笑着：「妳們到那裡去呀？」

「我去買菜，」亞玲急急辯解着說：「我在路上碰到了林阿呆。」

「阿，那很好，那很好。」彭靖湘敷衍的說了兩句便匆忙的和他們擦身而過，他要趕去上班，因爲他那份差使得來非易。

徐亞玲不許阿呆送她到家，便把他從身邊攆了開去。

湖南老鄉彭靖湘，自從被他的舊屬介紹到合作金庫去擔任一名小職員以後，他自動撤銷了小客廳裡的大辦公桌，同時，他也變得人情味十足了。

徐實齋夫婦掛起了金盛貿易行的兩塊招牌，對外貿易八字都還沒有一撇，第二天晚上，也還是彭靖湘首先到徐家去踵門道賀。

「恭喜恭喜！」穿着港衫長褲剃乾淨了山羊鬍鬚的彭靖湘，雙手一拱的說：「徐先生，徐太太，恭喜你們二位鴻圖大發。」

徐實齋嘀嘀的笑，徐太太搬張椅子過來請他坐。正在屋裡收拾房間的亞玲聽到了彭伯伯的聲音，不禁驚吓得手脚瘓軟了，他怕彭靖湘是來告訴他們她今天曾經和林阿呆走在一起的那件事情。

「託福，託福。」徐實齋謙遜的說：「這以後，還得你老大哥多多的幫忙呢。」

「好說好說，」彭靖湘謙遜的說：「我現在只是一個拿薪水的小雇員，老兄開的是拓展國際貿易

的大公司，不過，只要徐老大哥有什麼吩咐，兄弟總是竭力遵辦的，祗怕我人微德薄，沒有力量。」

說時，他又習慣性的伸手去摸摸頷下光禿禿的下巴，只是那一份莊嚴的象徵——山羊鬍鬚却已由於現實環境剃刮無餘了。

三個人閑閑的談了一陣子話，躲在房裡的徐亞玲心頭一塊石頭落了地，彭靖湘只是爲了道賀而來，談了三五分鐘他便告辭離去。

彭靖湘的特地前來道賀，使得徐寶齋深心爲之感奮，做進出口的貿易行生意，在他應該算是輕車熟路，駕輕就熟的了，於是他便有條不紊的辦起事來。第一步，換掉最後一根金條，邀上一位異地相逢的黃浦灘上的生意朋友作保，他在第一商業銀行開了一個戶頭，而且領來一厚叠五十張的空白支票。

第二步，他租了一個郵政信箱，第三步，他登記了一個洋文電報掛號，第四步，他搜集了好些國外廠商名錄，第五步，他忍痛買了一架半新舊的打字機，第六步，他發出了許多兜攬生意的英文信件。

這以後他眼巴巴的坐在家裡面等待，坐在家裡面苦苦等待國外廠商的採購單。

林阿呆深心失望的一連在門外大榕樹下守候了好幾個夜晚，徐亞玲始終不敢出來和他相會。

十九

陳清雲重感情，劉則剛富理智，這兩個人相互影響，再加上劉太太和袁人杰的幫忙，中華路上兩開間的四川食府，生意做得有聲有色。

兩開間的門面打通了，房屋低矮，但却髹漆得明爽開朗，一式一樣的十六副紅漆桌椅，桌面配上大玻璃板，强烈的色彩和整潔的氣氛予人相當有力的吸引，劉則剛督促着一男一女兩個跑堂，硬是把裡裡外外打掃得一塵不染。

四川食府不但賣飯菜，歡迎酒客而且還兼售早晚點心，廚房裡的事情由陳清雲一手包辦，現在他多請了一位忠實可靠的副手，專管洗菜切菜，配搭菜色，他也是他鄉淪落的一位單身漢，非常重視這一份待遇不惡的工作，他和陳清雲合作得很好。

店堂裡的一切由劉則剛總其成，他彷彿是四川食府的經理或老闆，是他大權在握的釐訂着營業方針，跑堂忙不過來的時候他也捲起袖子來幫着端菜上酒，劉太太則是一位和悅可親的賬房。

四月初的一個上午，吃早點的客人剛剛散去，用中飯的顧客還沒有上座，陳清雲和他的助手在小廚房裡忙出了滿頭大汗，趁着這個空檔，跑到店堂裡來休息休息，風涼風涼。

陳清雲在店堂角落設了一張寶座，那是一張帆布躺椅，平時折起來擱在屋角，沒有客人的時候隨時可以找塊空隙攤開躺躺，這是陳清雲在四川食府的一項特權，也是他忙碌終日的唯一享受。

這一天上午，正當他在攤開籐椅準備打個盹兒散散熱汗時，門外閃進一位滿頭白髮的佝僂身影，衣冠楚楚，派頭一絡。

「客到！」小茶房大聲一叫，店堂裡的人全都驚愕的望着那位來客。

陳清雲一眼看清楚了來人是隔壁鄰居徐實齋，心裡雖然有點納悶，因爲徐實齋是從來不會進過四川食府的，但他仍舊堆着滿臉笑容迎了過去：

「徐先生，你今天怎麼有空到小號來呀？」

徐實齋像是跑得很急，額頭上還在沁沁汗珠，他伸出手來和陳清雲匆匆的一握，兩隻小眼睛骨碌碌的打量了四週一轉，他笑吟吟的說：

「陳兄，寶號眞是越來越發達了。」

陳清雲高興的笑着，他瞟視了劉則剛一眼，又向徐實齋伸伸大拇指說：

「這一切，都是我們劉大哥的功勞。」

「啊，」徐實齋機伶的又去和劉則剛夫婦打招呼：「劉兄劉嫂都在這裡啊。」

劉則剛只好也趕過來和他寒喧幾句。

閑聊了三五分鐘，徐實齋忽然尷尬的笑着，他壓低聲嗓轉向陳清雲說：

「陳兄，你現在有沒有空？」

「有空，有空，」陳清雲一疊聲的囘答：「怎麼樣，徐先生有什麼事情？」

「假如陳兄有空的話，」徐實齋不安的瞟了劉則剛一眼：「我想請你出去喝杯咖啡。「

「不要客氣，」陳清雲豪爽的笑着：「假如徐先生有興趣，應該由我來作東，你還是頭一次到小號來，我應該盡盡地主之誼。」

徐實齋連連的搓着手說：

「到是我有一樁事情要請陳兄幫忙；今天這個小東，應該由我來做。」

「我們先不談這些，」陳清雲拍拍徐實齋的手背：「我們出去後再說。」

徐實齋大喜過望，他和劉則剛夫婦打過招呼，然後才和陳清雲並肩齊步的走出門去。

「有什麼話不能當面說吶，大家都是老鄰居，」劉太太不悅的說：「故意裝做那種神秘的樣子。」

「徐實齋是條老狐狸，」劉則剛深沉的嘆了一口氣：「他來找老陳，準沒有好事情。」

兩夫妻正在議論，陳清雲氣喘咻咻的又跑囘來了，他一看到劉太太便伸出了手：

「大嫂，給我幾個零錢。」

「要多少？」劉太太一面說時一面走囘了櫃臺。

「給我二十塊錢就够了。」

劉太太從抽屜裡拿給他二十塊錢，陳清雲頭也不囘的又跑出店門去了。

徐實齋把陳清雲邀進了西寧南路上的一家咖啡館，上午，咖啡館裡很清靜，電唱機正在播送着悠揚的西洋音樂。

兩個人各自要了一杯熱咖啡，徐實齋還沒說話，先幽幽的嘆了口氣。

「徐先生，」陳清雲關切的望着他問：「聽說你開貿易行了，我這一晌因爲太忙，還沒有過來向

你道賀，怎麼樣？寶號的生意好嗎？」

徐實齋一聽這話便把眉頭一皺，他連連搖頭太息的說：

「陳兄，不瞞你說，我開貿易行算是老資格了。老實不客氣講，三十年前我在上海就是靠做進出口起家的，英國、美國、法國、香港、星加坡馬尼剌我都有許多老戶頭，只要一跟他們提起我徐實齋，那眞是金字招牌，再大的生意他們都能够相信得過我。」

「啊，」陳清雲欽羨的望望他說：「到底還是你老先生有辦法，要做生意就做大的。」

「我們做貿易行賺的是佣金，百分之五也好，百分之三也好，」徐實齋壓低聲嗓故作神秘的說：「跟外國人做生意啊，動不動就是十萬八萬美金，你想想，那該有多少個佣金賺頭？」

陳清雲略略一算，他已經爲了舌撟不下了，於是他興味盎然的問：

「請問你徐先生已經做成了幾筆生意？」

「還說什麼幾筆啊，」徐實齋愁眉苦臉的說：「今天才有一位美國的老客戶託我採購一批電石，我已經手忙脚亂的吃不消了。」

陳清雲驚詫的問他：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有了生意上門還不好？」

徐實齋鄭重其事的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洋式航空信封，信封上寫的全是英文，他又從信封裡抽出一叠信紙，信紙上也全是用打字機打的英文，他指指點點的告訴陳清雲說：

「喏，這是美國紐約貝傑公司給我寄來的委託狀，貝傑公司有八億美金的資本，他們老闆從前和

我做過大生意，總算他還記得我，不忘舊情的挑筆小生意給我做做，就這一小筆生意也就够我發筆小財，他們叫我在臺灣採購一百噸電石。」

「一百噸電石？」

「美金十萬元的生意呀，」徐實齋兩隻胖手一拍說：「佣金百分之五，你算算，這一票生意我可以賺多少錢？」

陳清雲認眞的算了算，興奮的叫了起來：

「美金五千塊呢！」

「眼看着五千塊美金就要到手了，」徐實齋吁着氣：「沒想到我自己反而發生了問題。」

陳清雲急急的問：

「你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到此，徐實齋單刀直入的說一句：

「我差七千塊新臺幣的頭寸。」

「七千塊？」

徐實齋不厭其煩的向他解釋着：

「電石是肥料公司的副產品，最近肥料公司剛好有一批電石要標賣，可是你老兄知道的，投標要押標金，押標金非要現款和本票不行，這一筆押標金要五萬塊錢，我全部積蓄都湊起來，還要差七千塊錢——」

陳清雲搞明白了，他打斷了他的話說：

「徐先生的意思是想跟我——」

徐實齋堆着一臉的笑，他也截斷了陳清雲的話說：

「老實不客氣說，我在臺灣一無親戚二無朋友，鄰居的幾家人裡面恐怕還只有你陳大哥有辦法些；我想跟你調七千塊錢的頭寸，如果我得了標，接洽好了輪船把電石運出口，我保證兩個月裡本息歸還，假使我沒有得標，那更簡單，押標金規定是當場發還的，一個禮拜之內我便奉還給你。」

「這個——」陳清雲皺起眉頭把話頓了一頓。

徐實齋趕緊接上一句話說：

「親兄弟明算賬，不論借這筆錢的時間是長是短，我總是按月付你三分利息。」

「哎呀，我不是這個意思。」陳清雲窘得圓圓的胖臉都掙紅了：「我們鄰居隔壁，借幾個錢還要付什麼利息？我剛才顯得有點爲難，那是因爲——」

然而徐實齋根本就不讓他說下去，他又趕緊的岔上嘴說：「爲了使陳老兄放心，」他很快的從口袋裡取出一張支票來：「我這張支票上面的日期開後兩個月，我特地開了七千四百二十塊錢，四百二算是兩個月利息，假如我退回押標金時，我就拿現款來換回這張支票好了。」

陳清雲分明有一肚皮苦經，可是他被徐實齋堵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四川食府的營業情形確是不錯，同時也眞的賺了錢，可是他一時之間確實拿不出七千塊錢這筆大數目。因爲四川食府的經濟大權並不操在他的手裡，他信得過劉則剛夫婦，而那兩位說起來算是伙計的反倒不信任這位獨資的老闆，

他們常說他耳根子和心腸太軟了，爲人處事很難掌得住舵，因此認定他不是一個管錢的材料，那赤膽忠心的一對朋友牢牢的給他看住了錢袋，一有多錢便存銀行，要他開口去跟劉則剛夫婦商量借七千塊錢給徐實齋，不管有錢沒錢，那是準定會碰釘子的。

他到那兒去籌這七千塊錢呢？他不禁搔耳撓腮的煩燥起來，說實話，他對徐實齋的處境非常同情：眼看着就能淨賺十多萬的生意，而且自己的本錢也湊了百分之九十九，就差這麼個七千塊，全部心血便將毀之于一旦，這眞是很殘酷的事情，他不願讓他的鄰居會有這種不幸的遭遇，尤其想到「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這一點，無論如何，他總該爲他盡一份力量，而事實上徐實齋的步步進逼，也叫他找不到推脫的機會。

徐實齋看他沉吟不決，趁此時機把那張期票塞到他的面前，他又在向陳清雲拱着手說：

「陳老兄，拜託，拜託，一切都要看你老大哥肯不肯幫這個忙囉。」

說罷他站起身就要搶先離座了，陳清雲着急的伸出手來，很想攔住了他再解釋幾句，祇是徐實齋故意裝做沒有看見，他一路打着哈哈逕自跑到櫃臺邊去付了咖啡賬，連奔帶跑的走向樓梯口，他這才回頭來和陳清雲打個招呼：

「陳大哥，晚上我在舍下靜候佳音。」

剩下陳清雲一個人，呆呆的望着擱在桌上那張支票發怔：新臺幣七千四百二十元整。

在咖啡館裡坐了許久，依然是一籌莫展，看着手錶已經將近十一點鐘了，店裡又到了一天裡最忙的時刻，他矍然驚覺，連忙收好了那張支票，邁動雙腿下樓，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回四川食府。

店裡已經有一個客人坐在那兒吃麵，劉太太在櫃臺上看到他氣急敗壞的跑來，不禁驚訝的問他：

「出了什麼事？」

「沒有。」他勉强的向她笑笑：「我怕回來晚了，一路上跑得急了些。」

然後他一頭鑽進小厨房裡，劉則剛正繫着他那條又寬又短的布圍裙，他十分得意的對陳清雲說：

「剛才你沒回來，我給客人下了一碗炸醬麵，看樣子也還不錯吶。」

陳清雲湊興的笑笑，他打趣的說：

「你是山東人，做麵食嘛，照說你應該比我更拿手的。」

「厨房裡太熱，」劉則剛也笑着說，一面把圍裙解下遞回給陳清雲：「我可沒興趣再在這裡表演了。」

陳清雲陪他喃喃的笑，又接過了劉則剛手裡的湯勺。

劉則剛轉身出去，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又不放心的掉轉臉來問：

「徐實齋找你幹什麼？」

陳清雲一楞，然後又脹紅着臉扯起謊說：

「沒有什麼，他不過和我談談家常而已。」

「你自己要當心點啊，」劉則剛直率的告誡着他：「那個上海老頭，專會打別人的主意，你記得那一年，他想趁人之危廉價買進你這爿店嗎？」

「我知道的。」他實在不願意欺騙劉則剛，因而他心裡很有些內愧，他淡淡的應了這一句以後，

便搭訕的去整理灶頭。

中午又忙碌緊張了些時，陳清雲一面在忙一面心事重重，自己也感到很不是滋味。

直到下午兩點他躺在靠椅上假裝午睡，一陣靈光閃入了他的腦際，他覺得心頭豁然一亮。

——他想到了要好朋友袁人杰，他一直都在叫他袁大哥的。

袁人杰和他那一羣中航公司遣散下來的同事，起先靠着公家發給的一筆遣散費，熬過了相當時期的苦日子，後來民航隊成立，連袁人杰一起，大部份的人全都進了民航隊。民航隊的待遇優厚，而這羣人手頭的錢也都沒有化完，那時候正當陳清雲需要資金來擴充他的四川食府，於是袁人杰便自動的代他兜借，標會哪，存款放息哪，做得非常之熱鬧。四十一年陳清雲的老婆跟他新聘來的大司務謝澄慶捲逃了，是劉則剛夫婦和袁人杰鼓勵着他繼續維持下去，自己刻苦耐勞，一有多餘的錢，立刻便付息還債，那一段時期，四川食府的債權人確實是惶惶亂亂的，連袁人杰本身的信用也都受了很大的影響，可是當債權人看到四川食府照舊開張，生意還越做越好，該付的利息和該還的款子也都準時準刻的送上府來，不但袪除了恐惧，反而對陳清雲和袁人杰更加信任了。有的人要求繼續把款子存放在四川食府生息，有的人更自動跑來找袁人杰求他代爲放款。可是劉則剛把舵之下的四川食府早已採取了穩紮穩打的營業方針，他們亟於歸還舊欠，婉轉的拒絕了許多朋友存款或貸款的要求。

在這種情形之下，袁人杰反倒感到爲難了，他所爲難的不是怕四川食府還不起債付不了利息，而是他應付不了許多朋友的請託，他們都認爲袁人杰是最靠得住的，不斷的糾纏着他，請他代爲放款，有些人甚至於把大筆的錢丟下來就跑，嘴裡直在說着：「隨便你什麼時候得便，給我放出去好了，反

正錢擱在家裡也是擱着。」

袁人杰的困擾陳清雲了解得最清楚，而且深心爲之抱愧不已，因爲這些困擾全都是他自己給袁大哥找出來的，此刻，他也是束手無策愛莫能助了，因爲他並不需要借錢。

這一天，徐實齋把一個滾燙的馬鈴薯抛到了陳清雲的手上，陳清雲在無計可施的時候終於想起了袁人杰。

他興奮的從大靠椅上一挺而起，扒在桌上小寐的劉則剛抬起頭來問他：

「你幹什麼？」

陳清雲向他一笑笑，悄聲的說：

「我有點事，想去找一趟袁人杰袁大哥。」

「哦。」劉則剛也沒在意，又扒同桌子上睡午覺了。

陳清雲在中山堂後面搭十七路車，到中山北路二段民航隊大厦附近下來。他很順利的找到了袁人杰。

「有什麼事，快說，」袁人杰一見面便催促他：「我們這兒工作忙，連一分鐘都不能多躭擱。」

陳清雲原想轉彎抹角的編造些理由，給袁人杰這麼一催，他就只好直話直說了。

「七千塊不是什麼大數目，老實說我這裡的爛頭寸多得很，」袁人杰立下斷語：「只要對方靠得住，你就是要借七萬塊我這裡也有。」

陳清雲十分高興，他沒想到這樣輕而易擧的便解決了問題，於是他一叠聲的說：

「我想不會靠不住的，」他趕忙把那張七千四百二十塊的遠期支票拿出來遞給袁人杰：「喏，徐實齋已經開好了還債的支票在這裡。」

不料袁人杰竟對那張鉅額支票嗤之以鼻，他輕蔑的望了它一眼說：

「這年頭，空頭支票滿天飛，何况這還是遠期的，它算得個屁！」

陳清雲的胖臉頰又脹紅了，他訥訥的說：

「徐實齋就住在我隔壁，當年他也是黃浦灘上的大商人，看樣子，他不會處心積慮的來騙我們七千塊錢。」

袁人杰認眞的考慮了半晌又說：

「你所說的那些全都不能保證，我們所以拿得穩的是他既然把你作爲調頭寸的對象，那麼，頭一次他可能不會拆爛汚。」

陳清雲大喜過望的說：

「袁大哥，你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借錢給他了。」

「這一次可以借錢給他。」他肯定的說，接着他又提醒陳清雲：「可是你要記得，這既不是我的錢也不是你的錢，因此你就要曉得你肩膀上的擔子有多重。」

「我知道，我知道。」陳清雲連聲的說。

袁人杰小心翼翼的把那張支票摺好，放進了他的皮夾子裡，然後他吩咐陳清雲說：

「你在這裡等一下，我去替你拿錢來。」

陳清雲驚異的問他：

「錢就在你的辦公室裡？」

「你忘記了？」袁人杰邊走邊說的：「我在民航隊也是管會計的，我辦公室裡有一隻保險箱。」

陳清雲在小會客室裡坐了不到五分鐘，袁人杰手捧一隻牛皮紙袋回來了。

「這裡是七千塊錢，」他把紙袋遞到陳清雲的手上：「全部現鈔。」

陳清雲捧過了那一大叠鈔票眞不知道該說什麼是好，他覺得這比自己的問題獲得解決還要令人高興，但他又不便把那歡愉感奮之情公然的流露在臉上，他只是把那一袋鈔票抱得緊緊的。

「這筆錢是一位何太太寄存在我這裡的，」袁人杰語意深長的說：「她的丈夫剛剛因公亡故，這是她所領到的撫卹金的一部份。」

陳清雲驟然覺得手上捧着的鈔票，份量猛一下子重了許多。

「你快回去吧，」袁人杰站起身來準備送客了：「我公事正忙呢。」

二十

徐實齋在那架舊打字機上的的答答地打完了一封英文信，張開雙手伸了一個大懶腰，雙手收回時，就勢抱住了自己的後腦勺子，意態悠閑的且把籐椅作搖床在搖盪。

徐太太坐在書桌旁邊補襪子，她關切的望望他問：

「累了？」

「還好，」徐實齋也望着她一笑，自嘲的說：「到是心裡有點不適意，想當年在黃浦灘上，紀錄有紀錄的秘書，擬稿有擬稿的秘書，打字小姐七八個，事到如今，一塌括子的事情都要歸我一個人來辦。」

徐太太愛憐的望着他：

「慢慢的來嘛，只要我們的生意做得好，就是請一百個職員也不難。」

徐實齋忽然十分感慨的說：

「有時候想想，我們這個人生世界眞奇怪，沒有鈔票的人休想借得到鈔票，眞有本事的人偏偏就找不到工作。越是有錢越是有人拚命的想把鈔票借給他，飯桶草包的人反倒容易找事情。」

徐太太神情不安的瞟瞟他：

「你又在發牢騷了？」

「這不是牢騷，」徐實齋作股正經的說：「這是我幾十年來看穿了的一層道理。妳看吧，就拿我徐某人來打譬仿，搞貿易，做生意，辦廠開公司，幾十年的老經驗那個有我內行？假如銀行肯借我三五百萬，我擔保一年可以給國家賺幾十萬外滙。再說，當今市面上沒有經驗，瞎摸亂闖的大老闆多得很，妳說他們肯請我去給他們發財嗎？沒有關係，休想！就算我靠得住能給他們發財，也不會支我這一份薪水。」

徐太太格格的笑了：

「眞滑稽，這一點道理還要你化幾十年功夫去看穿它？你不想想，眞有錢的人，要是把鈔票借給沒有錢的人，那他又怎麼收得回來？再說，要雇人請人的原本就是些有本事的人，他只要雇些秘書職員茶房跑街的就够了，你想人家雇你拿出錢來讓你自己去做生意，除非是做夢！」

徐太太的這幾句話見識够廣，給徐實齋聽來頗有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之勢，他睜圓了眼睛傻傻的望着他太太，打從心底裡欽佩起她來。

他若有所悟，深沉的嘆了一口氣。

徐太太也陪他嘆息一聲，她想起了一樁久懸心頭的憂慮，趁着徐實齋談話的興緻正高，看起來她不妨正面和他談些現實的問題，於是她低低的叫了一聲：

「實齋！」

「嗯哼。」徐實齋像是從睡夢裡醒轉，抬起頭來平視着她。

「這些時來我略略的算計過，」她很婉轉的說：「恐怕，恐怕——我們賸下來的錢已經不多了

吧。」

果然，徐實齋聽到了這話立時便緊緊的皺起了他花白的眉毛，他無可奈何的笑着說：

「是的，我們剩下來的錢，總共還不到兩萬塊新臺幣。」

徐太太又是一驚，從徐實齋嘴裡透露出來的數目，無疑是最可靠的，因爲來臺灣以後，一直都是他自己在管錢，祇是這個可靠的數目却已比較她的估計又要少了一半。

「做生意還是要本錢的呀，」徐太太躭心的說：「我們在臺灣，旣沒有親戚又沒有要好的朋友，假使要調頭寸的話，我們不是就要走投無路了嗎？」

「我正在拼命的找路子，」徐實齋搔搔他稀朗的頭髮：「今天我就放下了釣餌想釣一條大魚，我的功夫是施盡了，就不知道他會不會上鈎？」

「誰？」徐太太緊張的問。

徐實齋左右探望，看清楚了房間裡只有他們兩個人，這才側身湊向徐太太的耳邊輕聲的說：

「陳清雲。」

「陳清雲？」徐太太一臉失望的表情：「他太太捲逃了以後，他自己的事情還沒有料理清楚呢。」

「這位朋友很熱心，很豪爽，」徐實齋狡獪的笑着：「他幫忙朋友比辦自己的事情更起勁，他身上雖然沒有什麼血，可是他有後臺老闆。」

「他有後臺老闆？」

「民航隊裡的一位袁先生，」徐實齋神秘的霎霎眼睛：「袁先生的信用太好了，好些人找他放賬，他推都推不開。這些都是陳清雲親口告訴我的。」

徐太太疑惑不定的問：

「你曉得他那些話靠不靠得住啊？」

「那就要看今天晚上了，」徐實齋得意洋洋的說：「要是照我的神機妙算，陳清雲今天晚上就會給我送七千塊的現鈔來。」

徐太太不信的搖着頭說：

「事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妳等着看好了，」徐實齋的語氣非常之肯定：「我相信我這一網撒下去，一定會有大魚到。」

徐太太將信將疑的望着他。

便在這時，徐家的門帘一掀，陳清雲滿頭大汗的跑進了門。

「徐先生，」他一進門便朗聲的說：「今天，我總算是不辱使命，你託我借的七千塊錢新臺幣，我給你全部借到了。」

徐實齋眼睛一亮，欠身起來忙着搬櫈子讓陳清雲坐，暗地裡心花怒放，他和瘦長的太太交換了一瞥會心的微笑。

「一切都照你的意思，支票我交給了對方，條件他完全同意，」陳清雲氣喘咻咻的把那滿裝鈔票的牛皮紙袋交到徐實齋的手上，他好意的關照着他說：「你點點看，看數目够不够？」

徐實齋靈活的小眼珠骨碌碌的轉着，臉頰上的胖肉也由於高興而起了痙攣，他鄭重其事的捧住那一紙袋鈔票，感激無限的向陳清雲說：

「陳大哥，還是你够朋友，在這種緊要的關頭，就只有你肯幫我一把，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的。」

陳清雲受寵若驚，他望望那一對皤白的頭顱，徐實齋和徐太太的，他望望那一胖一瘦兩位老人臉上浮漾着的感恩神情，熱辣辣的暖流鎖住了他的胸腔，他十分感動，因而他更深信自己做了一樁很有意義的事情。

體態窈窕的徐亞玲從後房踅了出來，她閃瞥了陳清雲一眼，低低的叫了一聲「陳伯伯」。

「你放心，」徐實齋再作保證的說：「這筆錢我到期準定歸還，絕對不會叫你陳大哥有半點爲難。」

陳清雲咧開大嘴嘀嘀的笑着說：

「那當然了。我們還希望徐先生做大生意發大財，我們也多少能够沾點光。」

「那還有什麼問題，」徐實齋歡然的笑着：「只要我賺了錢，一定請客。」

三個人又說了些閑話，陳清雲看看手錶，晚間上市的時候又快到了，於是他匆匆的和徐實齋夫婦告別，他說他要趕緊回到店裡。

徐家兩老夫婦把他送到大門外邊，殷殷的揮手道別，陳清雲怕錯過了時間，特地叫一部三輪車拉他回四川食府。

劉則剛夫婦當天晚上就知道了這七千元借款的事情，因爲袁人杰來吃晚飯的時候告訴了他們，他們很不贊成這件事，兩夫婦和陳清雲袁人杰辯論了半天，按照劉則剛的判斷，這一筆錢多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了。

可是袁人杰却認定他很有把握，他說：「徐實齋不可能頭一次借錢便拆爛汚的。」

「臺灣的地方這麼小，」他聳聳肩膀輕鬆的笑笑：「這一對老夫婦還帶着徐亞玲，他們要躱也沒法躱，要逃也沒處逃。我不相信他們爲了這七千塊錢就肯斷了我們這邊的路子！」

這一件事算是袁人杰料準了，頭一趟借錢，徐實齋不會不保持信用的。那一天下午，當陳清雲急忙忙的把七千塊現款送到徐家，眼眶子淺的徐太太和目光遠大的徐實齋隨卽便引起了一番爭論。

「把這筆錢存到銀行裡去，」徐太太望着那一大堆鈔票說：「乾脆告訴他們生意沒有做成功，垮了，看那個陳清雲又拿我們怎麼辦？」

「我才不呢，」徐實齋曖昧的笑着：「老實不客氣告訴妳，這七千塊錢是釣餌裡頭的釣餌。」

徐實齋說得太深奥也太難解，徐太太傻住了，她茫然的問：

「我不懂，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要把這七千塊錢留下來，」徐實齋詭秘的笑着說：「兩個月的期限一到，頭一天我便捧了七千四百二十塊錢現款還給陳清雲，我要告訴他，電石標到了，生意也做得成功圓滿，付了利錢之外，我還得好好的請他們一頓酒，擺擺我的派頭！」

徐太太被他越說越糊塗了，她瞜瞇着眼睛問：

「你白白的賠那麼多錢，又在貪圖些什麼呢？」

「爲了爭取信用呀，」徐實齋爽朗的笑着：「這就叫做長江放遠釣，既然有浩浩蕩蕩的長江，魚蝦龜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們的釣絲也得放遠一些吧。我老實告訴妳，無緣無故的借這筆錢，那是我的一記噱頭，到期連本帶利還得痛快，那是我在別別苗頭，最後叫起酒席來請客，一方面爲了拉關係，一方面也是擺擺我的派頭，噱頭，苗頭，派頭，有這三個頭，也就會有第四個頭出來了——頭寸！」

徐太太於是會過意來，她笑得顫巍巍的說：

「還是你，眞有辦法。」

徐實齋高興的爆發出一陣大笑，和徐太太併肩齊步的走進臥室。

三年之前，徐亞玲便被他們搬到客廳裡去睡沙發。沙發短而她的個子直在長高，因而她天天晚上都是縮起身子睡，今夜，她聽到了徐實齋夫婦所說的每一句話，她非常的猶疑彷徨，她不知道是否應該去向陳伯伯提出一聲警告，還是爲了她名義上的父母而守口如瓶的保持秘密。

夜，漸漸的深了。

二一

清晨五點多鐘的時候，彭靖湘被他的太太猛力的推醒起來。

「三伢子他爹，三伢子他爹！」彭太太急得聲音都變了：「你快點起來看看，三伢子怎麼樣了呀？」

彭靖湘緊張的一躍而起——跑到三伢子的床前，他睡眼惺忪的伸手摸摸三伢子的額角，火辣辣的燙，心底閃過一陣驚悸，急忙的摸索衣服來穿上。

「這是怎麼攪的？」他急切的問。

「我也不知道呀。」彭太太的眼睛裡盈盈的閃着淚光：「我也是剛被伢子的胡話吵醒，爬起床摸摸他，才曉得他發了這樣高的燒。」

「趕緊把他送到醫院去，」想起報紙上天天登載着腦炎猖獗的消息，彭靖湘聲嗓發抖的說：「燒得這麼高，怕他是腦炎。」

偏在這時，三伢子又發出了聲聲的囈語。

「要趕緊呀！」彭靖湘惶亂的彎腰下地摸鞋子：「遲了就怕來不及啦。」

給彭靖湘這麼一說，彭太太更是吓得六神無主，她抖索索的披起一件旗袍準備動身：「送到那個醫院去呀？」

「還是到臺大醫院吧，」彭靖湘摸到了鞋子趕緊往脚上套：「那邊掛急症號可以要求記賬，可以拖到明天再繳錢。」

彭太太心頭一酸，沒想到逃來臺灣竟會變成這個樣子，兒子得了病，還要考慮請醫生的錢。

彭家的忙忙亂亂驚動了緊隔壁的劉則剛夫婦，劉家夫婦熱心的趕過來敲門問：

「彭太太，有甚麼事呀？」

「三伢子發高燒，」彭太太大聲的喊，聲音發出像是在哭：「燒得他都在說胡話了，就怕他是腦炎。」

「哎喲，天哪！」劉太太雙手合什的說：「如果眞是腦炎，那可怎麼得了呀？」

「先送他到醫院裡去再說，」劉則剛說完了這句話就往外面跑了，他邊跑邊說：「我到街上打電話給醫院叫車子。」

彭靖湘直感到手脚痠軟，心亂如蔴，所幸等候的時間並不太久，一刻鐘後，尖銳呼叫的臺大救護車駛到大雜院門前。

劉則剛兩口子不放心的陪伴着彭靖湘夫婦，一同把三伢子送到臺大醫院。

在急診處，裡裡外外全是忙碌緊張的醫生和護士。

急症病人被擱放在一張張白色的病床上，血腥攪拌着膿漿，呼號夾雜着呻吟，生與死只有一線之隔，那眞是人生最悲慘的地界。

由於彭靖湘夫婦一開口便指說三伢子害的是腦炎，腦炎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因之，臺大醫院急

診處的醫生和護士都很緊張，他們立刻採取緊急措施，把三伢子送進了防範嚴密的傳染病房。

把過了脈也驗過了血，臺大醫院的實習大夫臉上毫無表情的開門走出來。

彭靖湘夫婦焦急的迎上前去探問：

「請問先生，我們的彭定國是不是害腦炎？」

「不是。」醫生仍然緊繃着臉回答：「他是急性盲腸炎。」

「急性盲腸炎，」劉則剛也岔嘴進來問：「那不是要開刀的嗎？」

「馬上就要開刀，」醫生忙着叫護士把三伢子移到手術室，一面閃瞥了彭靖湘夫婦一眼說：「你們的孩子營養不良，貧血，開刀以後需要輸血，你們預備好了錢沒有？」

「錢？」彭靖湘一楞，又怯怯的說：「可不可以明天再繳呢。」

彭太太也岔嘴來說：

「不是有規定說是急症可以記賬的嗎？」

「什麼記賬不記賬，醫院又不是開店舖，」那醫生白了她一眼：「手續費住院費可以過一兩天結算，藥錢和血漿費照規定是要繳現款的。」

劉則剛恐怕時間拖久了不好，便橫身過來大聲的問：

「大夫，照你看，我們應該準備多少錢？」

醫生沉吟了一下說：

「可能要兩千塊吧。」

「兩千塊！」彭靖湘驚得差點跳起來。

那醫生還有別的病人要看，顧不得他們了，衝開他們的包圍就走。

彭靖湘又氣又急，嘴唇痙攣得一時說不出話，虧得劉則剛還算鎮靜，他指揮若定的說：

「這麼樣，我太太陪彭太太到手術室去照拂孩子，我跟靖湘兄馬上回家去找錢，人命關天，我們會儘快趕回來的。」他伸出大手拍拍啜泣中的彭太太的肩頭說：「彭大嫂妳放心吧，孩子都到了醫院，不會有什麼事的？」

說罷，他拖着彭靖湘就跑。

回到大雜院，院子裡正亂哄哄的，晨光微曦中，所有的人都跑到院子裡來了，房東阿婆、林阿呆、徐實齋夫婦和徐亞玲，陳清雲牽着他的兩個孩子，全都聚在大門口七嘴八舌的議論紛紛。

陳清雲一眼看到劉則剛和彭靖湘遠遠的坐着三輪車回來，他踮起脚高聲的問：

「怎麼樣？是不是腦炎？」

「不是！」劉則剛曉得這些人都在驚慌，他更大聲的回答陳清雲：「醫生說他是急性盲腸炎！」

陳清雲吁了一口氣說：

「啊，那就好了。」

但是徐實齋還在不信的問：

「弄清楚了沒有啊？」也沒等人回答又嘮嘮叨叨的向阿婆說：「要是腦炎那是要傳染的啊，妳房東就應該找衛生院來消毒，要不然隨便那個害了腦炎妳都要負責！」

林阿婆正準備掄起眼睛瞪他，劉則剛和彭靖湘雙雙的從三輪車跳下地面。

「驚動了各位芳鄰，」彭靖湘連連的作着揖說：「眞是抱歉萬分，不過，三伢子確實不是腦炎，醫生診斷了他是急性盲腸炎，現在等着開刀。」

劉則剛畢直的走到陳清雲的面前，伸手拉拉他的衣袖，把他拉到了厨房門口，這才低聲的問：

「你家裡還有多少錢？」

陳清雲想了一想說：

「大概還有兩百多塊錢吧。」

劉則剛的眉頭一皺：「昨天收的錢呢？」

「昨天下午嫂子派人存進了銀行，因爲今天有一張支票到期。」

「糟糕！」劉則剛着急的一跺脚說。

「怎麼樣？」陳清雲擔心的問：「是不是彭家那孩子看病要用錢。」

「三伢子正在那兒開刀呢，」劉則剛焦燥的直搓手說：「開刀之後要輸血，輸血要現款，得兩千塊呢？」

「這麼清晨八早的，到那兒去湊呢。」陳清雲搔耳撓腮的說：「要一兩千塊呀——」

劉則剛又去把彭靖湘拖來這邊，他急急的問他：

「靖湘兄，你府上有多少現款？」

彭靖湘脹紅了臉，他囁囁嚅嚅的說：

「我們，我們還沒有——沒有到發薪的日子。」

劉則剛知道彭靖湘的難處，聽他這麼說，很可能他家裡連一個錢也沒有，然而大火已經燒到眉毛尖，不想辦法也是不行的，於是他又轉過臉去囑咐陳清雲：

「還是你去找一趟老袁——」

「啊，對了！」提起袁人杰，陳清雲觸動靈機，想到了一個辦法，他快步跑到還在談論不休的那一羣人中間，他劈頭就去問徐實齋：「徐先生，昨天我給你借到的那筆款子，你是不是還擱在家裡？」

徐實齋剛要點頭，徐太太趕忙揷進來說：

「啊喲，那個會把這麼多的現錢放在家裡嘛！昨天下午老早就存進銀行裡去了。」

彭靖湘和劉則剛也一前一後的跟了過來。

「咦，這到叫我弄不懂了，」陳清雲搔了搔頭說：「昨天我送錢到你們府上的時候，不是已經四點多鐘了嗎？銀行三點半就下班，你們怎麼會存得進去的呢？」

徐實齋心知他太太的話裡露出了破綻，立刻掩飾的說：

「是我在銀行裡有熟朋友，時間過了也可以存得進錢去的。」

亞玲站在徐實齋夫婦的背後，阿呆注意到她臉上露上了一絲鄙夷的神情。

「徐先生，」劉則剛很誠懇的說：「三伢子現在躺在臺大醫院，急性盲腸炎是很危險的，他要開刀，馬上得輸血，我們急需兩千塊的現款，要是你府上拿得出來，我擔保今天中午以前就可以全部歸

還給你。」

徐實齋的臉孔脹成通紅，七千塊現款還在他的那口大木箱裡，借兩千出來是毫無問題的事，他相信陳淸雲他們也會再借錢來還他，只是偏偏他太太把話說在前頭了，如今卽使他存心想借也不能拿出手，他祗好强項的說：

「錢眞的送進銀行了嘛？難道我們還會騙你不成！」接着他又口軟的說：「不過，我可以打張票子給你。」

徐太太正要攔阻他這麼說，劉則剛却冷冷的回答他：「謝謝你，假如可以用支票的話，我們這裡也有。」

林阿婆直到這時候才算聽明白，三伢子在等着兩千塊錢輸血開刀，她不禁喃喃的唸了幾聲佛，高聲的叫着阿呆說：

「阿呆，你到我的房間裡去，把櫃子抽屜打開，看看有多少錢，攏總給我拿來。」

阿呆嗷了一聲，飛也似的跑向他祖母的房間，大門口所有的人，全部驚詫的注視着阿婆的胖臉。

兩分鐘以後阿呆又跑回來了，手上捧着一紮十塊錢的鈔票和許多零鈔，他氣喘吁吁的把所有錢都遞給彭靖湘，又回轉臉來告訴他祖母說：

「阿婆，你抽屜裡只有一千五百塊，我把我自己存的兩百多塊錢也借給彭伯伯了。」

「好。」林阿婆贊許的說，又去安慰彭靖湘：「彭先生，你不要心急，儘管去給孩子治病，錢不够，等下我替你到合作社去拿。」

陳淸雲想起他家裡也有兩百多塊錢，忙不迭的回家拿了出來，交給了彭靖湘，彭靖湘的眼睛裡溢滿了淚水，他兩手顫抖的捧着那些鈔票，他語音含混不淸的說：

「各位的盛情，我們一家子眞不知道怎樣報答才好。」

「快走吧！」劉則剛一手抄起了他的胳臂：「三伢子還在等着輸血呢。」

彭靖湘連連的向大家作揖，淚水在他瘦削的臉上縱橫淌流。

三伢子的這一場病，足足化了彭靖湘三千塊，其中由林阿婆借了一千七，陳淸雲借了一千三。錢債和人情債都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歸還，彭靖湘覺得心裡負擔沉重已極。

更壞的事情是：三伢子因爲這一次大病，高中三的功課就誤得太多，他雖然勉强的畢了業，大專聯考却是全盤失敗。

二二

轉眼間又是春去夏來，大雜院的夜晚，恢復了例有的熱鬧，晚飯過後，家家都搬出椅子來乘涼。談談笑笑，說說唱唱，一大院子像是一家人。

現在，五家人都沒有什麼隔膜了，徐實齋托陳清雲代借的錢，不僅如期歸還，而且他還請袁人杰、陳清雲和劉則剛夫婦在狀元樓吃了一頓豐盛的酒席，徐實齋的表現，使得袁陳劉三個人都感到有點過意不去，袁人杰和陳清雲認爲他太破費了，而劉則剛則心裡懊悔以前錯估了徐實齋的信用。

自從三伢子害過那場急性盲腸炎，彭靖湘開始了他到臺灣以來性格上的第三次轉變，他變得自卑感極重，處處讓人，處處顯出那種卑躬屈膝，曲意順從的模樣，這使彭太太和彭三伢子彭定國看了都很傷心難過，劉則剛雖然不斷的鼓勵着他，可是由於彭定國的病，他情感上金錢上的負債同時把他壓垮了，一時間他很難於振作。

林阿婆的仁慈和慷慨贏得了滿院子人一致欽敬，只有徐實齋對她心裡不服，可是他在衆人面前也不得不說阿婆是個好人。

林阿呆唸完臺大物理系二年級了，他的智慧與體格平衡的發展，他早已是一個彬彬有禮而又面貌端正的英俊青年，阿婆二十多年來的心血沒有白費，誰都稱讚她有這麼一個好孫子，看起來阿呆一定會光大林家的門楣的，這些時候阿婆的用度很節省，原來她是在暗暗準備林阿呆出國留學的費用。

放過暑假以後，林阿呆忽然神情愉快起來，從早到晚，他不是臉上掛着笑便是嘴裡唱着歌，走幾步路都是蹦蹦跳跳的，他常常會撩人一下或者吓人一跳，他所表現的頑皮和稚氣顯示出他的深心正洋溢着歡樂和喜悅，但是誰也猜不透他心裡在歡喜些什麼，阿婆想來想去總也想不出這裡面的道理，難道是他這學期考了個第二名，還是他終於把那個聽來很不雅馴的名字改過來了，此刻，他身份證上的名字不再是林阿呆，經過祖母的同意，他改了一個名字——林國雄。

林國雄內心的秘密只有兩個人知道。

這是一個凉爽的夏日夜晚，上弦月斜斜的掛在東邊天際，閃閃的小星星一明一滅的像是在霎眼睛，天上沒有雲，漫天匝地的覆罩着寶藍色的巨幕，門外那株大榕樹枝葉沙沙作響，清風拂過來又飄過去，把整天的暑熱全吹散了。

林國雄遠遠的坐在他房門口的石臺階上，微風吹不動他塗滿香蠟的長髮，也吹不冷他心頭熱情的衝動，因而他顯得有點呼吸急促，他環抱雙膝身體蜷曲的坐着，心神不定的用雪亮的皮鞋尖在石臺階上敲擊。

他的眼睛凝注在乘凉人們排成圓圈的某一點，他苦苦的等待那對晶瑩的眸子抽空過來瞟他一眼。兩對眸子一相接，便有一道電流通過他的全身。

徐家、劉家、陳家和彭家，加上最受大家尊敬的林阿婆，在大院子中央團團的坐成一個圈子，享受一天裡最輕鬆愉快的一段時光，起先是陳清雲拉開嗓子高聲的講了一個笑話，他說四川食府那個幫他切菜的下手嘴饞，老愛偷些菜吃，陳清雲說過他一次，叫他不要把端出去的菜弄殘了，那樣會使客

人不高興的。於是這位下手便賭神罰咒的說他再也不敢偷菜吃，同時為了表示他的決心，他宣稱從此信奉佛教，不再吃葷腥。有一次陳清雲燒了一大鍋蘿蔔紅燒肉，準備作普通客飯菜，他剛一轉身，便發現那個下手伸手到鍋裡撈了一塊紅油油的蘿蔔出來吃，他不免要勸他幾句，陳清雲說：

「你吃點菜到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你賭過了重咒說是要吃素的，假如菩薩眞靈驗了，你可怎麼辦？」

大家都在緊張的等着聽他的下文，陳清雲却故意賣個關子頓了一頓，直到徐亞玲遠遠的瞟了林國雄一眼又急急的去催他時，陳清雲才繼續的說下去。他說：那個下手聽了他這些話以後，居然雙手合什的跟他說了四句偈子：

「阿彌陀佛，肉燒蘿蔔，和尚吃肉，我吃蘿蔔！」

說完了這個笑話他便搶在人家前面先笑，那種歡愉朗爽的笑聲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性，院子裡大大小小的人也跟着他前仰後合的笑了起來。

林國雄也在笑，他遠遠的坐在臺階上笑，陳伯伯所說的笑話他是一字不遺的聽進耳朵去的，他覺得陳清雲非常富有幽默感，他確是說了一個好笑話。

笑過之後院子裡又寂靜了一會兒，因為人人都需要適時的調整呼吸。趁着這個空擋。徐實齋轉彎抹角的問起林阿婆：

「阿婆，聽說我們右邊那塊空地也要蓋大樓房了，是不是？」

「嗯，」林阿婆抽出腋下的手絹來抹抹笑出的眼淚說：「聽說是要蓋什麼大旅社吧，五層樓。」

「又是一幢五層樓，」徐實齋望望右邊又望望屋後：「我們的前後左右，將來都是五層樓了呢。」

「眞是的，」劉則剛仰起頸子來也四面眺望了一下說：「咱們的後面蓋了一幢五層樓，右邊又蓋了一幢，現在連左邊也要蓋了。將來我們四週圍都是高樓大廈，樓上的人朝下一望就可以望見我們，那倒也是怪有趣的事情呢。」

徐實齋緊接着話題繼續發揮下去：

「這是一定的道理，都市繁榮起來以後，建築物全得向上發展。在這種時候地價的漲勢最可觀了，」他機警的就此打住自己的話，轉過臉又去問阿婆：「阿婆，妳這個大院子一共有多少坪地？」

阿婆脫口而出的說：

「一共是一百零三坪。」

徐實齋認眞的給她算計着：

「嗯哼，一百零三坪，就算是兩百塊錢一坪吧，二一得二，二三得六，阿婆，」他佯喜的叫着：「妳這塊地皮不是要值二萬零六百塊了？」

「二百塊錢一坪？」林阿婆不屑的搖搖頭：「老實告訴你吧，上個月有人來跟我談過價錢，他出一千塊一坪，我連睬都沒有睬他！」

徐實齋又一個計劃胎死腹中，他不安的望望週圍的人，似乎誰也沒有認眞的在傾聽他和阿婆的談話，於是他又搭訕的去向阿婆說：

「那麼，妳又準備怎樣處理這筆地皮呢？」

「一萬塊一坪我也不賣，」林阿婆決斷的說：「別人要起大樓房，讓他們去起好了。我這幾間小房子是我公公手裡造起來的，不管人家出多少錢我也不賣。」

林國雄聽清楚了他祖母所說的每一個字，他眞想向她鼓掌表示贊成。

二三

院子裡又靜了一會，彭靖湘趁此機會悄悄移動位置，他連人帶椅挪到陳清雲的身旁，湊近陳胖子的耳朵說：

「陳先生，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

陳清雲以爲他又要借錢，當然這種事情不能在衆人面前開口，所以他才這樣神秘鬼祟，他充份了解彭靖湘的心理，於是他也細聲的向彭靖湘說：

「你先到廚房後頭去等我，我馬上就來。」

正當劉則剛又打開話匣子談起另外一件不相干的事情時，陳清雲抽空蹓到和彭靖湘約好的地點。

「彭先生，」他遠遠的和他打了個招呼：「你有什麼事情嗎？」

「到也沒有什麼，」彭靖湘不安的在搔弄着他稀薄的頭髮：「我祇是想問問，陳先生的店裡還需不需要添雇人手？」

陳清雲怔了一怔，再問：

「彭先生的意思是——」

「我還不是爲了那個不爭氣的孩子，」他感慨的嘆息一聲：「彭定國高中算是畢了業，大學却又考不取。」

陳清雲這才聽懂了，他直接了當的談到本題上來：

「你是說三伢子，啊，不，彭定國。你想給定國找個事情？」

彭靖湘向他點點頭說：

「是的，我這個孩子今年升不了學，去當兵也還有一年的時間，所以我想給他找個事情做做，一方面免得讓他游手好閑，另一方面也可以叫他賺點錢來償還債。陳先生，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我家裡的情形很糟，從大陸上帶來的錢早已貼光了。我在合作金庫當小雇員，賺來的薪水連吃飯都不够，再加上定國害了那麼一場大病，欠了各位好幾千塊，要是專靠我，那就一輩子也都還不清了。」

「定國是個好孩子，」陳清雲認眞的說：「他既然高中畢了業，當然也有他的智識程度，你把他安置在我店裡我是絕對歡迎的，不過，只怕太委屈了他。」

彭靖湘急急的說：

「到了這種地步，我們還能說什麼委屈不委屈呢？就拿我來說罷，想當年我也是管二三百萬人的行政專員，今天還不是只好夾在那些年輕小伙子裡頭當雇員？」

陳清雲挖空心思在那兒想辦法，他終於想起了一條三全其美的好主意，於是他便轉過臉來向彭靖湘說：

「啊，對了，你可以叫彭定國去給我管賬。」

「給你管賬？」彭靖湘大出意料之外的望着他說：「現在不是有劉太太在替你管賬嗎？」

「但是我總不能長此麻煩她下去，」陳清雲笑吟吟的說：「彭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們劉大哥早

先幹過團長，而劉大嫂也就是高高在上的團長夫人，她替我坐櫃臺我心裡一直都很不安，我麻煩劉大哥已經够了，總不能麻煩他們一家子，我早就想請劉大嫂休息休息。」

彭靖湘疑惑不定的問他：

「你說的是眞話？」

陳清雲肯定的回答着：

「當然是眞的。」

「要是你叫彭定國去替你管賬，」彭靖湘還在躭心的問：「劉先生那邊會不會發生誤會？」

「左鄰右居，親如兄弟，」陳清雲輕鬆的攤攤手：「什麼事情都可以講清楚的。」

「那麼，這樁事情就算是我們已經說定了？」

「說定了！」陳清雲親熱的去拍拍彭靖湘的肩膀：「只要我們那位老弟肯委屈點。」

彭靖湘喜出望外，他興奮得連連的向陳清雲拱手道謝，同時非常誠懇的說：

「我兒子替你做事，主要的原因還是爲了賺點錢來還債；清雲兄，我和你把話說在前頭，不論你給定國多少錢一個月薪水，你要儘先把我們欠你的賬扣下來。然後，我再拿他的薪水去分期還錢給阿婆。」

「那不好，」陳清雲皺皺眉說：「橋歸橋，路歸路，定國該拿的薪水，我還是要照樣付給他。」

「請你千萬不要跟我客氣，」彭靖湘說話的時候急得臉孔都掙紅了：「你要是幫忙我們早點把舊債還清，你就是我們彭家的大恩人了。」

陳清雲被他說得心裏有點難過，三十八年剛剛搬來這個大雜院的時候，彭靖湘是何等的倨傲與風光，歲月不饒人，生活最現實，如今他那栖栖惶惶的模樣，眞是令人徒興不勝今昔之感，「好吧，」他勉強應允的說：「一切都照你的意思辦好了。」

彭靖湘又一疊聲的道謝，說了許多要求陳清雲照顧指導他兒子的話，陳清雲一一的應允了，他們一齊回到乘涼的人羣中間，彭太太欣然發現彭靖湘臉上浮現出失落已久的歡欣笑容，她感到心底一陣溫暖，她也莫明所以的笑了。

二四

月落星稀，夜涼如水，院子裡乘涼的人漸漸散去，徐亞玲跟她父母撒了一個謊，她說她覺得頭悶，想在外邊多吹點風，徐實齋夫婦呵欠連天的拋下了籐椅便回房去。現在，大院子裡只剩了她一人一椅，以及她那顆躍動着秘密喜悅的心房。

她無法辨認心底的喜悅揉和着多少複雜的情愫，隨着一家家的燈光熄滅，她便心臟猛跳起來，帶着一些驚懼，擋開幾分羞窘，她大膽的朝身後望望，看見他仍還坐在石臺階上，雖然走到那邊去談話要比院子中央安全得多，同時也隱秘得多，然而像是有枚巨釘釘牢了她的雙脚，她依舊一動不動的坐在空曠的大院子裡，任讓月光撫她的髮，任讓輕風拂她的臉——臉上，熱潮潮的。

她的心裡是多麼的矛盾，她眞駭怕他又會像昨天一樣躡手躡脚的踅到她的身後，頑皮的伸手蒙住了她的眼睛，還大膽的用嘴唇輕吻她的柔髮，肌膚的相觸帶來奇妙無比的感覺，既駭怕，又無法推拒，甚至她總想悄悄的給他一點反應。

林國雄爲了避免徐實齋夫婦起疑，從來不會參加過乘涼集團，他總是自己一個人遠遠的躲在最遠角落裡，就像今天晚上一樣，找一個能够張望得到亞玲的隱蔽處所，他不斷的向她張望，伺候她偶找到機會向他瞟視一眼，兩目相接時兩顆熱烈的心會得同時訇然一響——亞玲告訴過他的，她羞答的低聲告訴他。

院子週圍五家人的燈光逐一熄滅，帶着十分羅曼蒂克的音樂節拍，這種美妙的情景和氣氛加速了光血液的流速，他鼓足勇氣站起身來，脫下木屐板倒拎在手裡，他光脚踏過清涼的石板。

他

她像一座絕美的雕像，端端正正的坐在那張大籐椅上，她的姿態充分顯露出她內心的緊張，她不需要那麼端正的坐着的，胸部挺起，肩背筆直——她居然沒有聽到他慢慢移近過來的聲音。

果然林國雄又頑皮的彎身向前，在她那晶瑩小巧的耳畔輕輕的呵了一口熱氣。

「啊！」徐亞玲輕輕的叫了一聲，她被他吓一大跳，右手在自己隆起的胸部頻頻拍撫。

「對不起，」他馬上就懊悔自己過於孟浪，把亞玲吓成這個樣子，他認眞的向她道歉說：「我以爲妳聽到我在走過來呢。」

亞玲虛之的向他笑笑，清澄的眼神裡沒有一絲一毫譴責的意味。

這使林國雄感到更加慚惶，同時又因爲亞玲的溫柔和婉而深心興奮，兩種心情羼雜在一起，使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事，他伸手揷進自己的褲袋，掏出一個裹紮精美的小紙包。

他把它遞到她嫩如葱白的纖手上，深情款款的說：

「打開來看看。」

她怔怔的望着自己手上的那個小包，使勁的搖着頭說：

「不，我不——」

「打開來看看，」他急切的儘催着她：「看看，保險妳一看就喜歡。」

「不行，」她面向着他神情嚴肅的說：「你不應該送東西給我的。」

他又在發着他那大男孩的專横來了：

「不管，你先打開來嘛！」

「那不好，」她乾脆把紙盒遞回他的手裡：「待會紙包一打開來，店裡就不肯退錢了。」

他驚詫的問：

「我好容易把它買來了，爲什麼又要退掉？」

「你非退掉不可。」她堅決的說：「我不要你送任何東西給我，再說：給我爸爸媽媽看見了，你叫我怎麼分辯？」

林國雄一楞，這個問題他早先怎麼沒有考慮到？亞玲說得不錯，如果給徐實齋夫婦看到這份貴重的禮物，那一定會鬧出一場大風波。

他又變得神情沮喪起來，他默默無言的在亞玲旁邊的地面上一坐，像似在和他自己賭氣似的，猛一下把那個紙包撕開。

徐亞玲很注意的盯望着————紙包裡是一個精緻的小絲絨盒，掀開盒蓋，金光閃閃，竟是一條項鍊扣着一顆鷄心。

「啊，」徐亞玲失聲驚呼了：「你怎麼會去買這麼貴重的東西？」

林國雄苦笑笑，沒有答覆她的問題，他把那顆鷄心遞到亞玲面前給她看。

亞玲就着月光辨認淸楚那上面鐫刻着的三行字：

亞玲

國雄愛情永固。

她的雙頰馬上就脹成通紅，她訥訥的問：

「你那兒來的這麼多錢？」

他聳聳肩，攤攤手，做了個莫可奈何的表情：

「省吃儉用一年多，我早就想給妳買這個了，阿婆給我的零用錢我全都留下來不用。」

一陣陣熱浪衝激着亞玲的心胸，她感動極了，淚水即將奪眶而出，她抖索索的伸出雙手，小心翼翼的把那串金項鍊取過來，她把它套在國雄的頸項上，然後她悄聲的向他說：「你先幫我戴着——總有一天，我自己會戴上它的。」

說完了這句話，她便羞得什麼似的，站起身來一溜煙跑到大門外去了。

林國雄急忙的追過去，他在門外那棵大榕樹下面找到了亞玲。

「亞玲！」他氣喘咻咻的說：「妳爲什麼要跑呢？」

「我——」亞玲才說了一個字便頓住了，那對靈活的眸子在他臉上輕盈的一轉。

他覺得自己十分衝動，眞想伸張雙臂去緊擁着她，但他不敢，他強自嚥下一口口水。

「亞玲！」

「嗯——」她把回答的尾音拖曳得很長很長。

他又怯懦的找不出話來說了，月光，在枝葉茂密的大榕樹頂熠熠閃耀，像是在偷窺着他們的動

靜。

許久許久，林國雄才找到了一個話題，其實他也只是爲了破除難耐的沉寂而這麼問的：

「今天晚上我好像聽到妳——妳爸爸在問阿婆我們家房子的坪數和價錢？」

「嗯，是的，」果然亞玲便被他引起了談話的興趣，她很緊張的說：「你要告訴阿婆，我爸爸是在想用最便宜的價錢買下你們的地皮，然後再抵押出去，借錢蓋一幢樓房，一層層的租給人家。」

林國雄笑吟吟的問：

「妳怎麼知道的？」

亞玲認眞的說：

「前天我聽到他們在這樣商議。」

林國雄沉思了一會兒，嘆了口氣說：

「看樣子，妳們家也是很艱難的了。」

「我父親既不肯出去工作，又不想規規矩矩的做點小生意，三十八年從上海帶來的錢已經花得差不多了，」徐亞玲面容憂戚的說：「我眞不知道我們以後怎麼樣過日子？」

「徐伯伯的貿易行不是開得很好嗎？」林國雄提醒着她：「前些時還聽說他做成功了一筆電石生意，賺了五千多塊美金吶。」

「你說的是我爸爸請過陳伯伯他們吃飯？」

「我聽陳伯伯講的，」林國雄說：「陳伯伯也很爲妳們高興，他說：到底還是你爸爸有辦法，做

一筆生意就能賺那麼多錢。」

沒想到徐亞玲竟會輕蔑的從鼻子裡哼了一聲，她帶着不屑的神情冷冷的說：

「那都是——」

正要說出那個騙字，她忽然機警的頓住了，她雖然不是徐家的親生骨肉，但是徐實齋夫婦在名義上總歸還是她的父母，她警覺到她不該在林國雄面前這樣毫無隱諱的暴露她家的弱點。

可是林亞玲還在繼續的追問：

「那都是些什麼呢？」

「啊，」她歉疚的笑笑，靈機一動的把話改了過來：「我是說，那都是碰巧的事情，沒有本錢做生意，很少會有這種湊巧的機會。」

「那到也是眞的，」林國雄一本正經的說：「有時候我想想，也眞爲妳們家擔心。」

亞玲聲嗓黯然的說：

「我們家，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談話又告中斷，林國雄顯然選了一個不太合適的話題。

久久，徐亞玲把頭部俯得低低的說：

「前兩天，有人來給我做媒——」

「給妳做媒？」林國雄大吃一驚，吓得聲音都變了：「告訴我，是誰？」

「一家紡織公司的大老闆　很有錢，」她羞澀而又憤恚的說：「年紀都跟我父親差不多了。」

林國雄急得直在搓手：

「會有這樣的事情？」

她恢復平靜敍述着：

「他姓陳，叫陳青溪，也是上海人，過去跟我父親認識。這次我父親做生意，到銀行開戶頭什麼的他算是幫了不少忙，有一次，父親在家裡請他吃飯，他看見了我，直在誇獎我；最近，他託另外的朋友來說，希望能和我結婚，他說他家眷都留在上海，在臺灣，只有他一個人。」

他緊張萬分的問：

「妳父親答應他們了？」

她凄然的笑着：

「我父親和母親到是很想攀上這門親事，他們以爲把我嫁給了那個姓陳的，我們家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林國雄急出了一身的汗：

「這可怎樣辦呢？」

「你別急，」她愛憐的望望他說：「我一直在拚命反對，我說，我寧可死也不肯嫁給那老頭子。」

林國雄激動的去拉住了她的手臂：

「亞玲，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感激妳。」

又是一陣奇妙的戰顫，亞玲默默含情的凝望着他，頰間佈滿一層受難者的苦笑。

「啊，亞玲！」

「不要！」她忙亂的推開他迎湊過來的嘴唇：「不要，你不要這樣。」

「不要，我不要。」他慌亂的順從着她的話說：「亞玲，我只求妳懂得我的心就好了。」

她閃瞥了懸掛在他項間的金項鍊一眼，她衷心的說：

「我懂得的，我當然懂得的。」

夜深沉，時間在排拒着這一對戀人儘自留連，他們每天只有這麼一段短暫的時間，聽到遠處曉雞的嗚啼，他只好無可奈何的挽她回去，月色黯黯，他們一步步的踏着黑雲的陰影。

「明天，」她顫聲的告訴他：「我父親他們要到那個姓陳的家裡去打牌。」

林國雄又緊張起來了：

「他們要談那個問題？」

「談不談是他們的事，」亞玲竭力的安慰他：「答應不答應全在我，國雄，你用不着為這件事情躭心。」

「是的，」林國雄的聲調顯得十分的柔馴，因為他絕對的相信她，似乎由她這一句話便已解除了他一切的疑慮；接着，一個新的意念閃入了他的心扉，他懇摯的說：「亞玲，明天晚上妳爸爸媽媽要出去打牌，他們會很晚很晚才回來的，讓我們兩個趁此機會去看場電影好不好？」

「這——」亞玲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要求弄得目瞪口呆起來，看電影，他不知道向她提過多少回，

不是她不想去，而是她眞的駭怕跟他在大庭廣衆之前露臉，要是給什麼人碰到了，那會多麼難為情。

「亞玲！」他還在央懇着她，那種摯切的聲調猛力的撞擊着她的心扉，她怎能忍心拒絕？

「那不好——」她心慌意亂的說。

「這麼樣——！」林國雄以為她已經答應了，於是便興高采烈的向她詳細解說着每一個步驟。

二五

西門町電影街的五彩燈光熠亮如同白晝，穿著高貴華麗的男男女女擠滿街頭，紅色計程車像小甲蟲般的在馬路上竄過來又竄過去，充耳都是喧鬧的音樂和噪音，亞玲繞着道兒從長沙街踅進西寧南路，她在成都路口那個賣氷水的攤子面前爲眼底所見的繁華熱鬧景色吓呆住了，昨夜硬起頭皮答應林國雄去看一場電影，原想是趁着晚上不會被什麼人看見。西門町之夜，燈光居然比白天更爲明亮，行人也比白天更多，這是她從未想像得到的事情。現在，可怎麼辦呢，國雄一定已經在中國電影院的門口踮起脚尖苦苦盼望，而自己却眞是沒有勇氣擠進人潮裡面。

她木立在氷攤面前躊躇不決，賣杏仁露可可亞的氷販正在忙着分派飲料，供應川流不息的顧客，徐亞玲在他旁邊一站，他誤以爲她也是要吃氷的。於是他一面大聲的吆喝着「凉也凉也！」一面順手遞了杯檸檬汁給她，嘴裡還在問着：

「檸檬氷好不好？」

亞玲被他這突來的問話動和作吓了一跳，她脹紅着臉接過那杯氷水，四週圍有那麼多人，怎麼好意思就站在馬路邊上喝呢？手頭的氷水使她更加不安和爲難，她想了想，仍還是把杯子放同冰攤上去，然後她怯怯的問：

「多少錢？」

「一塊！」賣氷的大聲回答，怔異的望望那個滿滿裝着檸檬水一口也沒喝過的玻璃杯。他接過了亞玲遞給他的一塊錢，很不樂意的把那杯檸檬氷往水溝裡一倒。

賣氷的一臉孔不高興，使得亞玲急於想跑開去，糊裡糊塗的往前一衝，正好陷身於集體過馬路的一羣人中間，推推擠擠的，她已經走到中國大戲院的對面了。

「亞玲！」林國雄隔着一條馬路高聲的喊，莽莽撞撞的穿越計程車的縫隙跑到對街來迎她，亞玲急窘得拼命向他搖手，許多路人望着她們笑了。

「你別來！」她眞想使勁的把他推開遠些，一急之下連嗓音都變了：「我不要你接，我自己會過去。」

「可是，」林國雄滿頭大汗的指指街上穿梭來往的汽車：「街上車子太多了，我怕撞着妳。」

「不用你管，」她暗暗的跺脚：「你快點走開，讓我自己走！」

林國雄莫明其妙的望着她，到底不敢拂逆她的意思。他躊躇了一會兒，福至心靈的把一張電影票往她的手裡一塞，悄聲附在她耳邊說：

「這樣吧，我先進場，妳就慢慢的自己走過來好了。你把票子交給對號的，她會把妳帶到座位上。」

亞玲如逢大赦的向他點點頭，林國雄脣際抹上一絲苦笑，他又大踏步的走到馬路那邊。

心裡有說不出的緊張和駭怕，早知道看場電影會受這麼大的罪，她說什麼也不肯來，然而當她一想到這還是頭一回和林國雄單獨的相處，尤其是在黑漆漆的電影院裡頭，她的心臟便又畢畢剝剝的跳

躍，她分析不出那是一些什麼感覺，除了駭怕和緊張以外，還夾雜些那種絲絲沁沁的甜津。

她在中國大戲院的右端停留了很久，藉着騎樓柱子的掩護閃閃躲躲的避開人們的眼睛，成千的觀衆全都湧進了電影院，看起來放映該已經很久了，樓下大廳裡一定熄滅了燈光，再拖延下去恐怕撕票小姐會拉上鐵門的，於是她靦靦腆腆的走進戲院大門，驗過票，在放映廳外照着國雄的話先閉了閉眼睛，然後睜開，她一推厚重的彈簧門，果然，正片都上映了，寬銀幕，五彩的花園佈景，美得叫人看來像是眞的。

地面上有一個小小的圓形光亮，慢慢的移近她的跟前，她由於進場之前閉過一陣子眼，稍稍能够適應放映廳裡的黑暗，她把票子交給那位穿白襯衫的帶票小姐，然後跟着她走，在全場之半她發現了一對熟悉的烱亮的眼睛。

那是林國雄，他含笑的歪過身子來坐着，全場觀衆都在注視着銀幕，只有他一個人儘朝後面眼巴巴的探望。

帶票小姐把票根交還給她轉身就走了，林國雄殷勤的站起身來讓座，他買的位子是十二排八號和十號，就在過道的旁邊，他體貼的讓她坐到裡面，自己緊靠着過道坐下。

「怎麼進來得這麼晚？」還沒有坐定下來國雄便低聲的問她。

她先不回答他的話，瞟眼望了一下她的右鄰，還好，是一位胖胖的老太太，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盯望着銀幕，對於身旁的小小騷動連正眼兒也不瞧瞧。

亞玲稍稍的定下了心，她端端正正的坐好，竭力和國雄保持着距離。

他又歪過身來輕聲的埋怨她說：

「讓我等了這麼久，我還以爲妳出了什麼事呢？」

「會出什麼事嘛？」她抿着嘴兒一笑：「人家又不是小孩子，又不是連電影都沒有看過的。」

「好緊張啊，」他稚氣的拍拍自己的胸口：「我一直在躭心這又躭心那的。」

「噓——」她用這個噓聲掩飾了她心裡的喜悅和得意，林國雄的神態與話語使她十分快樂，但她需要時間細細的咀嚼：「別吵，躭會兒人家會駡的。」

他頑皮的向她吐吐舌頭，轉臉去看銀幕上的演出。

靜默纔只維持了三五分鐘，國雄又開始嘵舌了。

「喂，妳看，這個女主角像誰？」

亞玲心裡早有所感，祇是她不便直率的承認，她禁忍不住洋洋得意的扭了扭身子說：

「我不知道。」

「她長得眞是太像妳了。」林國雄的語調裡充滿了興奮。

「別胡說！」她嬌嗔的在暗地裡閃瞥了他一眼。

他還在神情專注的盯望着銀幕，因而說起話來便也就像是喃喃自語似的：

「咦，眞是奇怪，林翠也是一位大明星了呀，怎麼我從來就沒有發現過她會那麼像妳？」

亞玲好意的提示他，用意是在爲他解嘲：

「你忘記你自己說過的，你是從來不看中國電影的。」

「是的。」他別轉臉來認眞的說。

「那你當然就沒有看過林翠了，林翠是中國電影明星呀。」

「嗯，對了，」他向她閃以感激一瞥：「亞玲，」他又熱切的說：「有時候我眞覺得我讀了那麼些年的書全都是白廢，我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妳的聰明，好些最簡單也不過的道理，我想來想去想不通，給妳一句話，我就恍然大悟了。」

「你不要那麼說，」亞玲深切不願國雄看出她的欣悅神色：「讓別人聽起來像是在存心挖苦我。」

「我沒有。」林國雄忘其所以的放大了聲音：「亞玲，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噓——」

這次，噓聲是後座不耐煩的觀衆發出來的。

兩人警覺的不再說話了。

十五分鐘以後，林國雄和徐亞玲相互靠得近些，嘁嘁喳喳的又開始了有氣無音的耳語。林國雄低聲的去問她：

「爸爸和媽媽什麼時候出去打牌的？」

那種親暱的稱呼含有深刻的意義，徐亞玲不禁爲之狂喜，她輕柔的囘答着他的問話：

「吃過晚飯就去了。」

「是到那個陳菁溪家去的？」

「嗯。」

「他們的牌不是打得很大嘛？」

「很大，」徐亞玲在黑暗中點點頭說：「他們常說，陳家的牌起碼是三五千塊錢的輸贏。」

林國雄忽又感慨的說：

「你們家裡的經濟情況已經很壞了，他們還要打這麼大的牌，要是輸了可怎麼辦呢？」

「用不着我們替他們躭心，」亞玲一撇小嘴說：「他們兩位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把握，唯獨打牌，向來都是有贏無輸，只進不出的。」

「眞的？」

「當然是眞的，」亞玲囘答得很快：「從上海到臺灣，我看得太多了，他們不打馬將就罷，一打準會贏錢。」

「這麼說。」林國雄阿諛的笑笑：「他們不是可以靠打牌吃飯了嗎？」

徐亞玲驀地覺得心情煩燥起來，對於這個問題她已經說了太多的話，顯然她不願意再談下去，於是她便直率的說：

「別儘講這些了，我們還是看電影吧。」

林國雄又順從的去注視銀幕，他仍然毫無興趣，他甚至於有點懊悔不該隨口邀約亞玲來看這場電影了；中國電影明星說話不像說話，唱歌不像唱歌，起先他以爲亞玲喜歡看中國電影的，如今看來連她也並不滿意。——除了發現有位女明星像她這一點以外。

然而和亞玲在黑暗之中緊緊依偎却在大大的鼓舞着他，由於剛才兩人都想談話，亞玲自然的跟他

靠得很近，談話中斷以後她並沒有離他遠些，現在她的臂兒和他密切相接，兩個人身體裡的血液都在加速運轉，相互都接觸到對方的體溫，溫馨的，甜蜜的，醺醺然令人迷醉。

可惜好景不長，劇終時燈光霍然一亮，亞玲鄰座的老太太眼睛紅紅的往外走，亞玲跟在她身後，黑暗的掩護已經失却了作用，她急於離開這座人聲嘈雜的大廳。

髣髴逃跑一樣，林國雄緊緊追蹤着她，一轉彎到了燈光幽黯，黑咖啡館林林總總的巷子裡。趁着暗中沒人注意，林國雄搶前兩步趕上去和她並肩而行。

「妳餓不餓，亞玲？」他柔聲的問她。

「我不餓。」她回眸一笑的說：「怎麼樣，是不是你餓了？」

他趕忙抓住機會說：

「讓我們去吃點東西。」

她遲疑不決的問他：

「會不會太晚了？」

「不會。」他下定了斷語之後才去看看腕錶：「才十一點鐘，爸爸媽媽去打麻將，妳不是說他們可能要打通宵嗎？」

她溫婉的笑了，陪他轉彎走到萬國戲院門前，他興高采烈的告訴她，新世界對門有一家杭州館子樓外樓，那裡的點心是臺北數一數二的。

「價錢貴不貴？」她擔心地問。

「不貴，」國雄順着她的心意說，「我們吃麵，有二十塊錢儘够了。」

她還是有點不安：

「可是，今天你已經化了不少錢了。」

「沒關係，」他慨然的挺挺胸脯：「亞玲，只要妳高興，讓我化多少錢都沒有關係。」

她剛要趁此機會告誡他說：「問題並不在於我高興不高興，而是我們該不該這麼化費。」但是，她這兩句話始終沒有說出口，因為她在張嘴想說話的時候驀地呆怔住了，她停止了脚步臉上又凝結了驚駭的神情，就在樓外樓的大門口，她們果眞碰到了熟人。

劉則剛搖擺着他高大的身軀，笑呵呵的迎向她們走來。「嗨嗨！亞玲！嗨嗨！阿呆，」他仍然叫着林國雄廢棄已久的小名：「你們兩個要到那兒去呀？」

「劉伯伯。」林國雄雖然也已脹紅了臉，但他仍能大大方方的迎上前去，恭恭敬敬的叫了他一聲。

「劉伯伯！」亞玲的那一聲喊叫，僅祗在細窄的喉嚨口打了一個迴旋。

劉則剛並不以為深更半夜在西門町鬧市發現他們兩人在一起是什麼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仍然用他那種慣有的親切口吻問：

「你們是不是剛看完電影出來？」

瞧他那語氣，好像他們一同去看電影是天經地義，稀鬆平常的事情，這種語氣讓慌亂緊張的徐亞玲定了定心，因而她也就不再責怪林國雄的坦白供認了。

林國雄故作輕鬆的聳聳肩說：
「我們剛去看了一場中國電影，不太好看。」
劉則剛關切的望望他們：
「都十一點多了，你們要不要吃點點心。」
林亞玲竟然坦直的說：
「劉伯伯，我們正想上這家館子吃兩碗麵。」
「嗨嗨！」劉則剛又朗爽的笑着調侃他們說：「你們這些個孩子呀，個個都說是最喜歡陳清雲陳伯伯的，一到該化錢上館子的時候，偏偏就不上四川食府。」
亞玲被他逗得羞怯的抿嘴笑了，林國雄却在老氣橫秋的辯解着：
「我們怎麼好意思到四川食府去呢，我們一去，不是又要破費陳伯伯請客了嗎？」
劉則剛爆發了一陣大笑，伸手拍拍林國雄的肩膀說：
「好孩子，你眞是長大了。瞧你，說起話來連你劉伯伯也沒法駁回啦。」
林國雄得意洋洋的瞟了亞玲一眼。
「來！」劉則剛哈哈笑着，帶頭便往樓外樓大門裡走：「就上樓外樓，今兒晚上歸你們劉伯伯請客。」
徐亞玲禁不住他們兩個人一叠聲的催促，扭扭捏捏的跟了進去。

二六

三個人成品字形坐下，一張四方小桌，劉則剛居中，國雄和亞玲面面相對，跑堂的遞過了毛巾又斟上熱茶。劉則剛端起杯子來喝一口，指指壓在玻璃板下的菜牌旁若無人的大聲說：
「點吧，儘管找好吃的點，今天劉伯伯存心請客，可別便宜了我。」
林國雄認眞的看起菜牌，亞玲稍稍有點納悶，她覺得劉伯伯的神情和平時大不相同。
林國雄開口說話了，他自作主張的給亞玲叫了一碗鱔糊麵，又給自己要一份十錦炒糕。
「不成，不成！」劉則剛使勁的搖着頭說：「我叫你們點菜，你們怎麼要起麵點來了呢。」
林國雄笑吟吟的望着他說：
「劉伯伯，我們原本就是想到這兒來吃麵的嘛！」
劉則剛不耐的向他揮揮手，別轉臉來關照那個侍立一旁的茶房：
「這麼樣，你給我們來一盤醉鷄肫肝雙拼，好喝酒，另外再來一隻清炒鱔糊，一隻炒十錦，吃麵還是吃飯，待會兒告訴你。」
茶房鞠躬如也的退下去了，林國雄和徐亞玲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嚷叫起來：
「劉伯伯，我們不會喝酒。」
「劉伯伯，都半夜三更的了，叫那麼多菜幹什麼嘛？」

後面一句話是徐亞玲說的，半夜三更那四個字提醒了劉則剛的注意，他側轉臉來輕聲的問徐亞玲說：

「好像妳爸爸媽媽都去打牌去了？」

「是的。」亞玲向他點點頭說。「——他們可能要打通宵。」

「那就成了，咱們回去晚些沒有關係，」然後他又轉臉去回答林國雄的問題：「至於喝酒，阿呆，你放心，你現在還是學生，劉伯伯不會讓你喝酒的。」

國雄笑了，他和亞玲相互交換欣悅的一瞥，看樣子，這將是很快樂的一次宵夜，今天，每一件事都是那麼令人高興。

菜送上來，劉則剛要了一瓶高粱酒，他自斟自飲，同時頻頻的催着國雄和亞玲吃菜，他一個勁兒的說：

「多吃點，多吃點，菜不够，咱們可以再添。」

徐亞玲今天晚上由於過度興奮，她確實沒有吃好晚飯，樓外樓的口味的確不錯，此刻心情又是分外的輕鬆愉快，劉伯伯在勸她，林國雄更慇懃的一筷子一筷子把菜奉過來，她不停的咀嚼着，她覺得這些時來，就算是今晚吃得最香最甜了。

半瓶高粱喝完，劉團長臉上紅撲撲的，他的額頭沁流着汗，一隻大手覆按着酒杯，望望亞玲又望望林國雄，身軀搖幌的說：

「你們知道劉伯伯今天爲什麼這樣高興嗎？」

林國雄直楞楞的回答他說：「不知道。」亞玲却誤會到另一方面去了，她以爲劉伯伯是看到他們兩人在一起才這麼高興的，她不禁停止了咀嚼，忸怩不安的瞟了劉則剛一眼，把頭部俯得低低的。

沒想到劉則剛接下去所說的話大出她的意料之外，他先嘀嘀的笑着，笑聲使滿廳的吃客都向他投來注意的目光，笑完了以後他才說：

「告訴你們，劉伯伯今天辦了一件痛快的事，」他故作神秘的壓低了聲音說：「我又幫了你們陳伯伯一個忙。——」

「你幫了陳伯伯什麼忙？」林國雄湊興的問他。

「你們知道嗎？」劉則剛骨嘟一聲又喝了大半杯酒，他脹紅着臉滔滔不絕的說：「陳伯伯差點兒又吃了一筆倒賬，他借給人家一張兩萬塊的支票，今天到期，錢沒有軋進銀行而票子也不會退回來，早上十點他倒像個沒事人似的蹓出去看電影了，他根本就忘記了這回事。十一點半銀行裡打電話來說是要退票，把我吓了一跳，我趕緊跑到銀行，這年頭退票是好玩的事呀？攪不好要坐牢呢？」他打了一個酒呃，又接續着往下說：「爲了陳伯伯，我簡直就要給那位臉孔板得緊緊的銀行小姐下跪了，」他嘆了一口氣：「那才叫做一錢逼死英雄漢吶！」

「後來又怎麼了？」林國雄急急的追問着。

「總算好，」劉則剛搖頭苦笑的說：「那位小姐答應我寬延兩個鐘頭，讓那張支票延長到第二次交換，那就是說：下午兩點鐘以前，假如我們籌不出兩萬塊錢來，她還是要讓陳伯伯退票的。」

「哎呀，」國雄失聲驚叫起來：「這可怎麼辦呢？」

「可讓我好跑了整整兩小時，」劉則剛抹抹額上的汗：「先去找袁人杰，請他想辦法借錢，偏巧他不在家，再趕回店裡，彭定國告訴我陳伯伯一直沒有回來過，轉眼兩點鐘的最後期限就快到了，這一急眞是急得要我去跳淡水河，我又脚不點地的跑到銀行去，想盡盡人事，再求求那位小姐，誰知道我一進銀行，那位小姐便告訴我問題已經解決了，剛才有人親自存了兩萬塊錢到陳清雲的戶頭裡，替他軋平了頭寸。我聽了這話不禁連聲的唸起佛來，我問小姐是不是陳清雲自己把錢軋進來的，她說不是，軋錢的是另外一位陳先生，也是她們銀行的老戶頭，上海人，大概有六十多歲了。」劉則剛說到這裡一口氣把瓶中的餘瀝全部喝乾，他朗爽的說着：「當時我想，管他是誰呢，反正陳清雲的事情總算是解決了。我雖然拿不出錢，多多少少我也爲好朋友盡到了一些力量。」

座上的兩個男人都沒有注意到，徐亞玲在默默傾聽的時候早已神色大變，她的臉色蒼白，唇角直在微微的痙攣。

劉則剛把一小瓶高粱喝光，已經超過了他平時的酒量，他顯得過於興奮，多年來藏在心裡的感觸很自然的流露出來，他激動的揮舞着手臂高聲的說：

「阿呆，亞玲，」他親暱的叫着他們的小名：「我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他又打了一個酒呃：「逃難到臺灣十多年，我眼看着你們從小長到大，你們說，」他睜大着血紅的眼睛：「劉伯伯喜不喜歡你們，疼不疼愛你們？」

鄰座的吃客又在向他們這邊探望，亞玲的憂急和傷感被驅除開了，她關切的望着劉則剛反常的神態。

國雄却順着他的心意說：

「劉伯伯，我和亞玲都是最最敬愛您的。」

「對！」劉則剛猛的一拍桌沿：「只要你肯說這句話，你們劉伯伯也就很有安慰了。」

「劉伯伯！」亞玲怯怯的喊他一聲。

「嗯。」劉則剛歡聲的答應她，他帶着滿足的神情閉上眼睛，寬厚的肩背在微微地擺動，林國雄不安的望了亞玲一眼，他原想遞個眼色告訴她劉伯伯可能醉了。但當他的目光接觸到亞玲那含愁帶怨的一對大眼時，他吃了一驚，低聲問她：

「咦，亞玲，妳怎麼啦？」

「沒有什麼。」她連忙輕聲的回答他，一面連連的搖着頭，她怕吵醒了正在瞑目休息的劉則剛，可是劉則剛已經聽到了他倆之間的短促對話，他也張開眼睛抬起了頭，望見亞玲的沮喪面色也是一呆：

「噯，眞的，亞玲，」他皺起了眉頭說：「妳的臉色怎麼變得那麼難看？」

「沒有哇！」亞玲掩飾的伸手去撫揉自己的臉頰，她辯解的說：「我這不是好好的嗎？」

林國雄仍在驚疑不定的盯望着她，他們兩人的座位是遙遙相對的，礙着劉則剛和店裡面那麼多的客人，他不便再去追問她什麼，祗是心底的疑團却在漸次的加深。

「亞玲，」劉則剛再打一個酒呃，平白無故的嘆起氣來說：「妳們知不知道，這些年來我的心裡好苦！」

「好苦？」徐亞玲靈活的大眼立刻轉盯到劉則剛的臉上，她正希望有這麼一個轉移話題的機會，她關切的問：「劉伯伯，您這些年不是一直都過得很好嗎？」

「在外表上看起來是這樣，」劉則剛停下手裡的筷子急于傾訴的說：「我幫你們陳伯伯管店，拿一份足够家裡開銷的薪水，再也用不着風吹日晒的大街小巷去賣饅頭。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還能說什麼苦呢？可是——」他嚥了一泡口水又旁若無人的說下去：「誰都不曉得我心裡的不安，我常常半夜三更思前想後的睡不着覺。」

「劉伯伯！」林國雄伸手去搖搖劉則剛的胳臂，他眞怕他會顯露出醉態，在大庭廣衆之間，豈不是會給別人看笑話。

「你別管我。我沒有醉，」劉則剛一下甩開了國雄的手，當他轉臉再去向亞玲傾訴時，他的舌頭已經漸漸的大了起來，而且，酒呃也越打越多了：「亞玲，妳知道嗎？三十八年我剛到臺灣來，我不顧我上校團長的身份滿街去賣饅頭，呃，我不但不覺得苦，甚至我還心安理得的天天夜晚睡得很舒服，憑勞力換飯吃嘛，呃，我並不認爲那是什麼難爲情的事情。後來吶，呃，妳陳伯伯出了那件事，他老婆捲了他所有的錢跑了，四川食府等於關了門。我不能不幫他一把，這一幫忙轉眼就是好幾年，我再也沒有想到，這些年來反倒是陳淸雲在幫我的忙了，我在他店裡辦不了什麼事，他反而要一個月付我千把塊的薪水——」

「話不能這樣說的，」亞玲岔進來打斷了他的話，她認眞的說着：「誰都知道陳伯伯當年要不是您早就垮了，而現在吶，四川食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還是在靠劉伯伯在主持着的。陳伯伯常時跟我們

說，您對四川食府的貢献太大了，他老想加您的薪水，您總是不肯答應。」

劉則剛淒然的笑了，他苦笑着搖搖頭說：

「那是他的好意，呃，只是我無論如何也不敢接受。呃，我是什麼材料？我自己心裡明白。呃，帶兵打仗，我也許能得個大勝而歸，沿街吆喝賣饅頭，混口飯也還難不到那裡去。唯獨做生意開飯館，妳劉伯伯自個兒知道，我不是這塊料！妳陳伯伯老說四川食府事事都靠我，呃，那是他想使我安心。呃，我怎麼能安得下心來呢，呃，我呆在四川食府一直都是文不文武不武的；厨房裡的事情我不懂，櫃臺上的賬目不勞我算，我在四川食府，呃，表面上說是當經理，實際吶我連跑堂的工作都做不了。這些年來，你們陳伯伯一直在照拂着我，安頓着我，可是我也是瞎子吃湯糰肚裡有數，你們陳伯伯是在報我當年拉他一把的那段恩，他眞是一個好朋友，祇是他不知道，我們倆直到現在誰心裡都是不安的，他在精神上欠了我的債，我吶，我却在物質上欠他太多。我懂，你們陳伯伯根本無需長年累月的養我這麼一個閑人，我每每想到這裡便會難受得要哭！」

「劉伯伯，」林國雄深心感動的望着他說：「我覺得你這種心理完全是片面的想法，誰都知道，陳伯伯要是沒有你，他的四川食府根本就開不下去的。」

「那是騙鬼的話，呃，」劉則剛苦笑的說：「事實上我在四川食府就是一個廢物。」

「你怎能這麼說，」林國雄竭力的在勸慰他：「陳伯伯事事都是倚靠你的。譬如說今天這張支票的事情吧，假使沒有你，陳伯伯不是就要退票了嗎。退票，那是觸犯刑法的啊。」

「就是因爲今天這張支票的事情，給了我很深的感觸，」劉則剛說時痛苦的雙手插入了黑白相間

的長髮：「我瞎忙瞎亂了好半天，事實上陳淸雲早已有所安排了，要不然他怎麼會定得下心去看電影。我那一陣緊張，倒眞的應了一句俗話：皇帝不急，急死太監。同時我在事後又想了很久，爲什麼我在問題解決以後會得那麼樣的興奮和快樂，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那也正因爲我平時在四川食府一無表現。陳淸雲對我太好，我時時刻刻都想找機會報答他。假如我眞是淸雲的得力幫手，我不會有這種心理的。」

亞玲怔怔的望着他，似乎她仍還不能懂得劉則剛話裡的涵意。

於是劉則剛直接了當的說了：

「總而言之一句話，負債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呃，我欠了你們陳伯伯的一筆無法淸償的人情債，所以我會痛苦，至於你們陳伯伯從前也欠過我的，只是他還了，他連本帶利的還我還得太多。所以現在我比他痛苦，他呢，呃，他比我心安。」

亞玲和國雄茫然不解的相互交換了一瞥，劉則剛望望她倆忽又嗬嗬大笑起來，他趁勢離座起立掏出鈔票付了賬，一手挽住一個的和他們兩人一同走出了樓外樓。

午夜時分，西門町仍還是行人如潮，車水馬龍，迎面一陣冷風吹來，劉則剛不由自主的又打了一個大酒呃，他伸手攔來一部計程車，三個人全都坐在後座，歸途中，他仍然喃喃的說：

「你們該記住：做人一定要做到人欠而不欠人。」

是林國雄付的車資，他和亞玲一直把爛醉的劉則剛送到劉伯母的身邊。

二七

「他們一定是在打通宵麻將了。」林國雄望望黝黯無光的徐家，回過頭來向亞玲說：「妳看，他們這麼晚了都還沒有回來。」

亞玲躭心的望着他問：

「現在幾點鐘了？」

月色朦朧，國雄把手錶湊到眼睛跟前才看清楚了錶面上的鐘點：

「嗯，都十二點半了。」

「太晚了，」亞玲感喟的說，秋水般明亮的眸子閃覷了他一眼：「你明天要不要上課？」

國雄輕鬆的一聳肩膀：

「明天早晨我沒課。」

「啊。」亞玲漫應着，在月光遍洒的大院子裡輕移脚步，國雄注意到，她並沒有在她家的方向走。兩人並肩齊步的走出了院子，走出了大門，門外的那一株老榕樹，枝葉低垂的俯望着偎依樹幹的他們。

夜很靜，涼風無聲無息的飄過他倆的身畔，吹在身上，略微有點寒意。

仍還是國雄首先劃破了沉寂，深藏心底的那一句話，直到此刻才有機會問出口來：

「亞玲，剛纔劉伯伯在說那張支票的情形，妳的臉色怎麼會變得那樣難看？」

「我——」她說了一個字又躊躇着不再往下說了，她低着頭，從枝葉間穿隙而過的月光，在她那漆黑光緻的長髮上晶晶閃耀。

「我眞躭心，」林國雄誠摯的說：「我那時就怕妳會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那到沒有。」一股暖流通過她的心田，亞玲低聲的說：「我祇是聯想起一件事情。」接着她又閃避的說：「當然，那也可能是我太多心了——」

「妳太多心了？妳想起了一件事情？」林國雄迫不及待的緊接着她未完的話音問：「妳想起了什麼事情，妳又怎麼會多心了呢？」

亞玲瞧着他那份焦急的神情，心裡有點不忍，她知道國雄的脾氣，他的性子很燥急，心裡擱不住一點事，尤其是關於她的，要是她給他留下一個悶葫蘆，他準會一夜不能闔眼。——他凡事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弄個清楚明白也就不肯罷休。

「你記得嗎？」她無可奈何的從頭說起：「劉伯伯說有人借了陳伯伯兩萬塊錢的支票，到時候對方沒有把錢存進去，差點兒就害得陳伯伯退票，吃官司。」

「是呀。」林國雄緊蹙眉頭翻翻眼：「可是，這又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徐亞玲的笑容顯得十分淒涼，她深沉的嘆了一口氣，囁囁嚅嚅的說：

「我眞有點駭怕，我怕借陳伯伯兩萬塊錢支票的人，可能就是我的父親。」

「你的父親？」林國雄驚異得瞪圓了眼睛。

亞玲神情黯然的點了點頭。

他還在不能置信的緊緊追問：

「那怎麼會呢，妳爸爸一下子要兩萬塊錢做什麼？」

「國雄，也許你還不知道，」亞玲絞扭雙手感慨的說：「在我們這個大雜院裡，從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我們家裡還過得去些，吃的好，穿得也比較整齊，可是，實際上我們家早已外強中乾，油盡燈枯了。」

「妳這是怎麼說？」

「很簡單嘛，我們家從上海帶來的錢老早就化光了。現在，我們只靠挖東牆補西牆，東拉西扯的借錢過日子。」她坦率無隱的說：「我父親裝模作樣的掛招牌，開貿易行，他在外國雖然有關係，有門路，可是，他自己一點實力都沒有，他又怎麼能做得成生意？老實不客氣講，我父親是在做過一天算一天的打算，他不惜到處借錢，而借得最多的便是陳伯伯那邊。這張兩萬塊錢的支票，我想一定是我爸爸撒的爛汚。」

國雄的心裡不禁結起了一個大疙瘩，他擔心的問着：

「妳們這麼樣下去，總歸不是長久之計呀。」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爸爸打的就是拖一天是一天的主意。」

「到了拖不下去的時候呢？」

「那，——」亞玲滿心酸梗的說：「連他也不知道後事怎麼樣了。」

「不過，」他竭力的安慰着她說：「看起來妳爸爸還是有辦法的，假使妳猜想的沒有錯，那張兩萬塊錢的支票眞是妳爸爸跟陳伯伯借的話，今天下午，妳爸爸不是已經把兩萬塊錢給他存進銀行去了嗎？」

亞玲淒酸的笑了，她提醒着他說：

「你記得不，劉伯伯說是有一個六十多歲的陳老先生把錢存進去的？」

「妳是說——」他忽然想起亞玲說過有一個陳老頭子垂涎她的姿色，處心積慮的想討亞玲做偏房，一想到這件事，他混身的血液都凝結住了，他不由自己的猛烈抖戰起來。

亞玲不願他的情緒太過緊張，她竭盡所能的安慰着他說：

「當然，這也不過是我的胡思亂想而已。」

「不。」他神情緊張的說：「這個問題很嚴重。第一，我們現在幾乎已經可以認定借那兩萬塊錢支票的人一定是妳父親，其次，今天把兩萬塊錢現鈔存進銀行的當然是那個姓陳的老頭子，他要是沒有得到妳父親的什麼承諾，他怎麼肯付出這兩萬塊錢，來救妳父親的急？」

國雄的分析全是她早已料到的事情，在這時候，她覺得自己還是保留一點不再多說的好。

「現在的問題是。」他焦躁的搓着手說：「我們應該怎樣對付這種險惡的環境？」

「你別着急，」她溫柔的瞥他一眼，低下頭去嬌羞不勝的說：「我現在已經到了婚姻自主的年齡；只要我堅持不肯答應，誰也不能把我當貨物一樣出賣的。」

「亞玲！」他深心感動的凝望着她，想說什麼，却又忽然頓住了。

「嗯？」亞玲那對秀麗的細眉輕俏的一旋。

「亞玲！」他充滿熱情的叫喊她：「相信我，我會給妳幸福和快樂！」

「我——相信你。」她低聲的說，聲調輕柔得像是遠處傳來的音樂。

「阿婆說過的，」國雄滔滔不絕的往下說：「她常常說：她這一輩子全都是爲着我，她希望我在大學畢業以後，馬上就到美國去留學，她說只要我肯上進，那怕她把祖傳的這塊地皮賣掉了也甘心。」

「阿婆對你眞好。」她由衷的說。

「那當然，」他得意的一笑：「我是她唯一的希望。」

她忽又噤默不語，仰望着一輪皓月捉迷藏般的在雲朵裡閃來閃去。心頭有訴說不出的滋味，她在想：爲什麼我偏就沒有親人呢。

「臺大畢業以後，」他望望她那一對晶亮的眸子：「我一定要出國，到美國去繼續深造。」

她幽幽的嘆了一口氣：

「那又要好多好多年了。」

「不會太久的，」他伸出雙手去緊握她的肩頭，於是他便發覺了她嬌小身軀正在暗暗的顫抖，他望着銀色的月光在她蓬鬆的秀髮上閃舞，他熱烈的說：「亞玲，相信我，假如我能如願出國，我會把我的心留在這兒陪伴妳，然後，我將儘快的學成歸來，尋回我自己的心兒和妳。」

一片濃雲遮住了明月，她的心頭也閃過一片陰霾，她彷彿感染了什麼不祥之兆似的，她喃喃自語

的說：

「有很多人，一到美國就不同來了。」

他清清楚楚的聽到她語音含混地吐露出隱秘的心聲，他低頭俯望地，懇摯而急促的說：

「亞玲，妳應該相信我，我想到美國去的目的祇是想學習更高深的學問，多則三年，少則兩年，我一定會儘快的同來，那不但是因爲妳——」他頓了頓，神情莊重的說：「同時，也爲了我們國家和我的家鄉。亞玲，妳知道我是臺灣人，臺灣人在異族統治之下被奴役了整整五十年，從我誕生的那一天起，我就沒法得到自己祖國的愛護，我們臺灣人好不容易的盼望到了勝利光復，重歸祖國的懷抱；這十多年來我們不僅生活過得很安定，而且還獲得了充份的受教育的機會。妳該聽說過，在日據時代我們臺灣人別說唸大學出國了，日本人壓迫我們，青年人讀中學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今天有了這麼好的機會，我當然不能放棄。可是，」他噓了一口唾涎再往下說：「出國是我的一大心願，而早些回來爲我的家鄉和我的祖國貢獻一份力量，那才是我更大的志向！」

月亮又從雲端裡探出臉來，亞玲凝神的傾聽着國雄的慷慨陳詞，她不時的揉雜着欽敬和興奮的眼神瞟他一眼，她不說什麼，然而她的心田裡却在泛湧着歡欣的浪潮，一波又一波的。

林國雄那颯爽的兩道濃眉又在慢慢的蹙皺，他停歇了一會，然後又用憂愁的語調劃破了深夜的靜寂，他輕喟的說：

「只是，我眞有點躭心妳——」

「躭心我？」亞玲錯愕的問着。

「妳的環境太險惡了。」他嘆了口氣，又更正般的說：「啊，不，我是說妳們家的環境太險惡了。」

亞玲苦笑笑，她確是無詞以對。

「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林國雄認眞的說：「每一個人都要爲生活而付出勞心或勞力的代價，光靠借貸爲生，是絕對不能支持長久的。」

「但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她深沉的歎息：「我對我們家毫無幫助，我沒有唸書，當然也就不能去找事情做。」

「這不能怪妳，」他連忙去安慰她：「妳是一個好女孩，但是妳沒法爲妳的家庭盡什麼力量。」

「我父親的年紀也大了。」

「是的。」林國雄點了點頭說。

她像似在傾訴什麼：

「我們全家人都沒有力量，難道還能讓我母親去做事情，賺薪水？」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林國雄衷心同意的說。

「有時候我爲爸爸東拉西扯的作風，心裡覺得難爲情，」她那白嫩的小手不安的絞扭着：「有時候我又想，除此以外又讓他有什麼辦法可想呢？你不知道，金錢有時候會比人的性命更要緊。」

「我懂得金錢的重要，」林國雄放開了雙手，任讓亞玲輕鬆自在一些：「那也是看到妳們家裡的情形才有這種念頭的，妳不知道我多麼的爲妳們擔心。」

「我們別談這些吧。」亞玲深心不願在這難得共處的夜晚太煞風景，她存心要岔開苦澀的話題，她抬眼望望天上：「今天的月色多好。」

國雄却在感慨的說：

「可是也還有遮月的浮雲。」

她沒聽清楚，又問：

「你說什麼？」

「我在說，」他聳肩一笑：「月色雖好，但却只要有一片浮雲也就可以把它全掩遮住了。」

「浮雲遮不住月亮的，」亞玲肯定的說：「即使它能遮掩，那也只有很短很短的時間。」

林國雄心裡怦然一動，他問：

「妳說，這月亮像什麼？」

「就像月亮。」亞玲果決的說：「浮雲遮住了它，它仍還會掙脫出來，明晃晃的太陽趕走了它，明天夜晚她也總歸要露面的。」

「不，」林國雄輕緩的搖着頭：「妳說得不對。」

亞玲怔怔的問：

「我說得不對？」

「不對。」他微笑着，語氣却是十分之堅定：「妳該說，這月亮就像是我們的愛情，任憑什麼力量都不能遮掩它，任憑什麼強力都不能驅走它。」

亞玲嬌柔的笑了，她趁勢埋頭在國雄寬厚而強壯的胸前，一陣奇妙的震撼，林國雄緊緊的攬抱住了她那纖柔的腰肢。

「亞玲！」他親暱的低呼。

「唔——！」她將白皙柔嫩的額頭，輕輕抵揉他的胸肌。

「我們會有辦法想的。」他聲嗓抖顫，突如其來的說了這麼一句。

「嗯？」她不解的問。

「我常在想，」他熱切的說：「要是我們兩家果眞能夠成爲一家，那麼，我阿婆就是妳阿婆，妳的爸爸媽媽也不就是我的爸爸媽媽？」多麼溫暖而有力的一擊：「讓阿婆和妳爸爸媽媽合作好了，先維持一個短時期的生活，然後，等我從美國留學回來。那時候，我敢講一切的一切也就全部可以解決了。」

「他們肯嗎？」亞玲遲疑不定的問。

「他們應該會肯的，」國雄溫柔的去吻了她一下面頰：「因爲這是最理想的途徑。」

亞玲虔誠祝禱的說：

「果眞能够這樣，那眞要謝天謝地了。」

「阿婆那方面一點問題也沒有，」林國雄一揮手：「阿婆很喜歡妳，她老人家說過，爲了妳，就讓她多犧牲一點也沒有關係。」

亞玲想起徐實齋一連六個月沒有繳過房租，阿婆連催也不催一句，她那柔嫩的臉蛋又脹紅了。

「那一天讓她們開誠佈公的談談，」林國雄挺有把握的說：「妳放心，阿婆一定會遷就他們的。」

亞玲深心感動，然而她的心境却像中天的月亮一樣，雖然皎潔如雪，但却有推擋不開的浮雲在遮蓋着，推開去又遮了過來。

「國雄——」她訥訥的又中輟了傾吐。

「亞玲！」他却熱情洋溢的把她輕擁在懷裡。

他追逐着愛之歡樂，將他厚寬的雙唇緊緊印壓在她的上面，月亮又躲進雲層裡去了。

久久，無聲。

她終于掙扎開來，慌亂的說：

「夜深了，我該回去了。」

「夜深了。」他重覆着她的話，心旌搖幌，不能自已。

「明天——」她茫然的說。

「明天，」她堅決的揑緊了拳頭：「我們要清掃我倆之間的一切障碍！」

他送她回家，東天已顯魚肚白，不知何處傳來嘹亮的鷄啼。

二八

劉則剛直到第二天早晨纔見到陳清雲，那是在四川食府的店堂裡面。

剛開店門，管賬的、跑堂的、大司務、二司務各就各位，劉則剛直挺挺的站在屋子中央高聲指揮：「地掃乾淨！」「爐火燃旺！」「抹桌子！」「櫃臺上點零錢！」神情模樣，就跟當年當團長的時候下達命令一式一樣。

各部門準備就緒，劉則剛開始例行的檢查，比檢查內務更要仔細，他最注意的是整齊清潔和事事有秩序。四川食府上上下下的人全都知道，經常掛在他嘴邊的一句話是：「假如給客人吃出毛病來了，可怎麼辦？」

大家正在忙碌緊張，當老闆的陳清雲放輕脚步從巷口走來，還沒進門，先把他的胖腦袋伸進來探望一下。

「老陳！」劉則剛一眼看到了他，大聲一叫，陳清雲只好強扮着笑臉走進店裡。

「老闆早！」

「陳伯伯早！」

兩個跑堂和櫃臺上的彭定國匿住笑意和他打招呼，陳清雲和藹的向他們笑笑，然後被臉容嚴肅的劉則剛拖到最僻靜的一副座頭上去了。

兩人面對面坐好，劉則剛說話之前，先揮揮手驅散那些注視而來的目光：

「你們各人去做自己的事。」

他那對烱烱有神的眼睛盯望着面露羞愧顏色的陳清雲，聲調低沉却又語氣嚴重的說：

「老陳，我寧願拼着不跟你做朋友，拼着不幹店裡的差使，有一件事，我非得問個清楚明白不可。」

陳清雲一聽這話便急了，他尷尬的笑着說：

「劉大哥，有話你儘管問，你何必要說這種話呢？」

「這話我一定要說在前頭，」劉則剛堅持的說：「要不然，店是你的店，錢是你的錢，前程事業也是你自己的前程事業，而且你又是年紀一大把的人了，要不是朋友交得知心，我憑什麼資格來說你問你？」

「哎呀，我的好劉大哥！」陳清雲簡直是在懇求他了：「你要罵便罵，要問便問，我總歸會好好的聽着，你不要再說這些話了，好不好？」

劉則剛望着他那疲憊而蒼白的臉色苦笑笑，於是便直接點入本題說：

「我問你，你怎會開了一張兩萬塊錢的支票在外面的？」

「兩萬塊錢？」陳清雲的胖臉猛一下脹成血紅，他自知理虧，但仍强詞辯解的說：「我沒有開過兩萬塊錢的支票呀？」

「哼哼？」劉則剛一聲冷笑：「事到如今你還要騙我？」

「我——」陳清雲猛力的搔搔頭，心知抵賴不過去了，只好低下頭去訥訥的說：「那不是我自己用出去的，那是我開來借給別人的？」

「借給誰？」劉則剛緊緊的追問。

「借給——」陳清雲頓了一頓又不往下說了。

「是不是一個姓陳的？」

「姓陳的？」陳清雲錯愕的抬起頭來瞟視劉則剛一眼：「不，我不是借給姓陳的呀？」

「那麼，」劉則剛的眉頭又鎖起了：「你是借給誰的呢，難道你會忘記了？兩萬塊錢不是一筆小數目啊。」

「我——」

「我希望你千萬別再騙我，」劉則剛十分懇摯的說：「老陳，你知道我這麼樣着急完全是爲着你。」

一句話衝開了陳清雲的心扉，他感激涕零的睇視着他這位好朋友，眼眶濕潤，心情激動，他終於坦直無隱的告訴劉則剛了：

「是徐實齋問我借的，就是亞玲的父親。」

「徐實齋？」劉則剛着實吃了一驚：「他自己的生意不是做得很發達嗎？他怎麼會向你借這麼多錢？」

「他說是週轉週轉，暫時性的週轉週轉。有時候他急需一些零碎的款項，就到我這裡來借張遠期

支票應急。」

「他要遠期支票有什麼用？」劉則剛困惑不解的問：「再說，他自己不是也有支票嗎？」

「遠期支票可以貼利息調現款呀。」陳清雲解釋的說：「他說他也是場面上的人，在自己朋友面前，他不好意思拿自己的支票去貼現。」

劉則剛髣髴有點懂得了，他再繼續追問下去：

「你們這樣子往來，已經有多久了？」

陳清雲的臉孔紅了紅，囁嚅的說：

「大概——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劉則剛吓得差點跳起來：「兩年前我們不是約好了的嗎，再也不能跟徐實齋打交道，他這個人太海派了，海派得叫人駭怕。」

陳清雲想起兩年前徐實齋第一次向他借錢，他轉向袁人杰借七千塊，徐實齋付了四百二十塊錢的利息，事後徐實齋還請他們在狀元樓大吃一頓酒席，劉則剛，袁人杰和陳清雲都覺得相當過意不去，可是這以後又經過幾次借貸關係，徐實齋還債的金字招牌便漸漸的褪色起來。有一次，袁人杰代他借了兩千塊錢到期無法歸還。三人小組一商量，說是乾脆損失這筆錢算了，免得徐實齋糾纏不清窟窿越弄越大。三人小組的決議是今後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再借錢給徐實齋。

於是，陳清雲强辯的說：

「那時候我們說的是不再借錢給他，並沒有說過不借支票呀。」

「你用不着强辯，」劉則剛有點兒氣惱了，他質問的說：「支票不是錢呀？到時候付不出去，賠錢不算，還要犯法坐牢。」

「劉大哥，」陳清雲乞憐般的望着他：「這件事情是我做得很不對，不過呢，徐實齋一晌倒很守信用，他借了我那麼多回支票，倒是從來沒有撤過爛汚。」

「還沒說有？」劉則剛氣忿忿的說：「昨天你蹓出去看電影的時候，徐實齋的爛汚算是撤足了，虧得銀行裡通知我，為了不叫你退票，我差點沒有給那個銀行小姐下跪。」

陳清雲竭力掩飾的說：「不過，徐實齋借了我十幾回支票了，他眞沒有誤過事。」

「你告訴我，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經過？」劉則剛緊抓住他的話問。

「徐實齋一直都在向我調票子，平均每一兩個月便有一次，起頭是三千兩千的，後來數目越調越大，這張兩萬塊的票子，還是上個月十號他向我調的。」

劉則剛望望牆上的日曆，算計着說：

「上個月十號到昨天，整整是一個月。」

陳清雲不安的搓着手說：

「是的。」

「你這還不明白嘛，」劉則剛伸手一拍桌沿：「他這是用的以債養債的辦法，第一個月問你借兩千元支票，調個一千八九百塊錢，第二月再問你借三千，第三個月借四千，第四個月借五千六千，除了利息，他一家人的用度全都在這種滾雪球的方法裡解決了。」

陳清雲細細一想，事實恐怕就是這樣，他不由得驚出了一身冷汗，他急急的問劉則剛說：

「那麼，他最後的目的是什麼呢？」

「倒你一筆大賬。」劉則剛毫不容情的說。

「奇怪，」陳清雲掏出手帕抹抹頭額上的汗：「起先我怎麼想不起來呢。」

「這是你唯一的優點也是你唯一的缺點，」劉則剛點醒着他說：「你過于容易相信別人而絲毫不能爲你自己建立防線。」

「劉大哥，」陳清雲心事重重，他趁勢委婉的問：「昨天我那張支票的事情，不知道究竟解決了沒有？」

「解決了。」劉則剛不悅的說，聲嗓是粗硬的：「那兩萬塊錢沒有退票，算是你的運氣。」

「那——」陳清雲試探的問：「那究竟是怎麼解決的呢？」

劉則剛把昨天那驚險的一幕，約略的向他說了一個梗概。

「阿彌陀佛，」陳清雲雙手合什的宣起了佛號來：「眞正是菩薩保佑，讓我渡過了這個難關。」

劉則剛却還在滿腹疑慮的說：

「倒不知道那個軋進頭寸的人是誰？」

「銀行裡不是說他姓陳？」

「嗯，」劉則剛點點頭說：「那位小姐是這樣說的，親自來解款的人姓陳，他也是第一銀行的老客戶，是位六十來歲的老年人。」

「啊。」陳清雲恍然大悟的說：「那一定是徐實齋提過的那個陳菁溪。」

「陳菁溪？」劉則剛怔愕的望着他。

「上海來的一位大商人。」陳清雲平靜的說：「他們是早年互相慕名，而到臺灣來以後才聯繫上的好朋友；那個姓陳的家眷都丟在大陸了，他一個人在臺灣，生意做得很發達，足足有三五百萬的身家。」

劉則剛終於想了起來：

「好像他到徐家去過的。」

「就是那一回嘛，」陳清雲興奮的說：「徐實齋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又叫亞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劉則剛的心田閃過一陣陰霾，他躭心的說：

「那個姓陳的老頭子不存好心眼，我記得那天老是賊忒忒的望着亞玲。」

「徐實齋老倆口子就想把亞玲嫁給姓陳的嘛，」陳清雲洩露天機般的說：「徐先生不知道跟我說過好多回了，他說，只要亞玲能够嫁給陳菁溪，那個老頭子還能活幾年？熬一熬，那三五百萬的身家不就全都是他們的嗎。」

劉則剛的神情忽然顯得憤慨，他正色的望着陳清雲問。

「你以爲亞玲會願意嗎？叫那個純潔可愛的孩子犧牲她一輩子的幸福？」

「這——」陳清雲瞠目結舌的望着他。

「這就是我最看不起徐實齋夫婦的一點，他們滿腦門子都是錢，爲了錢，不惜犧牲他們的親生女兒。」

陳清雲提醒他說：

「亞玲不是他們親生的。」

「那就更不應該！」劉則剛臉色一沉的說。

有一批吃早點的客人走進來了，劉則剛責任心重，忙於指揮茶房殷勤招拂，他自動的打斷了談話，僅祇在匆忙中告誡了陳清雲一句：

「你給我記住，以後再也不要和徐實齋打交道！」

陳清雲連聲應諾，如逢大赦的站起身來。

這一天四川食府的生意和平時一樣的好，十一點鐘過後，店裡每一個人都在忙碌不停，劉則剛和陳清雲兩人都有心事，稍稍顯得有點神情不寧。

陳菁溪肯化兩萬塊錢去給徐實齋還債，顯然表示徐實齋夫婦已經對那個老色迷有所承諾。魅影已經籠罩在亞玲的身上。

陳清雲覺得很幸運，劉大哥鄭重其事的把他叫到僻靜角落去談話，起先他以爲劉則剛會追究他昨夜的行蹤的，假如他眞的這樣問他，他一定會滿心慚惶，無詞以對。

二九

追憶起來，從昨天下午直到今天早晨，對于陳清雲而言，眞是荒唐無比的一日一夜。

他覺得心情煩悶，無法排遣，滄生和京生兩個孩子都長大了，孩子們需要母親，他的推托和矇騙早已全部失效。

於是他很戀家，因爲兩個孩子一向把他視作嚴父與慈母的雙重化身；然而他也極怕回家，他怕孩子們哭哭啼啼的問他要索母親。

四川食府對面的新生大戲院，那天正好有一部新片子上映，陳清雲趁着店裡空閑，也沒有告訴誰一聲，便悄悄蹓過去趕個早場，他很容易的買到了票，跟着進場觀衆後頭走進了樓下的大廳。看電影是臺北市最普遍的一種娛樂。但對那些胖子來說滋味却並不怎麼好受，臺灣似乎到處都感到空間的缺乏，無論火車、汽車和電影院，座椅之間很難有讓人伸得直腿的空隙；陳清雲是一個體重二百磅以上的大胖子，他看電影，首先要設法把他那一堆肥肉硬塞進座位裡去，然後他還得把兩條腿併攏縮緊，以免碰到了別人。

但是他仍然很喜歡上電影院，因爲那是一個帶點强制性的排遣寂寞的好地方，燈光一暗，唰的一道白光射上銀幕，觀衆除了注視畫面的轉換便別無選擇餘地。好電影使人無暇遐思，對抗壞片子的辦法唯有閉上眼睛睡覺。陳清雲自從他的老婆跟他下手捲逃以後，最最難耐的便是一人獨處，寂寞無聊

的時候他總會想念他的妻子，因此他只要得空就去看電影，好片子壞片子全都無所謂，因爲他在電影院裡可以避免思想。

這一天新生大戲院的片子並不是不好，而是不對陳清雲的胃口，那是一部所謂的「高級文藝巨片」，坦白點說：陳清雲不懂得欣賞，但是他也毫無怨尤，冗長的對話和單調的場景正好讓他睡上一覺。

正片開始不久，他便像被塞在孩子搖籃裡似的呼呼睡着了。

他那由潛意識過抑住的輕微鼾聲不斷的吵擾別人，有好幾次他被鄰座的人輕拍肩膀低聲喚醒，他驚詫的睜眼望望，歉疚的笑笑，伸手揩去嘴角的流涎，一本正經的再把眼睛落在銀幕上，但是要不了三五分鐘，他又把肥腦袋一歪，鼾聲又漸漸的由小而大。

最近以來他變得非常貪睡，靠在椅子上和朋友說着話時都會打盹。朋友和同事全都笑他胖子瞌睡多，他的苦楚只有自己肚裡明白，失去了妻子以後，他常常終夜失眠，眼睜睜的望着窗外天際微露的曙光。

在那時候他會深沉的嘆息，他知道，他家裡的歡樂曙光是永遠不會再現的了。

一個沒有女人的家庭便像是不會佈下花種的園圃，它長得出綠葉蔭庇的大樹，也生得出青葱油碧的芳草，然而它缺乏鮮艷明朗的色采，它發不出光，也沒有足够的熱，一片濃綠裡原有着淡淡的憂鬱，那不是什麼代表歡樂和興奮的顏色。

甚至孩子與大人之間也缺乏一種堅韌的連繫，陳清雲是一個好父親，下班時間他總是儘量的和兩

個孩子在一起，他給予孩子們物質方面的滿足，有時甚至自己扮起小丑來逗兩個孩子笑。但是陳家的歡樂彷彿總是最短暫的，陳家的笑聲從不持久，往往會轉變爲尷尬的苦笑，然後是父子三人凄涼的互瞥一眼，一瞥之間，大小三個人有說不出的難過。

他在心情苦悶的時候可以蹓到電影院去泡泡，和劉則剛他們聊聊天，找朋友喝喝酒打打牌。孩子們呢？他總不能拖着他們也學自己這麼做。渝生十五歲了，連京生都十三歲唸初中一了，這麼大的孩子，怎能忘懷得了家裡的那一齣悲劇。怎會不苦苦思念他們離別了四年的母親。

迷迷糊糊的，陳清雲像在電影院裡做夢，但又像是在沉思瞑想，忽然間滿院燈光一亮，他猛的清醒過來，掏出手帕揩去更多的流涎，他艱難的從狹窄座位上站起，輕輕嘆了一口氣，八塊錢，在別人是看了一場電影，他呢，不過是消磨掉一兩個小時而已。

抬手看看腕錶，十一點卅五分，他想先到銀行把借來的兩萬塊錢解進去，然得再回到店裡去趕中午那一陣子忙吧。

他的身體太胖，行動不大方便，因此他走起路來一向不跟人家爭先恐後，他緊緊的跟在散場觀衆的尾巴上，順序走向院外。

忽然，一個熟習的背影閃入了他的眼簾，是她？果眞是她麼？世間難道會有這樣相像的兩個人。他一眼望到的那個熟習背影緊裹在一件紫紅色的旗袍裡面，依舊當年模樣，那麼寬厚的肩背，那麼渾圓的臀部，長髮如雲似霧的披拂肩頭。

他像受到了驚嚇，直楞楞的站立在走道中間，刻骨相思了整整四年的人被他猛一下碰到了，他反

而腿脚痠軟，目瞪口呆的傻站着，宛如一座石像。

直到手執棕帚急於清掃的戲院小姐碰觸到他的身子，他這才霍然驚醒過來，當他的頭腦一旦清醒，他便像個瘋子似的，邁動胖腿拚命的往外跑去，他那神色愴惶的滑稽姿態把電影院裡的小姐們逗得大笑不止。

滿頭大汗的跑到街上，中午的陽光照耀得他兩眼發黑，他踮起脚尖從人叢裡伸頭出去探望，糟糕！她早已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滿街的人潮擁擠，又叫他往那兒去找？

心裡一急，衝出喉嚨口的聲音都變了，變得像是個女人的尖嗓子，他怪聲怪氣的叫：

「車！」

一部紅色的計程車應聲而至，左右附近的行人也都詫異的向他望望。

一滴汗珠流進了右眼，辣澀澀的，管不了啦，一低頭鑽進了車子，他坐在司機的旁邊，剛剛關好車門他便緊張的喊：

「快點，快點！」

司機一扳排擋，小車躍射而出，他睜圓兩眼把額頭緊抵在車窗玻璃上，兩隻小眼像活動的玻璃球，左右上下的急速轉動，他在繁華熱鬧，五光十色的中華路上竭力追索那個紫紅色的背影，眼睛疼痛時他都不霎一下眼皮。

車子開得太快，他的眼球轉動當然無法跟得上車輪的速率，眼珠快爆出眶子口了，他滿心惱怒大吼大叫的說：

「快給我開慢一點！」

司機被他吓了一跳，連忙鬆開油門減低速度，陳清雲再一看，却已經到了北門口了，她跑得再快，也沒法在短短的三五分鐘裡飛到這兒了呀。

於是他又急燥的頓脚大叫：

「快給我開囘去！」

司機一楞，他眞給陳清雲吼得糊裡糊塗了，他繞過北門城樓駛囘去，小心翼翼的開慢車，一面偷覷陳清雲幾眼，方始弄明白了這位客人大概是在追趕什麼人，偏又無法幫忙他四面搜尋。

車子又開囘了新生大戲院，司機乾脆停下車，囘過臉來問他：

「先生，再往那裡走！」

陳清雲急得想哭，急驚風碰到了慢郎中，怎的搭上了這個笨司機開的車，不但幫不了忙，而且搗亂搗大了；在這種十萬火急的時候，他偏偏瞎摸亂闖的開囘新生大戲院來。

他正氣得滿臉鐵青，連話都說不出，那司機居然反過來催他了：

「先生，怎麼樣。往那邊走？」

「你管我往那邊走？」陳清雲憤怒得像頭獅子，他大喝了這一聲，又痛苦的瞜瞇上眼睛，他全身痙攣，那隻右手着力而顫抖的猛然向後一伸，他用帶淚的哭腔像唱京戲老生般的哀呼起來：「你給我追……喲！」

司機暗暗的一吐舌頭，他怕這瘋子似的客人會有什麼强暴的舉動，心想既然逃不掉，便索性心一

横，且陪他兜圈圈吧。

於是他繞道西門町圓環、寶慶路、博愛路、介壽路、公園路，一直到了襄陽路口。

「快停車！」陳清雲眼睛一彈，又是一聲巨喝。

司機蹬的一腳緊踢在剎車器上，計程車在地面跳了跳，停住，兩人同時眼睛一黑，乒乒兩響，陳清雲的額頭猛撞了一下厚玻璃，駕駛盤的邊緣猛地撞到司機胸口。

陳清雲扭開車門往外便跑，朝向不遠處在進入公園的一個紫色身影追趕，司機左手直在揉撫自己的前胸，右手伸到車門邊去要錢。

他想大聲叫陳清雲回來，可是聲音無法出口，他也想到開車去追，然而他現在正急需休息，陳清雲過度緊張的感應力眞是太强，居然把當司機的局外人也給累垮了。

「算了吧，一十四元。」司機心底喃喃自語的說：「瘋子搭車，揀回這條性命就算是很不錯的了。」

三〇

陳清雲用跑步姿態加速向正前方追趕，額汗涔涔，氣喘如牛，等他跑到博物館前面，紫色背影轉了一個彎，在朝荷花池那邊走，由於雙方的距離已經不及二十公尺，他索性放慢脚步，停下來稍作休息，望望前面，忽的一盆涼水兜頭澆下。

紫紅背影的身邊另外還有一個男人。

自己剛才怎麼會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的？她的身邊還有一位高大健壯的男人，顯而易見的，那不是四年前和她私奔的小白臉謝慶澄。

一股熱辣充塞在他的鼻竇，心裡酸酸的又想哭，現在再着急也沒有用了，他只好再次放慢脚步，亦步亦趨的緊跟在她們身後走。

他們爲什麼要表現得如此親密呢？就在陳清雲的面前，那些動作像一柄柄的利刄，無情的刺戳着陳清雲柔嫩的心肌。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會那樣的肆無忌憚，她像是混身一根骨頭也沒有，軟緜緜的把她豐滿肥腴的身軀整個兒的偎倚在那男人的臂彎裡，那男人右手攬住她並不太細的腰肢，兩人並肩齊步的走上高陡的小橋。

陳清雲始終沒有看清楚她的臉，但他幾乎已可確定眼面前的這個紫紅背影便是他失蹤四年的妻子。假如眞的是她，那麼她的改變實在不多，她仍還是艷麗得像是一朵盛放的牡丹。

他怕她看到了自己，特意繞個圈子越過蓮池，他的眼睛始終不敢離開他們，唯恐稍一疏忽又會失掉了他們的蹤跡，再找起來，可就更困難了。

好了，他們總算是走累了，穿過濃蔭夾道，在新公園最大的一座露天涼亭裡坐下。

他連忙找好一個隱蔽的位置，一排冬青樹剛好遮住席地而坐的他，他故意背向着她們，雖然看不見，仍能很清晰的聽到她們每一句談話和每一個動作的聲息。

「啊喲！」她嗲聲嗲氣的說：「走得好累人啊！」

聲音也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聽來使他全身都在暗暗的顫抖。

「才幾步路嘛，」那男的聲音很爽脆，聽得出來他是北方人：「我們在部隊裡，一次急行軍可以一夜趕它一百二十里山路。」

「你們是你們，」她爲什麼偏要用她那最最難聽的鼻音：「你是軍人，我們是女娃兒，你要我們女娃兒家跟你們軍人相比？」

陳清雲難受極了，連嘔吐也嘔吐不出來，他痛苦的伸出雙手掩住了臉。

有熱呼呼的淚，從他肥白的指縫間潺潺流出。

「玉芳！」那男人親暱的喊叫着她的名字，陳清雲心裡怦然一動，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啊；記憶中，只在玉芳嫁過來的頭兩年裡，他才喊過她的名字。可是這時他已顧不得感傷了，他還得續繼偷聽那個陌生的男人對他妻子說些什麼話，他聚精會神的聽到那男人說：「玉芳，我早就跟妳說過了的，軍人的生活很苦，因爲我們要從困苦中訓練我們的鬥志——」那人沉吟了半晌又繼續說下去：「對於妳

，我仍還是那一句老話，我知道你很喜歡我，可是我不能確定妳是不是有嫁給一個軍人的決心。」

「還說什麼決心不決心呢？」玉芳那故作嬌柔的聲調聽得陳清雲恨恨的捏緊了拳頭：「別個連人都跟你在一起了，從南到北的跑了半個臺灣。」

「這是妳自己要跟我來的，」那男人認眞的說：「我這回出差，其實是有很重要的公事。」

「我不管你有什麼公事，」陳清雲聽到這話時氣得眼睛都快爆出來了。但是年將四十的玉芳，却還在恬不知恥的扮演着十八九歲的少女角色：「我只曉得我們這回從鳳山到臺北，就是我們的蜜月旅行。」

蜜月旅行？陳清雲啼笑皆非的瞇眼搖頭，心裏在想，起先是我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拜過堂的正式丈夫，然後又是謝慶澄那一段見不得人的私奔，如今又換了這位看來還算是正人君子的軍官，蜜月旅行？玉芳，妳還好意思說什麼蜜月旅行啊？陳清雲深心呻吟的說：妳可知道？妳那兩個孩子站起來都快和妳一般高了。

那男的又說話了，他只好靜靜的聽：

「玉芳，我覺得有許多事情我們都必須在事前說清楚，我這一次出差是妳主動要跟我來的。這些時來我們雖然天天都在一起，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已經結了婚，妳懂得：結婚必須有正式的儀式和手續。」

玉芳却在閃避着什麼似的說：

「這還不算結婚呀，」她蕩笑着反問：「你說，你說，還要怎麼樣才算？」

可能是她的大膽震懾住了那個男的，足有兩三分鐘，兩人保持緘默，一語不發，陳清雲似乎還聽到那男人輕微的嘆了一口氣。

看樣子，他也有他的苦惱呢。

三兩分鐘以後，她又嬌聲的說：

「哎呀，我餓了。」

那男人無可奈何的說：

「找個地方去吃飯吧。」

「我什麼都依你的，」玉芳阿諛的笑着：「你說到那裡去吃飯我都贊成。」

陳清雲已經暗暗的在做離身而起，以便繼續跟蹤下去的準備了。

那男的沉吟了一會，說：

「我們去吃四川菜吧。」

「這——」玉芳的聲音裡帶着點遲疑。

「喂，聽說臺北的四川食府是資格最老的川菜館，」那男的帶點興奮的說：「我們今天中午就到四川食府去吃好不好，大概離這兒也不遠。」

亭外的陳清雲楞住了，亭裡的玉芳也支吾着說不出話。

「這個——」她頓了一頓又婉轉商懇的說：「我想中午還是少吃辣椒的好，我們就隨便到那裡找個小館子吃吃算了。」

「這不成理由嘛，」那男人語氣不悅的說：「爲什麼妳事事都是這麼別扭，徵求妳意見的時候妳總是說一切都聽我的，等我眞的說出我的心願時妳却又要反對了。」

罵得好！陳清雲暗底裡很贊成，不知怎的，此刻他內心裡充滿了對於玉芳的反感。這眞是令人無法忍耐的事，玉芳捲逃以後，先是和謝慶澄姘居，現在又換上了這個中年軍官，看情形，在謝慶澄和這位軍官之間，她還不知道曾經勾搭過多少個男人？他心情複雜得分辨不出是什麼滋味。

那邊的聲音漸漸低下去了，似乎是玉芳正在發嗲撒嬌的央求着那位新歡別生氣，然後玉芳和他起了爭執，軍官的態度很堅決，他說他說話算數，不願再作任何改變，他既然說過要去四川食府，他就非去那兒吃中飯不可。

玉芳的聲音急促而焦急，但那軍官不理會，說來說去鬧僵了，軍官大發脾氣，站起來扭頭就走。玉芳大聲的喊他，他頭也不回的越走越遠。

陳清雲嘴角掛上一抹鄙夷的笑，他勇敢的從地面站直起來，用無比的決心，大踏步的走到玉芳的跟前。

「陳清雲！」她尖聲的叫着，細小的眼睛睜得很大，臉上滿是駭怖驚恐的表情，彷彿她所看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條毒蛇。

「好久不見了，」他原本想痛罵她一頓或者是諷刺她兩句的，可是一看到她那種駭懼欲絕，混身發抖的可憐相，他又有點不忍了，好男不和女鬬這句俗諺湧上了他的心頭，於是他便若無其事的問：

「怎麼樣，妳最近好嗎？」

「好，好，謝謝你，我很好。」她一面囁嚅的答說，一面緊張的往後倒退。

「當心，」陳清雲好意的關照她：「妳要掉到水池裡去了。」

她慌亂的回頭望望，再退兩步眞要倒栽下淺水池了。於是她把那張黧黑的面孔脹成了絳紫，她從眼角瞟視着他，訥訥的說：

「謝謝你，陳清雲，你的心腸還是那麼好。」

這句話又把陳清雲的憤恚和怨懟減袪了三分，他也望望她，深沉的嘆了一口氣。

「我——我眞是對不起你，」她羞窘的低下頭去，兩手不安的絞弄着：「就是因爲我太對不起你，所以我始終都不敢回來。」

她自以爲這兩句話便足以解釋她所有的過錯了，實際上却眞也差不到那裡去，她雖然已經離開陳清雲整整四年，但她們總歸是十多年的結髮夫婦，她把陳清雲的性格摸了個清楚明白。

果然，陳清雲看到她這種楚楚可憐的模樣，主要還是她從來不曾在自己面前表現得這麼怯弱過，他不禁有點心動，居然把剛才竊聽的那一幕暫時忘記了，他竟像以往一樣的柔聲向她說：

「我看妳也餓了吧，我帶妳吃中飯去。」

「好嘛。」她順從的跟着他走，一副待罪囚犯似的恭馴表情，儘低着頭，和他保持相隔兩步的距離。

走出新公園靠衡陽路大門的時候，他原想和她開開玩笑，問她要不要到四川食府去吃飯，但是他隨即想起此刻她心裡也不見得好受，未必經得起這種戲謔，心一軟，索性把她帶上了計程車，駛到了

清幽僻靜的水源路。

在高級的中國觀光飯店闢了一個雅座，小餐廳裡只有他們兩個人，陳清雲很有氣派的點了兩客A級西餐，要一瓶啤酒，兩人心不在焉的吃完尾食以後，方纔開始了別後四年的第一次長談。

「你現在發達了？」玉芳酒足飯飽神態也略顯自然一些，她羨慕的望望陳清雲整齊的衣著和圓胖豐腴的面容說：「發大財了，是不是？」

「多虧朋友幫忙，」陳清雲慨然長嘆一聲：「要不然，四年前妳整我那麼一手，我早就鐵索鋃鐺的關進台北監獄了。」

玉芳的臉上又是一紅，陳清雲趁機打量她一下，無可否認的，她已蒼老了許多，額頭上的皺紋越來越深，眼角也萌生了幾痕魚尾。

她暗暗的在桌底使勁地搓手，鼓足勇氣來問：

「孩子們好吧？」

「好。」他有千言萬語，一時間難以說盡。

她艱澀的說：

「京生——」

他苦笑笑：

「唸初中一年級了，身體壯得像條小牛，他學業品行樣樣好，每學期都是考前二三名。」

她低頭淺笑說：

「我知道。」

「妳知道？」他錯愕的盯望住他；「妳怎麼會知道的？妳都有四年沒有見到京生了。」

她輕聲的說：

「我前天才看過他。」

「前天？」

「是的。」她斜瞟他一眼：「我是大前天到臺北來的，前天，我在建國中學門口等到了京生。」

「妳怎麼曉得京生在唸建國中學。」陳清雲茫然不解的望着她問。

「我看榜。」她羞澀的笑笑：「我算出京生今年要考中學，我看榜看得好緊張啊。」

有一股暖流通過陳清雲的心田，同時他也有點奇怪，京生爲什麼沒有告訴他見到了媽媽，照理說，他決不會隱瞞這種大事情的。

「妳和京生說話了？」

「沒有。」她凄然的搖搖頭：「我只是遠遠的看他上學，他騎一部新跑車——」

「我剛給他買的。」他得意的笑笑：「他考取省立初中，好不容易啊。」

「是應該這樣，」她充分同意的說，又仰起臉來問：「滄生呢，她好不好？」

「都高中一了，後年就要考大學，」陳清雲說時驕傲的挺一挺胸：「長得比我還高，要是在家鄉過太平日子，該可以多個女婿了。」

玉芳臉上莫名其妙的一紅，她訥訥的說：

「都是我自己不好，淪落到這種地步。」

「玉芳，」陳清雲談起了孩子，不免念起舊情，他十分熱切的問着：「妳的近況怎麼樣，妳無妨坦坦白白的告訴給我聽。」

一聽陳清雲問這一句話，玉芳的眼圈馬上就紅了，她湧出了兩行淚水，傷心無限的抽噎着說：

「我恨死謝慶澄那個鬼東西了！硬是他那龜兒子把我害得這麼慘！」

「慘？」陳清雲霍的一驚，他望望玉芳的服飾和面容，不禁遲疑的說：「我看妳現在還蠻過得去嘛。」

玉芳索性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起來了，她邊哭邊嚎的傾訴着：

「都是謝慶澄那個不得好死的龜兒子啊，把我連騙帶逼的整慘了。他把我騙到南部去，拿我的錢自家在鳳山開飯館，兩年不到就蝕得乾乾淨淨，錢蝕完了他人也不見了，把我一個人孤伶伶的丟在南部——」

陳清雲欷歔慨嘆，他眞不知道該說什麼是好。

「我打了一年多的爛仗，」玉芳熱淚迸流的繼續說下去：「賣盡當光，給人家當下女，洗衣服，什麼苦頭都嚐過了，最後——」

陳清雲忽略了這個最重要的關鍵，他竟不去追問她最後怎麼樣，反而焦急的問她：

「在這種情形之下，妳爲什麼還不回來呢？」

這一份誠摯的感情深深的打動了玉芳的心，她愧赧的望望陳清雲說：

「我怎麼有臉再來麻煩你？」

陳清雲動情的說：

「我倒是時時都在等妳，尤其是那兩個孩子，他們無日無夜的吵着鬧着要媽媽，足足吵了好些年。」

玉芳眞的哭了，她熱淚縱橫的哭叫着：

「皇天哪，我眞是該死！我眞是該死！」

「你別哭，」陳清雲輕輕的拍撫她的手背：「我能够了解妳，在那種時候，妳也是騎虎難下。」

「就是騎虎難下嘛，」她用雙手掩住了臉，越哭越起勁了。「你說，那時候進無路退無地，你叫我怎麼辦？」

他柔聲的喊着她的名字：

「玉芳，玉芳。」

當她哭得盡興以後，她從皮包裡掏出手絹，使勁的擦着紅腫的眼睛。

他忽又想起從新生戲院到新公園的這一幕，想起那位北方籍的軍官，他禁忍不住酸溜溜的說：

「現在，妳總該好了。」

「我好了？」她怔怔的望着他：「我怎麼好了？」

他疲憊的笑笑：

「妳又找到了男朋友？」

「你是說李上尉？」她知道隱瞞不過去，索性坦白的說：「就是你剛剛看到的那一位。」

他心裡痛苦得很，只好無言的點點頭。

「我們已經吹了。」她斷然的說。

陳清雲不能置信的向她搖搖手。

「是眞的。」她急急的說：「我們兩個在一起，從開始的時候就註定了不能成功。」

「爲什麼呢？」

「我的年紀比他大，」她又低下了頭去：「再說，我身上還有兩萬塊錢的債務，直到今天我還沒有告訴他；假如我告訴了他，那眞會吓都把他吓跑了。」

陳清雲淡淡的問：

「他沒有錢給妳還債？」

「他沒有錢。」玉芳笑得很凄涼，「而且，他根本就不愛我。」

「愛？」陳清雲說來十分之感慨。

「愛。」她臉上脹成血紅：「我曉得我沒有資格說這個字。」

陳清雲又不忍心使她過于難堪，便移轉話題的問：

「妳怎麼會欠了兩萬錢的債？」

「兩年的生活呀，」她伸手去抹抹眼淚：「生活是好過的嗎？」

陳清雲無言的向她一笑。

「我在再也混不下去的時候遇到了他，」玉芳神色慘沮的說，像是吐出什麼惡濁的渣滓：「他對我到還有點意思，我爲了求生，只好把他吊到，他要出差，我陪他去，就這樣從鳳山一直到了臺北，我曉得他跟我合不來，他隨時隨刻都在想把我甩開，你看，他剛才不是已經把我甩開了嗎？他把我看成一把鼻涕，你說，我跟他還會有什麼感情？」

她越是坦白，他越發覺得兩人之間的距離漸漸遙遠，對于曾是渝生和京生的母親，他已經直覺的認定她無可救藥，此刻，他只想爲她略略盡點力量，藉以表示當年的一份夫妻之情，至於破鏡重圓，重歸舊好，他業已深知馬前潑水，覆水難收的道理，他望着她猶如一隻傷痕斑斑的爛蘋果，他深長的吁了一口氣說：

「還清兩萬塊錢的債，妳是不是又可以自由了？」

「那當然。」她的眼裡射出期待的光：「只要有兩萬塊錢，我就可以從老闆那裡脫身，要不然，這次回去的時候，細賬細算，要是李上尉不肯認賬，我還不曉得要給老闆打成什麼樣子呢？」

不必多問了，玉芳的處境陳清雲早已淸楚明白。她情勢太急，於是不得不透露出惡劣的現況。目前她不是妓女便是茶室或者是酒吧女郎，兩萬元是贖身錢，陪李上尉出來算做出公差。

他想起了小時候看到家鄉的老太太們晒在太陽底下納鞋底，長長的鋼針引着蔴線，一針針的在鞋底上穿來刺去，此時此地，他覺得他那顆心便像是層層破布叠起的那些鞋底。

陳清雲帶着惋惜的神情再去望望那枚萎癟了的蘋果，她已不再具有任何價值了。對於人生，她只是一叢散佈罪惡的毒菌，他可以不顧一切的收容她，但是京生和渝生不能有一個做過妓女的母親。

他難過得直想嘔吐，於是他想到乾脆把自己身上準備解銀行的兩萬塊錢給她算了。

陳清雲心裡在想：罷了，兩萬塊錢，就再損失這兩萬塊錢吧；一了百了，也好。姑念十多年夫婦一場，姑念她是渝生和京生的母親，姑念她已經墮落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姑念她前天到了臺北還有心去偷偷的去望望京生。他沉沉的再歎一口氣，從褲後袋裡掏出了他的皮夾，他抽出來一張即期支票，打開來看看，然後愼重其事的遞到她的手上，他關照着她說：

「這裡是兩萬塊錢，今天的即期支票；妳在下午三點半鐘以前，隨時都可以到第一銀行城內分行去提出來。至於妳要拿這筆錢做什麼用處，我可管不着了。」他悲酸的笑着：「不過，我也得告訴妳，爲這兩萬塊錢我又要有一場小小的皮漏，朋友借了我一張支票今天到期，這兩萬塊是我向袁人杰借來軋支票的。妳提走了我便會退一次票，退一次票不要緊，充其量我不過罰幾個錢，可是這兩萬塊錢對妳也許太重要了，我想，還是讓妳拿去解決問題吧。」

玉芳怔住了，她用顫抖的雙手捧住那張支票。聲嗓瘖啞的問：

「這——，我怎麼好意思再拿你的錢？」

「不談了，」他廢然的向她搖搖手：「這也算是我們夫妻一場，我對妳表示的最後一點心意。記得我們從家鄉復員到南京，又從南京逃難到臺灣來嗎？千山萬水，危險重重，多少的困苦艱難我們都經歷過了，和那些往事比較起來，這一點點錢算得了什麼？」

玉芳再也禁忍不住了，她手裡拿着支票，伏倒桌上，哀哀的哭泣起來。

三一

在中國觀光飯店那間僻靜的餐室裡，陳清雲望着她那凋萎憔悴的面容，傾聽着她爲出走以後荒唐生活而痛悔的低泣，四年的思念和期待在心底漸漸的冷却，他有着幾將嘔吐的難受感覺，剛才自己曾經瘋狂的追踪過她，此刻，滿心祇想乾脆讓她早些走開算了。

「我想，」他避免使自己的目光和她接觸，低頭沉吟的說：「這兩萬塊錢也許能夠解決妳的問題了。」

「你——」玉芳抬起頭來霎動着眼睛，她顯然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爲陳清雲肯幫忙便是有意和她重歸於好，於是她便妮聲的說：「陳清雲，你對我這麼好，你叫我怎樣報答你呢？」

「報答倒用不着。」陳清雲劈頭澆了她一盆冷水，他根本就不知道玉芳在想些什麼，或是她又激起了什麼希望，他只深心在爲玉芳惋惜，她原來也是好人家的女孩，四年前她要是好好和自己在一起，一家人必定還是過得歡歡喜喜的，誰教她由於一念之差而沉淪到這種地步，看起來，她的前途坎坷還多的是。他趁勢站起身來，由衷的說：「我只希望妳就此走上正路，那就好了。」

玉芳的心裡一涼，臉頰上却脹成了血血紅，她囁嚅了一會兒，始終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陳清雲的意思不問可知，錢是可以幫忙一回的，人呐，很明顯的他是絕對不會再要她了。——她又低下頭去暗自傷心。

「再見。」他輕聲的說，隨即叫來侍役付賬，下定決心獨自離去。

下午陽光曬得水源路上的柏油都熔化了，皮鞋踏上去黏稀稀的要費點氣力才能拔出來，他抬手望望腕上的K金手錶，兩點四十五分，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揮手招來一部計程車，要是時間把握得好，他還有希望再去找袁人杰設法借兩萬塊錢，準時解到銀行裡去，這樣，他仍可以逃得掉退票的那一關。

他關照司機把所有的車窗全部打開，驅車直駛中山北路，一路上他直在催促司機加快速度，一方面他要爭取時間，另一方面他也急需窗外吹來的涼風清醒一下他那昏亂悶脹的頭腦。他剛才所做的事和他現在要做的事雜沓的在他心裡穿來穿去，他一輩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心情矛盾複雜，錯綜迷亂。

三點十分他到達袁人杰所服務的機關，急急的填了會客單遞給門房，門房用電話連絡，很快的告訴他袁先生不在，到稅捐處接洽公事去了。門房客氣的問他要不要在會客裡等等袁先生，他茫然的點頭回答說：

「也好。」

於是門房殷勤的把他導引到空無一人的大會客室裡坐下。

他無可無不可的往大沙發上一坐，兩腿交叠，百無聊籟，於是他燃着了一支雙喜烟。

過了許久他方始想起，即使袁人杰馬上回來，即使他一伸手便拿到兩萬元現鈔，那也是毫無用處的了。銀行早已下班，退票更是退定，那麼，他又何必在這兒苦等呢？

陳清雲的唇角勾起了一抹自嘲的苦笑，退票的事已經無法挽回，他在這兒坐坐等等的用意，無非

是想找個地方靜一靜，安定一下複雜紊亂的心情，再說，假如袁人杰很快便可以趕回來，他將是自己傾訴一切的最好對象，現在他很想痛哭一場，光天化日之下找不到僻靜無人的地方哭泣，跟好朋友吐露一下也是好的。

鼻腔酸酸的，喉嚨口哽噎着發不出聲，會客室裡許久都沒有人進出，這樣也好，他就在這兒安安靜靜的坐着，一分鐘，十分鐘，半小時，一小時，他悄然的從沙發上站起，躡手躡脚走向門外，他越過門房的身邊，不出一點聲息，他又走上了車水馬龍的大街。

有人說臺灣花不香，鳥不語，那是不正確的，然而臺灣的晚霞却從來也不曾絢爛鮮艷過，它只有絳紅與濃紫，像一個機械化動作的畫家不停的在塗抹相同的顏料，急速而神經質的，三下五下便把西天抹成由紅而紫，由紫入黑；陳清雲在中山北路的人行道上躑躅久久，他一直低頭沉思俯望路面，等他偶而抬起頭來，他纔發現夕陽早已落山，大臺北萬家燈火一齊燃着。

他不想回店，更不願回家，店裡的人定已發覺他無緣無故的失蹤了一整天，家呐，今晚假若兩個孩子又向他提起他們的媽媽時，他該如何回答？他總不能昧着良心說是玉芳已經死了。

茫茫天涯路，於今無歸宿，他走着走着的，不禁凄涼的笑了。

驟然間發現自己的肚皮很餓，很餓，這才想起中午雖然花了大錢但却沒有吃到什麼東西，他曾愛憐的望着玉芳所表現的饞相，隨而又鄙夷她的齷齪與骯髒。儘在想她做什麼呢？他嫌厭的朝向水泥路面啐了一口，他忘其所以的笑着。

「來坐！」

「來呷哺！」

怎麼？不知不覺的竟會走到圓環來了。滴溜滾圓的一座小吃市場，座落在臺北市中心地區，幾道繁盛的馬路由它爲起點，向四面八方輻射開去。吃食攤位跟漢和料理的小館子緊密相連，鍋勺亂響，香味四溢，這兒可以從兩元一碗的猪腸四神湯吃到清蒸龍蝦，據說，日據時代日本總督每年必定光臨一次，以示與民同樂。

陳清雲從一條狹窄的甬道踅進去，四面八方傳來了拉客的聲音，厨司們把鍋勺敲得更響，男男女女的跑堂大聲吆喝：

「來坐！」

「來呷哺！」

呷哺是一句臺灣話，乾脆點說：來吃飯。

陳清雲餓了，他在心底想，好嘛，呷哺就呷哺！且把一切憂愁煩惱拋到九霄雲外，先解決民生問題再說，他在甬道旁的紅漆板凳上面坐下，要一碗當歸鴨，再來一盌肉羹，越吃越香，索性又添一份蔴油鷄和燙魷魚。菜要得太多，唯恐消化不了，他在跑堂的頻頻勸誘之下又開了一瓶紅露酒。

算算賬，着實化費不了幾文，而腆起的大肚皮越顯得飽脹了，鼓鼓的凸在外頭，自己看看也有點好笑，豈不正像笑逐顏開的彌陀佛！

挺着大肚皮搖搖幌幌的往北走，重慶北路二段兩側全都是星羅密佈的地攤販，攤子便擺在馬路兩旁，從鉛筆賣到西裝大衣。

一瓶紅露僅僅喝了一半，半瓶酒的力量也是夠大的，他有點醺醺然，在全然陌生的熱鬧街市上踉踉蹌蹌，走呀走的走到了夜市盡頭，燈光一黯，兩側在神秘氣氛中隱隱約約的出現了一些鶯鶯燕燕，乍看不見，定睛注視却又令他瞠目結舌。

那兒來的那麼多妖嬈姑娘？

三二

她們人人奇裝異服，個個坦胸露背，臉孔上的粉膏擦得雪雪白白，嘴唇上的口紅塗得忒忒妖艷，各式各樣定製的髮型，成百上千個燕瘦環肥截然不同的少女身材。

他仗着三分酒意，被她們深深吸引，轉一個彎，江山樓千百個嬌娃浪聲的向他招呼。

「來坐！」

「來坐！」

陳清雲心旌搖搖，他欲迎還拒，走過了近十家店面，每一家店裡人肉充斥，唇紅齒白的少女，體態窈窕的浪婦，競爭般的向他伸出了潔白的皓腕，嗲聲嗲氣，媚眼亂飛的在叫：

「來坐！」

「來坐！」

他左右閃避，終於落到了一位少女的手中。

她的身高纔祗到達陳清雲的眉頭，髮髻高聳，頸頪白嫩，她像捕捉獵物般的拉住了他，一勾搭上便不肯放手，她那渾圓的臉上顯出得意的笑容，向週圍的苦難姊妹拋去一個得意的眼色，她不由分說的把胖篤篤的陳清雲拉進一間凌亂的小房。

陳清雲似醉未醉，似醒未醒，他斜乜着眼睛望望那個矮小的姑娘，順便，又打量了一下週圍的環境。

四蓆大小的房間裡只有一張床，竹子的，舖着草蓆和枕頭，佔據了房間一半的位置。花布枕頭上滿是油漬，草蓆只有七成新。

微弱的燈光照映得滿室鬼影幢幢，但也映出了牆上七歪八倒的鉛筆字，那些個字是寫在白色的壁紙上的，左牆右壁，全是彈指卽破的三夾板隔成。

那些拙劣的字迹這樣寫着：

「我愛我的妹妹啊——」

「玉鑾眞够味。」

「床頭一朵花，

有錢就有她；

××三十塊，

過夜莫嫌奢。」

陳清雲看了又想嘔吐，吐還沒有吐出來，那矮小的姑娘已經熟練的在脫衣衫了。

他望見了她的奶罩和三角褲，急急的說：「妳別忙！」

「卡緊嘛（快點嘛），」那看來也只有十五六歲的小女孩皺起眉頭來說：「你也快脫！」

陳清雲忽然想到男女之間的關係不該這麼單純，於是他便伸手搖搖說：

「妳聽我的話，慢一點，慢一點。」

那女孩正要脫掉三角褲，一聽他這句話，停住了，她歡欣的說：「好人，你是要住夜？」

他望着她苦笑笑，手心在沁着冷汗，他聲嗓澀澀的說：

「好嘛，住夜就住夜。」

女孩偷偷的瞥看一下陳清雲的腕錶，她又驚異的說：

「現在才九點半，你就要住夜了？」

陳清雲有點不耐煩，他大聲的說：

「我說過的話就算數。」

女孩吐吐舌頭，奔到他的跟前，踮起脚，兩條手臂勾住他的脖子，給他一個長吻，她喃喃的說：

「謝謝你，先生，你眞好。」

陳清雲趁她轉身的時候，悄悄掏出手帕來抹掉嘴上的唇膏。

小屋裡既悶且熱，她問他要不要開電扇，他點點頭，於是房間裡又響起那具破電扇的轟轟聲響，她低低的告訴他：

「開電扇，要加十塊錢。」

陳清雲無言的一笑，卸去外衣，和她齊肩並頭的躺在竹床上，那女孩不住的用她柔唇吮吸陳清雲肥胖的面頰、胸和腿，跟他緊密的相貼相揉，騷擾一刻也不停止。

陳清雲的小腹閃過陣陣暖熱，心臟卜卜直跳，他終于不克自持的顫聲問她：

「妳叫什麼名字？」

「小名阿美。」她浪聲的笑着，笑得床舖格支格支的響。

他吞嚥下一口唾液，又問：

「阿美，妳十幾啦？」

「十七。」

「妳那麼小就出來——」陳清雲忽然又頓住了，換個題目問：「妳有爸爸媽媽嗎？」

「有。」阿美遲疑了會兒方始回答：「我爸爸媽媽是養父和養母。」

「啊。」陳清雲閃挪了一下身子。

「不要說這些事情嘛，」阿美在撒着嬌，把她自己的身子和陳清雲再貼近些，她嗲聲的說：「我問你，你喜不喜歡我？」

「我——」陳清雲茫然的說，爲了不使她過于難堪：「我當然喜歡妳了。」

「那麼，」阿美的身子一陣扭：「你就來嘛。」

陳清雲混身陣陣痙攣，他忽然想起了玉芳，想起她的身體和懷裡這小女孩的，他的衝動被澆熄了，他望望阿美十分同情的問：

「妳是被賣到這裡來的？」

「你別問我這些。」

阿美一怔，放鬆了擁抱着他的雙臂，悻悻的回答：

「對不起，」陳清雲自疚的說：「我這個人就是這點不好，好奇心太重。」

「每個客人都跟你一樣，好奇心太重，」阿美幽怨的說：「他們就是不懂得，何必問話問得這麼

多呢，反正我們都是苦命人。」

「阿美，」他停歇了一會兒再問，聲調裡滿溢着惋惜的成份：「妳這麼小，妳爲什麼要到這種地方來？」

「嗨！」阿美高聲的說：「我剛說那些話，你又這樣子問我了。」

「啊，對不起。」

阿美伸手去搖搖他的身子。

「你到底要不要嘛！」

「不要。」他回答得很乾脆：「阿美，今天晚上讓妳安安穩穩的睡一覺，好不好？」

「你？——」阿美不能置信的又抽回手。

「我——」他淡然的笑笑，心底又想起了玉芳能有這樣的幸運嗎，「我正是這個意思。」

「啊——」那女孩放心的長吁一聲，又怯怯的說：「我眞沒有想到，我會碰到你這位好客人，能够讓我放心大膽睡一覺。」

陳清雲伸手去撫挲她的柔髮，然後又鬆開自己的手，他特意滾到床角落去，和那年輕稚弱的阿美保持一段距離。

反正他已經付過了加倍的夜渡資，就讓這個可憐的小女孩無牽無掛的睡一夜罷。

第二天早晨他滿心慚惶，像是做盡了虧心事，他趑趄的回到店裡，沒想到劉則剛毫不容情的在衆人面前叫住了他，而且毫無隱飾的直接問起他那一張兩萬塊錢的支票來。

一切的一切都已戳穿，他稍微支吾了兩句便乾脆的承認了，劉則剛的好意令他感激，他不能向他說謊。

事實證明他疏忽了一點，他忘記了在支票上劃線，這也就是說，如果他想到了這件事，早在上午他便會把袁人杰所借的兩萬塊錢存進銀行去了。如此，玉芳也就不會得到她的贖身錢。

冥冥之中，彷彿一切都預有安排。陳清雲囘到四川食府他店裡的崗位上去工作時，他不禁在內心裡暗自嗟嘆了一陣。

他祗有一件事隱瞞了劉則剛，那便是他在妓女戶裡渡過了一夜，原先他並不想瞞他，不過當他發現解釋自己的動機和行爲都是那麼困難的時候，他也祗好把話嚥下肚去不再說了。

那天晚間他特地提早囘家，望了望兩個孩子，他心酸的熱淚盈眶。他在心裡說：孩子們，你們永遠不會再有母親了。

三三

彭靖湘背負着雙手，搖搖擺擺的走到陳家門口，他的服裝很怪，上身是一件白布香港衫，釘了大小不等的四隻口袋，黑色香雲紗褲顯然太長，褲脚披拂着脚背，蒼白而多毛的赤脚拖了一付木屐板。

他就這麼擺呀擺的走過來了，滿臉含着笑，嘴唇四週是一片鐵青色的鬍子樁，彭伯伯的鬍子又粗又硬，京生和渝生都嚐過那種刺搔的滋味。當他高興的時候，他會摟着這一對孩子來個胡親亂吻。

因此當這位老人遠遠的走過來時，兩個孩子悄悄的往陳清雲身後一躲。

「你這早就囘來了，陳先生。」他笑吟吟的去問陳清雲，露出了一嘴的黃牙。

「嗄，我先囘來了。」陳清雲轉過臉來向他笑笑，彭靖湘沒有注意到，他的笑容很不自然。

「店裡生意還好？」

「還好。」陳清雲淡淡的囘答，忽然想起莫要冷落了這位老隣居，便又帶笑的補充了一句：「托大家的福，這一晌的生意都還過得去。」

於是彭靖湘阿諛的說：

「這都是你老兄經營有方，再加上則剛兄的勤儉克苦，有你們二位，別說做生意，就是辦事業也要大大的發達的。」

「那裡那裡，」陳清雲自謙的說，一面在心頭納悶，今天彭靖湘又繞圈兒說話，他一定是又有什麼事情要跟自己談，因而他便隨口說着：「彭定國也是我們最得力的大幫手，他管了這麼久的賬，一

絲一毫都不出錯，對於店裡眞是貢獻不小。」

彭靖湘露出了他稀稀朗朗的黃板牙笑了，他十分高興的說：

「誰不知道，三伢仔——啊，不，定國能够做事不出皮漏，全是你們兩位教導的功勞。」

陳清雲已經確定彭靖湘是想和他長談，他回過臉去關照渝生說：

「大娃兒，快給彭伯伯跟爸爸端兩張椅子來，你們兩個進屋裡去做功課。」

「莫麻煩他們，」彭靖湘急忙作勢去攔阻：「嘿嘿，其實我也沒有什麼事情。」

渝生那孩子的動作很快，彭靖湘的話還沒有說完，她已經一手一隻的搬了兩把靠背椅跑出來了。

「請坐。」陳清雲伸伸手，自己先在一張椅子上坐好。

彭靖湘也連連謙謝的坐下去。

陳清雲回頭望望，直到兩個孩子全已伏案做功課了，他才轉過臉來，他直接了當的去問彭靖湘：

「彭先生，你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嘿嘿，嘿嘿，」彭靖湘爲難的笑着，現出不安的神情：「陳先生既然問了我，我倒不好意思不說了。」

陳清雲鼓勵着他說：

「你說嘛，彭先生，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商量。」

「是——是——」彭靖湘仍還在吞吞吐吐的：「其實呢，也沒有什麼，說來說去還是關於三伢仔——。」

「哦——」陳清雲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他自以爲猜中了彭靖湘所要說的話，他豪爽的說：「彭先生，你的意思就是不說我也明白，你是要和我談談定國的薪水問題是不是？哎——根本上我正要告訴你，下個月起我決定給定國加薪，一方面因爲店裡最近賺錢，另外一方面也因爲定國確實工作得很賣力，他上下班從來沒有遲到早退，銀錢帳目又都是清清楚楚的。」

「哎——，」彭靖湘的面孔一下子脹紅了，他急急分辯的說：「陳先生，你這個話說來就見外了。三伢仔是你從小看他長大，一手教導提拔出來的。他以一個高中學生，在你店裡每個月拿六百塊的薪水，比我這當過行政專員，管過比臺灣地方還大的老頭子，也祇不過少了一百塊錢。誰不知道你陳先生是在格外施恩的幫補我們一家，我們三口子說聲感激還來不及呢，怎敢和你計較什麼薪水呢？」

「那——」陳清雲楞住了，他皺起了眉頭來問：「彭先生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呢？」

「啊——」彭靖湘歇了會，諂媚的笑笑，再說：「是這樣的，最近有一位朋友，說起來也是我的老部下了。我當專員的時候提拔他做過一任常德縣長，後來，到是他栽培了我，說起來陳先生也是認識的，就是把我介紹到合作金庫去當雇員的曹竟成，他——」

陳清雲怕他繞圈子說話繞得太遠，粗魯的打斷了他的話問：

「我認識那位曹先生的，你說，他怎麼樣呢？」

彭靖湘又是尷尬的一笑，才一口氣把他要說的話說完了：

「他給三伢仔找到了一個機會。」

「啊——」陳清雲鬆了一口氣。接着又關心的問：「到不知道他給定國找了一個什麼機會？」

彭靖湘這下子總算能夠把話兒說得順遂了，他滔滔不絕的說下去：

「說起來也是他的一番好意，他說我身邊祇有這麼一個兒子，莫要說什麼顯祖榮宗，光大門楣的那一套舊觀念，就算是爲了改善家庭生活，最好也讓他唸個大學畢業。竟成說三伢仔在你那邊的工作確實很好，待遇也極爲理想，唯一的問題是他沒有讀書的功夫。因此之故他給三伢仔找了一個家館，也就是當家庭教師，初中兩個，高小一個，對手方很有誠意，肯出五百塊一個月，錢雖然比你寶號少，可是一天只要教三個鐘頭，剩下來的時間他可以補習自己的功課，這麼樣，也許他還有再考上大學的指望。」

「那眞是太好了，」陳清雲歡欣的說：「聽到這樣的好消息我也爲定國高興，老實說，定國這孩子很肯向上，他每天到我店裡都把功課帶了去的，有時候我看他一整天也抽不出時間來唸書，我心裡眞是有點難過。」

「陳先生，」彭靖湘感激涕零的說：「你老兄爲人確是太好了。這麼說，你老兄是同意三伢仔暫時離開寶號了。」

「我同意。」陳清雲朗爽的說，隨而又蹙了蹙眉頭：「當然，我私心裡確實是不願意定國離開我店裡的，他走了以後，我再找這麼一個得力的幫手可就不容易了。」

彭靖湘的語音裡充滿了感情，他低低的叫了一聲：

「清雲兄。」

「嗯，」陳清雲又抬起頭來跟他笑笑，然後興緻勃勃的說：「這麼吧，定國和我們全店同仁相交

一場，大家處得跟自己人一樣，他這一走大家都不捨得，明天晚上，打烊以後我們來聚個餐，歡送我們的定國世兄另有高就，恭請你和彭太太光臨，假如可能的話，最好把那位曹先生也請了來，我們要奉他爲上賓。」

「那不行，」彭靖湘急急的伸出手來搖着：「定國是小孩子家，他那裡經得起各位的這一份盛情。」

「定國這孩子很懂得做人，」陳清雲笑了笑說：「店裡上上下下的都和他相處得很好，他這一走，大家都會覺得難過；給他餞個行，正是大家的一份心意，彭先生你就不要客氣了。」

彭靖湘還想說什麼，陳清雲直率的攔住了他，他叫他不必再多說了，明晚餞行的事已成定局，彭靖湘站起來，陳清雲順勢把他送回家去，一路上他還直在熱烈的說：

「彭先生，嫂子，定國和那位曹先生，明天晚上八點以前一定要早早賞光，早早賞光！」

彭靖湘千恩萬謝的和他道別。中宵月湧出雲端，陳清雲踏着月色回家，距離雖短，心事重重，除了急於去撫慰兩個孩子以外，他又兜起了一樁心事，彭定國一走，管賬的工作找誰來做呢，難道還能再把劉大嫂請出來嗎？

人生苦多樂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眼面前的事便可以證明了，他深沉的嘆了一口氣。

三四

彭定國在四川食府的確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那不僅由於陳清雲和劉則剛十分信賴他，而且他是一位高中畢業生，在整個四川食府裡，除了陳劉二位，就數他的智識程度最高。

大司務算不過來鷄鴨魚肉細賬，要找他，彭定國可以把算盤珠子撥得飛快，而且用不着覆算一遍。跑堂的和下女小姐們想寫封信，也得求教高中生，彭定國的最大長處是他平時沉默寡言，守口如瓶，他從不洩露任何人的秘密。因而人人都把他當作心腹知己。

陳清雲一到四川食府，說起彭定國另有高就了，滿店的人不由自主的發出了惋惜的歎息，劉則剛不明就裡，把陳清雲拖到一邊去細問，陳清雲把昨晚彭靖湘所說的話全都講明白了，劉則剛也顯得有點高興，他歡然的說：「定國這孩子眞好，讓他在我們這兒就下去，可眞要把他糟遢了。」

陳清雲感慨的說：

「看樣子，我們也是留不住他呢。」

劉則剛閃瞥了他一眼，不說什麼，忙着召集全店的人開始工作了。

那一天彭定國成了四川食府的上賓，人人都帶着惜別的表情望望他，或者是和他多談兩句，那身身材高大，微有鬍鬚的大男孩，神色靦腆不安的高高坐在櫃臺上，帶着幾分羞澀，簡直有點手足無措。

晚間八點鐘整，四川食府提早打烊，全店洋溢着歡樂的氣氛，人人眞情流露，不稍保留，目光都

集中在彭定國的身上。

劉則剛發號施令的指揮着衆人，把四張方桌拚起來，拚成一副最大的座頭，廚房裡大司務加意燒出他的拿手菜，當老闆的陳清雲早已發下話去，爲了跟定國老侄餞行，可以不惜工夫，不惜材料；大司務因而燒了一大缽的魚翅，一大缽的海參。

全店歡聲雷動，歡聲裡，彭靖湘兩夫婦打扮得齊齊整整的來了。

「彭先生，彭太太！」陳清雲趕上前去招呼他們。

「爹爹，姆媽！」彭定國興奮得臉上紅冬冬的，也跑過去迎接兩老。

劉則剛詫異的一揚眉。

「曹先生吶，他怎麼沒有來？」

「老曹有事，」彭靖湘一副做客的模樣，歉然笑笑：「他說今天他只好謝謝各位了。」

兩位老人被歡樂的人們擁到上席去坐，彭定國打橫，坐在彭太太的下首。

這是四川食府全體同仁第一次大聚餐，人人開懷暢飲，吃得酒酣耳熱。

「定國，」陳清雲大聲的嚷叫：「來，來跟你陳叔叔乾一杯，乾！」

彭定國又喝了一盃清酒。

「彭定國！」劉則剛一仰頸子先把酒喝乾了：「來，你劉叔叔敬你！」

三伢仔剛想端起杯子，是彭靖湘見機奪過了那杯酒，他一飲而盡，高聲的說：

「三伢仔年紀小，喝不得酒，算我這個做老子的代他乾這一杯。」

劉則剛也不計較，啃啃的笑了起來，其他店裡的人也不多事了，乾脆把目標集中在彭靖湘身上。喝着喝着的，彭靖湘醉了，他醉得無比的歡暢，眞正的心甘情願，四川食府同仁的熱情與摯切，深深的感動了他，同時也深深的感動了怯弱的彭太太。

酒過三巡，同事們開始送上禮物，跑堂的兩位小姐，送了彭定國一對綉花枕頭和一打手帕，大司務和刀手的賀禮是一對派克二十一鋼筆，黑色的筆桿上刻了彭定國的名字，劉則剛送一套西服料，只有陳清雲大老闆的禮物既豐厚而又尷尬，他一時間想不起來買什麼東西，他送了四川食府這一天的全部收入，大鈔小鈔毛錢角子一大袋，細數起來也有一兩千元。

彭靖湘夫婦竭力的推辭，但他倆推却不了全店的熱情。入夜，酒闌人散，陳清雲叫店夥雇輛計程車送彭家三口歸去，彭定國興奮得混身發顫，今夜，他算是滿載而歸了。

入夜，月沒雲端，繁星漸稀，彭靖湘、陳清雲和劉則剛三家俱已先後歸來，一盞盞的電燈逐漸熄滅，繁喧歸於寧謐，絢爛趨向平淡，大院落裡靜悄悄的，夜開始了。

然而，正在此時，正屋右廂的小房間裡閃出來一條人影，他望望黯淡的月色又閃瞥右側的廂房，如同魔法表演，另一條窈窕的身影也悄悄的蹓了出來。

「亞玲！」國雄急忙趕上去叫她。

「嗯。」她妮聲的回應着他。

「他們都睡了？」國雄顯得有點氣喘吁吁。

她嬌羞的不說話，微微頷首作答。

大地一片黑暗，然而黑暗却使他們距離縮短，他伸手攬住了她瘦削的肩頭：

「今天，他們店裡好熱鬧啊！」

「彭定國要去當家庭教師了，」亞玲報訊似的告訴他：「陳伯伯在店裡擺酒席給他餞行。」

「我知道。」

她嬌嗔的望他一眼：

「那你又何必問我？」

他格格的笑了，笑過以後他又說：

「我幾時問過妳的？」

「不來了！」她氣忿的閃開他的輕擁：「人家好心好意的告訴你。」

「謝謝。」他輕吻了一下她柔潤的面頰。

「陳伯伯請客，」她怨憎的說：「有這麼熱鬧的場面，他就不請我們了。」

「誰敢請我們呢？」他苦笑着聳聳肩：「誰都知道，一請我們就會有麻煩。」

她的心底閃過一陣酸楚，爲了不使他難受，她淡淡的說：

「好快啊，彭定國都當老師了。」

「眞是好快啊，」他喟然太息的說：「彭家搬來我們這裡的時候，彭定國還是一個小孩。」

她輕盈的一笑，閃瞥他一眼說：

「你吶，那時候你自己還不是一個小孩。」

「妳呐?」他突然把亞玲擁在懷裡：「難道妳又是大人了。」

她歡暢的笑，他把她越擁越緊。

久久，林國雄感喟的說：

「時間過得太快了——」

這時他們已經相擁着走到大門外的榕樹之下，她停止脚步，望着他說：

「你不該這麼說的。」

他怔怔的瞪望着她姣好的面孔：

「爲什麼?」

「你一天都沒有閑過，」她藹然的一笑：「明年，你就大學畢業了。」

他不說話，瞥視微風吹拂着她的散髮。

「陳伯伯又要傷腦筋了，」亞玲惋惜的說：「這種年頭，想找一個靠得住的賬房，也很不容易呢。」

林國雄忽然想起來一件事，他那一對小眼睛骨碌碌的一轉，興高采烈的大聲說：

「嗨，我有了一個好主意?」

「好主意?」亞玲茫然的望着他：「你有什麼好主意?」

「就是妳嘛!」林國雄伸手向她一指：「妳去給陳伯伯當賬房，那不是很好嘛!」

亞玲聽了他的話心裡不禁怦然一動，這的確是一個好主意，尤其是對於她自己來說，幫陳伯伯去

管賬，至少可以給坐吃山空的家裡增加一筆固定的收入，同時更能擺脫那個姓陳的老頭子的糾纏，因爲她既然賺了錢，那麼她在家裡的發言力量也就會大大的增加。

能夠脫離家庭的羈絆而飛到外面去，自食其力以外尚且可以供養家庭，這是她夢想了許多天，許多月，許多年的事情。天知道她這些年來在家裡是多麼的苦悶與難過，處於兒女骨肉和奴隸婢僕之間的地位，忙着洗衣燒飯永無休止的工作，她的少年和青春全部成了一張白紙，假如不是林國雄熱烈的在愛戀着她，給她撫慰，給她鼓勵，給她奮鬪生存的勇氣，她眞不知道怎樣才能撐過這一段艱辛，黯淡，忙碌緊張而毫無意義的日子。

更加重要的是她始終都存有着一份濃厚的自卑感，對家庭，對父母，對國雄以至對於任何一個人。她不是徐實齋夫婦的親生女兒，她沒有唸過書，她自己明白，在徐家，她僅是一個沒有薪給的奴工，甚至於，她已經變成了待價而沽的一件貨色；至於國雄，雖然他對她的愛心從青梅竹馬的時候以至今天始終不減，她越來越感到自己和他不配不襯，她連小學都沒有上過，而林國雄明年就要臺大畢業了，看樣子，他還要出洋留學呢，等他得了洋博士回國，他還會看得起教育程度相差太遠的她嗎?

因此，許多年來她一直在想，假如她能獲得一個職員地位的工作，那她也就等於是一步登天的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她呆呆的站在那兒陷入遐思，林國雄帶着點納悶和好奇覷望着她，他也不聲不響，到要看看她臉上的表情變化，但那美麗的面龐和專注的神情使他越看越加憐愛，久久，他忍不住輕輕喚她一聲：

「亞玲!」

她急速的抬起臉來。兩片頰上一片潮紅，她自知有點失態，羞窘的向他一笑。

「告訴我，」國雄熱切的說：「剛才妳在想些什麼？」

她又忸怩的笑着，搖了搖頭。

「瞧妳那副樣子，」國雄調侃着她說：「就好像中了夢魘一樣。」

她低下頭去，一對白嫩的小手習慣地絞扭着。

林國雄愛憐的望着她問：

「記得我剛才跟妳說的話嗎？」

她仍然不答腔，祗是連連的點着頭。

林國雄又把談話引到正題上來，他一本正經的說：

「我剛才說過：妳去替陳伯伯管賬，一方面解決了陳伯伯的困難，另一方面妳也可以給家裡增加一點收入，多少能夠貼補一點。」

「瞧你說得那麼簡單，」她嬌嗔的說：「就好像陳伯伯在託你，而你又可以替他做主似的。」

「我想陳伯伯那邊不會有問題的，」林國雄說：「妳能去替他管賬，他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自己的能力呢，」她又低下頭去面容憂戚的說：「我的程度太差了，管賬當會計也不是簡單的事情。」

「錢和賬由妳管，」林國雄煞有介事的說：「記賬，報稅那些工作讓我幫妳的忙，妳早上去上班，晚上我早一點來接妳，順便替妳把賬做好。」

「那怎麼行？」她輕俏的笑着說：「別人看起來像什麼樣子？」

「有什麼別人不別人，」他輕鬆的聳聳肩：「大家都是自家人嘛！」

「瞧你！」亞玲含嗔帶笑的白他一眼：「照我們上海人的說法，你這個人就是這一點不好，隨便什麼事情都是自說自話的。」

「那沒有關係，」林國雄毫不在乎的說：「只要我說的話確實有道理。」

徐亞玲深怕過於掃了他的興，於是便無可奈何的說：

「明天你跟陳伯伯他們商量商量再說吧。」

「不。」林國雄十分堅決的說：「我今天晚上就去跟陳伯伯說好。」

說時，他轉身便朝陳家的方向走，亞玲有點急了，她大聲的嚷：

「不要！今天都那麼晚了，有什麼事明天再說不行嗎？」

林國雄特意站停下來，語意深長的向她說：

「要嘛就不說，要說就今天晚上說。我們樣樣事情都得當機立斷，否則的話陳伯伯明天早晨決定了別人去做那個工作，那我們豈不是要大失所望了嗎？」

亞玲還想說什麼，國雄又柔聲的跟她說：

「妳先回去，妳就早點睡吧，讓我和陳伯伯去商量商量看。」

說完這話，他便大踏步的走到陳家門口敲門，亞玲望着他的動作直跺脚，却又莫奈何他，她只好懸着滿腹心事回家睡覺。

三五

陳清雲安頓好兩個小傢伙睡着，一整天的忙碌早已使他身心交疲，他摸索着回到自己的小房，扭亮電燈，撈起晚報，偏又放了下來，他看不進去一個字，喟然嘆息一聲，他懶散的斜斜躺在床上。

恰在此時，大門上響起急促的敲擊聲。

他心裡一驚，遲疑半晌，敲門聲又度猛烈的響了起來。突然間想到莫要吵醒了孩子，他這才赤腳拖着木屐板匆匆跑去開門。

居然會是林國雄，他不禁為之一怔。

「陳伯伯，」國雄堆着滿臉的笑說：「我是不是吵醒了你睡覺。」

「我還沒有睡。」陳清雲引領着他走進客廳，安排好了兩人面面相對的座位，這才望望國雄的臉色驚異的問：「看你這副一本正經的樣子，你深更半夜的來找我，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嗎？」

「到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國雄笑笑，馬上就直截了當的說：「陳伯伯，聽說彭定國要去當家庭教師了。」

「是的。」陳清雲一聽到這個煩心的問題，眉頭便不自覺的鎖了起來，他率直的說：「眞是傷腦筋，定國剛把事情摸熟，他就要走了。」

林國雄興緻勃勃的問：

「陳伯伯，你找到了接替的人沒有？」

「沒有哇，」陳清雲搖搖頭：「這個人很難找呢，既要能幹又要靠得住。」

林國雄乾脆就把來意說明了：

「陳伯伯，叫亞玲去替你管帳好不好？」

「亞玲？」陳清雲的小眼睛霍的一亮：「她爸爸媽媽肯讓她出去做事嗎？」

「照說他們應該肯的，」林國雄笑着說：「亞玲能夠出去給他們賺錢，那還有什麼不好。」

「祗要徐家老兩口子肯答應，我到是很歡迎的，」陳清雲說到這裡頓了頓，接着又面現難色的說：「不過——」

「亞玲的頭腦很清楚，會寫字也能記帳，」林國雄唯恐陳清雲心裡有回絕的意思，他急切的說：「同時我每天晚上也可以去給她幫幫忙。」

「啊，」陳清雲不安的笑笑：「我不是這個意思，老實說，這個大院子裡誰不喜歡亞玲，她既聰明又能幹，要是她肯來給我幫忙，那眞是再好也沒有的事情。」

「這麼說，」林國雄大喜過望，興奮得連連搓着手：「陳伯伯是答應亞玲給你管帳去了？」

「我這方面毫無問題。」陳清雲回答得很爽快：「不過——」

「不過什麼呢？」林國雄性急的打斷了他的話問。

陳清雲哈哈一笑，親暱的拍拍國雄的肩膀。

「你總該問問她爸爸媽媽吧？」

「這個——，」林國雄一楞：「我怎麼好去問他們呢，那兩位老人家一直看不起我，好多年來我都沒有跟他們說過一句話。」

陳清雲故意和他開着頑笑說：

「他們是你未來的丈人丈母娘呀，你怎麼能永遠不和他們說話？」

國雄的臉孔脹得通紅，他央求的說：

「陳伯伯，你別取笑我了，好不好？」

陳清雲曉得他的脾氣，這個大孩子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很認眞，一提到有關亞玲的事尤其會變得十分緊張，同時他看看時間也不早了，於是便輕鬆的向他聳肩一笑說：

「好嘛，陳伯伯就不來爲難你，明天，你徐伯伯那邊，讓我來跟他們說去。」

林國雄驚喜莫名的問：

「眞的？」

「眞的。」陳清雲啃啃的笑，伸手去拍拍他的肩頭，一面把他送到大門外邊，一面挺有把握的說：「這個院子裡恐怕還祇有我跟徐老先生說得上話，因爲我多多少少還幫過他們一點忙。」

「那眞是太好了。」林國雄心花怒放，夜色中，他轉過臉來懇摯的望着陳清雲說：「陳伯伯，我眞不知道怎樣謝謝你。」

「該我謝謝你的，」陳清雲打了個呵欠說：「難爲你給我想出這個好主意，幫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林國雄向他道過晚安，興冲冲的走回他的小屋，經過徐家的時候，他情不自禁的朝向亞玲的住屋抛去一個飛吻，他眞沒有想到，這麼樣一件大事，竟會三言兩語的便解決了。

那一夜四週靜寂無聲，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成覺，許多令人興奮的未來場景湧上了他的心頭：那是在亞玲去上班工作以後，她再也不必每天忙着燒飯洗衣，讓粗肥皂使她白嫩的小手起繭；每天清晨他可以用自己的脚踏車載她到西門町去上班，夜晚再接她回來，兩人在一輛輕車上相偎相依，她那柔密的長髮隨着風兒飄拂，頻挲他的面頰。

更其重要的是：亞玲既然能夠掙脫了家庭的樊籠，她也便等於已經自立，徐實齋夫婦無法再嚴密的控制她，至於陳老頭不陳老頭的問題，當然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想到得意的地方，他不禁抱着枕頭吃吃的笑了出來。遠處傳來鷄啼，他才昏昏沉沉的睡去。

三六

早上在四川食府裡，劉則剛指揮下的準備工作一一完成以後，陳清雲特地邀他到一副僻靜的座頭坐下，壓低聲嗓，把昨夜林國雄敲門來訪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個詳細明白。

「讓亞玲到這兒來管帳，好是很好，」劉則剛兩道濃眉微微一皺：「怕只怕徐老頭兒不肯放她出來。」

陳清雲挺有把握的說：

「充其量我們多付她一點薪水好了。」

「話不是這麼說的，」劉則剛苦笑笑：「問題在徐家的經濟情形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那一對老的又一直都在亞玲身上動腦筋。」

「你是說——」陳清雲搔搔頭問。

「你忘了前一晌說的，有個什麼陳老頭想討亞玲做填房的事？」劉則剛提醒着他說。

陳清雲的心頭閃過一片陰雲。

「記得前些時我跟你說過的話嗎？」劉則剛見到有一位客人進來，忙着要去指揮跑堂的招待，他簡單明瞭的下結論說：「以後你最好別跟徐家打交道。」

陳清雲緊張的伸手去抓住了他的胳臂，他急切的說：

「慢一點，劉大哥，我們兩個再商量商量看。」

劉則剛停住脚步，怔異的望望他，然後又順從的在原來的位置坐下。

陳清雲雙肘撑在桌沿上，兩隻胖手捂住了自己的臉，歇了一會，又神情嚴肅的說：

「劉大哥，我想很坦白的告訴你，對於亞玲和阿呆的事情，我極想幫一把忙。」

劉則剛小心翼翼的採取保留的態度，他不說話，兩隻大眼牢牢的盯望着陳清雲。

「這兩個孩子既純潔又天眞，」陳清雲笑笑說：「我們是看着他們長大的。」

「嗯。」劉則剛用一聲鼻音表示他很同意陳清雲的這種說法。

「尤其是亞玲，」陳清雲搓扭着手指說：「像她這樣的好孩子應該有個理想的歸宿。」

劉則剛輕聲的問：

「你是說林國雄？」

「是的。」陳清雲肯定的點點頭：「亞玲和阿呆雖然省籍不同，不過他們眞是很理想的一對。」

劉則剛好奇的問他：

「你什麼時候想起要幫這個忙呢？」

「很久了，」陳清雲感慨的說：「不過，在最近，我的這種想法越來越熱切而已，我自己的婚姻已經全部失敗，我希望能幫忙別人幸福美滿；所以，當昨天夜裡阿呆一本正經的跑來跟我商量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要幫他們這個忙了。」

劉則剛輕鬆的笑笑說：

「你以爲把亞玲拉到店裡來幫忙以後，就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了。」

「事情當然不會這麼簡單，」陳清雲忸怩的笑笑：「不過，這總可以解決一下亞玲逼在眼前的問題，譬如說是那個姓陳的老頭子。」

「你的想法是很對的，」劉則剛嘉勉着他說：「其實呢，對於亞玲的事情我比你更着急，只是我覺得光把亞玲請到店裡來並不見得就能解決問題，同時我又怕徐實齋那個老狐狸會得利用這一層關係，再在你這個老實人的頭上打主意，譬如說，又找你調起支票來，或者是逼着亞玲把店裡的賬款弄得不清不楚的。到了那個地步，對亞玲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會害了她，使她心裡更加痛苦。」

「劉大哥，」陳清雲沉吟了一會兒纔又果決的說：「對於徐實齋那個人，我總覺得我們兩個對於他的看法各有不同，劉大哥以爲對他那樣的人應該步步提防，在我吶，倒眞是覺得他那個人也並不怎麼樣壞。」

「哦？」劉則剛揚揚眉問：「我今天到要聽聽你對於徐實齋究竟是怎麼一個看法。」

「徐實齋做人有些海派，這一點我也承認，」陳清雲滔滔不絕的往下說：「照我的看法，他愛面子，也重實際，套句俗語話說他是面子夾裡一齊要，講起來好像有點不近人情。可是，在他那種環境之下，你又叫他怎麼辦呢？六十多歲的老人，享過大半輩子的福，從來沒有吃過一天的苦，拖家帶小在臺灣住了靠十年，眼看着就要坐吃山空了。」

劉則剛冷笑一聲說：

「誰都是跟他一樣的吧。」

「各人的環境不同，謀生的方法也就各有各的路，」陳清雲嘆了一口氣說：「劉大哥你和我一直都是在脚踏實地的靠勞力求生存，吃苦耐勞，毫無怨尤，徐實齋呢，他從來沒有這種經驗，所以他也無法朝向這條路上走。在他以爲，只要場面撐得起，面子有光彩，方才可以有生路的。」

劉則剛搖頭太息的說：

「可惜的是，他這一套在今天已經行不通了。」

「所以我說他比我們更可憐，」陳清雲悲天憫人的說：「所以我才十分的同情他們，他們老夫婦倆受罪倒沒有什麼關係，把亞玲也拖下去，那就太可惜了。」

劉則剛看到陳清雲說來非常的誠懇，不覺也被他勾起了一些興趣，他緊接着問：

「看樣子你是在想救救亞玲也救救徐家，到不知道你要怎麼樣做？」

「我一說出來，」陳清雲不安的笑着：「劉大哥你又要笑我『賢弟越來越荒唐了。』」

「不會的，」劉則剛保證的說：「你無妨把你的計劃說出來，讓我聽聽看。」

「其實，」陳清雲還在遲遲不肯出口：「我這些想法也是昨天夜裡才想起來的。」

劉則剛直在鼓勵着他：

「你快說嘛！」

陳清雲笑了笑說：

「我說了你可不要笑我。我心裡的計劃分做兩部份。頭一步，我請亞玲到我們店裡來管賬，我們多付她一點薪水，讓她能够維持家裡最低限度的開銷——」

劉則剛岔斷了他的話：

「我們付得起嗎？」

「三個人吃飯租房子穿衣服，」陳清雲一抹下頷說：「只要徐實齋不賭不玩省儉點用，亞玲還是可以維持得了三口之家的。」

「徐實齋夫婦肯儉省嗎？」

「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了，」陳清雲熱切的說：「他們不肯也得肯。」

「第二步呢，」劉則剛避重就輕的說：「你且說說你的第二步計劃。」

「亞玲和阿呆是青梅竹馬的小朋友，很合適的一對，」陳清雲簡潔的說：「如果能讓他們兩家成了親，兩家變成了一家人，阿婆有資本，但却沒有做生意的頭腦，亞玲的爸爸拿得出辦法，苦於沒有頭寸，這兩家人協力同心的一合作，也許還能開創得出一個局面來呢。」

劉則剛瞧他說得這麼認眞，不自覺的嗬嗬大笑了起來。

陳清雲略有慍色的說：

「我早就說過了的嘛，我把我的想法說出來，你劉大哥可不要笑我。」

「啊，對不起，」劉則剛笑着向他道歉：「這一囘眞是我不對。」

陳清雲故示大方的聳聳肩，他不再說什麼了。

「你這兩步計劃做是可以做的，」劉則剛一本正經的說：「不過我是怕你又因爲亞玲的事情而跟徐實齋夫婦糾葛不清。我倒沒有想到你有這麼週詳的計劃，清雲，你不妨去試試看，要是你的計劃果

眞能够如願實現，那才是莫大的功德呢。」

陳清雲將信將疑的望着劉則剛問：

「劉大哥，你說的是眞話？」

「你知道，」劉則剛溫和的說：「我是從來都不騙人的。」

「你說，——我這兩點計劃都可以談？」陳清雲遲疑不決的再問。

「你現在就可以去和徐老頭談談，」劉則剛手撐桌沿站了起來：「你先跟他談談讓亞玲到我們店裡來管賬的事情。」

「我現在就去？」

「你現在就去吧，」劉則剛的眼神直在鼓勵着他：「你不要忘記了，今天我們的櫃臺上就沒有人照應啊。」

陳清雲覺得很高興，看樣子劉則剛已經充份同意採納他的主張，他想到無妨說做就做，他也站起身來，把店裡的事情全部交托給劉則剛，他跑到巷口叫了一部三輪車囘家。

很湊巧，這天上午十一點鐘，徐實齋剛好一個人在家，百無聊籟的洗着三十六張骨牌過五關，徐太太帶着亞玲去買菜了。

聽到門上剝剝的敲擊聲，徐實齋一怔，他放下了手上的牌，步履蹣跚的走到門口去開門。

一眼看到是胖篤篤的陳清雲，他馬上堆起滿臉的笑，諂媚的說：

「我道是誰呢，原來是我們的陳大老闆。」

「不敢當。」陳清雲謙遜的說：「我今天來得眞巧，剛好碰到徐先生沒有出去。」

「下午出去，下午出去，」徐實齋炫耀的說：「陳總經理約好我下午打梭哈。」

一提起陳老頭兒，陳清雲的心裡便是一陣膩味，他率直無隱的皺了皺眉，却被徐實齋在一瞥之間發覺了。房間裡的空氣僵凝了一下，終於還是陳清雲裝做笑吟吟的神情說着：

「我今天早晨特來拜訪，是有一樁小事要和徐先生商量商量。」

「有什麼話你儘管說，」徐實齋豪爽的笑着說：「清雲兄的事情，只要小弟能夠辦得到。我絕對不會推却，要不然，我還對得起你老兄一向關照我們的盛意呀。」

陳清雲一聽，徐實齋的說法倒像是他自己在有事奉求了，但他也不在意，笑了笑，然後說：

「是這樣的，我那家飯館原先請的是劉大嫂管賬，後來又換了彭家的三伢仔，他做得倒還不錯，只是他最近要去教家館了。所以我那邊又缺了人。」

徐實齋的小眼睛骨碌碌的一轉，他眞有點弄不懂，莫非陳清雲想請他自己去管賬。因而他訥訥的問：

「清雲兄的意思是——」

陳清雲一口氣把自己的來意說了個清楚明白：

「我看亞玲那孩子很懂事，而且她的年紀也不小了，就在家裡也是沒有事，你老兄肯答應，我想請她到四川食府去管會計。薪水吶，反正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先給她一個月一千塊錢好了，年底店裡賺錢，多少還可以分點紅利。」

「哦——」徐實齋眼睛一亮，眉梢一揚，陳清雲還在等待他的下文，而他却哦這一聲連忙就頓住了，不往下說。

陳清雲是個急性子人，得不到答案他便繼續的追問。

「怎麼樣？兄弟的這個意見你能不能採納？」

徐實齋沉吟了一會兒，唇角邊匿抿住了一絲狡獪的笑；

「照理說嘞，我要謝謝你老兄的盛意，總算你看得起我們那個寶貝孩子，有心提拔她。」

陳清雲坦白的說：

「徐先生說得太客氣了，實際上吶，到是因爲我店裡的會計很難找，一方面要眞能挑得下來這份擔子，另一方面還非得是自己人不可，銀錢出入，我纔能夠放心。」

徐實齋伸手去摸摸下頷，慢吞吞的說：

「亞玲在這方面也許還靠得住。」

「亞玲當然靠得住了，」陳清雲强調的說：「所以我才跑來跟你商量這件事。」

徐實齋像有什麼難言之隱，右手又從下頷移到臉頰上，輕輕的搔撫着，歇了十來秒鐘，他才忽的抬起頭來，兩眼盯望着陳清雲，裝做十分誠懇的神情說：

「清雲兄，這些時來你幫了我們不少的忙，別說你答應給亞玲那麼高的薪水，憑我們兩家的交情，即使你叫亞玲去給寶號白盡義務幫忙，我們也不能說聲不字。可是事情眞不湊巧，我們是自己人，我不得不把前因後果跟你說個清楚明白。舍下從上海搬到臺灣，一晃便是靠十年，往後還不知道有多

少日子要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有金山銀海的人也要打打主意，想法弄點收入，免得坐吃山空。不錯，早先我也計劃幹幹老本行做做進出口貿易，那裡想到光憑國外的信用和關係毫無用場，在臺灣我沒有大資本就邁不開脚步，於是我又打算自己出去找個事情做做算了，偏偏到處都嫌我年紀太大。前些時我正爲這個大問題不得解決整天愁眉不展，一位上海的老朋友偶然的問起了我，我也把滿腹的心事都跟他說了，這位朋友開紡織廠，最近準備在衡陽路開一爿門市部，他也是一片好意，爲了解決我家的生活問題，就說乾脆讓亞玲到他那裡管收銀好了，他答應一個月給亞玲兩千塊的薪水，當然，這也是他幫補幫補我們的一番好意。」

陳清雲很用心的聽着徐實齋的那些話，彷彿句句都是肺腑之言，他說來坦白誠懇極了，因而陳清雲絲毫也不會想到他的話裏會有什麼用意。他一面聽着一面點頭，聽到後來他又不禁衷心的爲徐家和亞玲高興起來。在大紡織廠的門市部管出納，一個月有兩千元的薪水，比他自己所能付得起的還要高出一倍。徐家每個月能夠有兩千元的固定收入，三口人的生活可以毫無問題的解決了，這麼樣看，自己的一番好心也就不必再提，於是他滿心欣喜的向徐實齋說：

「恭喜你，徐先生，你給亞玲找到了這麼好的事情。」

徐實齋一楞，他勉强的笑笑，又感慨的說：

「唉，還不是大家幫忙。」

陳清雲倒是在一本正經的問：

「亞玲什麼時候去上班呢？」

徐實齋搔搔頭說：

「大概就在這幾天吧。」

陳清雲忽又想起了他此行的任務，因而他又神情嚴肅的說：

「聽到這個好消息，我眞爲你們高興。至於小號那邊，徐先生也不必替我們擔心，我那個會計工作很簡單，只要爲人可靠就行了，慢慢的找我相信總會找得到的。」

「只是我心裡不安得很，」徐實齋苦澀的一笑：「陳兄的一番好意，就這麼給我們不識好歹的辜負了。」

「言重言重，」陳清雲急忙的搖着手說：「徐先生，你這麼說反倒顯得見外了，我們都是好隣居，只有巴望着大家都好，亞玲找到好事情，我們眞是高興都來不及嘞。」

徐實齋雙手撑在籐椅的扶手上，作勢要站起來送客，陳清雲懂得他的意思，便也將胖大的身軀從破籐椅中撑起，這時他只聽到徐實齋還在一疊聲的道着歉：

「淸雲兄，你要諒解我的確是爲了現實環境的關係，你千萬不要怪罪我不知好歹啊！」

「這是什麼話？」陳清雲大聲的說：「徐先生你也要相信我，我眞是在爲你們高興。」

徐實齋把陳清雲送到大門口，望着他寬實的背影蹣跚而去，他的臉上忽然顯出了一種輕蔑而鄙夷的表情，他狠狠的朝向他的背影啐了一口，嘴裡喃喃的罵：

「呸！阿木林！」

三七

陳清雲興冲冲的回到店裡，劈面遇見劉則剛，他又把他拉到飯館僻靜的一角，神秘而又緊張的跟他說：

「嗨，你猜怎麼樣？」

劉則剛被他沒頭沒腦的一問，怔住了，他皺起兩道濃眉來反問他：

「什麼事情怎麼樣呀？」

「啊，」陳清雲歉然的笑笑，又解釋着說：「對不起，我是太高興了，這一會連話都說不清楚了。」

劉則剛遲疑不定的望着他：

「什麼事情值得你這麼高興？」

「亞玲找到事情了，」他歡聲的說：「她的薪水抵得上兩三個公務員，這以後，徐家再也不會鬧饑荒啦。」

「亞玲找到事情了？」劉則剛重複的問一句，接着又恍然大悟的笑着說：「噓，是不是徐實齋答應她到我們店裡來工作？」

「不是，」陳清雲認眞的搖着頭：「不是我們這裡的事情，她另外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什麼工作？」劉則剛急切的問。

「徐實齋的一位開紡織廠的老朋友，」陳清雲指手劃脚的說：「最近擴充業務，要在衡陽路開門市部，請亞玲去當出納，一個月有兩千塊錢的薪水。」

「兩千塊錢的薪水？」劉則剛不能置信的高聲問起。

陳清雲興奮的一拍桌沿：

「他們一家三口的生活總可以解決了吧。」

然而劉則剛仍還不能相信這是事實，他用充滿疑惑的口吻喃喃自語的說：

「紡織廠門市部的出納，會有兩千塊錢一個月的薪水？」

「徐實齋說那個老闆是他的好朋友，給亞玲這麼高的薪水，多少也有點幫忙的意思在內。」

劉則剛這下懂得了，他嘴角泛起一抹冷笑，他追問着陳清雲說：

「這件事是徐實齋告訴你的？」

陳清雲說：

「是他自己告訴我的。」

「你跟他提過了要亞玲到我們這裡來管賬的事情？」

「提過了。」

「你說我們要付亞玲多少錢一個月的薪水？」

陳清雲囁囁的回答他：

「一千塊。」

劉則剛老實不客氣的從鼻子裡哼了一聲，他冷冷的說：

「於是他就告訴你，有什麼人要請亞玲去當出納，出她兩千塊錢一個月的薪水？」

陳清雲連連的點着頭：

「是的。」

「哈哈！」劉則剛不由自主的爆發出一陣大笑，他伸手指指陳清雲的鼻子說：

「你呀，你又中了徐實齋的一記噱頭！」

「一記噱頭？」陳清雲驚異的反問，臉孔上尷尬的扮不出笑容來。

「一記噱頭。」劉則剛肯定的說：「徐實齋看準了你是個老實人，他儘可以跟你大擺噱頭，你想出一千塊錢一個月請亞玲管賬，他就說有人肯出兩千塊錢請她，他的弦外之音呢，就是你要請亞玲可以，不過薪水得要兩千塊。」

陳清雲想了想，劉則剛的這種說法未始沒有道理，一種受欺騙的感覺瀰漫在他心頭，滿懷興奮像是被澆傾了一盆涼水，他悻悻的說：

「要兩千就兩千好了嘛，他又何必這樣兜圈子呢？」

「這就是所謂的噱頭呀，」劉則剛的大手拍拍陳清雲的肩頭：「他以爲你找不到可靠的會計，非得用亞玲不可，所以他就想狠狠的敲你一記竹槓，又礙在你幫過他不少忙的份上敲竹槓的話不便明講，於是他不得不兜個圈子轉彎抹角說明亞玲要兩千塊一個月。偏巧你這個老實人信以爲眞了，還在爲

他們高興，依我說呀，現在徐實齋的心裡頭，不在罵你傻瓜才怪呢？」

一番話說得陳清雲如夢方醒，呆呆的坐在原處低頭不語，他心裡有點氣憤也有點懊惱，最近以來不知怎麼搞的？沒有一件事情辦得順遂，往往是好心不得好報，事事都會節外生枝的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阻礙。

「看樣子，」他沉吟半晌忽又感歎的說：「這椿三全其美的事情又要告吹了。」

劉則剛冲他苦笑笑，沒有答腔。

「哼！兩千塊錢一個月，」他冷笑一聲像是自言自語的說：「就連我這個當老闆的一個月也拿不到兩千塊錢呀。」

「光祇要兩千塊錢一個月就罷了，」劉則剛點醒着他：「徐實齋這個人不大好交朋友，因爲他太會算計別人，家裡又眞是窮，假如亞玲來工作，只怕他不斷的耍花樣，那時候對于誰都不好。」

「算了，」陳清雲氣忿忿的說：「我們是好意，別人要存心，這叫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兩千塊錢一個月請亞玲管賬，我們請不起，登報紙廣告招考會計小姐，出三四百塊錢的薪水，怕那些商專畢業的小姐不來擠破我們的大門。」

「你的話也不要說得太偏激，」劉則剛好意的勸着他：「去請亞玲來管賬，原本是你自己的提議。」

陳清雲搖搖頭，他不想再討論這個問題了，正好，店堂裡的跑堂小姐來請他們兩位，因爲櫃臺上沒有人收錢找零，談話被打斷了，他們在那一整天都沒有再談這件事情的興趣。

直到夜晚，四川食府打烊，陳清雲和劉則剛並肩齊步踏月歸去，這一天，由於兩人都很累乏，一路上各自陷入沉思，默默無語。

劉則剛沒有先回家去，他跟着陳清雲走進陳家小客廳，陳清雲推開虛掩的房門，順手捻亮電燈，燈光亮時他不覺倏地一怔，林國雄正從沙發上站起來和他們打招呼，他忸怩的一笑說：

「渝生和京生都睡着了。」

「是你叫他們睡的？」陳清雲驚異的問。

林國雄一聳肩膀，輕鬆的說：

「我給他們溫習了一下功課。」

陳清雲和劉則剛互望一瞥，會意的笑笑，兩人一前一後的在那張長沙發的兩端坐下，劉則剛望着林國雄問：

「你是來聽消息的？」

林國雄不說話，點點頭算是承認了。他知道劉則剛所指的消息，當然就是有關亞玲的事情。

「你陳伯伯跟徐實齋的交涉沒有辦好，」劉則剛爽直的說：「國雄，你先坐下來，我和你陳伯伯還要好好的商議一下。」

國雄一臉失望的神色，他擔心的望望他們兩人，順從的在一張單沙發上坐定。

房間裡靜了一會兒，陳清雲這才開口，他簡略的說了些今天中午和徐實齋辦交涉的經過，最後他說出了劉則剛的看法，同時他也同意徐實齋的確是在耍噱頭，說什麼有人肯出兩千塊錢一個月請亞玲

去當會計，實際上一定是他想問陳清雲要兩千元以上的薪水。

可是林國雄越聽越緊張，聽到最後，他的額頭上已經沁出粒粒的汗珠，當陳清雲說完了話，和劉則剛兩人關切的望着他時，他掏出手帕來擦擦額汗，然後凄然的笑笑說：

「可能眞有這樣的事——」

「眞有這樣的事？」陳清雲劉則剛異口同聲的叫了起來。尤其是劉則剛，他心裡更覺納悶，他一向深信自己的判斷是不會錯的。於是他又搖搖頭說：

「這年頭在臺灣人浮於事，在公家機關裡當個科長也只有六七百塊錢一個月；你說，怎會有人肯出兩千塊錢請會計小姐？」

林國雄低下頭去使勁的搓着手：

「是不是眞有兩千塊錢一個月我不知道。不過，說什麼紡織公司要開設門市部，又說什麼請亞玲去當會計，我想這些都是很可能的。」

陳清雲不能置信的問他說：

「你怎麼會知道的？」

林國雄忽然抬起臉來，臉上有着痛苦和憂傷的表情，他提高聲嗓說：

「陳伯伯，你忘了那個叫陳菁溪的老頭子？」

劉則剛一經提醒馬上就聯想到這裡面的關鍵，陳清雲的反應比較遲鈍些，他繼續的問：

「陳菁溪和這件事情又有什麼關係呢？」

林國雄冷笑一聲說：

「陳菁溪就是開紡織公司的，亞玲早就告訴過我，他想在衡陽路開門市部。」

「啊，——」陳清雲總算明白了過來，他伸手向林國雄一指說：「你是說：這又是徐實齋把亞玲送進虎口的一條詭計？」

林國雄用很低很低的聲音說：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的。」

「當然就是這樣的囉。」劉則剛斷然的說：「兩千塊不兩千塊是小事。徐實齋把亞玲往那個姓陳的店裡一送，近水樓臺，當然是給姓陳的造機會啦。」

但是陳清雲仍還有一點弄不懂，他猛力的搔搔頭皮說：

「我倒不懂徐實齋何必要費那麼大的手脚呢，亞玲在名義上總歸是他的女兒，要想把她嫁給那個老頭，乾脆嫁過去算啦。」

「事情沒有這樣簡單。」林國雄憤憤的說：「亞玲已經到了婚姻自主的年齡。她不能被人家當作貨物般的出賣，即使是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不行。亞玲說過：假如他們逼着她嫁給那老頭子，她寧願自殺！」

「唉——」劉則剛深沉的嘆了一口氣：「亞玲爲了爭取她的婚姻自由，眞不知道吃過多少苦頭了。」

「啊？」陳清雲驚詫的叫着。

「啊？」林國雄更站起身來，急急的追問：「怎麼連我都不知道呢？」

「這就是亞玲溫柔可敬的地方了，」劉則剛感慨萬分的說：「她受盡了氣，同時更吃足了苦頭，連在你的面前她都不說一聲。」

「你怎麼知道的呢？劉伯伯？」林國雄滿臉驚惶的走近來問他。

「我也是聽你劉伯母說的，」劉則剛搖頭太息的說下去：「她說最近以來徐實齋從不給亞玲好臉色看，動不動就又打又駡，亞玲忍着眼淚水不往外流。有時候他們先關起門來和亞玲嘁嘁喳喳的講話，講到最後不是痛打就是大駡，打駡的聲音連我們家都聽得見。——」

陳清雲伸手再搔搔頭：

「他們爲什麼這樣做呢？」

「這還不明白嗎？」劉則剛迸出一聲冷笑：「關起房門跟她商量，逼她嫁給那個老頭子；亞玲不答應，就來上一頓打駡，然後時時刻刻不給她好臉色看，整天打駡不休，目的還不是讓她受不了，才好把她推下火坑。」

陳清雲將信將疑的問；

「怎麼我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他們這樣？」

「他們當然不肯當着我們的面這麼做，」劉則剛耐心的解釋着；「白天我們都在外頭，夜晚大家才回來，他們專在白天裡虐待她，這樣才不顯眼呀！」

陳清雲又問：

「連阿婆也不知道？」

「阿婆任得遠，」劉則剛指指大院子正屋的那個方向：「而且平時她也不大出來。」

「眞奇怪，」陳清雲心裡很難受的嘆口氣：「亞玲也是的，有這種事情她都不說。」

「她說了又有什麼用？」劉則剛鼻子裡哼了一聲說：「難道她還指望我們去向她的父母親辦交涉。提抗議？再說，」他瞟了瞟直立在房間中央的林國雄一眼：「她也怕國雄知道了心裡難過呀！」

「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林國雄突然大聲的嚷叫起來，他的兩手急速的去捂住了自己的臉，他的心裡像有尖刀在挖攪，涔涔的滴流着血。

劉則剛吃驚的望望他，又望望陳清雲，他慢慢的從沙發上站起，放輕脚步走到國雄的身邊，他粗厚的大手攀搭上國雄的肩頭，發現那個大孩子的身軀正在暗暗的顫抖。他柔聲的撫慰着他說：

「國雄，你別難過，讓我們大家來想想辦法看。」

林國雄的頭部俯得更低，他整個臉龐都深深的埋在兩隻手掌之中，現在他的肩背已在明顯的搖動了——

陳清雲也站起來，躡手躡脚的向前走了幾步，走到劉則剛的身前，他暗暗的拉了拉他的胳臂，搐開兩根手指，點着自己的眼角往下一抹，那意思是在問他林國雄是不是哭了？劉則剛懂得，便連連的向他點頭。

陳家客廳裡的燈光很黯淡，窗外天際黑黝黝的，遙遠的地方有低沉的鼾聲傳來，客廳門虛掩着，門縫裡不時有陣陣涼風沁入。

劉則剛和林國雄兩個高大的男子站立在客廳中央，劉則剛在欷歔，國雄在低低的啜泣，矮胖子陳清雲背負雙手繞室徬徨，他想找出幾句話來安慰安慰林國雄，可是連劉則剛都噤默無語，同時在急切間他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好。

林國雄的確是很傷心，對於亞玲和他自己的前途他倒並沒有絕望，使他傷心痛苦的是亞玲爲他受了那許多的折磨和虐待，可是他竟毫不知情，每天夜晚亞玲偷偷的溜出來和他相會，天知道她在整日忙碌受苦之後身體是多麼的疲憊，時時躭心徐實齋夫婦發現她的行蹤心裡更是多麼的緊張與恐懼。但她總是溫婉嬌柔的依偎在他身旁，靜靜的聽，娓娓的談，不時露出潔白的貝齒向他嬌媚的一笑，彷彿每一天都是過得那麼樣幸福快樂和寧謐。

他深切而嚴厲的譴責着自己，對於亞玲愛的負疚，應該比海更深。

熱淚大量的湧流出來。

陳清雲站停了脚步，望着劉則剛和林國雄的背影，他像忽然想出什麼妙計似的，他興奮的說：

「這樣好了，明天我再跟徐老頭談談，就說我們也出兩千塊錢一個月，請亞玲到店裡去幫忙。」

劉則剛回過頭來望着他說：

「這樣做又有什麼用處呢？」

陳清雲兩手一攤，頭頭是道的說着：

「我們也出兩千塊一個月，徐老頭總不好意思再推托了吧，只要亞玲能到我們那邊去做事，大家一齊早出晚歸，看那個姓陳的老色鬼還有什麼機會可乘？」

「你的意思固然很好，」劉則剛一面攬着國雄走到沙發邊去，一面輕聲的說：「不過，問題沒有你所想的那麼簡單。徐家兩夫婦一心一意的想把亞玲嫁給濶老頭，他們的目標當然不止每個月兩千塊錢的。」

「兩千塊一個月還有什麼不好？」陳清雲不服氣的說：「他們一家三口莫說過日子，就是請個下女也很够用了。」

「我告訴你徐家的目的沒有這麼簡單，」劉則剛挽着國雄在長沙發上坐定了，再說：「那個姓陳的年紀都六十好幾了，在臺灣有三五百萬身家，家眷淪陷在大陸，徐實齋他們還不是在想得到這份家財，等陳菁溪一死，這份家財全是他們的了。」

「他們自己還不是六十歲上下的人，」陳清雲嫌惡的說：「快進棺材的人還在打這種歪主意，說不定他們會死在陳菁溪的前頭呐。」

劉則剛苦笑笑，不往下說。

又看到林國雄還在傷心低泣，陳清雲想起這理想的一對偏會碰到這麼多的挫折，他越想越氣，不禁更大聲的罵了：

「爲了貪圖人家的財產，不惜出賣自己的女兒！我眞沒有想世界上會有這樣的人！」

他那憤怒的尾音還在靜夜的客廳裡繚繞，忽然，有一個蒼涼勁遒的聲嗓與此同時的傳了過來：

「世界上就有這樣的人！」

客廳裡的三位大吃一驚，三道驚愕的目光不約而同的射向客廳門口。

三八

客廳門無聲的移開，更猛更大的風湧了進來，劉則剛、陳清雲和林國雄三對眼睛睜得圓圓的，瞪視門外，一個朦朧的白色身影漸行漸近。

「阿媽！」林國雄倏地站起身來驚呼一聲，劉則剛和陳清雲緊繃的心弦霍然鬆下。

「阿婆。」他們兩個也跟着國雄招呼她。陳清雲更慇懃的搶前一步，去關上客廳門，攙扶她進到屋裡，他發覺阿婆的衣着十分單薄，她僅祇穿了一襲淺灰的綢睡衣，孱弱的身軀在微微的打顫，於是他關切的問她：「妳冷不冷啊，只穿了這麼一點點衣服？」

「我不是冷，」阿婆顫巍巍的走到沙發上去坐好：「我發抖是在生氣。」

國雄站在她的身邊，聽了這話神情不安的低下了頭，劉則剛倒在陪着笑臉問：

「阿婆，妳在生誰的氣？」

澹黃的燈光映射在阿婆的蕭蕭白髮上，映出一圈圈的光暈，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微微的喘着，一臉孔認眞嚴肅的神色：

「你們剛才講的那些話，我統統聽到啦。」

「妳統統聽到了，」林國雄一面揩拭淚痕一面着急的問：「阿婆，妳在外頭站了好久？」

「好久好久了啊，」阿婆愛憐的望望自己的孫子：「陳先生他們回來了以後沒有關門，我一直都

在外面聽。」

「那妳爲什麼不進來呢，」陳清雲在埋怨着她：「夜裡頭天氣冷，妳穿得又這麼少。」

阿婆和悅的笑了笑說：

「我一進來，不就打斷你們的話嗎？那麼，我再也聽不到了。」

客裡的三個男人全都失聲笑了起來，沉重而僵凝的空氣，立刻解凍。

「拜託你，陳先生，」阿婆抬起臉來央求的說：「拜託你去把彭先生請來。」

「彭先生？」陳清雲不自覺的皺皺眉：「現在都快十二點，他們早就睡了。」

「睡了也要請他起來一趟，」阿婆堅持的說：「他要是不肯來，拜託陳先生跟他說，阿婆很少拜託別人什麼事情的。」

劉則剛也在催着他：

「你快去嘛。阿婆一向很關照彭家，我們那位專員大人不會不來的。」

陳清雲猶疑的走出門外，順手把門帶好，以免涼風吹着了阿婆。陳家的客廳裡，阿婆獨自一人坐在長沙發上，面容嚴肅，神情岸然，林國雄站在她身旁則是惶惑不定，他不知道阿婆會有什麼舉措。到是劉則剛事不干己，他比較沉着一點，遠遠的在一張單人沙發上坐住了。

時鐘滴嗒，小客廳裡有着難耐的岑寂，三個人僵在那裡，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客廳門咿呀一響，陳清雲和睡眼惺忪的彭靖湘，一前一後的走到坐在長沙發上的阿婆跟前。

「來坐，」阿婆拍拍自己身旁的空位，親切的跟彭靖湘說：「彭先生，你坐在這裡。」

然後她又順手一指，指向劉則剛旁邊的另一張單人沙發，她下達命令似的跟陳清雲說：

「陳先生，你坐在那邊——」

陳清雲心裡有點好笑，阿婆走到那裡都像是她身爲主人，他笑吟吟的也坐下了。

林國雄瞧見屋裡已經沒有空座位，他自動的坐在阿婆身邊的沙發扶手上。

「失禮啊，彭先生、」阿婆笑瞇瞇的望望彭靖湘：「半夜三更把你吵醒。」

「沒有什麼，」彭靖湘笑着回答：「阿婆有事情嘛，再怎麼晚我也是要趕來的。」

阿婆輕聲而感激的說：

「謝謝啊。」

屋裡五個人全部坐定，阿婆望望各人，清清嗓子，像當會議主席似的發起言來了，大家祇聽到她語氣和藹的說：

「各位從大陸逃難到臺灣來，搬到我這個院子裡住，好快啊，一下便是七八年了。這七八年裡頭，幸好大家都很平安，看起來我這幢院子的風水還不算太壞。」

陳清雲首先附和的笑了一陣，劉則剛和彭靖湘也跟着他湊興的笑。

「今天我特地請各位先生來，借陳先生的家裡坐一坐，是因爲徐家那個亞玲和小孫子阿呆的事情。他們兩個從小玩在一起，感情很好，各位都知道，」她瞟了林國雄一眼：「我這個孫子心眼很實，人也笨些。亞玲嘛長得眞是漂亮，照理說我們阿呆是高攀不上的。不過吶，他們兩個一向都很親近，我自己也極喜歡亞玲的性情模樣，今天我想麻煩各位幫幫我們的忙，去跟徐家說說，看看兩家能不能

結這門親事。」

劉則剛聽了阿婆這話不覺一怔，他和陳清雲面面相覷，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兩個人心裡都在想，阿婆自己說是剛才聽到了他們的談話，那麼她應該知道關於徐實齋夫婦想把亞玲嫁給陳菁溪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還能去和徐家說媒提親。

可是阿婆不理他們，她一本正經的對彭靖湘說：

「彭先生，這件事情我想重重的拜託你。請你務必勞煩一趟，去和徐先生談談，我們阿呆明年就要大學畢業了，看樣子他的功課還不錯，他自己也在說他很可能有出國的希望。徐家要是答應這門親事，他們最好馬上訂婚，等阿呆從外國回來以後再結婚。」

「這個——」彭靖湘不安的回應了一聲，他再也沒有想到阿婆會得拜託他這件大事，他自認毫無把握，但他看到阿婆說來如此其鄭重認眞，他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回答是好。

阿婆却還在滔滔不絕的說下去：

「我今年已經是快七十歲的人了，一隻脚都已經跨進棺材裡，天曉得我還有幾年好活——」

「阿婆！」國雄忽然岔了進來，他惶恐的這樣叫着。

阿婆苦笑笑，回望他一眼，繼續再說：

「我們林家就祇剩下阿呆這個後代了，不把他的婚姻大事安排好，我死也不能瞑目，」她氣喘吁吁的說：「徐家呢，他們兩位的年紀和我差不了許多，他們也只有亞玲這個女兒，兩家人要是果眞聯上了親，應該是很好的一樁美事，何況孩子們自己心裡也願意。」

「阿婆！」國雄羞窘的再叫他祖母一聲，祇是阿婆並不理他，她只顧着往下再說：「這麼些年來我一點產業也沒有留下，最多祇不過是這一塊地，」她停歇了一下，眼睛望望屋裡的幾個人，他們都在聚精會神的聽，於是她又欣慰的說：「這塊祖傳的地照時價算起來最低限度要值一百多萬，記得前幾年徐先生跟我說過，他很想利用這塊地皮蓋起樓房做生意。我知道徐家在臺灣住了這些年，生活也是很難維持的了。假使他肯答應這門親事，兩家也就成了一家人。我願意把這塊土地交給他全權處理，轉賣也好，蓋樓也好，全部讓他做主。至於我跟阿呆呢，我手裡還有點錢，我們祖孫兩個苦苦撐個三年五年還可以過得去，」她忽然煩厭的揮揮手：「彭先生，拜託你，就照這些個話去跟徐先生說說。」

陳清雲聽清楚了這些話，心底霍地一驚，他抬眼望望劉則剛，發現他也滿臉都是迷惘的神情，只有彭靖湘右手摸着光禿禿的下頷，十分感動的在點着頭，至於阿呆，他早已盈盈欲涕了。

「阿婆。」彭靖湘用充滿敬意的語調說：「妳老人家這份苦心，眞是太偉大了。妳這麼樣做法，不但可以完成了國雄世兄的心願，同時更能拯救亞玲那個好女孩子。」

陳清雲聽了彭靖湘的話又是一楞，他偏過臉去率直的問他說：

「彭大哥，照你這麼樣說，徐實齋想把他女兒賣掉的事情，你也是知道的嘍。」

「我當然知道了，」彭靖湘慘淡的一笑：「老實不客氣講，我還親眼看到徐家那兩位逼過亞玲好幾回，他們非要逼着亞玲嫁給那個行將就木的老頭子不可，有許多次，我眞是忍不住了，我很想去替亞玲解個圍，」他慷慨激昂的說：「我[illegible]問問徐實齋，一個人一輩子有多少年好活？何必爲自己的

貪心而葬送掉清白無辜的女兒！」

他說到這裡，忽又驚覺的不再往下說，他不安的瞟視阿婆又瞟視國雄一眼，阿婆機敏的微瞑雙目，裝做沒有聽見彭靖湘的話。僅此一點，已使彭靖湘、劉則剛和陳清雲大大的佩服起她來，今日的情勢已很危急，國雄和亞玲正像在驚濤駭浪裡載浮載沉的一葉扁舟，但鎮靜自如的阿婆却似救生船上的舵手，她聲色不動的在搭救這兩個年輕人，自始至終專心一志，心無旁騖。

林國雄爲他祖母睿智的抉擇而深心感動，他從沒有想到阿婆會爲亞玲而做這麼重大的犧牲，他雙手緊握住阿婆乾癟的手，屈膝跪了下去，他悲酸的放聲大哭，一面悽惻的叫：

「阿婆，阿婆呀！」

陳清雲連忙趕過去勸慰他，這一幕眞情流露，也使他感到鼻心酸溜溜的。

祇有劉則剛在暗暗的盤算，一百萬與兩三百萬，土地與廠房設備和現金，他必需冷靜的以徐實齋的觀點爲觀點，加以衡量，否則他便無法測知徐實齋會不會允准這一樁婚事。

「阿婆，」彭靖湘却在挺有把握的拍着胸脯說：「妳儘管放心，我想這門親事一定是說得下來的。」

阿婆淡然的笑笑，她用充滿感激的口吻說：

「彭先生，一切都重重的拜託了啊。」

「沒有問題。」彭靖湘又挺了挺胸說。

阿婆首先帶着國雄離去，彭靖湘興緻勃勃的和陳清雲、劉則剛討論了一下進行說媒的步驟，都快

兩點鐘了，他才挽着劉則剛離開了陳家。

熱鬧的場面散去了，陳清雲的客廳裡重歸於寧靜，淪生和京生兩個孩子的鼾聲開始從後屋清晰的傳來，陳清雲沉沉的坐在長沙發上，他絲毫沒有倦意。他衷心祝禱着彭靖湘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因爲那關乎亞玲和阿呆兩個少年的前途和命運。

「像阿婆這樣明事理而愛孫子的，」他喃喃的在心頭低語：「可也眞是少見的啊。」

三九

長談了一個多鐘頭，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徐實齋總算送走了態度認眞，言詞誠懇的彭靖湘，他折身回屋，反手去搥搥自己的背脊說：

「啊呀，眞是累死人了。」

徐太太在書桌上百無聊籟的擺牙牌過五關，一眼瞥見自己的丈夫走進臥房，她悄悄的問：

「姓彭的走了？」

「走了。」徐實齋沉沉的往書桌旁邊的那張沙發上一坐。

徐太太犀利的目光在他臉上一轉，然後又裝着漫不經意的神情說：

「他是來跟你借錢的？」

「不是。」

「不是？」徐太太詫異的又望他一眼：「這就怪了，對門那個姓彭的窮得搭搭滴，他一本正經的來找你，難道不是要借錢？」

「彭靖湘今天來找我，」徐實齋朗爽的一笑說：「他不但沒有跟我借錢，反而給我送上來一條財路。」

「一條財路？」徐太太猛然把手頭的牙牌放下，目光炯炯的盯望着他：「什麼財路？」

徐實齋輕鬆的笑笑說：

「妳記不記得房東阿婆的那個寶貝孫子，叫什麼阿呆又叫什麼林國雄的？」

「嗯，」徐太太點點頭：「好像那個小鬼頭已經在唸臺灣大學了。」

「他還要出國呢。」徐實齋格格的笑着。

「看他那模樣就是鬼頭鬼腦的，」徐太太不屑的說：「他出得了什麼國？」

徐實齋忽又感慨的說：

「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老話總歸是不錯的，說不定那個叫什麼林國雄的，還眞有點出息呢。」

「老不死的，」徐太太撒嬌的瞟了他一眼：「聽你這麼說，你到底拿人家多少錢的好處。」

徐實齋故意頓了一頓，然後才石破天驚的說：

「一百萬。」

「一百萬？」果不其然，徐太太受了驚嚇似的，轉過臉來牢牢的盯望住他。

「我沒有跟妳開玩笑，」徐實齋認眞的說：「剛才彭靖湘來談的就是這樁事體。他說，房東阿婆答應了的，如果我們肯答應這門親事，讓亞玲跟阿呆結婚；她送我們一百萬的聘金。」

徐太太無法置信的問：

「她那裡來的一百萬塊錢？」

徐實齋笑吟吟的指指地面說：

「人家的錢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嗯哼——」徐實齋胸有成竹的回答。

徐太太霎動她的小眼睛問：

「她有地窖，裡面全都埋着金銀元寶？」

徐實齋故作神秘的說：

「那倒不是。」

徐太太稍稍有點失望，她又順手撈起了桌面上的骨牌，淡淡的說：

「一百萬？說來說去還不是吹牛。」

徐實齋故意的挑逗着她說：

「那倒不是阿婆在吹牛啊。」

「煩死了，」徐太太怨怨的白了他一眼：「有話就說嘛，你跟我賣什麼關子？」

於是徐實齋詳詳細細說了，把彭靖湘說過的那些話，又原原本本的覆述一遍。

沒有想到徐太太竟然一點也不擺在心上，她尖聲的說：

「只有你這種人，才會相信這些個鬼話。」

「鬼話？」徐實齋着實吃了一驚：「彭靖湘的那些話，不是說得清清楚楚的嗎？只要我們答應了這門親事，阿婆的這一片地皮就算是我們的了。轉賣也好，興建樓房也好，一切都聽由我們處理。妳

想想，値價一百多萬的地皮吶。」

「你不要做夢！」徐太太劈頭潑了他一盆冷水：「你不給我去打聽打聽看，這年頭，地皮也是好要的嗎？」

「地皮還不好要，」徐實齋攤攤手說：「那我眞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好要了」。」

「虧你還是頂精明的生意人，」徐太太撇嘴冷笑說：「連這層道理都不懂？政府馬上就要實施平均地權，地皮漲價的錢統統都歸公家，要抽什麼土地增值稅。這些事情報紙上老早登得有，人人都曉得的。那個鬼老太婆說什麼只要我們答應把亞玲嫁給阿呆，這裡的地皮全部送給你，那還不是騙人的。我問你，你收下了這塊地皮，是賣掉？還是蓋樓房？蓋樓房吧，本錢在那裡？賣掉吧？政府一收稅我看你還能夠剩得了幾文？」

徐實齋細細一想，徐太太所說的未始沒有道理，這八年來在臺灣過的是無土無家的日子，驟然問聽說有大筆的地皮奉送給他，當然不免有點欣然色喜，但是認眞分析起來，利用這塊地皮的問題似乎也不簡單。這椿事在前兩年到還大有可爲，如今形勢已經變了。更其重要的是，他自己手上早已用完了所有的資金，能夠投資的朋友，似乎只剩下了陳菁溪一個人，陳菁溪和他降格相交的目的完全是爲了亞玲，如今說是把亞玲許配給林家，恐怕陳老頭馬上就會翻臉不認人了。到那時候，他棒着這塊地皮又該怎麼辦呢？

於是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滿腔高興，化爲烏有。

徐太太又再砌了一副骨牌，她熟練的挪動着它們，牌聲劈啪直響，她若無其事的回過頭去問徐實

齋：

「剛才你們怎麼說的？你答應了這門親事沒有？」

「當然沒有囉。」徐實齋頹喪的低下了頭：「我只告訴彭靖湘，讓我們商議商議看。」

「那不就完了，」徐太太的語氣像似在寬慰他：「過兩天再給他們回信，說是想來想去不合適，只好謝謝他的好意，兩句話，完事大吉。」

說罷她又劈劈啪啪的去玩着過五關，徐實齋斜眄了她一眼，他知道她過關問卦的目的：她只有一樁心事，那便是亞玲和陳菁溪到底會不會好事成雙？

四〇

「徐家那老兩口子的心好狠，」彭太太在廚房裡一面洗碗一面搖頭嘆息的說：「妳看這一對大孩子整天凄凄慘慘的，看了眞叫人心裡難過。」

蓬亂着灰白頭髮的劉太太正在做饅頭，一聽這話，緊張的仰起頭來問：

「怎麼？徐家到底還是拒絕了這門親事？」

「可不是，」劉太太回過頭去望望她：「妳還不知道呀，我們先生興沖沖的去提親，跟徐老頭子談了一個多鐘頭，沒想到最後還是碰了一鼻子灰。」

劉太太放下手頭的工作，乾脆走過來站在水槽的旁邊，她急急的問：

「不是說林家阿婆肯把這片地皮全部送給徐家嗎？」

「人家不稀罕！」彭太太輕蔑的說：「人家要把一朵花也似的姑娘賣給百萬富翁做姨太太。」

「他們還在想打那個主意？」

「當然是這樣的囉。」彭太太一撇嘴：「要不然，爲什麼放着現成的這門好親事不肯答應。林國雄那孩子有那點兒不好，長得富富態態的，年齡又相當，又是從小到大都在一塊兒，兩個人早就如膠似漆的了，再說林國雄性情好，人更老實，學工程的大學生，眼看着就要留洋出國了，將來可有大錢賺吶。」

「他們是怎麼樣推托的呢？」劉太太再問。

「理由多的很呢，」彭太太洗完了碗擦擦手：「起先說什麼阿呆是臺灣人，雙方的生活習慣不合，再末又講阿呆馬上要出國，誰知道他以後還回不回國來？……」

劉太太立刻打斷了她的話：

「臺灣人？臺灣人不也是中國人嗎？嫁臺灣人總該比嫁洋人好些吧？依我看他們所講的這些都不成理由，男女結合，要緊的是性情投合、年齡相當，再嘛就是雙方面要有眞感情。」

「我也是這個意思，」彭太太充份同意的說：「這年頭臺灣人和內地人結婚的多得很，好些單身的男人都在想娶臺灣太太吶。至於說是雙方面的感情問題，阿呆和亞玲是青梅竹馬的好朋友，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在戀愛，早就到了難捨難分的地步，只是瞞着徐家那一對老的而已，這一下棒打鴛鴦兩分離，叫這小兩口兒怎麼禁受得住？」

劉太太覺得心裡悶悶的，滿是愁觸悵緒，她感慨的說：

「這就叫做好事多磨。」

彭太太一時也找不出什麼話來說，她搭訕着把剛才洗好的碗筷放回紗櫥裡去，略略整理了一下，又慢慢的踱回劉太太的身邊。

面容憔悴的彭太太呆怔的站着，神色凝重，像有很大的心事。她身上穿着那件從大陸帶來的陰丹士林藍布旗袍，十多年了，湛藍洗得泛了白，肩頭和下擺全都打了補綻。這時是下午，五點剛過，深秋黃昏的澹淡陽光無力的射入門框，在地面拖了一條迤長的光影，四家公用的小厨房裡光線黯弱，暮

靄正從黝黯的角落裊裊爬升，沉鬱緊壓在兩個中年婦人的心頭。

「可惜我沒有女孩子，」彭太太劃破岑寂道出了她的內心遺憾：「要是我有一個女孩子，我就事事都依着她的，女兒家的終身幸福嘛，這豈是開得起頑笑的事情？」

「我連男孩子也沒有一個，」劉太太凄愴的笑着說：「我們劉先生嘴裡不說，我心裡更不好受，妳不知道我們劉先生多麼喜歡阿呆和亞玲，這些年來他簡直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兒女看待，要是他曉得了這樁婚事不成功，他心裡也會很難過的。」

彭太太想了起來說：

「只怕他現在已經曉得了吧。」

劉太太不安的問：

「那怎麼會呢？」

「連阿呆和亞玲都已經曉得了嘛。」彭太太苦笑笑說：「我們先生和徐家那兩位約好了昨天聽回音，彭先生怕他們晚上要出門，特地從合作金庫提早下班去拜訪他們，一見面那兩個就把推托的話說了一大車。」

「嗯。」劉太太總算是想了起來：「怪不得昨天夜裡我們老劉和陳先生一回來就到妳們家裡去，輕聲細語的談了很久，祇怕談的就是這件事情。」

「大概是的吧，」彭太太歉然的笑笑：「昨天夜晚我睡得比較早，我都沒有聽見劉先生和陳先生來。」

「一定是的。」劉太太決斷的說：「我們老劉回家以後，臉孔扳得緊緊的，整個夜裡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我就曉得有事情，可是又不敢去問他，沒想到他是在爲那兩個大孩子的事情生氣。」

彭太太打了一個呵欠，接着又惋惜的說：

「這麼多人想幫那兩個孩子的忙，偏偏就拗不過那一對財迷心竅的老傢伙。」

「看樣子這一門婚事算是吹了。」劉太太又去恢復手頭的工作，一面廢然長嘆的說。

「吹了！」彭太太邁着細碎的步子走向厨房門外，她也深沉的嘆息着：「可惜，眞是可惜！」

四一

夜深人靜，林國雄從他那間鬱結着沉悶空氣的小屋裡踱了出來，今晚沒有月亮，一堆堆的濃雲在天際繪染出濃重的憂悒和悲哀，恰正是他的心情寫照，僅祇缺少了一份焦灼與痛苦。

他踏着浮漾在水泥地面上的黑暗，任讓十月的涼風吹拂他的長髮與面頰，淚腺是乾澁澁的，眼球隱隱作疼，他的心底在燃燒着熊熊的烈火，腦際一片昏亂，他祇知道他已受了深鉅的創傷，他無從細辨內心的每一份感受。

便這樣漫無目的地在堅硬的泥土上發出登登的步聲，他渴望着它們能激起共鳴，但他又在譴責着自己，事到如今，他怎能有這般奢侈的妄想。

穿過空闊而寂靜的庭院，庭院竟是如此的廣漠和遼濶，他再也沒有想到他家會有這麼大的院落，從他的小屋直到髹着紅漆的大門之前，有着極其遙遠的距離，那髣髴是走不完的人生路途。

面面相對的兩座廂房裡透出了細碎而均勻的鼾聲，快十一點了，想必人人都已入睡，許多張和善而親切的面龐閃現在他的眼前，右邊第一家是高大的劉伯伯和終日辛勤的劉伯母，那一對慈祥的面孔像是自己死去已久的生身父親和母親，劉伯伯的隔壁是彭靖湘夫婦和老是怯懦而認眞的三伢仔，習於早睡的他們早該進入了夢鄉，他忽然興起了嫉妒的感覺，無憂無慮的人多麼幸福？而自己呢，他只好在這空寞的庭院裡踽踽獨行。

視線轉過左邊，他幾乎不忍卒睹，陳伯伯的緊鄰，徐家門窗緊扃，黯然無光，那彷彿是一座空棄的房屋，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兒聲息。國雄越是想抑止自己，奇怪，一股强烈有力的誘惑吸引着他走了過去。

「快離開！走遠些！免得鬧出什麼事情來！」良知在警告着他，然而，他的行動和他的意識全部脫幅，他堅決而有力的走向那一扇小窗，小窗裡還有一桌一椅和一張小床，他閉上眼睛都可以想見它們的部位：亞玲便睡在窗下的那張小行軍床上。

多少個溫馨的夜晚，多少個熱烈的午間，徐實齋夫婦容或已經出去了，容或已然陷入熟睡，當他知道整個徐家只有亞玲一人，而又久久候她蹤跡不至時，他會躡手躡脚的走到窗前，伸出手，遲疑又遲疑，趦趄又趦趄，終於下定決心輕輕的拍扣一下窗櫺，然後窗裡會得響起嬌弱的嘘喘，她那柔美猶如天使般的聲音怯疑的問：

「誰？」

這以後，便是人生最最美好的時光，一次熱烈的擁抱，一陣附耳的低語，暖熱的身軀緊緊偎依，有時候，幸運之神會給他献上一個熱吻，熱熱的，暖暖的，少女的體溫揉和清新濃馥的齒頰芬芳。

往日的甜蜜像一貼痲醉劑，蠻橫的祛除了他的痛苦和憂傷，他呆站在那小窗前面，無星無月，黑暗在催促他的勇氣，他忘形的伸出手來，準備去敲擊窗櫺，可是，隨而他又放下了手，悲哀和絕望是一股無比巨大的力量，那股力量緊緊的捆縛住了他的手臂。

熱淚又在潸潸的流注，他忍噙着它們，轉身，踉踉蹌蹌的奔向大門之外。

深沉的悲哀緊壓着他，在人世間，初戀是沒有任何事物可以代替的，春日怒放的花朵，夏季清涼的晚風，秋天那一輪璀燦的明月，以及嚴冬和煦溫暖的陽光，自然界最奇妙美好的事物，只能激起失戀者更大的哀傷。

還有門外那株大榕樹，盤虬的枝幹，濃覆的綠蔭，那樹底也存有無限柔情蜜意，他和亞玲，兩人在樹下相偎相依，這些年來已不知有多少囘？如今他脚步踉蹌的朝那大樹走去，他祇想重溫一下殘留的夢痕，他再也不敢嚮望亞玲會在那株樹底下等待他，一切的一切全都絕望了，自從陳清雲陳伯伯悄聲的告訴他徐實齋拒絕了彭伯伯所提議的婚事。往事，那堪囘首，他在心底帶淚的吟着「初戀女」的尾聲：

「………

終日我灌溉着薔薇，

却讓幽蘭枯萎。」

尾聲消逝以後他不禁又有點茫然，亞玲像一株幽蘭似的開始枯萎了，可是，薔薇在那裡呢，熊熊的戀火被强橫的撲滅，況味竟是這樣的難受。

「國雄。」

他苦笑笑，望着大榕樹婆娑的枝葉，夜風吹過，它們正在發出沙沙的聲響。似眞實幻，多麼飄忽的嗓音，它彷彿來自遙迢的天際，他不相信那會是眞的。

「國雄！」

如怨如訴蘊含着焦急的又一聲喊叫，喊叫聲使他倏然驚醒，夢境在刹那間飄然而去，他被牽回到現實裡來，恍如時光流轉，恍如恢復到他倆之間毫無窒礙的那一段美麗的日子。

他不顧一切，加快步伐走過去，耳畔又傳來更其眞切的聲音：

「國雄！」

「妳？」他驚喜莫名的看到了大榕樹下那個熟悉的窈窕身影，砰砰跳躍的心臟都已經衝到腔子口了，他氣喘咻咻的問：「亞玲，妳怎麼會在這裡？」

她幽幽的說：

「我等了你好久啊！」

他趕過去，熱情的握起她那一對白嫩的小手，虔誠的捧到嘴邊親吻，他喃喃的說：

「啊，亞玲，啊，亞玲！」

她的臉孔在黑暗裡佈滿一片紅潮，她也訥訥的不知道該說什麼話好，她一個勁兒的埋怨着：

「我等在這兒，只想跟你說一句話，沒想到你會來得這麼晚？」

「啊，亞玲，我眞是對不起妳，」他由衷的表示自己的歉意：「我原先以爲妳今天晚上不會出來的。」

「你憑什麼這樣想，」她抗議般的嘟起了小嘴：「那一天我不出來等你？」

一股凄傷通過林國雄孱弱的心靈，他搪塞什麼似的說：「今天，今天晚上天氣太冷了。」

「那並不能阻擱我來等你，」亞玲熱情的說，心兒直在卜卜的跳，她索性把她心裡的話說了出來

：「尤其是今天晚上，我非等到你不可。」

「爲什麼呢？」他的身上通過一陣恐懼的寒顫，假使她要說出一些令人刺骨椎心的訣別話語，那麼，這一見反倒不如不見。

她匆遽的問，語氣間顯然已經到了時不我予的緊要關頭：「你聽到了那件事？」

就是不問他也心裡明白，他知道沒法再兜圈子了，同時他也不願去兜什麼圈子，他應聲答說：

「我知道，妳的父親拒絕了我們的婚事。」

「但是我自己却並沒有拒絕，」她大聲的說：「今天晚上我在這裡等你，主要的便是想告訴你這一點。」

他感動萬分，瀕死的內心奇跡般的獲得了復甦的機會，他顫抖的聲音問：

「亞玲，妳——」

「我的心是永遠不會變的，」她忽然湧出了眼淚：「對你，我永遠不變，」她換了慷慨激昂的語氣：「國雄，你是男孩子，你應該激發起勇氣來，你應該比我更要堅强。」她停歇了半晌，喘一口氣，隨而又堅決的說下去：「無論如何，我對你的心永遠不變。你知道，我早已到達了婚姻自主的年紀，我不再是一個小孩子了，我決不能任憑別人買賣，只要你能堅持信心等着我，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亞玲的一席話猶如一股暖流，直接的貫注到他的內心，他怔愕着，呆呆的望住亞玲那張姣好白嫩的臉，正當他無法回復平靜的心情時，亞玲却用一個驟迅的動作向他道別，她匆匆而又深情的親吻了一下他的面頰，然後柔聲的說：

「記住，你一定要等着我，所有的困難讓我自己來解決；他們今天晚上沒有出門，我怕被他們發現，現在，我不得不回去了，明天見，國雄！」

剩下國雄，像一座泥塑木雕的石像似的，呆呆的站在大榕樹下。靜夜伸出了柔軟的手，輕輕的撫挲着他。

他在想，苦苦的想，這是夢，還是眞實？

亞玲的話還在他的耳畔縈繞，他再也想像不到這柔弱的女孩竟會發出如此堅强的心聲，他非常感動，而且衷心感激。甚至心底還有一份愧恧的感覺。對於亞玲，他一向以保護者自居，他總是想像着把她置於自己堅强有力的臂擁之中，然而臨到目前這種最緊要的關頭，畏怯退縮的竟然會是他自己，他剛才不是已經體驗過絕望的滋味了嗎？他剛才不是曾經吟唱過「終日我灌溉着薔薇，却讓幽蘭枯萎」了嗎？想想亞玲斬釘截鐵說的那番話：「記住，你一定要等我，所有的困難讓我自己來解決！」國雄的臉上湧起陣陣潮熱，心臟猛烈的跳躍，他愧疚的低下了頭。

夜未央，遠處有閃爍的燈光，他覺得滿心複雜紊亂，腦海中掠過許多狂激的意念，突然間起了耳鳴，那難耐的嘎嘎之聲騷擾得他將近瘋狂，亞玲能够憑恃她的堅毅和勇氣衝過那些險惡的關隘嗎？他自己又能怎麽樣的幫助她？找一個機會演出一齣情奔？索性不顧一切的到地方法院去擧行公證結婚？……許多種解決的方法，交替的在心中萌現，然而，行得通嗎？做了以後又會有怎麽樣的後果？他已經喪失了認眞分析、詳加考慮的思想能力，爲什麽偏在這個時候腦子裡糾纏着一片亂蔴？他狠狠的跺了一下脚，喉頭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

「阿呆！」

阿婆蒼涼的呼喚從他身後悠悠的傳來，他如中電流，怔了一怔，從頭到脚的神經和細胞全都僵麻，他像那棵大榕樹一般的挺直木立在地面。

「阿呆！」阿婆第二聲親切的呼喚夾有着深沉的歎息，現在，國雄已能聽到老人家漸行漸近的脚步聲。

「阿呆哪！」

親情和感傷像兩支鋒利的箭鏃，筆直射向他柔軟的淚腺，他仍然不言不語，紋風不動，但却熱淚泉湧，他顧不得伸手揩拭，他在等待年邁蒼蒼的祖母移近他的跟前。

親嫗揉和着深摯的關切，阿婆抖索索的右手緊緊握住了他粗壯的胳臂，他閃顫了一下，僵麻的感覺退却了，他扭動頸頷，俯望着祖母閃漾急灼和不安的那對眸子。

「阿呆，」老人說話的時候顯得有點氣喘咻咻：「這麽晚了，你還站在這裡做什麽？」

他哽咽着，依然答不出話，眼淚不停歇的在淌着，流滴到了老人圓胖的面頰上。

「你哭了，阿呆？」老人驚詫的問。

國雄仍還是說不出話，抽噎的聲音在夜空中聽來十分清楚。

「唉！」又一次深沉的歎息，歇了半晌，阿婆幽幽的說了：「阿呆，難怪你，這本來就是很叫人傷心的事。」

國雄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由哽咽變爲號啕，一聲哀號，他伸張雙手緊緊的擁住阿婆的肩背。

「好阿呆，乖阿呆，」阿婆輕拍他寬厚的背部，像似他已縮回一二十年仍還是她懷抱中的那個奶孩子：「你乖，你聽話，你莫要哭。」

可是國雄越哭越起勁了。

一老一小兩個人，便這麼親密暱愛的相擁了許久，最後，還是憬悟到自己早已長大了的林國雄漸漸的止住了哭泣，漸漸的放鬆了雙手。

阿婆等到他站直起來，又恢復為一個六尺大漢的時候，慈祥的問他：

「哭了這麼久，心裡好過一點了？」

這一句問話直接的貫穿他的內心，使他無從廻避，國雄只好羞澀的笑笑，深深的點了點頭。

「這樣就好，」阿婆贊許的說：「你應該知道，天底下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一句話鼓舞起國雄莫大的希望，從小到大，他對於阿婆有着很大的依賴性，山窮水盡疑無路，阿婆總會給他撥出柳暗花明又一村來。現在阿婆說了一句「天底下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莫不是她老人家又想到了什麼扭轉乾坤的錦囊妙計，能夠使得他和亞玲之間的絕望情勢可以一下子扳轉過來。

可是阿婆的下一句話却使他在絕望之中更絕望了，老人輕聲喟歎，說了一句：

「時間一久，你就會忘記她的。」

國雄抗議似的叫了起來：

「不，阿媽，我永遠也不能夠忘記亞玲。」

阿婆愛憐的瞥望了他一眼：

「你忘不了她又怎麼樣呢？看樣子，他的父母是下定決心要把她賣掉，賣給那個什麼開紡織廠的老頭子。你不想想，我答應把祖傳的地皮全部給他們，他們還不肯要吶。」

國雄覺得亞玲剛才表現的那種堅決果敢的態度，必需要跟阿婆說個淸楚明白，於是他便把亞玲所說的話，一字不遺的都告訴給阿婆聽。

「多虧這孩子好有志氣，」阿婆感慨的說：「可是，祇怕她拗不過她的父母親？」

國雄聊以自慰的說：

「我想，只要亞玲果眞不會變心，她可能衝得過這一關。」

阿婆想說什麼，話到喉頭忽然忍又住了；她午夜醒轉，不放心的摸索到阿呆的門口，果然小屋裡一片漆黑空無所有，她深怕阿呆死心眼兒會出什麼意外，那一陣驚吓差點使她魂靈出竅，一路找尋到大榕樹下來，幸好，她找到了阿呆，驚恐之餘，她祇想把阿呆勸回也就罷了。這時候，她那能認眞的討論問題呢。

「是嘛，」於是她充份同意的說，內心裡儘想騙回自己的孫子：「亞玲是個有志氣的女孩子，我想她對你一定不會變心的。」

國雄躭心的說了一句：

「她父母親都在財迷心竅，這一關——。」

「走一步是一步，」阿婆緊接着說，一面伸手去攬住國雄的肩背：「我喜歡亞玲，你也喜歡亞玲，這還不要緊，頂要緊的是亞玲眞心愛你，我想，亞玲既然說了那些話，一定有她的打算。她說所有

的困難讓她自己去解決，說不定她早已想出了什麼辦法來了。」

國雄的思維能力降到零點，勉强的安慰也能促使他心情平靜，他懷着一千個問號毫無破解的希望，他迷迷糊糊的被他祖母挽回小房裡去睡覺。

四二

時序已經進入初冬，樹梢不時飄下幾片落葉，街頭行人大都換上了新裝，五顏六色的毛衣，奇形怪狀的夾克；這些年來，臺灣的紡織工業發展神速，小市民做件新衣服已經不成爲問題了，比起光復初期人們衣衫的簡陋，眞有天淵之別。

一個日麗風和的下午，大約是三點多鐘的光景，亞玲剛把厨房收拾清楚，回到房裡，一眼望見徐太太正在作出門的準備，她梳洗已畢，薄薄的在臉上抹了一層蝶霜，又換上了一襲新製的銀灰緞夾旗袍，罩上一件墨綠的長毛衣，這些都是陳青溪那個胖老頭的贈禮，亞玲一想起來就會感到嫌惡。

「亞玲！」徐太太聽到她在走進屋來，頭也不回的對着鏡子裡面反映出來的她叫了一聲。

「嗯。」亞玲勉勉强强的走到徐太太的身後。

「我馬上就好，」徐太太和悅的向她笑笑：「妳先去洗把臉，然後也到這裡來化化妝。」

「化妝？」亞玲怔異的問，接着又連連的搖頭：「我不要化妝。」

「打扮打扮。」徐太太的語氣肯定得像在下達命令：「過二十歲的大姑娘了，也沒有一年四季都是這麼素素淨淨的。」

「我不要。」亞玲倔强的說。徐太太忽然要她化妝打扮，這已經足够使她提高警覺，她心裡在想，總不會有什麼好事情的。

「不要也不行。」徐太太在亞玲面前威風慣了，臉孔就像颱風季節的天氣，說變就變，那張尖削臉一有惱怒的表示，骨碌碌的兩隻眼珠便露出凶光：「快去給我洗臉，洗好臉來打扮打扮，告訴妳，」她大聲的嚷：「今天我要帶妳出去買衣料，做衣服吶。」

亞玲聽了這話心裡又是一驚，她眞不願意買什麼衣料做什麼衣服，她和任何一位少女不同，她並不希望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至於衣服，彀穿保暖也就罷了，尤其是在這段時期，徐實齋夫婦推掉了林家的提親，陳菁溪那邊的壓力越來越緊，一面無形的網已經在向她籠罩下來，她知道自己的處境，她像驚弓之鳥般的在那兒過日子。她渴望環境單純，生活過得越平淡越好。

她寧願自己是一隻醜小鴨。

但她無從反抗，這也是她最深沉的悲哀之一，從小到大，她對徐實齋夫婦服從成性，她一向無法激起勇氣反抗他們，墮性是人類的死敵，一旦陷身其間便就很少能夠掙脫，即使她現在已經成年，她也儘可以自食其力，但當徐太太扮出那副嘴臉來時，她仍然只有默默的服從。

她洗過了手臉，又刷了一遍牙，衷心非願的被徐太太强迫着搽了點胭脂口紅，她原有一頭光緻柔密的披肩長髮，稍稍梳理，風姿萬千。

徐太太又催着她換了那件唯一的出客衣服，今年春天新製的，黑底暗紅花的旗袍，不知道是什麼料子做的，看起來也還不太寒傖，只是這半年來亞玲又發育了許多，過窄的旗袍使她全身線條極其誇張的顯現無遺。

她就着梳妝臺的大鏡子照了自己的身上，高挺的乳峯，纖細的柔腰和渾圓的臀部，看到自己妖妖

嬈嬈的模樣不禁雙頰飛起酡紅，這副樣子怎麼能出門呢。

「姆——」她囁嚅了半天方始叫了出來。

「怎麼樣？」回答的聲音依然是冷冰冰的。

她無可奈何的嘟起小嘴說了：

「我不要穿這件衣服。」

「爲啥？」徐太太錯愕的問。

「太難看了，」她又低頭看看自己的前胸：「我這樣子怎麼走得出去？」

徐太太尖酸刻薄的說：

「男人家不就喜歡看妳這種樣子？」

這是說的什麼話。亞玲不僅羞窘萬分，而且氣惱得幾乎就想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撕掉。

「喏！」徐太太在翻抽屜，順手抛給她一件紫色的毛衣，短袖滾白邊的，但已能遮得住胸前和腰後：「當眞不想摩登，妳就罩上這一件吧。」

亞玲趕緊伸手把它接過，穿在身上，心裡眞有如逢大赦的感覺，添上這件短毛衣，她總算可以走得出去了。

徐太太等她穿着停當，這才領她走出家門，下午徐實齋又到陳家去打牌，家裡沒人，她在木板門上加了一把大鎖。

叫一部三輪車，到博愛路去，車座太窄，和徐太太緊挨着坐在一起，亞玲心裡膩膩的，覺得很不

是滋味。

三輪車在鴻翔綢布莊的門前停下，穿過騎樓走進店裡，一位女店員笑臉迎人，引領她們來到一列櫃臺前面，慇懃的搬了兩張高脚椅子請她們坐。

亞玲很侷促的坐下，徐太太儘在向四面八方堆積如山的呢絨綢緞打量，鴻翔綢布莊面積那麼大，貨色那麼多，這都是亞玲到此以前無法想像的事情。

女店員笑吟吟的問徐太太：

「太太，您要選些什麼料子。」

看起來她是臺灣人，一口國語到是說得十分的標準。

「我還選什麼料子啊，」徐太太撇撇嘴：「老太婆了，我是來給我們小姐添新裝的。」

那個女店員嫣然一笑，眼睛在亞玲身上打了一個轉，機伶的不再多說什麼，轉身從貨架上抱了一大堆五光十色的衣料，送到她們的眼前——

在鴻翔綢布莊躭擱了一個多鐘頭，徐太太的大方與濶綽越來越讓亞玲駭怕，她直覺的感到那面無形的網已經來臨得很近了，如果不是陳菁溪在玩什麼花樣，徐太太怎會拿出這麼多的錢來給她製裝？她給亞玲訂做了兩件短外衣，四件價值昂貴的旗袍，外加兩件風衣和一件開司米大衣，亞玲做夢也沒有想到她會擁有這麼多的財產。

選衣化料了一個半鐘頭，出得鴻翔綢布莊大門時已是暮靄蒼蒼，萬家燈火通明，博愛路上商家不惜工本訂製的霓虹燈大放異彩，映着整條馬路彩色斑爛，街頭紅男綠女，行人如織，計程車川流不息

的列隊而過，如此熱鬧繁華，亞玲不禁想起第一次和國雄看電影的那次經過，心底又是一陣隱隱的痛楚。

偏偏徐太太的興緻很高，她並不急於回去，她竟迥乎尋常的自動向亞玲建議說：

「我們去看場電影，好不好？」

徐亞玲滿懷心事，她確實沒有看電影的興趣，尤其是陪徐太太看電影，想來一定味道缺缺，於是她便淡淡的說：

「時間不早了，我該回去燒飯了。」

「燒什麼飯？」徐太太格格的一陣笑：「今天妳爸爸在陳家吃酒席，我們也不妨愜意愜意，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燒飯了，我們上舘子裡吃一頓。」

「上舘子？」她十分驚詫的問。

「找一家口味好的舘子，好好叫上幾隻菜，我們母女倆大吃一頓。然後，再去看場電影。」

亞玲怯怯的說：

「那不要花很多的錢嗎？」

「錢？管它。」徐太太笑得很朗爽，接着又神秘的說：「亞玲，妳知道嗎？只要妳能體諒妳爸爸和姆媽一點，錢，這以後我們是用不完的了。」

亞玲明白她話裡的意思，猛一下，羞窘得面紅耳熱說不出話來。

她們在大利餐廳飽餐了一頓。徐太太一時興起，還獨自一人喝了一瓶啤酒。

酒足飯飽，徐太太瘦小的身軀搖搖擺擺的，她的興緻仍高，硬要亞玲雇三輪車上大世界，去看一場「暴君焚城錄」。

「五彩的，大銀幕，眞是頂頂好的片子吶。」她在車上一再强調的說。

三輪車駛過中華路平交道，亞玲不禁向燈火輝煌的四川食府投以留戀的一瞥，那裡面有着比較徐太太更親密的面孔，包括陳清雲和悅的胖臉，劉則剛慈祥藹然的神色，她在心底想，假使眞能到四川食府去工作，處在那一羣快樂的人們中間，又該多好？

緊接着又是一陣凄涼襲上心頭，她怨恨徐實齋夫婦拒絕了陳清雲好心的建議，雖然她始終不敢發出絲毫怨語；回憶起阿呆興高采烈的那些話，說什麼每天夜晚他自己到店裡來幫她登賬，又說什麼下班的時候他可以伴送她散步回家，她也曾編織過這些美好的夢，如今，美好的夢全部破滅無遺了。

今天徐太太的神情和行徑表現得非常奇特，記憶中她從沒有對自己這麼親熱而且關心過，帶她去做那麼多件值錢的衣服，又拉她去吃館子、看電影，這都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亞玲在三輪車上悄悄的偷覷徐太太幾眼，她臉上正浮漾着欣愉的微笑，這笑容使亞玲怵目驚心。

假如她要向自己提起陳菁溪，她又怎麼應付呢？

想着想着的，她更加着急起來。

徐太太懶得排隊，找一個小女孩買了兩張黃牛票，黃牛黨是臺北市面上的一種新行業，住在臺北的人在民國四十六七年間沒有什麼消遣的地方，大家都一窩蜂的往電影院裡跑，電影票供不應求的時候就出現了黃牛黨，起先是些年輕力壯的男人，後來爲了怕警察抓，他們便利用女人和孩子出面。

賣黃牛票給徐太太的這個小女孩只有六七歲大小，長着一對靈活的大眼睛，瘦伶伶的，在深秋嚴寒的天氣僅裡穿了一件單薄的布衣，肩頭上破了的地方露出蒼黃的皮膚，她在人叢裡鑽來鑽去，時時躭心着警察抓她，她賣了兩張樓下的票給徐太太，亞玲替她算算，大概也只賺了三塊錢，她突然興起了一種憐憫的感覺，這麼大的孩子應該不在自己父母的懷裡便在幼稚園裡歡歡喜喜的唱歌跳舞，讓這麼小的孩子出來賺錢未免太殘忍了一點。大家都在等候進場時，亞玲的眼睛一直在人潮中搜索那個小小的身影。

忽然她又從那個孩子聯想到自己，一份悲酸的感覺又次衝上她的鼻竇，她自己被埋葬掉的童年呢？她的過去和未來也許還比不上這個賣黃牛票的孩子。那孩子可能和她的生身父母同住在一起，當她把賺到的錢繳回去，她父母將會給她多少的慈愛和鼓勵，她比亞玲幸福多了，甚至於連現在也是如此，她在自食其力，亞玲却只好仰俯由人。

一個光明的意念閃入了她的心扉，在臺灣不會餓死人的，自助者天助，連六七歲孩子都可以獨立謀生，何況已經長到二十多歲的自己。脫離這個噬人的家庭，這個並不屬於她的家庭，她不會走投無路或者是餓死凍死的，她也能夠憑藉勞力維持生活，如果徐實齋夫婦再要逼她嫁給那個陳老頭子，乾脆就離家出走，躲到一個她們找不到的地方。她要自己來養活自己。她不相信她就活不下去。產生了這樣一種意念她便感到精神振奮了許多。大世界戲院入口處的鐵門嘩啷啷的打開，人潮推推擠擠，一湧而入。亞玲終於解開了她眉頭的鬱結，昂起頭來，隨着徐太太擠進了放映大廳。

四三

彭定國已經做了三個月的家庭教師，開始去上課的時候他很有點緊張，想想自己僅祇是一個高中畢業生，連大學都沒有考取，而王公館的三兄弟其中包括了兩個初中生和一個小學六年級，以自己的程度能不能够教得下來還大成問題，因此他時時駭怕會被學生們難倒，當面下不了臺。

教過一個月以後，他覺得事情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在臺灣唸書的孩子，考上初中簡直就已經定好了型，他們大多數是規規矩矩的，呆呆板板的，用不着大人或者老師督促，自動的會去唸書做功課，這當然是小學五六年級時的惡性補習養成了孩子們死讀書的習慣。因此彭定國原先最怕教的兩個中學生一點兒也不會給他找麻煩，他們的功課很好，天天到了補習時間不用人催也無須誰教，全都乖乖的拿出習題來做。

成問題的倒是那個最小的王仁卿，一個瘦弱而蒼白的孩子，十二歲六年級就戴上了兩百五十度的近視眼鏡，那孩子氣管不大好，三天兩頭氣喘咳嗽，沉重的功課把他壓得透不過氣，他一天要上三次課，早上七點到校，下午五點放學，晚上七點到九點半再讓彭定國釘住他補習，彭定國看到他九點以後昏沉欲睡的那副可憐樣子，心裡可眞有點不忍。

王家住在仁愛路一段，東和寺隔壁的一條小巷子裡，有一座曲尺形的廻廊小院和一幢長方形的日式建築，房子很古老，王家住進去唯一的改變是榻榻米換成了地板，但是進門依然要脫鞋。王先生在

兩年前去世了，王太太在一家雜誌社做事，早晚都得忙，孩子沒人照拂，請家庭教師便成了必要的事。實際上王家也很清苦，但是王太太仍願支付彭定國相當優厚的薪金，而且對待他十分慇懃有禮。彭定國很佩服這位女中鬚眉的王太太，這位四十七歲精明强幹而又和藹近人的中年婦人，有着一副壯健的體格和寬厚的肩背，圓圓臉上老帶着愉悅的微笑，她在雜誌社當校對，自己也寫得出一手好文章。

這一天晚間彭定國步行到王家，一路上他都在躊躇不決，他有一件事，必須要和王太太澈底的談一談，那便是有關王仁卿的身體，昨天晚上王太太忙到深夜才回家，彭定國沒等到和她見面便先走了。因爲那時候已經是十點多鐘，他很想多等一會兒，又怕自己的父母在家裡着急。他想等王太太回來是要告訴她一件要緊的事，王仁卿在九點鐘的時候突然劇烈的咳嗽，他的兩個哥哥和當老師的全都呆望着他而束手無策愛莫能助，咳到後來王仁卿居然嗆出了血，約摸有五六西西，這一下可把彭定國嚇壞了。

他忙着扶那病弱的孩子去睡，然後坐在客廳裡等她媽媽回家，問問她是否要帶那孩子去看醫生並且代他向學校裡告假。結果經不住兩個大點的學生一再的勸，他終於在久候不至的情形下很不放心的先回家去。

今天早晨他放棄了自己預定的自修課程，九點半鐘趕到王家去探視那個生病的孩子，一走進王家所住的巷口便發現大門緊扃，他走上前去敲了很久的門，沒有人答應，這使他感到非常的納罕，問左右鄰居，說是這一家人今早照常活動，九點鐘不到，一家子走得空空的，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這件事使他心裡起了很大的感觸，他一向同情而且憐愛王仁卿那個孩子，讀書固然重要，身體更是要緊，他眞躭心那孩子無法支持得住這麼沉重的功課。

於是他下定決心，今天晚上要和王仁卿的母親澈底的談一談。

老遠的便看見王家燈火通明，他心裡有點高興，看樣子，不但那三個孩子全已囘來，而且王太太極可能的也在家裡。

他上前敲門，王太太默默的把門打開。看到彭定國，她若無其事的向他一笑。

「仁卿好一點了沒有？」彭定國一進門便急切的問，他又轉身把大門關上。

「仁卿？」王太太略感錯愕的反問着：「你是說——」

「昨天晚上，」他壓低聲嗓悄悄的告訴她：「仁卿咳得好厲害，他還吐了一口血吶。」

「啊——」王太太苦笑笑說：「沒有什麼，他昨天夜裡很安穩的睡了一覺，今天已經好得多了。」

彭定國略微起了一點反感，他認爲一個做母親的不該有這種輕忽的態度。這份反感加强了他的決心，於是他在脫鞋進屋的時候便直率的向王太太說：

「我有點事情，必須和妳談談。」

王太太詫異的望他一眼，沒說什麼，點點頭引導他穿過客廳走進自己的房間。

三個孩子早已乖乖的坐在客廳飯桌上恭候老師了。

彭定國走過王仁卿的身邊，望望那孩子蒼白的臉色，親切的摸摸他的頭問：

「你好點了，仁卿？」

王太太囘過頭來以着一種感動的神情望住他。

「好點了。」王仁卿牽動嘴角算是做了一個笑容，他沙啞着喉嚨囘答。

他跟隨着王太太走進她的那間小臥室，簡簡單單樸樸素素，一床一桌兩把椅子。他選擇了靠窗的一張籐椅坐下。

王太太在他的對面床上坐定，先大聲的關照在外間的那三個孩子：

「你們自己做功課，彭老師要跟我說話。」

然後她轉過頭來藹然的問彭定國：

「彭老師吃過飯了？」

「吃過了。」他連忙點點頭囘答。

王太太又想起來該給老師沏杯茶，但却被彭定國阻攔住了：

「妳別忙，我們先談談吧。」

「也好。」王太太帶點迷惑的又在床沿坐下。

「王太太，」他傴下身來搓着雙手：「有幾句話也許我不該說，不過——」

王太太朗爽的把話給接了過去：

「彭老師，您對於舍下幾個孩子，一向是十分愛護的，因此我也把您當做自己人一樣的看待，有什麼話，彭老師儘管說好了。」

彭定國臉一紅，他唯恐王太太誤會了他是在想說他自己的事，以至於有點難於出口，譬如說是要求加薪或是借錢什麼的，這樣就誤會大了，於是他便一口氣把他心裡的話說了出來：

「王太太，昨天晚上仁卿吐了一口血，這使我心裡非常難過。府上幾個孩子個個都聰明好學，但是身體全都不太強健：尤其是仁卿，他的氣管炎看樣子已經相當嚴重了，他不能不澈底根治一下。依我的意思，爲了先把他的身體調養好，那怕暫時讓他停止補習也無所謂，孩子們健康最要緊，學問還在其次，假使眞有必要的話，乾脆讓他晚一年考初中算了。」

王太太再也沒有想到二十歲不到的彭老師居然會說出這麼一番入情入理的話來，她的臉上滿佈着深切感動的神情，然而她畢竟也有一絲疑惑，丈夫逝世以後，她對於人世間的一切老是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她心裡在想，彭老師今天忽然講出這些話，是不是他在找托詞，想跟自己辭職了。

「彭老師，」她只好力求婉轉的說：「您的好意我十分感激。仁卿那個孩子的身體是嫌單薄了些，要是先夫在世，他也許會有個決斷。不過現在呐，您知道我是一介女流，凡事都得瞻前顧後，因此不免有點優柔寡斷。當今這種年頭小孩子讀書第一，仁卿明年夏天就要考中學了，他的功課豈是躭誤得的？先夫把三個男孩遺留給我，我總得竭盡所能的使他們完成學業，長大成人。我自己也知道仁卿需要調養休息，可是他正好在考中學的結骨眼上，今年一休息，他明年的功課又怎麼接得上？說不定將來孩子還要怪我這個錯誤的決定呢。老實不瞞您說，爲了這個問題我心裡也是困擾極了。」

彭定國的腦海裡又浮現出昨晚王仁卿嗆咳吐血的那一幕，他仍然堅持的說：

「目前對孩子的教育講求德智體三育並重，其實，我覺得身體還是最重要的一環，記得家父常時

說：小病不治，因循便成大患。我認爲他老人家這句話很有道理。仁卿的身體再不弄好，將來的課業只有越來越繁重，我怕他會吃不消的。」

「彭老師，」王太太抬眼望了他一瞥說：「照您的意思，您以爲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第一步，」彭定國神情嚴肅的說：「妳應該讓仁卿到醫院去做澈底的檢查治療，再其次，我覺得仁卿的補習必須中止，妳不能叫他做他體力所不能負擔的事，至於他明年考不考得上中學，我到並不以爲怎麼樣嚴重。」

「可是，」王太太緊緊的皺起了眉頭：「明年他考不上中學又怎辦呢？彭老師，你明明知道，現在臺灣的教育情形完全是升學第一，小學畢業了要努力考中學，中學畢業了又得費盡氣力考大學。今天我們叫仁卿停學休養，說不定他將來會恨死我們呢。」

彭定國爲王太太的話深心感慨，因爲他自己也是吃足苦頭來的，他緊鎖住眉頭，深沉的嘆了一口氣，然後像是表明心跡般的說着：

「王太太，我自己知道今天所說的話有點多餘，但是妳要明白我說這些決不是爲了我自己，我的確是看到仁卿這麼苦撐太可憐了。這孩子的毛病必須醫治，同時就他的體力來說他也不能不休養，事實上他去就醫和休養對我一點兒也沒有好處。仁卿既然不能補習，我這個家庭教師當然只有辭職，府上對我不錯，我相信再也不能找到這麼一個理想的家館。」

他這一席誠懇摯切的話深深打動了王太太的心，她甚且以爲剛才自己的多疑眞有點對不起這位小老師，彭定國已經把他心裡的話全都說出來了，她必須有所抉擇，立下決定，她沉吟了許久，然後傷

感的說着：

「彭老師，難得妳對這些沒有父親的孩子如此愛護，叫我這個做母親的慚愧萬分，彭老師，」她輕輕的咬了一下嘴唇再說：「我決定遵從您的意思，讓仁卿去看看醫生，澈底根治他的毛病，並且從今天起停止他的晚補習。不過，彭老師我對於您也有一個要求，那就是您可千萬不能離開這三個孩子，他們對您都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您剛才說過，教育是以德智體爲三大要旨，您不妨姑且拿這個做目標，用來教育我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說：祇要您認爲他們在那一方面欠缺，您就補充教育他們那一點。」

彭定國認眞而嚴肅的考慮了半晌，他覺得這份建議倒也相當的合情合理，也許他能就此完成他自己對於教育下一代的理想和抱負，早先他對王仁卿確是懷有理想的，先把仁卿的身體弄好再說，他情不自禁的點頭允可了。

「謝謝您。」王太太的臉上現出了一抹微笑，她好像已經解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

孩子們瞧見母親和老師在小房間裡低聲的談話，漸漸的有點不安起來，王太太察覺了這些，於是就淺笑吟吟的站起身，眼望着彭定國語意深長的說：

「彭老師，一切的一切都拜託您了，您這番好意，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感激您才好。」

他脹紅了臉，伸出雙手來搖搖，他內心興奮的儘在想他該給身軀孱弱的王仁卿訂定什麼計劃，他要儘量減除他對於功課的負擔，同時他該陪他多做一些體能上的活動。他願意陪那孩子打打球，賽賽跑，甚至於到臺北市附近的名勝地區去遊玩閑逛，凡此，只要有益於王仁卿的身心，他都願意竭力從

事。

辦完了這場交涉，又陪孩子們做了一些功課，他特地提早回到家裡，彭先生和彭太太爲他的提前回家滿心歡喜，兩位老人家直想和他多談一下家常，他婉言說是要早些睡覺，他走進自己的房間，面對着小圓鏡審視着自己的面容，圓圓臉，細小的眼睛，稀朗的眉毛和端直的鼻子，他的臉孔又泛上了一片潮紅，曾幾何時，嘴唇上下已經生出細細的茸毛。

王太太毫不遲疑的接受了他的建議，這一份加於他的重視相當使他歡欣鼓舞，他自己告訴自己說：「我已經長大成人了。」

但他再也沒有想到，他這麼樣做，日後居然會給徐亞玲幫了一個大忙。

四四

一轉眼又是一個星期過去，臺灣寶島，四季長春，隆冬無霜無雪，只有凜冽的寒風撲面生凉。

最近以來彭定國的心情非常輕鬆愉快，他的教育理想生了效，他仍然每天晚上準時到王家去，但他並不釘着王仁卿他們做功課，相反的他却時常帶着王仁卿玩耍，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大一小兩個孩子在嬉笑，實際上他眞是煞費苦心，他要引導王仁卿朝向健康的道路走。

王太太感激萬分，彭老師施教的結果，王仁卿的健康情形已經大大的改善，他那蒼白的面孔恢復紅潤，神情擧止也活潑愉悅了許多。王太太甚至常常這麼樣想，只要王仁卿身體安泰，她寧願贊助彭老師的意見，即使仁卿晚一年上中學也無所謂。

十一月的一個彤雲密佈，黯然無光的早晨，彭定國由於頭一天晚上陪王仁卿和他兩個哥哥玩玩鬧鬧，在王家躭擱到十點鐘才回家，翌晨他不免有點困倦，直到八點半方始起床。

他自己端着洗臉盆到厨房裡去舀水，經過家裡小客廳的時候，他發現客廳的佈置有點異樣：一幅從被窩上拆下來的紅綢被面高高懸在壁間，那上面用大頭針釘起一個金光燦爛的「壽」字，於是便成爲了一幅壽幛，壽幛下面安置了一張書桌，揷一對大蠟燭，黃銅爐裡燃着香味濃馥的檀末。

匆匆的走進厨房，一眼看到他母親正在大忙特忙，蒸籠裡蒸着八寶鴨和壽桃壽糕，連劉家的大灶也借用上了，劉伯母在那兒滿頭大汗的趕麵條。

「還不謝謝你劉伯母，」彭太太一看到他便帶點自疚的神色說：「爲了你父親過個小生日，害得劉伯母這麼樣忙法。」

「謝謝劉伯母。」他先聽從母親的話去向劉太太鞠了一個躬，然後又湊近母親的身邊輕聲地問：「今天是爹爹生日呀？」

「生日？」彭太太愛暱的瞟了他一眼：「今天是你爹爹六十大壽吶。」

「六十大壽？」他怔異的再問。

「你爹爹可不是六十歲了。」

彭定國老氣橫秋的歎了一口氣：

「時間過得多快啊。」

彭太太分明並沒有聽淸楚他這句話，她直在興奮而熱烈的說：

「照你爹爹的意思，國難時間，一切從簡，還說什麼過不過生日，不過吶，」彭太太斜睨了猶在忙碌之中的劉太太一眼：「也不知道怎麼攪的大家都曉得了，承蒙劉伯伯和陳先生的熱心，硬是要給你爹爹賀賀。」

彭定國望着劉太太歉仄的說：

「那眞是太麻煩劉伯伯和劉伯母了。」

「不要緊的，」劉太太伸手去擦擦額頭上的汗：「你們老太爺是過六十大慶嘛，大家都應該賀賀的。」

彭定國在那一瞬間做了決定，今天，爲了父親過壽，最好是多在家裡就一些時，連劉太太都在忙，他自己豈能偷閑？

說好了中午吃麵，炸醬打滷兩種，彭太太是南方人，做不來麵食，這一切只好由劉太太來操持，她香噴噴的做好一大碗炸醬，又調就一鍋滷牛肉切片的打滷，可是中午吃麵的人太少，彭靖湘中午在金庫裡辦公，抽不出空回來。陳淸雲和劉則剛因爲會計小姐是新請來的生手，午飯時候生意又忙，也放棄了這頓壽麵，徐實齋夫婦吶，一早就給陳菁溪邀去打麻將了，他們當然不會特地趕回來吃這碗麵的。至於林國雄，他因爲有一個活動偏要在學校裡吃便當。

因此，當天中午在彭家吃麵時，只有劉太太、彭太太和彭定國外加上徐亞玲，亞玲臉色很不好，她原先以爲林國雄一定會出席盛會，誰知道他却自始至終沒有來。

醬多，打滷也多，劉太太親手趕的麵條更多，四個人那裡吃得了那麼許多東西？熱鬧歡騰的前奏曲，彭定國再也想像不到居然會這樣的冷冷淸淸。

下午彭定國沒有出去，左鄰右舍的禮物全都送了過來，定國仔細的打量着那一切，禮物眞是太豐厚了，陳淸雲陳伯伯送了全堂壽糕壽桃，外加一套薄花呢的西服料，劉伯伯除了讓劉伯母無限度的幫忙，特地買了一套細磁的茶具，因爲他曉得彭靖湘頂愛喝杯好茶，徐實齋夫婦的禮物是一隻大蛋糕，阿婆呢，她老人家到是送了兩塊錢的現金，非常實惠。

吃過午飯以後，彭太太和劉太太還在忙着晚上那一頓盛宴，彭太太爲了不願表示太寒傖，足足化了三百塊錢的菜金，一大淸早便趕到中央市場，鷄鴨魚肉，魚翅海參，她存心要辦出一桌豐豐盛盛的

酒席。

彭定國原先想爲家裡的這一大盛典幫上些忙，因此他決心下午不再出去，可是毫無目的地轉來轉去以後，他終於發現自己連半點兒力量也施展不出來，件件事都給他母親和劉伯母搶着做了，沒奈何，他又想着應該去爲自己的父親採辦一件禮物了。

他定下心來細細的想，父親需要什麼，以及他自己私底下的存款究竟可以買得了什麼？他挖空心思苦苦思索，終於還是想到了，目前他父親最最需要的是一只手錶，一只美觀而實用的手錶。

父親本來有一只金壳掛錶，好幾年前被他送進了當舖，家裡頭連時鐘也沒有一座，而父親每天清晨和他自己每天晚上都要按照時刻分毫不爽的去上班上課，於是許多年來，家裡沒有時計早已形成了全家無可廻免困擾萬分的問題。

給年邁的父親去買一只手錶，當然是一份隆重而合宜的生日禮物，最低限度，全家人都不必爲猜度時間而大費心機了。

先激起了這麼一個强烈的願望，緊接着他便默默的算計自己手頭的存款。

感謝爹爹和他姆媽的仁慈，那兩位老人家一直都在鼓勵着他儲蓄，他們堅持要他抽出每個月收入的十分之三，十分之七補貼家用，剩餘的必須留給他自己。

他把那些剩餘的錢全部儲存在他那張小書桌的抽屜裡面，時至今日也不知道存下多少錢來了，小小抽屜打開來，角子鈔票歸納分類，細細的數，他居然發現，自己已經有了一千三百多元。

彷彿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買一只華麗而精確的聖誕老人錶，總共只要九百三十元。他滿懷興

奮的揣了一千塊錢在身上，雇一部三輪車，直到衡陽路。

他把那只精緻而美觀的聖誕老人錶買回來，滿心洋溢着異常的興奮。

晚間，家裡熱鬧極了。

整桌的酒席開了上來，環繞着那張從四川食府搬回來的大圓桌面坐的，包括了整個院落裡面的人，人人都到齊了，唯一缺席的是徐實齋夫婦，他們聊盡心意的送來了薄禮，陳菁溪的公館裡在請客，他們無法不去湊上一份熱鬧。

四五

劉太太端了兩隻冷盤，笑嘻嘻的走進屋裡，額頭上汗光閃閃，兩手全是油膩，她一進門就嚷：「壽星公呀，恭喜恭喜！」

「哎呀，劉大嫂子，」坐在椅上的彭靖湘轉過身來望着她說：「把妳累成這個樣子，叫我怎麼過意得下去吶。」

「不要緊的，」劉太太朗爽的說：「今天是您六十大壽，應該熱鬧熱鬧，幫這點小忙，算得了啥！」

說着說着的亞玲來了，她那婀娜的腰肢上也繫着圍裙，兩隻白嫩的纖手捧着一隻大竹籠，竹籠裡滿滿裝着新買來的紅竹筷和調羹小碟什麼的食具。

「亞玲也在忙，」壽星公又忙不迭的招呼她：「我真不曉得說什麼好囉。」

「恭喜，彭伯伯！」亞玲腆腆靦靦的瞟了早已坐在屋裡的林國雄一眼，清脆的嗓音在背着頌詞：「恭喜彭伯伯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好說，好說，謝謝，謝謝。」壽星公嘴裡連聲道謝，兩手抱拳左右拱揖，他那忙亂緊張的樣子，把滿屋子裡的人都逗笑了。

相反地，林國雄一見徐亞玲，馬上就輕鬆活潑起來，他在笑聲裡抱住了彭靖湘，硬把他連人帶椅

拖到壽幛旁邊的上座，彭靖湘堅持不肯，拉拉扯扯，差點兒沒有碰倒燃着熊熊光燄的蠟燭臺，阿婆直在那兒高聲叫阿呆小心，一面笑得掏出手絹來擦眼睛。

好容易定下來，彭家堂屋裏有一陣短暫的寧靜；彭靖湘穿一套黑嗶嘰中山裝，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首的籐椅裡，他轉臉望望整幅紅綢釘上金字的壽幛，以及權充供案的他那張大書桌，所有的禮物都整齊的舖擺着；然後他又望望阿婆慈詳和藹的胖臉，遙遙相對而坐的林國雄和徐亞玲，兩張俊秀的臉孔充滿了青春的喜悅，大紅的壽燭嗶嗶剝剝發出輕微的爆燃聲，小銅爐裡檀木末香烟繚繞，醺人欲醉；最後他的目光停駐在好鄰居劉太太的背影上，她正走出房門，一定是再到厨房裏去準備酒菜的。彭靖湘忽然覺得鼻孔酸酸的，胸膛裡也在熱辣辣的翻騰，這股子溫暖使他有點禁受不住，眼眶裏竟然滾動着淚水。

等到劉太太到了厨房，阿婆開始斷斷續續的和彭靖湘聊天，另一方面林國雄和徐亞玲也在互遞目語，這是他們最近以來十分難得的聚晤機會，他們懂得在阿婆和彭伯伯面前無須隱瞞什麼。甚至於林國雄還以爲阿婆儘在找彭伯伯說話，可能就是給他們兩個的眉目傳情在做掩護。

一陣短暫的寧靜彷彿是進入歡樂高潮的轉捩點。六點半鐘的時候，陳清雲和劉則剛一陣旋風似的捲進了彭家，八蓆的小客廳立刻擠滿了，擠滿了他們兩個豪爽而嘹亮的笑聲。

「彭大哥，」「陳清雲嗓大聲宏，肥胖的身軀一走進門便像是帶來了一盆火，他裝模作樣的像似要磕下頭去：「哈哈，大哥今天花甲之慶，兄弟這廂有禮，專誠拜壽來了。」

「不敢不敢。」彭靖湘給他嚇一大跳，趕緊離座阻攔，可是陳清雲僅只做了一個姿式，他那兒眞

想給壽星公磕這個頭？他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壽星公一攔他便一讓，險險乎叫彭靖湘撲空摔了一大跤。

緊跟着進來的劉則剛正好一把攙住了壽星公，兩人一前一後像是在扮演雙簧，一連串的滑稽動作，又把林阿婆笑得雙手捧住了肚皮。

壽宴開始，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全部上了桌，只有彭太太和劉太太，一直在厨房和彭家堂屋之間忙來忙去。彭家的飯桌不够用，陳清雲和劉則剛雇三輪車從四川食府搬來一副特大號的圓檯面。於是大家都可以寬寬舒舒的坐下，首席壽星公和壽婆，從左到右順沿下來是林阿婆、劉則剛夫婦、陳清雲那兩個半大不小的孩子，陳渝生、陳京生，接着就是彭定國、徐亞玲跟林國雄，倒數上來和壽星公並排而坐的則是談笑風生的陳清雲。

菜餚非常的豐盛，鷄鴨魚肉，排翅海參，還有彭太太精挑細選的大明蝦，用蕃茄醬乾燒，紅紅亮亮的，充份表現喜慶吉祥的意味。

預備了三瓶清酒，能喝的只有陳清雲，劉則剛和壽星公；林家阿婆滴酒不飲，彭太太和劉太太祗能在情不可却的時候抿一兩口，彭定國、林國雄更是與酒無緣，其餘的孩子光吃菜，喝酒沒有他們的份。

陳清雲抱着一瓶酒自斟自飲，劉則剛顯然不願掃他的興，讓他自由自在的大口乾杯，他看得出來陳清雲今天彷彿有點感觸，他笑得朗爽同時也透着點兒凄傷，酒喝得痛快似乎是別有襟懷。當那盤劉太太精心烹調的香酥鴨子端上來時，果然他便停杯蹙眉，慨然長嘆一聲說：

「劉大嫂，記得這個香酥鴨子還是我教妳燒的。」

「不錯，」劉太太欣然承認的說：「陳先生教我燒香酥鴨的時候，你還告訴我這是四川食府出名的好菜呢。」

陳清雲突然沉沉的嘆了一口氣，神色黯然的說：

「其實呢，起先倒是謝慶澄教給我。」

一聽到那個蛇蠍般的名字，席上的人全都楞了一楞，尤其是徐亞玲，她記起了幾年以前自己親眼看到陳媽媽光着大腿坐在謝慶澄大司務身上的那一幕，她又不由自主的臉紅耳熱了。

席面上稍微安靜了會兒，陳清雲定定神，扮了一個沒人察覺的苦笑，又去嬲着劉則剛揞拳。

「來，劉大哥。」他搖搖幌幌的說：「我們兩弟兄來揞拳，給彭大哥的壽宴湊湊熱鬧。」

「你那個拳不是我的對手，」劉則剛回絕得很乾脆，接下去，又在向他提出警告：「再說，你今天晚上已經喝了不少。」

「瓶子裡還有那麼多的酒！」陳清雲舉起酒瓶來幌幌：「不喝完它，難道讓它變酸水！」

劉則剛失聲而笑了，指指他說：

「你忘記了，今天你是在彭府上做客？」

「跟彭大哥用不着假客氣，」陳清雲又給自己滿滿的斟一杯酒，「我們這些異鄉飄零的人，能夠相聚十多年，也就跟自己骨肉家人一樣了。」

「對！」彭靖湘深心感動的一拍大腿說：「俗語說得好，同船過渡，前五百年修來的。何況我們

歷盡艱辛，患難與共的在這個大院子裡住了已經十幾年。這十幾年裡我們中間的感情早就生了根，雖然各燒各灶，可是跟一家子人毫無二樣。就拿我來說吧，這些年下來也不知道受了你們各位多少照顧，想想就是親兄弟也不過如此啊！」他豪爽的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向陳清雲，劉則剛一照杯子說：「來，兩位大哥，我這裡先乾為敬，先謝謝你們二位多年來的照顧和幫忙！」

陳清雲和劉則剛連忙喝乾了酒，兩人異口同聲的說：

「你要說謝，反倒使好鄰居的交情顯得生份了。」

林國雄也插進嘴來說話，一面說時一面眼睛瞟着和他相鄰而坐的徐亞玲：

「鄰居應該是頂親近的了，我也記得曾有一句古話，說是『近鄰勝似遠親』。」

劉則剛斜睨眼睛望着他笑，打趣的說：

「我看你倒是在想近鄰變成姻親啊！」

一句話把全桌的人都逗笑了，只有國雄和亞玲，脹紅了臉，羞赧的低下頭去。

席面上又熱鬧了起來，劉太太因為所有的菜都已經上齊，爐子上滿滿的燉了一大壺水，於是乎就安安心心的坐在彭靖湘的旁邊陪客。林阿婆看到她來了，端起茶杯敬她的酒，嘴裡嚷着說：

「劉太太妳今天辛苦了，我來敬妳一杯。」

「不敢當，」劉太太連忙拿起彭靖湘面前的酒杯，抿了一口：「阿婆，今天的菜不好，妳老人家可要吃飽啊！」

「那裡！」阿婆放下筷子又挾了一塊鷄脯，細細的咀嚼。一面語音含混的說：「我就是愛吃妳們

外省人饞的小菜，每一樣都是那麼好吃！」她把鷄肉嚥下去又伸手拍拍自己的肚皮：「妳們看，我今天吃得好飽！」

阿婆把肚皮拍着撲撲的響，那副滑稽模樣把大家逗笑得前仰後合，林國雄躭心的望望他祖母說：

「阿婆，妳別吃得太飽了，稍等又要吃胃散！」

阿婆狠狠的瞪他一眼，大聲的說：

「亂講！」

大家又情不自禁的爆笑起來。

「阿婆！」彭太太笑停了之後故意開着頑笑說：「妳老人家放心，我們這些人裡頭就數亞玲的小菜燒得頂好，妳叫國雄早點把亞玲娶回家，保險妳天天有好小菜吃！」

「彭伯母！」亞玲嬌羞不勝的撅起了小嘴：「妳這麼開頑笑，我不來了！」

彭太太老老實實的說：

「我說的是眞話嘛！」

倒是阿婆又給她的話引起了一樁心事，她幽幽的嘆了口氣：

「誰知道我們有沒有這份福氣啊！」

席間又飄來了一片愁雲。

圓檯面下，林國雄正在伸出手去，暗底裡四下探摸，他終於找到了亞玲那隻柔若無骨的纖手，亞玲粉嫩的臉頰又脹紅了，——但她心底却正閃過一陣奇妙的震顫，她含情脈脈的瞟了國雄一眼。

「待會兒，我們一道出去。」

「到那兒去？」她用極低極低的聲音問他：「已經這麼晚了。」

「就到那棵大榕樹下去，我有話要問妳。」

她怕別人注意，微微的點了點頭，算是應允了。

在桌面的那一頭，陳清雲到底還是不堪寂寞，他還是夥着壽星公彭靖湘，和他五魁八馬的搳起拳來。

兩人各自喝了三五杯酒，彭靖湘暫止搳拳，感喟的說：

「今天眞是太難得了，來臺灣十幾年，我這間小屋頭一回這樣熱鬧過，各位對於我這個行將就木的異鄉老頭子如此愛護，我可是粉身碎骨都報答不了呢。」

陳清雲又被這話牽來了一絲傷感，苦笑着說：

「十幾年！說短不短，說長不長，光陰越過越快，日子越來越苦，至少就我們這些中年人來說，最低限度，人生最精華一段時期，就這麼白白的過去了。」

彭靖湘藉着三分酒意，伸出手來指指點點的說：

「你們兩位老兄倒還是在鼎盛春秋，如日中天，前程光明遠大。像我吶，今年已經六十歲嘍，人生七十古來稀，淪落異鄉都不去說它了，白髮皤皤的老頭子還擠在毛頭小伙年輕姑娘中間撥算盤珠子，當一名頂起碼的小雇員，功不成業不就的，這把老骨頭還不知道葬身何處呢？」他的聲嗓突然轉爲悲憤淒涼：「想當年吧，當年繁華如夢，往事不堪回首；看如今吶，如今却是一事無成兩鬢斑，免得

了飢寒凍餒便是天大的幸運；放眼將來，嘿嘿，恐怕也只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嘍。」

劉太太抗議般的尖聲叫了起來：「今天是你過壽，大喜的日子，你爲什麼偏要說這些喪氣話。」

「啊，對不起，對不起，」彭靖湘連聲道歉的說：「我這是一時說溜了嘴。說着說着就把心裡的牢騷吐出來了。」

林阿婆到底是懂得世故的老年人，彭靖湘的一席話她雖然聽不十分明白，可是她看到那幾個外省人的臉色就已經知道他們又在想家難過了，於是她旁敲側擊的勸慰他們說：「依我看呀，你們幾位這十幾年來過得都還不錯，」她也指指戳戳的說：「陳先生和劉先生做生意，能賺錢，彭先生呢，三個人吃飯兩個人做事，眼看你們只有越來越發達。說到徐家，亞玲，」她親暱的叫着：「老實說直到今天我們這些人裡頭還是算妳們家過得最舒服，妳自己又長大了，」她語意深長的下着結論說：「妳們家是更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陳清雲望望亞玲又望望林國雄，像在起帶頭作用般的嗬嗬放聲大笑，於是劉則剛也笑，彭靖湘也笑，滿座的人齊同一致，利用笑聲驅除了那股憂鬱的氣氛。

彭太太在劉太太的相幫之下替大家添飯，人人都已酒足菜飽，吃不下了，於是紛紛道謝離席，進行了將近兩小時的壽宴終於宣告結束。但是每一個人都還不願散去，分成了幾個小組各自進行餐後的歡談，阿婆和彭靖湘、劉則剛、陳清雲在堂屋裡閑聊，陳淪生陳京生纏着彭定國要他講故事；徐亞玲原來想跟劉則剛劉伯母去收拾碗筷的，林國雄用一個眼色阻止了她，因而她便搭訕的留了下來，趁着大家不注意，和林國雄手拉着手溜出了彭家，連奔帶跑的去那大門外的大榕樹下。

四六

天上星月黯黯，却也沒有風風雨雨，遠處燈光閃爍，四週圍靜寂得毫無聲息。大榕樹底是屬於她倆的世界，在那婆娑枝葉的蔭覆之中，時間老人悄悄的停止了脚步。

「亞玲，」他跑得氣喘吁吁的說：「又有整整三天七十二個小時沒有見到妳了。」

她靈巧的一閃身子，避開了他熱情的撲擁，她妮聲的說：

「誰說的，我昨天還看見你的。」

「昨天？」他錯愕了一下，接着又緊張的問：「昨天妳什麼時候看到我的？」

「下午四點十六分，」她準確的報着時間，同時也在吃吃的笑：「你匆匆忙忙的下課回來，像衝鋒似的穿過院子直往你家跑。」

他楞了楞：

「那我怎會沒有看見妳？」

她不想逗他，老老實實的說：

「你當然看不見我啦，因爲我正躲在我家的窗戶後頭。」

「啊——」他寬慰的笑笑：「妳簡直把我說糊塗了。事實上，我每天回家，不管怎麼匆忙，我總會先向妳們家，或者是大廚房那邊探望一下的。」

她莞薾的笑了，祇是在黑暗中，他看不見。

他又伸手捉住了她，將她緊擁在強壯的胳臂裡，兩胸相偎，心兒在急切的互遞訊息。

他怨懟的說：

「妳又到陳家去過了！」

「跟前兩次一樣，」她低下頭，像做錯了什麼事，前額抵揉着他寬厚的胸肌：「是我父親和母親逼我去的。——你知道，我曾經不顧一切的反抗過。」

「告訴我，」他急急的問：「告訴我這一次詳詳細細的經過。」

「還不是那麼回事，」她不願重提痛苦的回憶，却又不能不說，因而她說得很急很快：「他們逼我，我拗不過，最後還是去了。去了以後我連正眼兒也不望那個老頭子一眼，他們談談笑笑，我像個傻子似的坐在一邊，晚飯的時候我祇划了幾口飯，後來他們打上牌，我就一聲不響的在沙發上看畫報。好不容易等到夜裡，爸爸又贏了錢，我跟他們站起來就走，姓陳的老頭子跟我說再見，我還是不理他，上計程車就回家了。」

他焦燥的嘆了口氣：

「我眞不懂，那個姓陳的老頭子，跟你的爸爸媽媽，爲什麼總不死心呢？」

「管他們死不死心！」她忽然厭憎的說：「我總歸是我，就是把我燒成了灰我也不會變。」

他深深感動，全身的熱血都在燃燒，他把她摟得更緊。

起先是厨房裡的燈光熄滅，然後，連彭家都關掉了電燈。

她擔心的說：

「很晚了呢？」

「不要緊，」他貪饞的吮吻她柔嫩的面頰：「妳爸爸媽媽今天準是又在打通宵麻將。」

「可是我今天很累，」她在黝黯之中歉然的笑笑：「你知道，我今天一直都在幫彭伯母的忙，幫她辦酒席，請大家吃壽酒。」

他興緻勃勃的問：

「今天有那些菜是妳燒的？」

她踮起脚，湊近他耳畔悄聲的告訴他：

「三絲魚翅，還有，——還有那盤乾燒明蝦。」

他歡然的說，神情模樣像個孩子：

「妳看到的吧，這兩樣菜我吃得最多。」

她明明知道，但却故意的去逗他：

「我才沒有注意吶。」

他急了，大聲的嚷：

「妳說話不憑良心！」

她格格的笑，額頭在他的肩窩裡挨磨。

「看妳，」他埋怨的說：「總是喜歡逗人。」

她笑得花枝招展的：

「還好意思說，你又不是小孩子。」

他追憶前塵往事，感慨的說：

「但願我們永遠是孩子。就像十年以前，妳們家剛剛搬來，我幫忙妳搬東西。然後，我又當妳的小老師，每天晚上給妳上課——」

她急急的打斷了他的話，像在排揎開什麼：

「你不要再提那些事情了，過去的事情，你永遠沒法把它找回來。」

「我會把它找回來的，」他果決的說：「因爲那祗是開始，而我們未來的日子還長遠得很。」

她默默的低下頭，許久許久都不說話，林國雄緊緊擁着那散放着溫暖與芬香的美麗身軀，一幕幕電影上的熱愛鏡頭閃過他的腦際，他的呼吸越來越急迫，雙手微微的痙攣，那痙攣的雙手不知怎的拉開了她掖在長褲腰帶裡的絨布襯衣，竟然觸及了她光滑膩軟的背部，於是他得寸進尺的上下撫挲，帶着情激的顫動，他漸漸地擴展着範圍，他的心臟乒乒乓乓的猛跳，喉頭沉濁的喘息像森林猛獸般的粗嘎難聽。

「啊呀！」亞玲突然從迷醉中醒來，和他在一起時她總是毫不防範的，沒想到他竟會這樣魯莽的侵入了少女的清白領域，她驀地驚覺：因爲他那雙顫抖的手，起先是冰涼，却又迅速的變爲灼熱，她驚覺，她駭怖莫名的發現他在她柔嫩的肌膚印上了烙痕：「你這是怎麼啦？」——奇怪，明明是理直氣壯的質問他，可是，自己的聲嗓却會變成如此的低怯與柔弱。

「亞玲！」他迅速的縮回了手，牙齒却又捉對兒抖戰起來，他心裡很亂，血液的流速除了衝動以外便再也沒有更恰當的解釋，他覺得全身燥熱，很想向她聲明什麼，但祗叫出了她的名字，剩下來的話他再也沒法出口，他那野獸咆哮般的急喘還在持續——

她萌生了一份駭怕的感覺，因而她的身軀也在暗暗的顫抖，於是她更加駭怕，她駭怕自己的顫抖會被他察知，那將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恐懼層層加深，她開始閃避了，她亟於掙脫他的擁抱。

「讓我回去，」她哀求的說。

「不。」聲音出口他便驚詫，這分明不是他心裡想說的話，他原會警告自己應該讓她回去的。天際飄來輕渺而柔美的樂聲，四週仍是一片黑暗，他喘着，她屏止呼吸，久久，久久，良知終於戰勝了洪水氾濫的本能。

……………………

他廢然無力的鬆開了環抱她細腰的雙手。

她把屏止過久的那一口長氣急速的吁吐出來，她似已得救，一陣昏眩與虛脫，她喃喃的說：

「啊，謝謝你，謝謝你。」

他也虛乏的笑笑，兩臂鬆鬆的弛垂，腿脚痠軟，全身的肌肉正在趨於癱瘓與僵木，他亟須休息，他甚至奢望着由她來攙扶自己回家。

她果然溫柔小心的這麼做了，一直攙扶他到林家大門口。

那一夜，躺在床上她也急促的喘息起來，剛才發生的那一幕是無從解釋的，亞玲想像不出國雄爲

什麼會忽然這樣衝動，同時更令人無法想像的是：她在最後的那個階段，怎會變得那樣的堅强與勇敢。——把一向視作强有力的保護者的林國雄，像孩子般的攙送回家，她眞沒想到自己居然能夠做到。

徐實齋夫婦仍還沒有回來，亞玲躺在小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整個下午的忙碌，整個晚上的熱鬧和歡欣，以及在國雄的緊擁中自己所會萌生的恐懼和驚惶，這所有的一切全都透支了她過多的體力，照說她應該一倒上床就會睡着的，然而她却無論怎麼也闔不上眼，心底有一股奇妙的波瀾在洶湧起伏，澎湃衝擊，她幾乎能夠察覺自己身體裡所產生的奇妙變化。——那是多麼神奇的一份感覺。

東方正在顯露一圈圈向中天擴展的曙光，這該是一整天裡最冷的時刻，然而她却感到無比的燠熱，她猛一下推開了厚重的棉被，一個大轉身，她把那隻柔軟的枕頭緊緊地摟在懷裡。

她忽然意識到，她應該做些什麼事了。

四七

第二天早晨，直到七點多鐘，暖和的冬日太陽早已冉冉地昇起，徐實齋夫婦方纔坐了計程車回家，當他們一前一後穿過客廳的時候，亞玲被他們的脚步聲從朦朧迷境中驚醒，她忙亂的爬起身來，徐實齋一眼瞥見她豐隆的乳峯和白嫩的胸肌，他藹然的向她笑笑，語言中居然出現了從所未有的親暱和慈愷：

「妳睡，當心爬起來受涼。」

「快睡下去！」徐太太也在大聲的說，語音中還保有她的尖酸譏刻：「這麼大的姑娘，衣服都沒穿好就起床了，想現什麼世？」

亞玲被她說得臉紅耳熱，手忙脚亂的又鑽進被窩遮住自己的身體，徐實齋夫婦走過她的小床進屋去睡覺，徐實齋在臨進門之前特地回轉身來笑吟吟的向她說：

「亞玲，我和妳姆媽今天中午不起來吃飯。妳要是不高興弄飯，就到外頭隨便吃點東西好了，吃過東西妳馬上回來。等一下我還有要緊的話跟妳說。」

再鑽回被窩洞裡，細細體味徐實齋兩夫婦的說話和神情。最近以來她對於這些事情非常敏感，她知道自己和名義上的父母正在從事一場極關緊要的鬪爭，那彷彿是一齣貓捉老鼠的把戲，不幸的她剛好是扮演着那個老鼠的角色，徐家夫婦亟於捕捉她，以便把她送進那個陳菁溪陳老頭子的饞吻，這樣

他們纔可以獲得大筆的財富。爲了這一個目的，他們不惜處處安排陷阱，而她更其需要小心提防，因爲她心裡明白，一旦墜入陷阱她便將粉身碎骨，萬刼不復。

徐實齋今天所表現的態度過於和藹也過於慈愷，這不是什麼好現象。

從小到大，這一對夫婦所給予她的只有無情的打罵和惡毒的詛咒，再末便是冷言冷語或者是板得緊緊的面孔，她受慣了這些，所以當他們神情轉換的時候，她反倒會心驚膽戰起來。

尤其是當她想到了徐實齋剛進屋時向她閃來的那種狡獪與曖昧意味的眼神，那彷彿是他們已經做了什麼決定而且深信自己絕對逃不出他們的掌心。那個狡獪與曖昧的眼神比陰險的毒蛇更爲可怕，她想着想着的，手掌心裡潺潺的泌出了冷汗。

陳菁溪那個色迷迷的老頭子直到今天還不死心，這眞是她極其困惑不解的事情；徐亞玲從不以爲自己長得多麼美麗，她有濃重的自卑感，因爲她是永遠得不到父母慈愛照顧的可憐小女孩，又沒有讀過什麼書，認眞說來她只是徐家的丫頭，丫頭那能像千金小姐般的談自由戀愛，找門當戶對的結婚對象？要是時光倒退二十年，她也許早就默默無言的順從了悽慘的命運，嫁給那個年齡比她大過三倍的陳菁溪做小老婆，替自己的主人換一筆錢，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在臺灣這個重法治、講自由而且充份尊重人權的地方，而她又和青梅竹馬自小相互愛慕的林國雄陷入熱戀，爲了他和她永恆未來的幸福，她激發出最大的勇氣來反抗這一切，以她已經到達法定婚姻自主年齡爲唯一的武器，她堅持不屈的反抗那長時期的威脅，計誘，强逼和軟攻。陳菁溪曾經假手徐太太給她買了許多值錢的衣服、手飾和化粧品，可是買回家來以後她堅決不穿也不使用，徐實齋夫婦把她帶到富麗堂皇的陳家去了許多次，

每一回她都裝着像個泥塑木雕的菩薩，不言不語，端坐不動，陳菁溪的殷勤招待，她也是無言的抗議着；對於那處心積慮的徐家夫婦，她更不止一次的表示過，如果硬要逼她嫁給陳菁溪，那她寧可自殺。由於她的態度堅決，使得這樁「婚事」拖延了好幾個月，她以爲時間早該沖淡了陳菁溪的荒唐的綺夢，誰知道他無論如何也不肯放棄向她進攻的每一分努力，她心頭惶亂極了，長此以往又將怎樣應付下去呢？她知道自己並不是絕頂的美麗，但她一直希望自己馬上變成世界上最醜的女人。

徐家的幾扇窗戶全部沒有掛上窗帘，隨着時光在向中午進軍，高高懸起的太陽已經曬到她的床舖上了。慵懶的翻了一個身，無可奈何的在作着起床的準備，首先她側耳傾聽，臥室裡徐實齋夫婦正在此起被落的發出均勻而嘹亮的鼾聲，她鄙夷的笑笑，昨夜他們一定是打的通宵麻將，林國雄的預料一絲不爽；看情形，他們在中午以前是絕對不會起床的了。

於是她心情輕鬆的披衣下床，端起臉盆到廚房裡舀水洗臉，一進廚房，便看見彭太太和劉太太都在忙着準備午飯。

是彭太太首先看到了秀髮蓬鬆面容憔悴的她，帶點驚詫的神情問：

「怎麼啦，亞玲，妳睡到現在才起來？」

亞玲苦笑笑，無奈的扯着謊說：「昨天夜裡我在等我爸爸媽媽，睡晚了。」

劉太太在碗櫃前拾理碗筷，她頭也不回的嘿嘿笑了一聲說：

「就妳那麼傻，明知道她們打夜牌還要等？」

「不等她們總歸不安心嘛。」亞玲笑得有點勉强；「誰知道她們什麼時候回來？」

「人家一直玩到天亮，」劉太太冷冷的說，「我看到他們的計程車開到大門口。」

亞玲不再言語，自顧自去舀水洗臉。

「中午妳別燒飯了，」彭太太好意的關照她說：「昨天的菜剩了不少，拼拼湊湊的還弄得出幾隻菜來，就請妳父母也過來委屈點吃一頓吧。」

「謝謝妳，彭媽媽。」亞玲回頭望着她說，臉上的水珠還直在往下淌滴：「我爸爸說過的，他們昨晚打了一夜的牌，中午不起來吃飯了。」

「也好。」劉太太直截了當的說：「那妳就別管他們了，妳來和我們一道吃飯。」

亞玲笑了笑，徐實齋夫婦這麼不得人緣，她有點幸災樂禍的感覺。

中午她就在彭家吃飯，彭太太除了把昨晚原封沒動的那一盤紅燒蹄膀送給阿婆以外，所有的剩菜全都歸攏在一齊燒，而且乾脆把炭爐子也端到家裡頭去，就着燃旺的炭爐吃暖鍋，劉太太和亞玲，再加上彭定國，四個人全都暖呼呼的出了一身大汗。暖鍋裡鷄鴨魚肉色色俱全，甚至於連蝦殼魚骨頭也有的是。

吃着吃着的，四個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起天來，劉太太儘在誇獎彭定國會省儉，有孝心，自己平時一個銅板不用，居然肯積下錢來買千把塊錢一隻的聖誕老人錶送給他父親。

彭定國起先在謙遜，隨着便得意洋洋的敍述他這些時教家館的工作情形，他說起他學生王仁卿的毛病，以及他怎樣說服守寡而且在當校對的王太太，勸她不以王仁卿的升學爲重，先把那孩子的身體弄好再說，然後他指手劃脚的講他如何實行德智體三育並重的家庭補習教育。

「我們是唸過書來的，」他眉飛色舞的大發議論說：「臺灣大中小學的教育全都不合理想，從上到下儘在死讀書，讀死書，在這種情形之下所造就出來的，儘是些身心發展不健全的書呆子。」

徐亞玲對於彭定國的議論並不怎麼注意，她所注意的是彭定國在王家獲得了無比的信任，王太太居然會把自己孩子的教育重任完全託付給他這位小老師，亞玲暗暗偷覷彭定國一眼，眞沒有想到，連彭家的三伢仔都已經長大成人了，因爲她覷見了他嘴唇上下若隱若現的鬍髭。

在彭家吃完午飯，道過謝後她又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家裡像是一座冰窖，冷冷清清的，無聲無息，除却徐實齋夫婦零零落落的鼾聲；那鼾聲在停歇的時候會使她心驚膽跳。

她早已有了預感，今天從徐實齋嘴裡不會聽到好消息，她必須先做最壞的打算。

終於，這個具有決定性的時刻來到了。

約摸是下午兩點多鐘，靜坐在客廳裡的徐亞玲，清清楚楚的聽見臥室裡大床上發出一片嘰嘰軋軋的聲響，一分鐘後，她又聽到徐實齋的一陣嗆咳。

嗆咳的聲音又嘈醒了徐太太，她們兩個人同時翻身起床，徐太太嘴裡還在咕噥咕噥的埋怨徐實齋不該打斷了她的好夢。

亞玲免不了又緊張忙碌了好一會，替他們打滾熱的洗臉水，煮白糖桂花鷄蛋，侍候得她們週週到到的，最後才眼巴巴的望着徐太太拎着黑漆皮的大皮包上街，她剛想搭訕地跟出去，徐實齋笑嘻嘻的阻止了她：

「亞玲，等一下，我有話跟妳說。」

她的心臟急速的跳躍起來，呆怔的站在徐實齋的面前。心裡雜亂得猶如一片亂蕪。

「妳媽出去了？」徐實齋顯然是在明知故問。

「出去了。」她慌忙的點點頭。

「亞玲，」徐實齋忽然用滿孕感情的語調說：「這些年來，我相信我們夫妻兩個對妳不薄。」

亞玲能够回答什麼呢，她只好點頭表示同意。

「從上海逃難到臺灣，」徐實齋深沉的嘆了一口氣：「一轉眼就是十幾年了。亞玲，妳是知道的，這十幾年裡頭我們過得多麼苦。」

亞玲不敢表示相反的意見，她侷促的在他面前扭弄着自己的手。

「我們家裡的情形妳是完全知道的，」徐實齋儘量婉轉的說：「前兩年，我們從家裡帶來的那一點點錢，早就花得一乾二淨了。」

她用極低極低的聲音回答說：

「是的。」

徐實齋終於點入了本題，他一面披衣起床，避過了亞玲的視線，一面裝出非常誠懇的語調說：

「這些年來因爲家裡的生活過得太苦，拖着拖着的，不但躭擱了妳的上學，甚至於連妳的婚姻大事都給我們拖了這麼久。」

亞玲驀地一驚，她沒有想到徐實齋會得這樣轉彎抹角的從她失學的事情開頭，反倒說她被家庭躭擱了婚事，聽他這麼說來，倒好像是亞玲自己在急于出嫁。

兩朶紅暈飛上了她柔嫩的面頰，心臟乒乒乓乓的猛跳，她心想在這緊要關頭自己必須有所說明，有所申辯，可是，她儘在心底埋怨自己，偏偏在這時候她又張口結舌的說不出話了。

好在徐實齋根本就沒有讓她說話的打算，他僅祗頓了一頓，又持續的說下去：

「妳在我們家苦了這麼多年，我們不能不給你找一個頂頂好的對象——」

亞玲直到這時方纔鼓足勇氣掙出了一句話，她抗議般的說：

「爹爹，我——」

「妳聽我把話說下去。」徐實齋眼睛一瞪便把亞玲的話打斷了，亞玲嚇得縮住了口，徐實齋却又換了一種溫和的口吻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我們所要給妳找的對象，第一是要眞心喜歡妳的人，這樣妳嫁過去日子也可以過得順遂些；第二吶，人要靠得住，因此年紀不妨大些，最好還要有點家財，除了使妳生活舒適，也可以對於我們的家庭幫助幫助，第三呀，」他曖昧的笑着：「家庭人口必須簡單，這裡頭的道理，妳現在不懂，可是將來妳一定會明白的。」

徐亞玲一陣頭暈目眩，徐實齋這一番話裡每一個字都像是一聲霹靂，說來低暗沉悶，事實上却是狂風暴雨的預兆。她感到身體有點搖搖幌幌，生怕在徐實齋面前過度地表現出自己的軟弱，她暗暗的移動腳步，悄悄地移向徐太太的梳妝臺，讓肘部支撐在木架上，藉以保持平衡和穩定。

徐實齋却還在毫不容情的打擊她，他穿着停當，臉上閃現出一種狡獪的神色，儘在房裡轉來轉去，似乎表現出他正在忙碌緊張之中，和她談論什麼稀鬆平常的小事：

「陳菁溪那個人妳是見過面的，就不說他對妳有多麼好了。他一個人在臺灣，創下了這麼大的事

業，我告訴妳，妳知道他這些年來掙下了多少財產？嘿嘿！」他神秘的壓低了聲音：「最低限度也有三五百萬新臺幣，三五百萬折合美金，也有整十萬了！」

亞玲伸出雙手捂住了自己的臉，滿心都是嫌惡與憎恨，不知怎的在她腦海裡忽然浮現出一齣親眼目覩的情景，就在陳家的豪華客廳裡，陳菁溪在酒筵上十多位客人之前毫無忌憚的取下了他滿嘴的假牙，放到僕役遞過來的一杯開水中去刷洗，當假牙取下時，他那乾癟的頰肉便深深的凹了下去。

「多少年輕漂亮，甚至於大學畢業，留過洋的小姐想要嫁給陳菁溪，」徐實齋一直都在大言不慚的自說自話：「可是陳菁溪誰都看不上眼，偏偏一眼看中了妳，妳說，」他故意顯得興緻勃勃：「這還不是我們徐家祖宗積德，命中註定會有這麼一個好女婿？」

亞玲陣陣噁心，儘想嘔吐，她忍耐不住的又在尖聲嚷叫：

「爹爹，求求你不要再說下去了！」

但是徐實齋好像根本就沒有聽到她的這聲嚷叫，他堅持着要把他所有的話說完：

「妳一嫁到陳家，呼奴叱婢，穿金着玉，一輩子富貴榮華享用不盡，到那時候妳就會感激我們老倆口子是怎樣的愛護妳了。妳要相信我們，亞玲，」他忽又轉換充滿溫情的語調：「妳雖然不是我們夫妻親生，可是這二十來年，我們總是把妳看作親生的骨肉，這一囘逃難到臺灣，我們在戶口上都報妳是嫡親長女，妳從小聰明伶俐，總不會連個好歹都不知道。我和妳母親做主把妳嫁到陳家，可以說處處都是爲妳打算。當然，今天的這門婚事也是妳命裡的八字太好，千里姻緣一線牽，家財萬貫的陳大老闆居然會看中了妳這個小丫頭。——」

「爹爹！」她用一聲極喊阻截了他的話，情勢會變得這樣緊急，亞玲又氣又急更是無可奈何，她只好嚶嚶的哭了，肩背不斷抽搐的說：「爹爹，陳——陳家的婚事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的，你老人家也不想想，陳菁溪的年紀比你還大！」

「妳不答應也得答應！」徐實齋囘復他的猙獰面目，大聲咆哮的說。因爲這時他心裡正在想，自己未免太給這黃毛丫頭好臉色看了，爲這一椿既已決定的事情，他又何必如此委屈求全的婉轉向她說明，徐亞玲現在是他名義上的女兒，實則她才不過是個買來的丫頭，皮箱裡還存放着她的賣身契，她想自主，想反抗，想逃跑，在他看來全都是情理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於是他狺狺然的這樣叫囂，帶着已被激怒的神情，他在作此暴喝的時候甚至使勁的跺了跺脚，深心以爲自己受了屈辱，還要和這個黃毛丫頭商量些什麼？昨天當他拍下胸脯允諾婚期時，他曾極有把握的向陳菁溪說過：「那裡用得着去和那小妮子商量，元月十號就元月十號，你派車子來，我保險把亞玲送上門。」可是現在，自己說了一大堆的廢話不算，亞玲這小丫頭果眞利用自己的一時心軟而居心反抗起他來了。

果然，他一咆哮一跳脚以後，老實的亞玲就只剩下哀哀哭泣的份兒。

徐實齋囘復威勢，不免想到更進一步的去挫挫亞玲的反抗，他又厲喝一聲：

「不准哭！」

然後他在房門旁邊側耳細聽，臥室裡起初是充塞着亞玲的抽噎，漸漸地又靜止下來，終於，他心滿意得的發現：他的威勢生了效，耳畔闃靜得無聲無息。

「妳這個丫頭就是這麼樣，」沉靜許久，他才悻悻然的說：「敬酒不吃吃罰酒，好好的跟妳商議

事情，妳偏要跟我裝模作樣！」

亞玲仍然還在作着無聲的哭泣，潸潸滴流的眼淚，傾入凄酸的肚腹之中。

「今天是元月五日，」徐實齋斷然的說，像似在發號施令：「我跟陳菁溪已經商議好了，你們的婚期決定在元月十號擧行，報紙上要登廣告，狀元樓已經訂下了十桌酒席，明天開始，我們乾坤二宅都要正正式式的發帖子請客。陳菁溪說過，他要和妳擧行正式的婚禮，好好的熱鬧一下，再過五天，妳就是陳夫人了，嘿嘿，」他又冷笑一聲：「在這種情形之下，妳還能說我們爲爹爲娘的，對不起妳這個萬里逃荒賣身到我們徐家的小丫頭嗎？」

亞玲哭得更傷心了。

「妳不要跟我假惺惺了，」徐實齋急於自己去盥洗，走到門口又轉過頭來大聲的警告她說：「一切事情都已經定規，即使玉皇大帝下凡也改變不了。妳給我放明白點，從今天起，一步大門也不准妳出去。」

徐亞玲感到天旋地轉，眼淚汩汩的湧流出來，她再也禁受不住，不計一切的撲到徐實齋夫婦的床上，她要利用那一對綉花枕頭暫時的支撑一下自己。

徐實齋望着她那曲線豐隆的身姿，嘿嘿的發出幾聲磔笑，然後他轉身出外，上大廚房舀水洗臉，時時刻刻，眼睛始終盯住在自家的大門口，徐太太自己出去買菜，家裡沒人，根據他們兩夫婦的約定，監護亞玲的責任，此刻正落在他一個人的肩膀上。

四八

徐亞玲除了折磨自己，別無他計可施，她從元月五日那天開始，被徐實齋夫婦輪流看管，要末是徐實齋，要末換上徐太太，兩夫婦把她拘在屋裡，和她寸步不離，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彷彿亞玲在這大院子裡一下子會失去了踪跡。在這種無法抗拒的情況之下，徐亞玲既然不敢正面和徐實齋再起衝突，她便祇好竭力的折磨自己，企求獲得奇蹟般的轉機。起先她終日以淚洗面，不食不眠，後來她想到了利用絕食表示抗爭，無論徐家夫婦怎麼樣威逼利誘，她始終水米不肯沾牙，同時直在尋找結束自己生命的機會，她這種無言的抵抗相當的困擾了徐家夫婦，他們輪班分値，無日無夜的看守着她，打罵叱責全都沒有用，亞玲所表現的決心竟是如此的堅强。

大院子裡的五家人開始議論紛紛了，徐亞玲怎會一連幾天不見？最着急的當然還是林國雄，他早已意識到一定有了什麼重大的事情發生，徐家門窗緊閉，禁戒森嚴，他當然不敢直闖進去，大榕樹下的殘枝枯葉每夜都在被他焦灼的脚步踐踏，他在大榕樹底躭擱的時間越來越久，可是一直不曾見到亞玲那婀娜的身影，他着急得時時流淚，有時候更猛力的撕扯自己的頭髮，祇是這一連串的憂傷急切毫無用處，亞玲像是忽然間從這個世界上隱沒了。陳清雲和劉則剛私底下也不知道討論過多少次，徐亞玲到那兒去了呢？最壞的揣測：難道她已經被暗暗的押送到陳老頭兒陳菁溪的家裡？

疑團終於還是被最不相干的彭太太打破，元月八號那天下午，徐太太神色倉皇的跑到了彭家。

「彭太太！」她一進門便氣急敗壞的喊：「求求妳來幫個忙，我們亞玲——」

彭太太一聽到亞玲這個名字，精神忽地一振，這可愛的孩子終于有了消息，但是她仍還在怕徐太太懷疑她的立場，於是她故意裝着淡然的神色問：

「亞玲怎麼樣了？」

徐太太機警的四面探看一下，確定大院子裡只有彭太太一個人，於是這才急急的說：

「妳快來看看嘛。這個丫頭眞是不識好歹，」她恨恨的跺着脚說：「緊要關頭，偏偏我們徐先生又跑到外頭打牌去了，哎呀，可眞把我急死了！」

當時彭太太正在自己的臥室裡折疊剛剛晒乾的衣服，時値下午四點，冬日的溫暖陽光斜斜的晒進屋裡，更把寬大的院落洒成一片燦然，彭太太基於關心和好奇，放下了手頭正在進行的工作，隨着徐太太穿過大院走到徐家，整整三天來嚴密關扃的那扇大門輕輕的推開了，徐太太反手拉着彭太太走進客廳。

窗帘深垂，房門緊閉，因此徐家破例的在大白天裡開了電燈，彭太太一進客廳，就着燈光朝向亞玲躺臥的小床上一看，她不禁驚駭萬分的「啊呀」了一聲。

足有三天不曾見面的徐亞玲，直挺挺躺在她那張小床上，頭髮蓬亂，嘴唇慘白，瘦削而蒼黃的臉頰上端，一對大眼緊緊的閉起，那模樣兒可怕極了，難怪彭太太一見到她，立時失聲驚呼起來。她緊捂着自己的嘴，回頭朝向跟在她身後的徐太太望望，徐太太也是一臉受驚的神色，反倒過來問她：

「彭太太，妳看這丫頭是怎麼樣啦？」

彭太太膽子也小，不敢走近去看，她畏怯怯的又去問徐太太：

「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會忽然變成這副樣子？」

徐太太混身抖索的說：

「怕——怕她是吃了什麼東西。」

一句話又把彭太太吓了一跳，她不但不往前走，反而退後兩步，並且側轉身子來問徐太太說：

「這又是爲什麼呢？」

「祗怕——，」徐太太囁嚅的回答她：「祗怕這丫頭心眼太死，後天陳家就要過來迎親了。丫頭不願意，她爹就把她關在家裡，我們兩個老的輪班看住她，就是怕出什麼事呀。今天下午我們那個老不死的又給陳菁溪那邊的呂俠卿拖去打牌了，我一時大意躺在裡頭房裡打了個瞌睡，醒來喊她，老是不理，我想想不對，緊趕跑出來看，就看到她成了這個樣子，越看越叫人駭怕，我才想起來求妳——」

「求我又有什麼用處呢？」彭太太焦躁的打斷了她的話。她回想亞玲那些溫柔敦厚的好處，不覺動了憐惜同情的意念，同時她對於徐實齋夫婦的所作所爲，當然也有點憤懣不平，於是她又冷冷的說：「假如亞玲眞的出了什麼事，妳們二位責任還眞不小喲。」

徐太太早已急得手足無措了，她緊張萬分的問：

「那——那可怎麼辦呢？」

「趕快去找醫生來吧，」彭太太向她揮揮手說：「先請醫生救人要緊。」

徐太太忙亂的點着頭，扭身就往外邊跑：

「好，我馬上去請醫生，這邊求求妳照顧一下！」

「喂！徐太太！」她大聲的追過去喊，心想，妳怎麼把個死人留給我照顧呀，但是徐太太已經連奔帶跑的去遠了，彭太太氣得直跺脚可是又毫無辦法，她無可奈何的再轉囘身來，心裡撲通撲通的猛跳。金黃的陽光洒在地面像是一隻隻的紙鏹，屋裡寂靜得如同一座墳墓，徐亞玲生前是多麼的可愛，然而一死可就太可怕了。她記起家鄉傳說死人的鬼魂頭一天會留在屋子裡不走，心中越加駭怕了，腦門上額汗涔涔的在滲泌，她再也不敢探看床上的徐亞玲一眼，嘴裡儘在喃喃的宣着佛號。

忽然，小竹床那邊輕微的嘰軋一聲響，嚇得彭太太拔脚就要逃，可是，與此同時，徐亞玲痛苦的呻吟了一聲，低啞的嗓音在空闃的房間裡響起來了。

「彭媽媽！」

彭太太站穩脚步，側過臉去偷瞧，原來亞玲並沒有死，而且她還睜開了眼睛，她這才放下心頭千斤般的重擔，伸手拍拍自己的胸口，長長的吁了口氣，三步併做兩步的衝到床前。

「亞玲，」她急切的問：「妳怎麼啦？嚇死人的。」

「對不起，」亞玲蒼白的嘴唇噏動着：「彭媽媽，我沒有怎麼樣。」

她一屁股坐到小竹床沿上，探摸了一下亞玲的額頭。

「妳是不是吃了什麼東西？」

「沒有。」仍還是那對清澄秀麗的大眼睛，乞援般的望了彭太太一眼。

好好的女兒家被折磨成這個樣，彭太太一陣心酸，差點兒流出眼淚，她連忙忍住，換過溫柔的語

調勸慰着亞玲說：

「好孩子，妳不能儘往壞處想，年紀輕輕的，妳將來的日子還長着吶。」

「我沒有辦法，」亞玲牽動唇角扮出一個凄傷的苦笑：「他們逼我嫁給那個姓陳的，那個老得可以做我祖父的陳青溪。」

「我知道，我知道，」彭太太看她多說兩句話就顯得氣喘吁吁，及時的攔阻她說：「可是妳總不能為這樁事送掉自己的性命呀！」

「我說過，我沒有辦法，」一滴豆大的淚珠從亞玲的眼角溢出來，停留在鳳眼的尖端：「我寧可死也不願嫁給那個姓陳的。」

彭太太苦苦地沉思，偶然激起了一絲希望：

「林國雄知道了這件事沒有？」

亞玲突地欠身坐起，她緊張的說：

「千萬不能讓他知道，彭媽媽，要不然他會鬧出事情來，對大家都不好。」

彭太太忙着扶她睡下，愛憐的再看她時，眼淚已經縱橫交錯地流淌滿臉了。

「那妳又準備怎麼辦呢？」她覺得自己也在熱淚盈眶。

「我——」亞玲喘口氣，低沉的說：「我在這兒等死。」

彭太太又恐懼起來，忙問：

「妳是不是吃了什麼東西？」

「沒有，」亞玲悲哀的一笑：「我找不到毒藥、金子，甚至於是碎玻璃破瓦塊來吃，我只能在這裡等死，我不吃，也不喝——」

彭太太淌了兩滴眼淚，抽噎的問：

「她們就讓妳這樣？」

「昨天，」亞玲有氣無力的說：「她們灌過我一次水——」

「這怎麼辦呢？」彭太太揩抹掉眼淚，顫巍巍的站起，她焦灼而煩躁的在房裡踱了幾步，心亂如麻，偏又想不出什麼好主意來，回眼望望床上，徐亞玲還在嗚咽啜泣，眼看這孩子是決心求死，再不退讓的了。許多前塵往事一齊湧上心頭，徐家剛搬來時亞玲還是個天眞活潑的小姑娘，跟林國雄兩個，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轉眼間，兩個孩子都大了，他們那持續十年被壓制的偷戀；自己丈夫過六十大壽時他們一對歡樂的情景……。她越想越覺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觀，見死不救。潛伏的勇氣急速滋長，她呼吸急迫，雙手緊握，驀地，一線靈光閃入了她的腦中——

「亞玲！」她快步奔回亞玲的床前，扳起她的身子，興奮而急切的告訴她說：「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把妳救出去，妳可千萬要聽從我的囑咐——」

然後，她俯向亞玲的耳朵，悄聲的說她所設想的計劃。

四九

亞玲在元月十號中午神秘的失蹤，正確點說，她是十號上午八點半鐘就離開了徐家，那時候徐實齋夫婦還在高臥隆中，對門的劉太太看見她拎着小小包袱跌跌撞撞的走出大門，兩人破例的沒有交談，相互招招手，劉太太在心底爲她祝福。

十二點整徐實齋首先悠悠醒轉，一個呵欠又把徐太太吵醒了，這一對白髮皤皤的夫妻幾乎是同時張眼開口在叫亞玲，可是一連叫了幾次都沒有聽到回應，徐實齋稍稍有點納悶，自言自語的說：

「這個丫頭，前天醫生給她打了針，怎麼一直睡到現在都還沒有醒來！」

「不會吧？」徐太太忽然想起有點不對，她一骨碌爬起床說：「醫生說過她吃過飯打了針，睡上個兩天就可以恢復健康的呀。」

一句話提醒了徐實齋，前天一場虛驚，今天可再也不能怠慢，他霍地欠身坐起，一下子就跳到了地面，披上那件晨褸，趕緊往亞玲的房間跑，一分鐘不到他便情急的叫喊起來：

「哎呀！事情不好了！」

徐太太聽他喊時臉色都嚇成死灰，婚期迫在眉睫，亞玲已經也絕食了五天，她眞怕這個倔强的丫頭還是會在最後關頭又想不開而尋了短見，徐實齋喊叫的聲音偏是這麼緊張和驚慌，很像是他到了亞玲房裡，一眼就看見了她的屍體。

心裡一急一駭怕，徐太太連忙縮回被窩洞，混身猛烈的在戰抖，張大嘴巴却又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人命關天，家裡出了這種事情可怎麼得了。一想到隔壁就躺着一具死屍，她連手脚都癱軟了。

徐實齋氣急敗壞的跑回臥室，手裡抖索索的拿着一張紙，徐太太緊盯住他的嘴巴，生怕他一說話便報告出最壞的消息。

「亞玲跑了！」徐實齋急出了滿頭大汗，把手上的紙張朝向躺在床上的徐太太一揚，「這個鬼丫頭，竟敢在這種緊要關頭給我來個留書出走！」

「留書出走！」徐太太一顆緊懸的心輕輕放下，她禁忍不住地唸了一聲佛：「阿彌陀佛，菩薩保祐！」

「阿彌陀佛？」徐實齋氣得雙脚直跳：「那個丫頭跑了，妳還在唸阿彌陀佛，下午陳家的車子就要來接人了，我看妳怎麼辦？」

「啊，我不是這個意思，」徐太太抱歉的一笑，一面急速的穿衣起床：「起先我聽你喊得那麼急，我還以爲那個丫頭已經自殺了呐。」

「她這一跑比死更糟！」徐實齋焦急萬分的說：「她死了，陳老頭的十萬塊錢聘禮我們可以賴掉，她跑了，這筆錢又怎麼算？」

徐太太心裡也在緊張，但是她怕徐實齋急出了心臟病，特意安慰他說：

「你先別急，臺灣有多大點地方？跑了，還怕找他不回來？」

「妳倒說得簡單！」徐實齋恨恨的一跺脚：「黃花女兒往外一跑，找回來也沒有用了。再說，陳

家今天發帖子請客，老陳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就這兩樁事，妳說，妳叫我怎麼交代法？」

徐太太三天來一連兩場虛驚，細細想來亞玲跑了實在也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徐實齋的話說得一點也不錯，亞玲這次婚前出走，陳菁溪是絕對不肯善甘罷休的，因而她也漸漸地鎖緊了眉頭，一時間想不出什麼好主意，她望了望徐實齋手上的那張字條指着它問：

「你唸給我聽聽看，死丫頭的字條上寫了些什麼？」

徐實齋定下心來朗聲的唸：

「徐老先生老太太大鑒：亞玲從小到大，承蒙愛顧，你們兩位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但願我將來還有機會可以報答你們二位。

我這回離家出走，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一定要請你們原諒。我現在已經到了婚姻自主的年齡，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行動，你們全都知道，我是不得已而離開你們的，我不能嫁給那位陳菁溪先生，因爲他的年齡大得可以做我的祖父，我不相信這一樁不正常的婚姻，對于他或者是對于我會有什麼好處。

請你們二位不必嘗試着去找尋我，同時我也必需在這裡聲明我的離家出走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沒有任何人唆使我或是幫忙我，我現在要到一位熱心的朋友家裡去暫住，然後我要去找一個工作，利用自己的努力來爭取生存，只要我有一份多餘的力量，我會儘可能的幫助你們兩位老人家的——」

徐太太嘿嘿冷笑一聲說：

「信上寫的就是這些？」

徐實齋氣忿忿的把那張紙頭一甩：

「可不就是這些個話。」

徐太太咬牙切齒的說：

「該死的東西，我們把她養育了這麼些年，她在信上居然會稱呼我們徐老先生，老太太！」

「那我倒不去管它，」徐實齋伸出手來猛搔着他稀薄的頭髮：「可惡的是，人海茫茫，我們現在到那裏去找她呀！」

徐太太在苦苦的想，忽然，她的花白眉毛驀地一揚，像似有了什麼神機妙算：

「實齋，你去找找房東阿婆去！」

「找房東阿婆？」徐實齋錯愕的問。

徐太太聲調冷冷的說：

「亞玲跟那個林國雄明裡暗底的偷偷來往，院子裡誰都曉得。這一回亞玲逃跑，我敢保準林家一定是曉得的，說不定還是他們兩祖孫預先安排的呢。」

徐實齋細細一想，他太太的話很有幾分道理，除此而外，他的憂急和慌亂也急需找到一條排洩激流的出口，亞玲究竟跑到那裡去了？他當然無從揣測，然而陳菁溪約定下午五點派車子來迎娶亞玲，時間太緊迫了，他非得採取立刻行動不可。

「妳說得一點也不錯，」他深心允可的說：「亞玲這一回留書出走，一定跟林家那個小流氓有關係，要不然她能逃到那裡去。現在我們要找她回來，只有去跟林家辦交涉。」

徐太太直在鼓勵他說：

「時候已經不早了，你快點去嘛！」

「好，」徐實齋下定了決心：「我現在就去找林阿婆，假如能夠碰上那個林國雄，那就更好。」

說罷，他就穿着那件晨褸，趿起拖鞋，踢踢踏踏的穿過大院，走上了林家的石臺階。

阿婆在睡午覺，而且還是剛睡着了沒有多久，徐實齋乒乒乓乓的敲了一陣子門，裡面絲毫沒有反應，倒是右廂房裡在準備畢業論文的林國雄被他吵醒了，他打開自己的房門出來，一眼看到臉孔板得鐵青的徐實齋，不由得爲之一楞：

「徐伯伯，」他恭恭敬敬的喊他一聲，又問：「您有什麼事情嗎？」

徐實齋一看到林國雄就有氣，於是他先聲奪人的問：

「阿婆在不在家？我要找她說話！」

林國雄看他這副氣勢洶洶的模樣，心知一定是出了什麼事情，神情顯得相當緊張，心裡面更有點忐忑不安，他婉轉的說：

「阿婆在睡午覺。她老人家總是一睡就很熟的，徐老伯有什麼囑咐可以告訴我吧？」

徐實齋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措詞嚴厲的說：

「阿婆在睡覺倒也沒有什麼關係，我有一樁事情必須要問你。你想賴也賴不掉，」他板住臉孔繼續的說：「我要問你，你把我們家的亞玲藏到那裡去了？」

「亞玲？」林國雄確實給他嚇了一大跳：「亞玲會到那裡去了？徐老伯，您能不能夠詳詳細細的

告訴我？」

「你倒反問起我來了！」徐實齋惡毒的眼神直在盯望着林國雄：「你這個小滑頭！」他悻悻的說：「裝得可眞像啊。」

「徐老伯，」林國雄的心裡正是急得要命，他不得不辯解的說：「您老人家一定要相信我，我所說的的確是眞話。我再也沒有想到亞玲會得不見的。」

「你再也沒有想到亞玲會得不見的，」徐實齋充滿諷刺地學着他的腔調，又緊緊抓住他的話追問：「我幾時告訴你亞玲不見了，你一開口就說她不見了，分明是你把她藏起來了！這還有什麼問題，嗯？」

林國雄到底還是個大孩子，從來沒有經過這種事。聽徐實齋這麼一說，馬上便在大冷天裡急出了一頭的汗，他一急亂，便連話也說不清楚了，他直在囁囁嚅嚅的說：

「我——我怎麼會把亞玲藏起來了呢，我——我眞的不知道亞玲不見了這件事情。」

徐實齋却像最嚴厲的法官在問口供，他圓睜雙眼，暴喝一聲：

「一定是你！你趕緊把她交出來，否則，我送你去坐監牢！」

林國雄嚇得面如土色，伸出兩隻手來拼命的搖：

「我沒有，我沒有。徐老伯——我眞的沒有！」

徐實齋認定了林國雄表現得這麼驚慌，一定是他做賊心虛，因此吼叫的聲音也越來越大了：

「你不要抵賴，我早就告訴你了，我有證據，你想賴也賴不掉！」

林國雄偏偏就在這個緊要關頭，既驚又怕的掙不出一個字來。

「拐帶人口！這是什麼罪名？」徐實齋指手劃脚的儘在那兒嚇唬林國雄：「要槍斃的！你知不知道！這是要槍斃的罪名！你好！你眞有這麼大的膽子！」

五十

大聲吵嚷不但鬧醒了阿婆，同時，連閉門家中坐的劉太太也給驚動了，她們幾乎是在同一時刻跑出家門，一前一後的趕到徐實齋和林國雄相對而立的最高一層石臺階上。

「什麼事，什麼事？」林阿婆一趕過來便往林國雄的身前一擠，剛好把她的寶貝孫子擋在後頭，她也不甘示弱的仰起了她那簑皺縱橫的老臉，兩隻小眼緊緊的盯住徐實齋：「你和我的孫子吵些什麼事？」

徐實齋理直氣壯的一跺脚：

「什麼事？妳孫子拐走了我的女兒，我在這裡問他要人！」

林阿婆聽了這話居然半點不動聲色，她的目光仍舊瞪在徐實齋臉，鎮靜自然的反詰他：

「你說我孫子拐走了你的女兒，請問，徐先生，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說出這種話來？」

「證據？」徐實齋也堅持着絕對不肯退讓，一開口，吐沫星子四濺：「證據多得很，頭一樁，誰都知道妳這個人小鬼大的孫子老是居心不良，千方百計的勾引我家的女兒；第二，剛才我一跑來，這個小鬼開口便問我亞玲怎麼不見了。妳說，要不是他拐走了我女兒，他怎知道亞玲不見了呢？」

林阿婆轉過頭來問國雄：

「阿呆，你說過這句話？」

林國雄看見阿婆和劉太太一到，稍稍回復了些鎮靜，他訥訥的回答：

「是——是徐老伯先問我把亞玲藏到那裡去了，又說我裝得眞像。我——我這才對他說，我眞沒有想到亞玲會得不見了。」

林阿婆再轉臉盯望着徐實齋，用她那充滿自信的口吻說：

「他這些話，跑到那裡都講得通！」

徐實齋粗暴的揮着手：

「講得通講不通全沒有用，反正他不把亞玲交出來，我馬上就送他到警察局。」

林阿婆也光了火，她大聲的嚷：

「你敢？」

徐實齋被她氣得發昏，伸手過來抓林國雄，嘴裡不斷的吼叫着：

「我現在就送他去，我馬上送他進監牢！哼哼！誘拐良家婦女！他犯的是殺頭罪！」

徐實齋一抓，林阿婆便側過身子來一攔，她身後的林國雄又是一讓，徐實齋立脚不穩，差點一個踉蹌栽到林阿婆的身上。站在旁邊的劉太太再也看不過去了。便搶身前來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臂，用盡生平之力，把徐實齋橫拖豎拽的拉倒退了幾步。

「徐先生！」她氣喘吁吁的叫：「有什麼話慢慢的說，你不能動手！」

徐實齋站定下來，混身發抖，嘴唇皮都變了白，他抖得像是風中孤樹，急喘着氣，隔了好半晌才說：

「這小鬼把我女兒拐走了，亞玲是我們家的命根子，我怎麼能不跟他拼命！」

「拼命？」林阿婆驚怔了一下，頭也不回的關照她的孫子：「阿呆，你快回房裡去，要拼命，讓我來跟他拼。」

「阿媽！」林國雄有點遲疑，叫了一聲他的祖母，脚步却仍不曾移動。

「你敢走！」徐實齋激動的揮舞着他揑緊了的拳頭：「今天你不把亞玲好好的交出來，你休想逃得掉！」

阿婆才不理會他這一套，一面利用自己的身子攔住徐實齋的去路，一面高聲的喊：「阿呆，聽到沒有！回你房間去做文章，我不叫你，你就不要出來。」

林國雄心想，既然祖母在和亞玲的父親辦交涉，而且劉太太也在這兒勸架，想來不會發生什麼事情，於是便聽從他祖母的話，趦趦趄趄的退回自己的房間裡。

徐實齋眼見林國雄說走就走，一時間不禁氣得七竅生煙，他暴跳如雷的大聲嚷叫：

「好呀，妳們敢把拐逃重犯都給我放走了，看我不叫警察馬上來抓你們！」

林阿婆估量着國雄已經走進房裡去了，略微寬了些心，開始跟徐實齋講道理：

「徐先生，你們家亞玲出走了，是不是？」

「豈但是出走了，」徐實齋右手握拳猛力的擊了一下左掌，發出啪的一聲巨響：「她跑了，給妳的寶貝孫子拐跑了！」

「我的孫子沒有拐你的女兒！」林阿婆肯定的說。

「還說沒有！」徐實齋急得去猛搔自己的頭髮：「妳們也不想想：除了他，還會有誰？」

林阿婆銳利的反問：

「誰告訴你我們阿呆拐了你家女兒的。」

「嘿嘿！」徐實齋忽地一聲冷笑：「這還用得着誰來告訴我嗎？這個院子裡頭那個不知道，林國雄一直在打我們女兒的主意。」

「你們女兒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林阿婆冷冷的說：「她早已過了婚姻自主的年齡，兩隻脚長在她自己的肚皮底下，說走就走，說要嫁誰就嫁誰，隨便那個也拐她不了的。」

「阿婆，」徐實齋的語調裡有着嚴厲的警告恫嚇意味，「這話是妳說的？妳要懂得，妳說這話要負法律責任的呀！」

「怎嘛？」林阿婆的兩隻小眼朝他一翻：「難道法律還不准我說法律上的話呀！」

徐實齋一楞，心想這個鬼老太婆倒是很不簡單，居然也在開口法律閉口法律的，儘和她針鋒相對的辯論下去，可能自己並不能佔上什麼便宜，時間越拖越晚，想起陳菁溪講好下午五點就要派車接人，當晚的喜酒全都訂好了，和林阿婆儘扯個沒完，時間一到可又怎麼個交代法？

再一急，於是他蠻橫的說：

「不管怎麼樣。現在，我請妳阿婆先把拐帶人口的林國雄交出來，讓我把他帶到警察局。」

「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林阿婆反唇相識的說：「徐先生，你先要明白，現在臺灣事事講法律，法律只問有沒有證據，你口口聲聲的說林國雄誘拐你的女兒，你要拿得出證據來，不然的話，我們要

告你誣衊譭謗。」

徐實齋着實的喫了一驚，但他仍然强項的繼續撑持，他强詞奪理的說：

「妳敢說妳們沒有把我家亞玲藏起來，」他忽然心生一條妙計，他用激將的口吻說：「妳敢不敢讓我前前後後的搜查一遍妳們的屋子。」

「你沒有這個資格。」阿婆毫不容情的反駁他：「就是法官警察要來搜查我們的家，他們得要拿得出搜查狀來，不但要拿搜查狀，而且還要約同鄰里長一齊，事先經過我的同意，不然的話，我儘可以告他們妨礙自由。」

林阿婆橫阻在他面前，這個老太婆就像一垛堅實的石牆，使得徐實齋沒法超越雷池一步。一場交涉起先他佔盡優勢，林國雄幾幾乎就給他嚇倒了，再沒想到林阿婆一出面，劉太太一拉架，反倒把他弄成無計可施，有理變成沒理，闖過天南地北的徐實齋會被兩員女將制住了，眞是越想越不甘心。他又氣又急，又躁又煩，心裡頭在冒着火，喉嚨口幾幾乎要噴出鮮血，可是他偏又嘴巴手脚全都不能動彈，林阿婆不屈不撓的阻攔住他，林國雄那個小鬼頭又溜回房間去了，他想衝越阿婆的身邊去把他找回來，偏偏劉太太又莫明其妙的拉住了他的胳臂，這山東女人氣力眞大，自己算是男子漢，但是暗自思量掙脫開她的羈絆可眞是不容易。

這裡徐實齋陷身重圍，那邊匆匆穿好衣服趕來支援的徐太太，已經把當前態勢看了個淸楚明白，於是她嘴裡大嚷大叫的，一面飛也似的奔上台階，一下便把劉太太抓住徐實齋胳臂的那隻右手拉開，然後身子一橫，逼着林阿婆倒退三步！徐實齋得到這支援軍，精神大振，擋的拉的障礙全部消除，他

趕忙邁脚，猛一下衝進林國雄的房間。讓那三個女將在外頭妳一言我一語的糾纏不清。

林國雄聽他祖母的話，回到房裡呆呆的坐着，亞玲出走了，徐老伯來問他要人，使得一連多日失眠欠覺的他，腦子裡又是一片紊雜紛亂，他呆呆的坐在床上，正想調勻一下呼吸，並且安定一下心神，然後好好想想目前的問題，忽然，徐實齋掀開門簾一個箭步竄了進來，使他大吃一驚，他慢慢的站起，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怔駭驚怖的望着滿面怒容的徐實齋。

「說！」徐實齋狠得像是法官問案：「亞玲在那裡？」

國雄受了驚嚇，口吃吃的回答：

「不——不知道，徐老伯，我眞的不知道。」

「還在說你不知道？」徐實齋又是一聲吼。但他不再問下去了，他採取實際行動，在國雄的小房裡跑來跑去，掀掀蚊帳，翻翻窗帘，打開了立櫃和書橱，甚至於連床底下都去張了一張。

外頭爭吵的聲音停止了，徐實齋在國雄房裡找不到徐亞玲，正在進退兩難，回過頭去望望門口，阿婆面容平靜的站在那裡。原來門外的三員女將已經獲得了協議。

「好。」阿婆撇起嘴巴對他說：「我就讓你搜，看看是不是我們藏起了你們的亞玲，如果你們搜不到，那可不准再說什麼閑話。」

有了這番話正好給徐實齋下台，他依然嘴硬的說：「當然了，要搜就整個屋子都搜！」

「你搜嘛。」阿婆大大方方的答應了，身子一側，讓徐實齋走出門去。

徐實齋夫婦在前，剛才在做調人的劉太太緊緊跟隨，三個人跑進客廳又跑進阿婆的房間。阿婆仍

舊站在石台階上，神情自然，她不再生氣了。

「阿媽，」國雄移近她的身邊：「妳爲什麼讓他們搜屋子？」

「我聽劉太太說的話也不錯，」阿婆低聲的告訴他：「反正又不是我們藏起了亞玲，讓他們搜搜，免得再有話講。」

亞玲的事情佔滿了國雄的腦海，他焦慮的問：

「亞玲會到那兒去了呢？」

阿婆親暱的望望他，神秘的湊近他的耳朵說：

「不管她到哪裏去了，總歸要比她的家裡好得多。」

國雄驚喜得眼睛都睜圓了，他急急的問他祖母說：

「阿媽，妳是說——」

「噓！」阿婆瞧見徐實齋夫婦正在垂頭喪氣的走出來，趕緊用一聲噓聲止住了國雄的問話。

國雄覺得天地倏然一亮，心裡頭快樂得唱起了歌。事情已經很明顯了，亞玲離家出走，擺脫了徐實齋夫婦的掌握，而且，她這一次逃出樊籠時阿婆分明是知情的。

五一

下午三點鐘了，徐實齋夫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在客廳裡團團的打轉，除了到阿婆那邊鬧過一場以外，剛才他們兩個自己又吵了一架，相互責備對方，埋怨對方，沒有把亞玲看好，沒有把陳菁溪預定接人的日期提早一天。現在，該怎麼辦呢？

兩個人全都想不出主意，時針分針的移動，快得像是跑馬。徐實齋自認一輩子也沒有碰到過這種尷尬事，五點鐘，陳家接人的車子一到，他就是長了一百張嘴也沒法向人解釋。

「她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徐實齋自言自語的不知講了幾十遍，臉上兩條灰白的眉毛都緊皺在一道了。平時他們對於亞玲實在太不注意了，因此事情發生便連一點頭緒也沒有。他們不知道亞玲有些什麼朋友、熟人、或者是可以容納她住上幾天的地方？也不曉得她自己身上有沒有錢，帶走了幾件衣服？於是他們便就無法推想，無法尋覓線索，迷迷濛濛一團霧，人海茫茫，急切間到那裡去找？「我想呀，」徐太太走累了，沉沉的往沙發上一坐：「要不是後面有人支撐她，這個丫頭不會有這麼大的膽量，說來說去，她這回逃跑，一定跟林家有關係。」

徐實齋也懊惱的說：

「剛才不該跟她們鬧僵的，這一來，無憑無據的，反到不好說話了。」

「都是你嘛！」徐太太瞪他一眼：「明曉得他們不會把人藏在家裡，偏要去搜什麼屋子，人沒搜到，倒給他們抓住了一個口實。」

徐實齋焦燥的正要開口罵人，窗外人影一閃，他眼睛尖，看到了，三步並做兩步的跑到門口。

「啊！」他失望的長吁一聲：「原來是陳先生。」

「怎麼樣？」陳清雲走向他跟前問：「聽說亞玲離開家了，是不是？」

「是嘛，」徐實齋正想多個商議商議的人，一把將他拖進門裡：「陳先生，這下可眞要我的老命了？」

陳清雲走進來，跟徐太太打了個招呼，順勢坐在門旁邊的沙發上，他關切的望着徐實齋說：

「中午劉大嫂到店裡，說起了這件事，我也很替這孩子擔心，特地跑回來看看。」

「謝謝，謝謝。」徐實齋雙手抱拳，向他一拱：「我們正在這裡亂得六神無主，不知道應該怎樣辦好呢。」

陳清雲建議的說：

「到她常去的地方找找？」

徐太太哭喪着臉岔進來說：

「她平時不大出門，出門的時候我們又沒有跟着她，誰知道她常到那裡去呀？」

陳清雲沉吟了一下，說出了他直在擔心的事：

「就不知道那孩子會不會一時想不開——。」

徐實齋急急的攔住了他的話問：

「你是說，怕她尋了短見？」他頓一頓，再說：「不——她不會的，她留了一封信，信上分明說她自尋生路去了。」

陳清雲不揣冒昧的問：

「信呢，可不可以給我看看？」

徐實齋偷瞄了他太太一眼，見她並沒有什麼反對的表示，便打開抽屜取出信來遞給陳清雲。

陳清雲仔細的看了一遍，看完信，他那棵懸着的心也就鶻然放下，他心裡在想：亞玲這個孩子倒是很有志氣，她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掙脫這個牢籠，飛向自由的天地，她這一逃，許多問題都可以迎刄而解，陳菁溪那個色老頭子再也休想吃到天鵝肉，徐實齋夫婦也沒法再打罵驅使她了，甚至於，她和林國雄也還可以好事成雙呢。

雖然他內心裡暗暗的為亞玲高興，可是他知道這種高興的神色決不能擺到表面上來，眼跟前，徐實齋夫婦還在急得想要上吊，他知道徐家這一對今天的關口很難過，他已經聽說陳菁溪那邊預定今天下午要派車來接亞玲，陳菁溪家眷都留在大陸，在臺灣他是一條老光棍，他儘可以愛怎麼辦就怎麼辦？說不定，他還會在什麼地方擺上酒席來次結婚典禮呢。如果眞是這樣，那麼徐家這場亂子可就鬧大了。

想到這兒，他又有點為這一對老夫婦着急起來，手上拈着那張信紙，抬頭望望他們，徐實齋和他太太全都是臉色蒼白，眉頭緊皺，一臉焦灼栖皇的神情，兩個人的眼睛都注視在他自己的臉上，那眼

神像是快要淹死的溺者在籲求着救援。

他不忍的嘆了口氣，望望時鐘，快四點了，緊急狀態之中，他沒邊沒際的在給他們出着主意：

「陳青溪那邊，能不能通知他們改個日期？」

「那怎麼行？」徐實齋急得聲音都變了：「陳家不但發了帖子，而且還在狀元樓定了酒席。今天是他們正式的喜期呀。」

「不行又怎麼辦呢？」陳清雲雙手一攤：「難道你能夠在一兩個鐘頭裡面找得到亞玲？」

「只有一個鐘頭了，」徐太太坐立不安的又站了起來：「前兩天約好了的，下午五點鐘派喜車來接，先去化粧，再到狀元樓。」

陳清雲再看看手錶，準確的報着時說：

「還有四十七分鐘。我看你們一定要採取緊急行動了。依我看，頭一步你們得趕緊通知陳青溪，等一下你們讓他太僵了，彼此的面子更不好看。」

徐實齋伸手猛力的去搔抓自己稀疏的頭髮：

「啊，天呀！今天眞是要把我逼死爲止了。這種話，叫我怎麼去跟他說呢。就是說破了嘴他也不會相信的，死丫頭這一跑，他一定以爲是我在跟他耍什麼噱頭，故意騙他的聘金。」

陳清雲吃驚的問：

「你收了他的聘金？你收了他們多少錢？」

徐太太剛想用眼色去阻攔他說出實話，徐實齋一下子脫口而出的說了：

「以前零零碎碎借的錢不算，光這一筆聘金我就拿了他十萬塊。」

「十萬塊？」陳清雲聽得一吐舌頭，又連聲的問：「錢呢？你把這筆錢化掉了沒有？」

徐實齋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兩手一攤說：

「早化光了。」

「早化光了！」陳清雲重複了一句，他的眉頭也漸漸的蹙起：「不是我故意這麼說，徐先生，你們這個事情越來越加難辦了，要是這十萬塊錢還在，充其量賠個禮道個歉，退還聘金認個錯，我想姓陳的也許不能把你怎麼樣？現在吶，人還沒有接過去，聘金到化光了，我們家鄉有句俗話：講得通情理，講不通錢理；這下子，祇怕交涉太難辦。」

「哎呀！都快四點半了！」徐實齋一聲驚叫，叫喊的聲音都變了，他竟像個孩子似的，急得眼淚簌落落的直流，他繞室徬徨，步子越邁越急，越邁越大；嘴裡不住的唸唸叨叨：「要死囉，要死囉？這下叫我怎麼辦吶？」

「別急嘛！」徐太太怕他急出老毛病，竭力的鎮靜自己，然後大聲的叫了一句，「多少大風大浪都經過了，難道還怕陽溝裡翻船？兵來將擋，水到土填，船到橋頭自然直，你何必急成這樣子吶？」

任憑她說得怎樣動聽，說得怎樣洒脫，可是當前的情勢是大火已經燒到眉毛尖，徐實齋置身在熊熊的火燄裡面，他被燒烤得快要爆炸了。

「差十分五點。」陳清雲又看看錶，催促這一對慌亂的夫婦早作決定。

徐太太的眼睛骨碌碌的在轉，顯示她正在煞費心機的想辦法，忽然，她雙眉一揚，像是她已經觸

動了靈機，她用一陣旋風似的動作衝進了自己的房間，三分鐘以後，她又旋風似的捲了出來，陳清雲注意的看到，她已略略的梳了一下頭髮，換了一件新衣服，而且手裡提了一口小皮箱。

「陳先生，」她伸手挽住了正在驚愕之中的徐實齋的胳臂，一面艱澀的笑着向陳清雲說：「事到臨頭，我們只好暫時避一避，免得當面鬧出事情不好。至於這裡的事情，只好求求陳先生去跟迎親的人解釋一下，反正你是局外人，他們不會使你難堪，陳先生，你向來熱心熱肚腸，就求你幫這一次大忙，日後我們回來，再重重的謝你。」說完以後她拉起徐實齋就往外面跑，陳清雲楞了一楞，當他清醒過來，曉得自己將要擔負怎麼樣的任務時，他驚惶的叫喊起來了：

「喂，徐先生，喂，徐太太，你們現在怎麼能走呀！」

可是時間已經太晚了，他追趕到徐家門口，僅祗能看到徐實齋夫婦匆匆逃走的背影。

「豈有此理！」他恨恨的跺脚：「怎麼把天大的難題加到了我的頭上？」

五二

陳清雲的那句話還沒說完，大院子外頭有汽車剎住的尖銳聲音，他進退維谷，像塊木頭似的呆站在徐家門口。

有人高聲的在打着哈哈，一霎眼，一前一後走進來兩個人，全都穿着整齊的西服，前面一個老頭襟上配朵大紅花，下午的陽光晒得他那半禿的頭頂油光閃亮，他嗬嗬的笑着，五短身材，腆起肚皮，臉孔是一個倒三角，上尖下濶，稀朗朗的眉，細瞇瞇的眼，鼻大如膽，嘴濶牙疏，走起路來像隻大鵝，搖搖擺擺，粗手指裡還夾着一根大雪茄，裊裊的飄着烟霧。

陳清雲在心裡頭暗想，這位，恐怕就是聞名已久的陳菁溪了。

跟在陳菁溪身後走來的那一個人神情模樣兒更怪，細高挑兒，方盤臉，兩根顴骨像是被撐起來似的鼓着，他皮膚黝黑，體格健壯，在已經心虛的陳清雲看來，他分明像是一名打手。

陳菁溪帶着那個年輕小伙子走到了徐家門口，停止脚步，和陳清雲面面相對，劈臉碰到了矮矮胖胖的陳清雲，他臉上顯出了怔異的神色——

他遲疑的問：

「這裡是不是徐公館？」

陳清雲點了點頭，照說他應該趁此機會溜掉算了，可是不知怎樣，他可像被鬼拖住了脚似的，仍

還呆呆的站在原地方不走。

那個年輕人岔過來問：

「徐老先生呢，他到那兒去了？」

陳清雲帶點懊喪的回答他：

「徐先生和徐太太都出去了。」

「出去了？」陳菁溪掀起了他花白的眉毛：「約定迎親的時候，他們兩個怎會出去？」

陳清雲心知一場口舌是無論如何避免不了的了，他在想應該怎樣委婉一點說出這樁尷尬事，於是他很有禮貌的問：

「請教，您是不是陳菁溪先生？」

「我就是陳菁溪，」陳菁溪打了一個哈哈，又指指他身邊的人介紹着說：「這位是呂俠卿先生，敝公司的總務課長。」

「我也姓陳，」陳清雲自我介紹說：「我叫陳清雲，跟徐實齋先生是多年的老鄰居。」

陳菁溪臉上堆着笑說：

「啊，原來你就是陳清雲先生。實齋兄常常跟我提到你，久仰久仰。」

陳清雲苦笑笑，反手一指大門敞開的徐家：

「他們今天在唱空城計，一個人也沒有。」

「什麼？」陳菁溪驚吓得跳了起來，他連聲的問：「你說什麼，徐家今天唱空城計？連一個人也

沒有？這怎麼會呢。陳先生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我不知道。」陳清雲冷冷的搖了搖頭，老老實實的說：「我所知道的只是徐亞玲不贊成她父母爲她安排的婚事，而她早已到了婚姻自主的法定年齡，所以她自動聲明脫離家庭，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亞玲的父親和母親是在十分鐘之前，爲了駭怕沒法向你交代，也蹓之乎也的跑了，他們臨走的時候拜託我留在這裡，跟陳先生說明這些事。」

陳菁溪一聽這番話，臉孔變成鐵青，混身直在顫抖，手指一鬆，那一長截外國貨的雪茄烟啪嗒一聲落向地面，一對色瞇眼睜得老圓老圓，他抖索索的伸出了他的右手，直指着陳清雲的鼻尖問：

「你說，你說什麼？亞玲會得跑了？」

陳清雲沉靜的說：

「據我曉得的是：亞玲已經脫離了她的家庭。」

陳菁溪氣勢洶洶的問：

「她爲什麼要跑？」

陳清雲無可奈何的笑笑，雙手一攤：

「那我怎麼知道？」

「這下怎麼辦？」陳菁溪回過頭去眼睛瞪住那個總務課長問一句。又掉轉臉來向陳清雲發話說：「爲了今天的事，我在狀元樓擺下了十桌酒席，要好朋友全都接到帖子曉得我今天結婚，事到臨頭徐實齋跟我耍上這麼一記大噱頭，叫我怎麼再在臺北市面上混？」

陳清雲機伶的不再說話，且讓年邁蒼蒼的陳菁溪在那兒暴跳如雷。

跟來的呂俠卿又在那兒燒着野火說：

「董事長，我老早說過的嘛。徐實齋這個人靠不住，偏偏你老人家不肯聽，今天鬧這了麼一個大笑話。」

陳菁溪歇斯底里的大叫大嚷：

「條件是他自己開的，日期是他自己訂的，支票開了，帖子發了，他怎麼能耍我這一手？緊要關頭給我來了個金蟬脫殼？」

呂俠卿一副精明樣子，走上前來一步向着陳清雲問：

「陳先生，你是什麼時候知道這件事情的？」

陳清雲厭煩的望望他，本來不想回答他的問話，但又想到自己既然已經捲入漩渦，只好簡簡單單的把所有的經過說了一遍。

呂俠卿很認眞的在聽，聽完了，眼睛珠子骨碌碌轉，唇角一撇，回身攙起陳菁溪的胳臂：

「董事長，你老人家先回家去再說。」

「那怎麼行？」陳菁溪尖聲叫了起來：「狀元樓那邊到的客人，我爲這個小丫頭化了這麼多錢，一切的一切，難道就這麼兒戲的算了？」

「我們當然不能饒過這個大騙子！」呂俠卿咬牙切齒的說，側過臉來像是在向陳清雲示威：「他敢耍弄我們，眞是太歲頭上動土，他不來這手就罷，要來這一手，就有他好看的！」

這邊在大叫大鬧，早已驚動了上房的阿婆和對門的彭太太，她們都遠遠的在自家門前探望。

「請你轉告徐實齋，」呂俠卿面對陳清雲惡狠狠的說：「我們給他三天的期限，交人，或者是還錢。交人要保證是原封沒動的貨色，還錢呐，新舊欠總加起來，外帶損失賠償費，一共是二十萬塊新臺幣。」

陳清雲剛要說話，陳菁溪又在那裡吼叫了：

「不行，今天這個台我們坍不起。」

「攔路碰到打刼的，」呂俠卿艱澀的笑了：「董事長，你老人家碰到這種情形又有什麼辦法？反正那個姓徐的逃不掉也死不了，君子報仇，三年不晚，這以後，有他好受的！」

「狀元樓那邊呢？」陳菁溪使勁的跺着脚嚷：「那邊的客人怎麼個交代法？」

「酒席照開，」呂俠卿決斷的說：「讓我去招呼客人，讓他們高高興興的吃喝一頓，賬房收的禮金全部退回，喜帳花籃什麼的那就算了。」

「你怎麼去跟人家說？」

呂俠卿苦笑笑，望着他的老闆說：

「你老人家就別管了，那是我們的事情！」

「眞是該死！」陳菁溪恨恨的把衣襟上的那一朵紅花扯下來甩掉：「一輩子也沒有碰到過這種事！徐實齋這個老混蛋，居然敢這麼樣耍人！」

「走吧！」呂俠卿拉扯了陳菁溪一下，再回轉臉來跟陳清雲說：「陳先生，我剛才所說的話，拜

託你務必要跟姓徐的說到。」

「慢一點，」陳清雲急急的說：「徐實齋這一跑，我知道他到那裡去了？這些個話，我怎麼保準一定能夠跟他說到？」

呂俠卿狡獪的向他一笑說：

「他們不是託你留在這裡，告訴我們這個好消息的嗎？」

陳清雲老老實實的承認：

「他們是這麼樣托過我的。」

「那麼，」呂俠卿斜睄着他說：「你總該有傳話的義務吧。」

「我找不到他們的人，」陳清雲雙手一攤：「我怎麼能夠傳話給他。」

「你一定會看得到他們的，」呂俠卿肯定的說：「你放心，卽使看不到他們，他們也逃不過我們的手掌心！」

陳菁溪進門的時候像一枚吹脹的汽球，現在却已全部癟了下去，他神色慘沮，垂頭喪氣，呂俠卿費了很大的力，才把他跌跌撞撞的攙扶到大院子外，一陣馬達聲，汽車開走了。

陳清雲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厭憎的向地面吐了一泡口水。

五三

興奮之中夾雜着恐懼和不安，林國雄身體稍微有點顫抖，心兒畢畢剝剝的跳，他緊跟在彭定國的身後，兩個人默默的走着，神情嚴肅，一語不發。

傍晚時分，上海路上行人稀少，兩旁的學校裏面一片靜寂，路燈散放出澹黃的燈光，彭定國穿着一身卡嘰布的學生裝，林國雄則特地換上了一套新製的薄花呢西服。他的頭髮吹成波浪形，鐵灰色新西服配一條紅黑相間的絲質領帶，脚上是一雙擦得發亮的新皮鞋，皮底踩得水泥路面橐橐的響。

自己平時很少這麼整齊的打扮過，這也是增加他心裡不安的原因之一，出門的時候，阿婆堅持要他這樣穿着，因爲她老人家認爲：他今天跑這一趟，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他快步走着，腦子裡牢牢記住劉則剛的吩咐；凡事小心謹愼些，要和彭定國保持適當的距離，隨時隨刻留意後面是不是有人跟蹤？他相信這些安全的措施很有必要，由於徐實齋夫婦只有三天不會露面，陳菁溪那邊也一再派了那個姓呂的來打探消息，他們兩方面都很可能跟蹤林國雄，看他會不會去跟藏匿起來的徐亞玲見面。

到仁愛路口的時候，遙遙領路的彭定國站住停了一會，轉身向林國雄做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向右轉彎，國雄看見了，會意的笑笑，跟他點了點頭。

就這樣，兩人一前一後的走進了王家的那條小巷，彭定國先敲門進去，然後掩在門後，等到林國雄閃身而入，他立刻機警的關好了大門。

聽到訇然一聲門響，國雄一顆懸着的心方始放了下來，彭定國引他走上玄關，脫掉鞋子，穿得整整齊齊的王太太，滿臉堆笑的出來相迎。

「這位就是王太太，」彭定國站在中間作介紹：「這位是我的鄰居，我的好朋友林國雄。」

「王太太。」國雄深深的一鞠躬，用很快的速度背誦着阿婆叫他說的那些話：「徐小姐在府上多多打擾，我今天又冒昧的跑來探訪，眞是抱歉得很。」

「好說，好說，」王太太和悅的笑着，一面好奇的上下打量林國雄，一面高聲的說：「徐小姐到了我們這裡，眞不知道給我幫了多少的忙，她眞是一位可敬可愛的女孩子，林先生，我要恭喜你，有這麼一位——」

瞧着林國雄脹得通紅的臉，她忽然頓住了，又在格格的笑，笑罷很爽朗的再向林國雄說：

「林先生，你和徐小姐的事情彭老師全都告訴我們了，我還在說呢，這是一個很好的小說題材，就不知道我寫了出來林先生會不會提抗議？」

林國雄窘極了，面紅耳熱的，一時間不知怎樣回答是好，彭定國比較細心，怕他下不了台，笑嘻嘻的轉臉去問王太太：

「徐小姐在那裏？」

王太太伸手向後面一指：

「她在厨房裡洗碗筷吶，我說應該讓我忙厨房的，可是她說什麼也不肯。她體貼我得很啊，說我下班回來累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彭定國懂得國雄的心理，微笑的望着他說：

「你在這兒坐一會兒，讓我去叫她。」

「別忙，」沒想到王太太伸出手來攔住他：「彭老師，今天我們有一個特別節目，我請彭老師看一場電影，由你的三個學生作陪，七點四十分開映，現在就快七點半，我們得趕快走，要不然三個先去買票的小傢伙會等急了。」

彭定國本來要推辭，細細一想，又爲王太太的好意安排深心感動，他望着手足無措的林國雄擠眉弄眼的一笑，再向王太太點點頭說：

「既然妳已經計劃好了，那我只好先謝謝妳嘍。」

王太太拎起桌上的皮包，畢直的往外面走，她頭也不回的催促彭定國說：

「我們這就走吧，彭老師。」

「待會兒見，林國雄。」彭定國擦過國雄的身邊時，使勁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林國雄正在發楞，一點沒有防備，他被彭定國重重的一拍，身體失去了重心，在光滑的地板上打了一個踉蹌，等他恢復平衡，重新站穩的時候，他看到回身關門的彭定國，穿過客廳門口又在向他扮了一個鬼臉。

他艱澀的一笑，大門砰的一聲關上。林國雄呆站了三五秒鐘，想到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時刻，同

顧無人，他從喉頭低低的發出了一聲歡呼，趿起拖鞋，飛奔到後面的那間厨房。一眼就看到了那個三天以來魂牽夢縈的窈窕身材。

她背向着他，穿一件白底紅花的尼龍旗袍，長長的秀髮披拂肩背，玉脂一般的小腿下面也是趿着一雙拖鞋。她左手拿着一隻飯碗，右手揑着一塊白布，慢慢細細的在揩拭。

「亞玲！」他顫抖着聲嗓喊她。

她的身體輕微的一震，但却並沒有立刻回過頭來，同時她也不會答應。

「亞玲！」他又喊了，聲音裡滿孕着籲求的意味。

「嗯——」她曼聲的應着，那聲音像醇酒，使他心旌搖幌。

「亞玲！」他再叫，又柔聲的說：「我來了。」

她仍然不回過頭，祇是手裡的動作停止了下來，遲疑了好一會，她才一扭身子，忸怩的說：

「我知道你來了。」

「啊，亞玲！」他鼓起勇氣衝到她的身後，想伸出雙臂擁抱住她，却又莫明其妙的縮回了手；他亟想說些熱情的話，然而話說出口偏偏變成普通朋友之間的寒暄：「亞玲，妳好嗎？」

她也十分艱澀的回答：

「好，我很好。」

他心裡有點慌亂，詫異着自己怎會造成他和她之間的淡漠氣氛，但他告誡自己必須繼續說話，不能把氣氛弄得更僵更糟。

「王太太她們看電影去了。」

「我知道。」她的聲音在不穩定的音階上被扭曲着。

「現在，整個屋裡就祇剩下我們兩個人。」

突然，她用一個急迅的動作，忽地轉過身來，那一對清澄秀麗的眸子，緊緊的盯在林國雄的臉上，急迅的動作使他吃了一驚，可是她仍然沒有說話，專注的目光由急切的探視而轉趨柔和，漸漸的，漸漸的，她牽動了幾下面頰上嫩白的肌紋，小巧的嘴角一動，她笑了，和霽的笑了，愉悅的笑了，於是那對眸子馬上活潑愉悅起來，像春日的碧波，像款動的漪漣，小小厨房裡僵滯的空氣，猛一下傳來清新的芬香。

「啊，亞玲！」現在他已化除了心裏的寒凍，他堅定的伸張雙臂，緊緊的擁住她纖細的腰肢。

和往日每一次熱情的擁抱一樣，她不願說話，也不肯吭聲，她默默地陶醉在喜悅的歡欣裡，溫柔的將她美麗的額頭抵揉他堅實的胸肌，那一綹長髮，飄拂在他的手背，一陣酥癢的感覺。

四週，萬籟寂寂。

「你瘦了。」她語音含混的說。

「什麼？」他昂起了頭，依稀剛自夢中驚醒。

「我說，」她那一對白嫩的纖手在他背上摩挲：「幾天不見，你又瘦了。」

這一回他聽清楚了，深沉的嘆了一口氣，他附在她的耳邊說：

「這些時來，每一天都像一百年似的難挨。」

她把他摟抱得更緊，流露着萬般柔情和千縷密意，然後她又妮聲的說：

「我吶，我還不是跟你一樣。」

「我知道，我知道，」國雄急急的說：「亞玲，這幾天裡面我一直都在想，當我見到妳的時候，我該向妳說些什麼；我感激妳，我敬佩妳，還是，還是——我愛妳，我是多麼需要妳，我永生永世不能離開妳——」

她愉悅的笑了，在他懷裡笑得顫巍巍的，笑停之後她輕輕的告訴他：

「反正你所說的每一句話我都喜歡聽，你就全部說出來好了。」

「只怕不够，」他俯身吻吻她的面額：「最近我總是嫌厭自己太笨，沒法說出心裡所有的話。」

她迷醉般忘情的說：

「有些話，不說比說了更好。」

他像是浸沉在蜜汁之中，細細體味她話裡的甜度。

她憬覺到寶貴時光很快的溜走，她仰起臉望着他說：

「我們到前面去坐，好不好？」

「好。」他連忙順從的放下了自己的雙手，關切的問：「妳的碗吶，洗好了沒有？要不要我來幫妳的忙。」

「不用，」她嬌柔的瞥他一眼：「我只要把洗乾淨的放進紗櫥就行了。你先到客廳裡去等我，只要一會兒。」

他表示同意，又有點戀戀不捨，再在她的面頰上親吻了一下，轉身回到客廳。這時正是萬家燈火的時候，夜幕四合，屋裡正暗，他伸手扭亮了電燈。

他剛開了電燈，她就娉娉婷婷的從厨房裡走過來了，他剛想伸手擁抱她，她神秘的笑着搖搖頭。

她在他對面的那張沙發上坐下。

「讓我們談談正事，」她堆起了動人的笑靨：「我們要談的事情多着呢，是不是？」

他兩手交握，擺在兩膝之間，嚥下一口分泌得太快的唾液，同意的說：

「是嘛！」

她的眉梢眼角飄來了一片愁雲，她低聲的問他：

「我爸爸媽媽有消息沒有？」

他苦笑，搖搖頭。

她猶疑不定的問：

「他們會到那兒去了呢？」

他雙手一攤，無可奈何的說：「誰知道嘞？陳伯伯他們也曾打聽過，可是一點線索也找不到。」

她頓一下，問話還沒出口，雙頰已經飛上了酡紅，她低俯着頭，囁囁嚅嚅的說：

「陳——陳老頭子那邊，——那邊，他們有沒有什麼動靜，」後面的一句話，簡直低沉得讓人很費氣力才能聽得清楚：「是不是他們就這麼算了？」

「算了？」他發出一聲輕蔑的冷笑，又表示不屑的聳聳肩膀：「他們豈是善甘罷休的人，他們那

個公司的什麼總務組長，姓呂的，每天都要到妳們家裡打一兩轉，看看妳的父母回來沒有？他們跟陳伯伯說過，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辦法，要末是妳回去，要末叫妳爸爸賠償二十萬塊錢。」

「二十萬！」她吃驚的嚷叫起來。

「陳伯伯告訴我們，」林國雄接續着說：「姓呂的這麼說，妳爸爸收了他們十萬塊的聘金，在這以前又借過他們不少的錢，外加上狀元樓請酒席什麼的損失賠償費等等，照他說，二十萬是最低限度的賠償。」

徐亞玲脹紅了臉，羞赧的低下頭去。

林國雄愛憐的望着她說：

「亞玲，這一切全都不關妳的事，只怪妳父母親不該起這種壞念頭。」

亞玲望望他，凄然的一笑，歇一會又歎息的說：

「看起來，這樁事情很難解決了？」

「那到不見得，」林國雄寬慰她說：「本來我也以爲妳的父母親就這樣來個避不見面也好，至少可以擺脫了陳老頭子那邊的糾纏。不過，最近我又希望妳父母能够出面，千頭萬緒，問題總要解決，陳菁溪才不過提出二十萬的賠償嘛，只要他提出了錢數，事情總歸好辦。」

「你別說得這麼輕鬆容易，」徐亞玲提醒着他：「二十萬塊錢，除非中愛國獎劵，你叫我父母怎麼能拿得出來？」

國雄走到她身邊，輕輕的將手搭在她的肩頭，他鄭重其事的宣佈着說：

「阿婆說過的，假如就是這麼一點問題的話，她願意拿出錢來解決。」

「什麼？」亞玲不能置信的嚷着說，她那一對秀麗的眼睛睜得圓圓的：「阿婆眞的這樣說過？」

林國雄深深的點着頭，感喟的說：

「亞玲，妳不知道阿婆有多麼喜歡妳。」

徐亞玲內心非常感動，只是她的心情依然很紊亂，她將信將疑的再試探着問一句：

「二十萬，那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啊？」

林國雄在提醒着她：

「亞玲，妳記得嗎？前些時阿婆拜託彭老伯到妳們家去提親，她願意把全部地產統統交給妳爸爸媽媽，妳知道那筆地產要値多少錢，」他頓了一頓，再說：「告訴你，最低限度也有一百多萬吶。」

徐亞玲神情悵惘的訴說着往事：

「其實，那時候我父親倒是很贊成的，只是我母親不肯，她說，地皮擱在手上，不好處理。」

林國雄感慨的說：

「就因爲她這個想法，鬧出了今天這些丟臉的事情。」

亞玲的臉上又是一紅，她喃喃的說：

「說起來眞是丟臉，不過，也許外頭的人都還不曉得吧。」

「早就曉得了！」林國雄石破天驚的說：「陳菁溪那個老頭子手段也是眞辣，他居然會在報紙上刊登了警告啓事。」

「警告啓事？」徐亞玲又是一驚，顫巍巍的站了起來，她連聲的追問着：「他怎麼登的？什麼時候登的？」

他皺皺眉頭，關心的望望她，溫柔的攙扶她重又坐回沙發上去。然後他從新西服的口袋裡掏出那一份剪下的報紙廣告。

「啱，妳看這裏，」他把剪報向她一揚，兩手舉着，大聲的唸給她聽：「就在今天的中央日報上，登了這樣大的警告啓事。妳聽，報紙上是這樣登的：『警告啓事：徐實齋，徐殷秀貞，上海人，年六十餘歲，欺詐違約，騙逃巨款，限三日內出面清理善後，否則報警究辦，決不寬貸。』」

「完了。」徐亞玲驚嚇得臉色都發白了：「這一下，他們兩個算是完了。信用名譽，全部掃地。」

林國雄撇嘴笑着說：

「妳還在替他們擔心？」

徐亞玲忸怩不安的瞥望了他一眼：

「不管怎麼樣，說起來，總歸是親人一場，我還欠着他們十多年的養育之恩呢。」

他却憎恨的說：

「妳就忘了妳給他們當了十多年的奴隸牛馬，等妳長大，他們還無恥的想要把妳賣掉。」

她用極低極低的聲音說：

「要不是我，他們怎會臨到今天這步田地？」

他想大聲的抗議，但他看到她哀傷的表情，他適時的縮住了口，改變語氣溫婉柔和的問她說：

「我想，事情演變到這個程度，也許反倒容易解決了。陳老頭那邊提出了二十萬的條件，阿婆願意拿出這筆錢，問題不就簡單了嗎？困難的事情到還是，怎麼樣才能讓妳父母儘快的出面解決。」

「你說他們逃到那兒去了呢？」亞玲感傷的說：「他們身上根本就剩不了多少錢。」

國雄驚異的問：

「不是他們剛剛收到了十萬塊錢的聘金？」

「都還債了，」亞玲輕聲的說：「你不曉得他們東拉西扯的欠了多少債。」

他望着她姣好的面容，心裡怦然一動，一挫身子，坐在她那張沙發的扶手上，伸手撥弄她柔軟的長髮，深情的在她耳上輕輕的吮吻。

「不要！」她迅快的別過臉去，含情脈脈的望他一眼，嬌嗔的說：「看你，說說正經話，你又搗起亂來了。」

「啊，對不起，亞玲。」他臉孔紅了紅，由衷的說：「這回是我不好。」

她抿着嘴兒笑，面孔離他遠些，身體却又暗暗的在靠近。

他左手攬住了她柔若無骨的胳臂，輕輕的撫挲，擾人的現實問題，又度湧上他的腦際。

「劉伯伯今天建議，」他大膽的說了：「是不是可以再登一個廣告，催請你爸爸媽媽回來？」

她緊張的問：

「怎麼樣個登法呢？」

林國雄又探手衣袋，掏出一份底稿：

「我再唸給妳聽，」他琅琅的唸下去：「實齋先生：尊事已有解決方法，見報請與四川食府聯絡，撥電六七八〇五，陳劉均可，望勿自誤。」

亞玲一字不遺的聽明白了，又問：

「這個廣告由誰出面登呢？」

「誰也不出面，」國雄笑了笑說，「這是劉伯伯的意思，他說，反正妳爸爸媽媽一看這個廣告就明白了。」

她想了半晌，十分感慨的嘆口氣說：

「實齋先生，又讓我爸爸的惡名上一次報。」

國雄把她摟得緊些說：

「為了解決問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她出於本能的撐開他，和他保持一段距離，然後面現憂鬱，滔滔不絕的傾吐着她出走的經過：

「那一天，我早已決定絕食自殺了，是我母親把彭媽媽拖來，彭媽媽叫她去打電話請醫生，碰巧我剛剛醒轉，和彭媽媽說了我的痛苦和決心，我要尋死，彭媽媽再三再四的勸我，最後，她答應援救我，告訴我一條妙計，叫我暫時脫離家庭，逃到王家來——」

他感動的雙手握住她的小手，連聲的說：

「我知道，亞玲，我知道，彭定國早已把這一段經過告訴了我。」

「跑到這裏以後，」亞玲繼續不斷的說下去：「王太太和她的孩子眞是待我太好，使我一點兒也沒有住不慣的感覺。夜裡我和王太太同床，分做兩頭睡。奇怪，早先我和父親母親住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天天巴望着早些脫離他們，可是眞正和他們脫離了，時間還不到二十四小時，我便心裡難過起來了。我在想，無論如何我總不能否認他們對我的十多年養育之恩，早先在上海日子還好過，逃難到臺灣來他們也眞是受盡了委屈，如今又出了這麼一樁尷尬事，我倒甩手不管不顧一切的跑了，讓他們面對着陳菁溪那個不好惹的角色，想來想去，我足足有兩三個夜晚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

「亞玲！」國雄低下頭去吻吻她的長髮：「妳眞是太善良了，到了這麼危急的關頭，妳還在為他們着想。」

「十多年呢，也不是短暫的時間啊。」

「妳忘記啦，」國雄提示着她說：「這一囘要不是妳機警的逃出來，妳早已被他們賣掉了。」

亞玲僅祇苦笑了一下，低頭沉思不語。

「怎麼樣？」他催促着她囘答：「妳說這個廣告要不要去登？」

她茫然的抬起頭來，問着：

「什麼廣告？」

他親暱的撫摸着她的面頰，愛憐的望望她說：

「看妳，都變成這麼神思恍惚的了。我說的當然是找妳爸爸他們囘家的廣告了。」

「哦。」她歉然的一笑，猶豫不決的反問他說：「你看吶，登這樣的廣告合不合適？」

他堅決的說：

「無論如何，我們總得趕緊把他們找回來。」

「那麼，」她無可奈何的說：「登就登吧。」

國雄愼重其事的把那張廣告稿叠好，放回自己的胸袋裡面，他很高興的說：

「我明天把它送到報館裏，大概後天就可以登得出來了。但願你的父母親能够馬上看到，馬上就回家，請阿婆把那筆賠償費付出來，一切的一切，不是全部解決了嗎？」

亞玲見他說得那麼有把握，不禁噗哧一聲笑了，她瞟了他一眼說：

「事情當眞像你所想的那樣就好了。」

「我想一定會天遂人願的，」林國雄肯定的說：「天知道我們已經受了多少的磨折，前兩天我心裡最難過的時候，陳伯伯還安慰過我，他說好事多磨，幸福美滿的婚姻當然要多經過些風浪。亞玲，妳說陳伯伯所說的話對不對？」

亞玲本來想點頭表示她自己也有同感，但是後來林國雄那麼直截了當的提起了什麼「好事」，什麼「幸福美滿的婚姻」，使她相當的難爲情，於是她又羞澀的低下頭去，她不好意思跟他搭腔了。

五四

兩朶紅暈飛上了亞玲粉粧玉琢的臉龐，日光燈洒下來的青翠光芒，將她那兩道長而彎翹的睫毛，在頰間繪染成兩片濃黑的倒影，她螓首低垂，嬌羞不勝，那神情模樣兒動人極了。國雄的心臟又回復到來時那樣的猛烈跳躍，與此同時，呼吸也變得沉濁迫促起來。

她聽到他那異乎尋常的喘咻，心底漸漸的萌生一種莫可名狀的駭怕感覺，她忽然想到應該和他相隔得遠些，於是她搭訕着欠了欠身，準備站起——

「妳要到那兒去？」他緊張的問，聲嗓扭曲得不像是他所發出來的聲音。

「廚房，」她竭力保持平靜的說：「我忘了，爐火不知道熄滅了沒有。」

這個理由很有力，他沒法攔阻她的行動，只好輕輕的攬着她的腰背，和她一同慢慢的站起，穿過房間又走進那間狹小的廚房。

他凝神的望了一望那座煤油爐，埋怨的說：

「喏，爐火不是早就熄了嗎？」

她暗暗的在笑，不說什麼，同時她也不想向他加以解釋，她和國雄單獨相處不知多少次了，只有她懂得怎樣熄滅他那時起時滅的火燄。

回到客廳。壁上的電鐘正指着十點整。

「你回去吧，」她細聲的說：「明天，你還有很多要緊事呢。」

「還早。」他率直的回答，把她扶回原處去坐下：「妳看，纔十點鐘嘛。」

她在提醒他：

「看電影人該回來了。」

「回來了也沒有關係，」他大模大樣的在她對面一坐：「我們就這麼坐着談談，」他又深情款款的盯住她：「亞玲，妳不知道，這些天來我是多麼的想妳。見一次面，更是好不容易。」

她輕俏的一笑，臉紅紅的再低下頭。

「聽說妳離開了家，不知道妳到那兒去了，」他也傾訴着說：「差一點把我急瘋了，後來還是彭媽媽看不過，她才把所有的事情統統告訴了我。」

「彭媽媽太好了，」她感喟的說：「我眞不知道該要怎樣謝謝她。」

「劉伯伯跟陳伯伯更是好人，」他告訴她說：「這三天以來，爲了我們的事情，不曉得化了他們多少的時間和精神。」

亞玲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她擔心的問：

「眞的，我離開家的那一天，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經過？」

「事情鬧得很大吶，」林國雄心有餘悸的說：「陳菁溪爲了要跟妳結婚，大發喜帖請朋友，在狀元樓預備了十桌酒席。那天徐老伯徐伯母中午起床看到妳留下的信，馬上就到我家裡去大吵大鬧了一頓——」

他很忠實的繼續報告下去，把那一整天的經過說了個清楚明白，當他說到徐實齋夫婦倉皇離家，陳清雲應付尷尬局面時，以及陳菁溪和呂俠卿是如何凶狠的時候，徐亞玲情不自禁的潸然落淚了：

「爲了我一個人，惹出了這麼多的事情。」

「不。」他堅決的否認：「是爲了我們兩個人。」

她擦擦眼淚，不想跟他爭辯，抿住嘴巴不說話。

「妳在王家怎麼樣？」他又關切的問：「剛才王太太說，妳是個可敬而又可愛的女孩子。」

亞玲淡然的笑笑，不說什麼。

「王太太對妳很好？」

她不能不回答了，兩手不停的絞扭着。

「太好了。」她憂悒的一笑：「彷彿除了我的父母以外，人人都對我好。我眞不知道怎樣感謝他們。」

「妳的父母，哼哼！」他冷笑兩聲，深心憎恨的說：「他們兩個，自私自利，吃人不吐骨頭，根本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國雄！」她抗議的叫了起來：「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說他們。」

林國雄有點不好意思，稚氣的吐了吐舌頭：

「啊，眞是抱歉。不過，這些話却並不是我說的。」

「不是你說的，」她白了他一眼：「又是誰說的呢？」

他俯身向前告訴她說：

「是陳伯伯說的。」

她有點不相信，揚起了眉梢問：

「陳伯伯會說這種話？」

「他恨透了你爸爸，」林國雄老老實實的說：「就因爲那一天你爸爸把他留下來應付那種尷尬場面，事後他說，要是那個叫呂俠卿的小流氓把他揍了一頓，他還不知道有多麼寃枉呢。」

亞玲躭心的問：

「最近陳家還派人來？」

「天天派人來，」國雄撇撇嘴：「你們家門上的鎖都是他們加上的，那個姓呂的每天來一兩趟，專等妳或者妳的父母囘家。」

「看樣子，」她深沉的嘆了一口氣：「他們不會輕易放過我父母的。」

他很老到的說：

「一切都要等妳父親出面才能解決了。」

她神情不安的望望他，歇一會，再問：

「阿婆拿得出這麼多錢？」

「她說過，」國雄神情嚴肅的說：「爲了讓妳獲得自由，她不惜任何代價。」

「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她老人家，」亞玲由衷的說：「只是，她怎麼能夠一下子籌出這麼多

現錢來呢？」

國雄坦白的說：

「她準備賣地皮。」

亞玲驚怔的問：

「賣地皮？地皮可以馬上賣得出去嗎？」

「她老人家說得很有把握嘛，」國雄搖了搖頭說：「啊，阿婆說，除去賠償陳菁溪的錢以外，他還有一個計劃，可以根本解決妳們家裡的生活問題。」

「她老人家還有什麼計劃？」

「我也不曉得，」國雄兩手一攤的說，又添加了一句：「不過，阿婆的性格妳是知道的，她向來說話算話。」

亞玲充份同意的點點頭說：

「那當然。」

電鐘很快的指向十一點。

「你該囘去了。」她又情急的催促他。

他留戀不捨的說：

「讓我等到他們囘來。」

「不。」她堅決的拒絕：「那樣會太晚了。」

他堅持着說：

「明天是禮拜五，我沒有課。」

她那對晶亮的眸子在他臉上迅速的一轉：

「那你明天再來，不也是一樣的。」

他大喜過望的問她：

「明天？明天我還可以再來？」

她含情脈脈的瞟他一眼：

「隨你。」

於是林國雄很快的站起了身來：

「那我可不可以白天就來。」

「隨你。」她再重複一句，又語音低沉的告訴他：「反正這裡白天一個人也沒有，王太太去上班，孩子們都要上學。」

「啊，那眞是太好了，」他眉飛色舞的說：「亞玲，妳知道不？十多年了，我們從來都沒有在陽光之下單獨相處過呢。」

她深心感動，語意深長的向他說：

「只要事情進行順利，這以後，見面的機會多得很吶。」

「我們的事情一定會進行順利的，」他由衷祝禱的說，又遲遲不決的：「那麼，亞玲，我就聽妳

的話，馬上回家。」

她用眼神鼓勵着他：

「你去吧。」

「明天我一大早就來？」

「也別太早了，」她攙起他的手臂，送他到玄關口，看着他換鞋：「來得太早，她們上班和上學的都還沒出門吶。」

他穿好皮鞋，走到門口，打開大門，巷裡是一片漆黑。

國雄轉過身來溫柔的問她：

「這麼晚了，妳一個人在這裡，怕不怕？」

「不怕。」她堅定的說：「驚風駭浪都已經過去了，我再也不會有什麼駭怕的事情。」

「對。」他熱烈的贊許她的話，忽然，他又反手把門掩上，摟她過來，一個醉人的深長的熱吻。

「唔——」她扭動身子，終於掙脫他的緊擁，使勁的把他推出門外。

「明天見！」

「明天見！」

隔着門兒，他一直逗留着不走，側耳傾聽她邁動着細碎的步子，走進客廳，關好客廳門，然後，客廳裏的電燈關熄了，王太太臥室裡的電燈發出光來——

清涼的夜風侵襲着他，而他，內心中正燃熾起熊熊的烈火，他直感覺全身燥熱，他一路加快着脚

步回家，皮底鞋在寂靜的夜空敲起清脆的聲響，他雖然穿着全套的成人衣飾，神情與舉動，却像一個稚氣未脫的大孩子。

五五

下午兩點十分，林國雄仍舊穿着那套整齊的新西服，走進了座落在中華商場，已經改建成兩層連幢樓房，窗明几淨，設備豪華的四川食府。

進門就碰見劉則剛，他走過來繞過去的一一檢查洗抹過了的餐桌，他的檢查工作做得認眞而又澈底，他伸出右手食指用力的揩揩一下桌面，然後瞜瞇眼睛仔細察着指尖上有沒有汚垢或油膩。

「劉伯伯。」國雄恭恭敬敬的喊了他一聲。

「啊！」劉則剛抬起頭來，親暱的望他一眼，嘴角牽動笑了笑說：「你坐一會兒，等兩分鐘，再有幾張桌子我就檢查完畢。」

林國雄順從的在一張靠背椅上坐下，崇敬的望着劉則剛專注的神情和動作，他心裡在想，劉伯伯這種認眞執着的工作態度確是值得學習。

他再放眼四週，只是見不到陳清雲的影蹤，耳朶裡却又傳來陣陣低沉而又熟悉的鼾聲，他正在納悶，劉團長已經完成了檢查工作，快步走到他的跟前。

團長在他對面椅子上一坐，隔着平舖玻璃板的餐桌，面帶微笑的問他：

「怎麼樣，見到你的小情人了吧？」

林國雄不禁臉孔一紅，靦覥的點了點頭。

「亞玲還好？」劉則剛關心的問。

國雄低聲的回答：

「她很好，她跟王太太他們也處得很好。」

「這孩子跟誰都能處得來，」劉則剛讚賞的說：「就除了跟她那寶一對的父母親。」

林國雄深有同感，暗暗的笑了一笑。

「你去看她的時候，」劉則剛壓低聲嗓問：「該沒有什麼鬼鬼祟祟的人跟着你吧。」

「沒有。」國雄認眞的說：「我一連去了兩次，每次都很注意，我沒有發現什麼人跟蹤？」

「你一連去了兩次？」團長濃黑的眉毛一旋：「從昨晚到今天，你都去了兩次啦？」

林國雄臉孔又脹成通紅，他彷彿自己做錯了事情，靦覥的低下頭去。

劉則剛瞧他那副神情模樣，豪朗的笑笑，也不多說什麼，他又接續着問：

「亞玲曉得所有的事情了？」

「我統統告訴了她。」

劉則剛又實事求是的問：

「關於我們想登報把她父母找回來的事，她有什麼意見？」

「她說——」國雄從胸袋裏掏出那張廣告稿：「要是劉伯伯跟陳伯伯覺得這樣合適，她是沒有什麼意見的。」

劉則剛沉吟了一下，又說：

「事情是經過我們再三考慮的，爲了解決問題，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恐怕也只有這麼一條路，再說，昨天夜裡我們又跟你彭伯伯討論過，他也是滿口的贊成。」

「我今天到店裡來，」國雄精神一振的說：「也就是想來報告您亞玲的意思的。」

劉則剛又把林國雄手裡的廣告稿接過來，很仔細的再看一遍，字斟句酌，拔出胸袋的鋼筆修改了一兩個字，鄭重其事的遞回給林國雄說：

「我看也就是這樣了，你是不是馬上拿到報館去？」

林國雄點點頭說：

「好的，我這就拿到中央日報去刋登。」

「等一等，」劉則剛出人意外的向他搖了搖手：「你陳伯伯還在高臥隆中，讓我把他請出來商議一下。」

說罷，他邁開大步走向四川食府的後進，就在餐廳和廚房之間，用三夾板隔出來的一個小房間裡，他把睡眼惺忪的陳清雲拖了出來。

「那一個？」陳清雲揉揉眼睛，直到定睛看清楚了時才淺笑笑說：「原來是阿呆。」

「別再叫阿呆了，」劉則剛提醒着他說：「人家有學名，林國雄。」

「啊，國雄老弟，」陳清雲歉然的笑了，接着又關心的問：「聽說你昨天去看亞玲了，她在那邊好吧？」

「謝謝陳伯伯，」林國雄挺有禮貌的說：「她很好，她還一再的要我轉達陳伯伯，說是您爲她們

家的事情費了這麼多的心，她眞不知道怎樣感激您才好。」

「好說好說，」陳清雲連聲的謙謝，又別轉臉去向劉則剛說：「大哥，你看這些娃兒家，說起話來有條有理，眞是叫人聽起來打從心裡頭喜歡。」

劉則剛向他和悅的一笑，笑過之後一本正經的說：

「我吵醒了你的美夢，把你叫起來，是要跟你商議一件事情，我們擬好的那個廣告稿，國雄已經拿給亞玲看了，她同意把它登出來，好讓徐實齋夫婦早些回家，早些解決問題。」

「好嘛，」陳清雲高興的兩手一拍：「我早就說過了的，除非這個辦法，再也不能叫國雄亞玲好事成雙。」

陳清雲說得這麼直率，林國雄又覥覥靦靦的羞紅着臉抬不起頭。

「看你，」陳清雲伸手一扳他的下頷：「大學快畢業了，還是那麼羞羞答答的。」

林國雄的臉更紅了，劉則剛也歡然的笑着，一面關切的向他說：「好嘍，國雄，你儘可以到報館去登廣告吧，我贊成，你陳伯伯也贊成。」

「還有彭伯伯也是很贊成的。」陳清雲補充的說：「這個廣告稿，還是你彭伯伯手擬的呢。」

林國雄用感激的目光盯望那兩位和顏悅目的長輩，他手裡緊握着那張廣告稿，緩緩的站起來說：

「那麼，我現在就到報館去了。」

劉則剛允可的說：

「你去嘛。」

陳清雲扳扳他的肩頭，輕聲的問：

「廣告費要化不少錢呢，你身上帶得有錢沒有？」

「我有。」國雄也低聲的說：「我帶了一百塊錢，我想大概够了。」

「那裡用得着這麼多錢？」陳清雲笑嗔的說，接着又懇摯的告訴他：「不過，國雄老弟，你放心，你這個廣告登出去，就是你阿婆不肯拿錢出來，爲了你和亞玲的幸福，我跟你劉伯伯彭伯伯也會全力支持你的。」

林國雄感動得熱淚盈眶的走出了四川食府，他的耳鼓裡直響着陳伯伯最後向他說的那幾句話，那是感人肺腑的話語，他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

五六

呂俠卿耀武揚威，擺出一副流氓姿態，在由他加鎖的徐家門口大叫大嚷：

「隨便那一個出來講一句話！徐實齋的親戚朋友是不是全死絕了？」

彭太太和劉太太在厨房裡聽到了他的叫嚷，相互交換了一個眼色，擦擦手，一前一後的走到大院子裡，正眼兒也不看那個姓呂的一眼。

「喂！」呂俠卿粗裡粗氣的在她們身後高叫一聲。

「什麼喂不喂的！」劉太太猛的轉過身來，大聲的質問着：「你是在叫誰呀！」

呂俠卿楞了一楞，威風被她挫掉一截，語調放和緩些了：

「徐實齋是不是還沒有回來？」

劉太太冷冷的說：

「我不知道。」

「這兩個王八旦！」呂俠卿喃喃的罵：「眞是不想活了。」

徐實齋夫婦想不想活不干劉太太的事，她伸手拉了彭太太一把，轉身往回家的路上走。

「喂喂，兩位太太，」呂俠卿趕緊跟了過來，堆上了一臉假笑說：「請慢一步，有樁事情，要跟二位商議一下。」

劉太太和彭太太又互望一瞥，站住了，臉色仍舊是冷冰冰的，在等呂俠卿有什麼話說。

「是這樣的，」呂俠卿嚥了一泡口水，帶着笑說：「徐實齋一家已經有五天不露面了，我們登過了報紙，也到警察局報過了案，可是——」

劉太太看他可能短話長說，不耐煩的打斷了他的話：

「這些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哎——，」呂俠卿尷尬的笑着，又說：「本來是不關二位的事，不過吶，妳們都是徐家的老鄰居，有一件事，我想冒昧的相煩一下。」

彭太太到想聽聽他究竟有什麼事情相煩，岔了句話進來說：

「有什麼事嘛，請你快點說。」

「是這樣的，」呂俠卿不敢怠慢，滿臉堆着笑容，用很快的速度往下說：「徐家這件事只怕您們二位也是曉得的，他們利用女兒行騙，開我們董事長這麼大的頑笑，在情理法上全都是說不過去的。難怪我們董事長氣得要命，這些天來一直叫我們催着警察局緝捕歸案，可是五六天了都還沒有消息，他老人家再也忍耐不住了，所以——呃，所以他今天叫我來，搜查一下他家裡的東西，看看能不能找出什麼線索。如果有什麼值錢的，老實不客氣說，也好估算估算，將來好作折抵。」

劉太太聽明白了，諷刺的說：

「啊，原來你是要來抄他們的家呀。」

「那裡那裡，」呂俠卿連連的搖着手說：「這怎麼能說是抄家呢？我不過給他們檢拾檢拾罷了。」

「抄家也好，檢拾也好，」劉太太作勢轉身要囘家：「總而言之，事不干己不操心，我們管不着這門子囨事，你不用告訴我們這些個話。」

呂俠卿又急了，伸出手來虛攔了攔：

「喂喂喂，請二位再等半分鐘，我還有兩句話奉告。」

彭太太聽他說話客氣多了，暗暗的拉了劉太太一把，眼睛望着呂俠卿：

「還有什麼話？請你快說。」

「是這樣的。」呂俠卿雙手直搓：「我在檢查徐家的東西的時候，請二位破費幾分鐘功夫，以後也好給我作個見證。」

「嘿！」劉太太不由自主的發出了一聲冷笑：「誰有這種閑功夫，給你作什麼見證？你怕我們是吃飽了飯沒事做呀。」

彭太太也說：

「你要什麼見證呢？徐家的門是你封的，鑰匙也在你的身上，你想搜他們的家，乾脆打開門進去搜好了嘛！」

「話不是這樣說的，」呂俠卿像是在懇求了：「當天鎖門的時候，我也是請了陳清雲先生在旁邊看住的。」

劉太太抬手向外一指：

「那你再去找陳先生好了。」

「時間來不及囉，」呂俠卿愁眉苦臉的看看錶說：「我剛才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我們董事長正在暴跳如雷，他限我一個鐘頭，叫我辦好了事給他囘信。」

劉太太白了他一眼：

「那是你自己的事。」

「拜託一下好不好？」呂俠卿前倨後恭，雙手一拱的說：「兩位太太，化費幾分鐘幫一個忙。我是吃人家的飯，事情吩咐下來了就得交差。」

「走，」劉太太不願意再給他糾纏下去了，一拉彭太太的胳臂說：「咱們走，家裡事情還多吶，儘跟他在這兒囉嗦幹什麼。」

彭太太笑笑，臨走時囘過頭來跟呂俠卿說：

「這本來就是一樁難免會有口舌的事情，我們犯不上捲進去。」

呂俠卿眼看着她們離開，急得搓手頓脚，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總不能伸手去拉住她們，看起來，這兩位娘子軍不是什麼好惹的角色。

正在沒奈何，一轉臉，看到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太太，畢直的向他走來。年紀怕有七十來歲，可是身體却十分健朗。

這一回他不敢造次，必恭必敬的向她一鞠躬，叫了一聲：

「老太太。」

「嗯。」林阿婆和悅的向他點點頭，問：「這位先生有什麼貴事？」

「啊，是這樣的——」於是他又把來意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阿婆聽淸楚了他的話，不覺失聲笑了：

「你們那位老闆也是沒有打算，他不想想，徐實齋要是家裡還有値錢的東西，逃跑的時候他怎麼會不帶走？」

呂俠卿一想，這位老人家所說的話到是不錯，年紀大的人，總要多點見識。他苦笑笑說：

「我們董事長也是氣狠了，化了那麼多精神氣力，結果弄成了人財兩空不說，還鬧了個大笑話，丟盡了面子。」

誰知道阿婆竟臉色一沉，帶着不屑的神情說：

「那只怪他自己存心不良，也不想想年紀有多大了，還起這種歪念頭，貪圖人家的黃花閨女！」

呂俠卿呆怔了一下，疑惑不定的望望林阿婆。

「我是這裡的房東，」阿婆又換了溫和的語氣說：「剛才你跟兩位太太說的話我都聽到了，搜人家的屋子，事情本來是有點不妥當。不過吶，你也是爲了好交差，我想徐家也不會有什麼値得東西，這麼樣，我幫你一個忙，陪你進去看看。」

呂俠卿一聽這話，不禁大喜過望，他不敢相信的又問了一句：

「眞的？」

阿婆也不回答，拔起脚就走，走向徐家那邊。呂俠卿亦步亦趨的跟着她，口裡連聲的稱謝。

走到徐家門前，阿婆側開身子，讓呂俠卿掏出鑰匙開門，門一開，只見客廳裡一片紊亂。沙發套

起了皺，電唱機蓋子敞開着，地上沒掃，桌子沒抹，小茶几上放着幾杯好幾天前泡的茶，都發霉起白毛了。

阿婆感慨的搖搖頭：

「好亂！這家人，一天沒有亞玲就不行。」

呂俠卿不說什麼，呲牙向她笑笑，一頭就鑽進徐實齋夫婦的臥房。

阿婆撩開門帘，一手撐在門柱上，閑閑的在看呂俠卿的動作。

他先去翻動抽屜，淸理桌面上的文具紙張，看看徐實齋留下什麼有關行蹤的線索，三分鐘後他失望的嘆了口氣，再去打開衣櫃，掀開幾隻箱蓋。

一刻鐘不到他已經全部翻搜完畢，回過頭，望着林阿婆苦笑笑，他雙手一攤，做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說：

「他們家這點家當，統統算下來還不到一萬塊錢。」

阿婆也撇嘴一笑，輕蔑的說：

「而且都是些舊衣服舊傢俱，根本就賣不掉。」

「同時他們也沒有留下什麼線索。」呂俠卿陪着阿婆走回客廳，試探的問：「阿巴桑，妳知道他們在臺灣有什麼親戚朋友。」

「我聽說他們只有一個朋友。」阿婆聲色不動的說。

「誰？」果然呂俠卿立刻便緊張的問了。

「就是那個陳青溪。」

「啊，」呂俠卿失望的一笑：「陳青溪就是我們的董事長嘛。」

阿婆顫巍巍的在靠窗的沙發上一坐，眼睛直盯着呂俠卿問：

「你搜查過了？」

「這不是什麼搜查，」呂俠卿不安的笑着：「我只是奉董事長命令辦事。看看他們留下了什麼東西。」

阿婆也不理會他的解釋，仍然沉沉的坐着，像下達命令一樣，伸手指了指她對面的沙發說：

「你就坐在這裡。」

呂俠卿望了望她嚴肅的面容，伸手看看腕錶，推託的說：「可是，時間已經不早了呀，我們董事長限定我四點鐘回去的。」

「不要緊，」阿婆斷然的說：「你坐着，我有幾句話要問你。」

呂俠卿滿心納悶，却又不便多說什麼，他只好順從的坐在阿婆對面，等候阿婆開口。

五七

「貴姓？」阿婆直盯着他的眼睛問。

「敝姓呂，雙口呂，我叫呂俠卿，在我們董事長的公司裡當總務組長。」呂俠卿索性自我介紹得詳細些，因為他想節省些時間，免得老太婆提出一個個問題來問。

「你跟你們老闆很多年了？」問話是緊接着來的。

「快二十年了，」呂俠卿吁口氣：「從上海到臺北，我一直都在跟着他老人家。」

「他的事情你統統知道？」

呂俠卿深深的點了點頭，臉上不免有些洋洋得意的神情。

林阿婆單刀直入的再問一句：

「他的事情你能不能够做主？」

呂俠卿為這一句問話提高警覺，他兩眼烱烱的望着阿婆，小心謹慎的回答：

「老闆的事情，我們當夥計的當然不敢做主，不過，」他又留了一步餘地：「老闆的意思我全知道，同時，我也可以在他面前說幾句話。」

「那麼你告訴我，」阿婆追問着：「你們老闆對這件事預備怎樣解決？」

呂俠卿考慮了一下，才說：

「一切都要等徐實齋出面才能決定。」

阿婆的問話一句緊一句的來了：

「徐實齋不出面呢？」

「我們早已登報警告過他，而且又在警察局報了案。」

阿婆在提醒他：

「已經五天了，徐實齋還是沒有露面啊。」

「臺灣只有這麼一點大，」呂俠卿挺有把握的說：「我們一定抓得到他的。」

「抓到他又怎麼樣？」

「老闆說過的，」呂俠卿覆述着說：「姓徐的只有兩條路：把徐亞玲原封不動的送過來，或者是賠償他老人家二十萬的損失，另外還要登報道歉。」

阿婆冷冷的問：

「為什麼要二十萬？不是說徐家只收了陳菁溪十萬塊聘金嗎？」

「徐實齋利用他的女兒作誘餌，」呂俠卿憤憤的說：「這一年多來，在我們董事長家裡又吃又拿，前後也不知道化了他老人家多少錢了？要他賠二十萬，還算是客氣的呢。」

林阿婆犀利的問：

「你們老闆有賬？」

「細賬到是沒有，」呂俠卿坦白的承認：「不過，大致算下來一定有多無少。」

「嘿嘿！」阿婆從鼻子裡迸出一聲冷笑：「二十萬，愛國獎券的第一特獎了呢。」

「結婚的那天就是多大的開銷，妳知道嗎？」呂俠卿抗辯似的說：「董事長為了給徐亞玲面子，討好她，正式發喜帖請客，在狀元樓擺了十桌酒，結果丟臉不算，客還不是白請了。」

阿婆算計的說：

「最多不過一萬塊錢吧！」

呂俠卿不懂林阿婆說這些話有什麼用意，不禁詫異的望了望她。

阿婆自己也有一點憬覺，問題不能談得太深入，她適時的改換了話題：

「你們老闆的意思是說，只要徐家賠得出二十萬塊錢，這件事就算了結啦？」

呂俠卿聲嗓低沉的說：

「董事長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亞玲呢？」阿婆譏諷的說：「你們老闆不是很愛她嗎？」

「人跑了又有什麼辦法？」呂俠卿輕佻的一聳肩膀：「陳董事長說：黃花閨女會得逃婚，就是找回來了又有什麼用處？這種年頭，說不定那個女孩早就有了姘頭啦。」

「胡說！」阿婆厲聲的一喝，把呂俠卿吓了一跳：「亞玲那裏會是這種人？」

呂俠卿被阿婆說得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呆怔怔的望着那臉上略現惱惱的臺灣老太婆。

林阿婆眼睛珠子在轉動，像在動腦筋，她嘴角正湧上一抹隱匿的笑意，連精明能幹的呂俠卿也沒法看得出來。徐家客廳裡靜了三五秒鐘，問答又開始了。

「你們老闆以爲徐家拿得出這麼多錢？」

「他正在氣頭上，」呂俠卿老老實實的說：「當然嘍，隨便那個碰到這種事情也不會不生氣的。錢是小事，陳董事長也是有名的人物，他這次太丟面子了。」

「照你這麼說，」阿婆緊緊的抓住他的話：「要是他氣消了，賠不賠錢也就沒有什麼關係啦？」

「那倒沒有這麼簡單，」呂俠卿急得掙紅了臉：「他老人家有了這麼大的損失，他當然不肯輕輕放過徐實齋。」

「你剛才看到過的，」阿婆指指點點的說：「徐實齋住的房子是我的，欠下的房租都有三四千了。他家裡的這些舊衣服舊傢俱，最多不過值個萬把塊錢。你們老闆不肯放過徐實齋又怎麼辦？你們就是把他抓到了，搾他們兩個的油，也搾不出十斤八斤呀。」

呂俠卿聽她說得蠻滑稽，嘻嘻的笑了起來。笑完，又認眞的說：

「臺灣是講法律的地方呀，阿巴桑，徐實齋夫婦不但欠了陳董事長的錢，而且還犯了法，」他扳着指頭數：「我們早跟律師研究過了，陳董事長要是出面告他，他們至少犯了詐欺、背信、違約、僞造文書、侵佔，好多好多的罪，有的是民事，有的是刑事。律師算過，數罪齊發，徐實齋夫婦要坐十幾年牢。」

阿婆嘀嘀的一陣笑，她率直的說：

「徐實齋夫婦都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他們還怕坐牢？坐牢有吃有住，又不愁受你們逼迫，十幾年的監牢坐下來，剛好送他們的終。」

「話不是這樣說的啊，阿巴桑，」呂俠卿的粗眉毛一揚：「你曉得臺灣有那麼一句話：餓得窮不得，死得關不得。監牢，豈是好坐的呀！」

阿婆沒有興趣跟他討論這種問題，冷下臉來一本正經的說：

「徐實齋和你們老闆中間究竟怎樣我可不知道，不過，照我看起來，賠回他們十萬塊錢的聘金也就差不多了。」

呂俠卿聽她說得這麼具體，越發攪不清楚她的意向，他凝神的考慮了半晌，故意淡淡的說：

「徐實齋不回來，這個交涉還是很難辦的。」

「先把條件談好，」林阿婆暗示的說：「也許徐實齋他們就會早些回來了。」

呂俠卿驚詫的望着阿婆問：

「阿巴桑，妳說這個話，難道說妳有把握——」

「我什麼把握也沒有。」阿婆打斷了他的話，一下子推託得乾乾淨淨，「我只是站在多年鄰居的份上，好心作這個調解？要是你們老闆肯吃點虧，解決事情，我們做鄰居的就出個面登張新聞，催徐實齋露面，退還你老闆的十萬塊錢聘金。」

「事情沒有這麼容易吧，」呂俠卿好意的告訴林阿婆：「徐實齋在外頭也欠了不少的債，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恐怕他早已把那十萬塊錢花掉了。」

「要是他花掉了一部份，」阿婆故作輕鬆的說：「也許，我們這些老鄰居可以多少幫他湊上一點，當然，最多以還掉聘金爲限，多了，誰也負擔不起。」

「妳是說——」呂俠卿高興得站起身來，他將信將疑的問：「妳是叫我照妳的話去跟我們董事長談談？」

「你去跟他商量商量也好！」阿婆也顫巍巍的站起，逕直向徐家客廳門口走，呂俠卿忙不迭的跟上去，當着她的面，把大門鎖牢。

「阿巴桑，」他大聲的朝着阿婆的背影問：「妳貴姓？」

「我姓林，」阿婆頭也不回的答說：「我告訴過你，我是這裡的房東。」

呂俠卿呆呆的站在大院子裡，喃喃自語的說：

「眞弄不懂，這個臺灣老太婆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可是，阿婆已經走進了她的房間，而且緊緊的把房門在她身後關起。

五八

「阿婆眞了不起，」陳清雲喜孜孜的跑進劉家，面對着劉則剛和劉太太，高聲叫說：「陳菁溪給她整倒了，徐實齋還沒有回來，阿婆已經把他提出來的賠償費減少了一半。」

「減少了一半？」劉太太擱下手頭的抹布，迎過來問：「陳先生，這是怎麼回事？」

陳清雲重重的往劉則剛對面的沙發上一坐，高高興興的說：「阿婆跟陳菁溪那邊說好了，只要賠回他們十萬錢塊的聘金，再叫徐實齋請一桌酒席，公開的向那個色霉老頭子道個歉，亞玲的事情，就算全部解決。」

劉則剛和劉太太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在問：

「陳菁溪不是講過要賠二十萬嗎？」

「阿婆認識陳菁溪？」

陳清雲只有一張嘴巴，沒法同時回答兩個人的問話，他只好耐心而詳細的敍述那一段經過：

「今天晚上我剛回家，林國雄跑來叫我到阿婆那邊去一趟。我換好衣服馬上就過去了。阿婆好客氣啊，請我到她房間裡坐，她告訴我，她已經跟陳菁溪那邊說好，等徐實齋出面以後，由我們鄰居作保證，保證徐實齋立刻退回陳菁溪十萬塊錢的聘金，再叫徐實齋請一桌客當衆跟陳菁溪道歉，事情就算了結。」

劉則剛皺皺眉頭，不能置信的問：

「阿婆運用了什麼力量，怎麼一下子能叫陳菁溪減掉了十萬塊錢？」

陳清雲微笑着答說：

「阿婆說的，陳菁溪起先以爲除了把徐實齋送進監牢以外，一個銅板也拿不回來的，如今有了這十萬塊錢，還算是他地上撿的呢。」

劉太太欣然同意的說：

「這話倒也不假，」說罷她又困惑不解的問：「可是你看阿婆，頭門不出二門不跨的，她什麼時候辦成了這麼大的交涉，是不是她托誰去跟陳菁溪講的？」

陳清雲引爲自傲的回答她：

「她誰都沒有托。」

劉則剛也不相信，他直率的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陳清雲故弄玄虛的說一句：

「事實偏就是這樣嘛。」然後他又禁忍不住。把林阿婆告訴他她怎樣找機會跟呂俠卿辦了一場交涉，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阿婆是了不起。」劉則剛連連的點着頭：「既有見識，又會利用機會，瞧她這場交涉辦的可眞是天衣無縫，半點兒痕跡都不漏。」

「阿婆的意思要我出面，」陳清雲神情轉爲嚴肅：「她要我跟陳菁溪訂立協議，由我代表衆家鄰居，只要陳菁溪撤回告訴，不再追究，我保證他讓徐實齋退回十萬塊的聘金。」

「阿婆交代的事情到是沒有什麼問題，」劉則剛考慮了半晌才說：「不過，問題在於阿婆怎麼有把握一定能叫徐實齋回來。」

陳清雲石破天驚的透露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徐老頭兒已經有信來了。」

「有信？」劉則剛提高了聲嗓追問：「是徐實齋寫來的信？」

「他寫信給阿婆，」陳清雲悄聲的說：「他說他跟徐太太跑到了臺南，身上沒有錢，一路上吃足了苦頭，徹頭徹尾的懊悔了，他還說什麼處在今天這種時代，要是不肯辛勤努力的工作，單靠招搖撞騙，投機取巧是沒有辦法生存的，他說他看到了報紙上的廣告，曉得是老鄰居們不忍看他走上絕路而想拉他一把，他說他們兩夫婦看到報紙在小旅館裡抱頭痛哭了一場，他說只要我們救他這一次，從今以後他發誓洗面革心重新做人。」

劉太太十分感喟，搖頭太息的說：

「人不傷心不落淚，徐家那老兩口，只怕罪也受够了，窮途末路，再加上擔心受怕什麼的。」

「妳就愛這樣，」劉則剛笑着跟劉太太說：「女人家心腸軟，聽評書落淚，替古人躭憂。」

劉太太格格的笑，眼睛瞟着劉則剛，嘴巴却湊到了陳清雲的耳邊；細聲細語的說：

「你瞧瞧，則剛聽你唸的那封信，眼睛眶兒都紅啦。」

陳清雲急速的瞥了劉則剛一眼，可不是？劉則剛不好意思揩眼睛，直在霎動着眼簾。

「好嘛，」劉則剛點點頭說：「清雲老弟，你就出這個面，擔這個保吧。」

陳清雲低聲的說：

「就是。」

「話是阿婆說的，」劉則剛解釋的說：「她當然不會叫你上當。」

陳清雲附和着他的話說：

「她怎麼會叫我上當呢。」

劉則剛的臉上漸漸的浮起了笑容，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

「這椿事情解決了，倒也是功德無量。」

「亞玲那個孩子太可愛，」劉太太感歎的說：「再末，徐實齋夫婦這些年來到底也受了不少的罪，尤其是這一陣子的脫逃，驚弓之鳥，就像縮頭烏龜一樣，要是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陳清雲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大聲的說：

「哎呀！阿婆還有一件事要我們先商議呐。糟糕，我怎麼到現在才想起來。」

「什麼事情？」劉則剛夫婦異口同聲的問，接着又苦笑的責怪他說：「看你緊張成這樣子。」

「事情不小啊，」陳清雲神秘的笑笑，急速的站起身來，匆匆就往門外走。

「清雲老弟，」劉則剛高聲的叫住了他：「你到哪兒去？」

「我去找彭老哥，邀他一齊來商議，」陳清雲一面走一面回答：「免得等下我又要多說一遍。」

「神機五四的，」劉太太望着他的背影笑嗔的說：「陳先生總是這個樣，儘管渝生京生全都長得比他高了。」

「看樣子，」劉則剛也在笑哈哈的說：「阿婆大概是關照了他什麼要緊事情，否則，他不會這麼緊張熱烈。」

劉太太聽到劉則剛居然也說了這麼一句俏皮話，不禁噗哧一聲笑了。

五九

兩夫婦閑閑的纔說幾句話，門簾一掀，陳清雲拖着身穿黑棉襖褲的彭靖湘走進屋來。

劉則剛夫婦忙着讓坐，劉太太特地沏了兩杯茶。

四個人圍着小圓桌，像舉行什麼會議似的坐定。劉則剛先告訴彭靖湘說：

「亞玲的事情可能圓滿解決，現在只等徐實齋夫婦出面了。」

「我曉得，」彭靖湘露齒一笑說：「剛才淸雲兄已經告訴過我了，不管怎麼樣，這總是一個好消息。」

「還有更好的消息吶，」陳清雲等不及的岔進來說：「我們逃難到臺灣，一捉就是十來年，這一下，可能修成正果了。」

「修成正果？」劉太太困惑的望住他問：「修成什麼正果呀。」

「阿婆有個大計劃，」陳清雲朗聲的宣佈：「只問我們贊不贊成，願不願意齊同合作？」

另外的三個人，全都凝神傾聽陳清雲滔滔不絕的往下說：

「阿婆說：最近臺灣越來越繁榮，臺北越來越熱鬧，高樓大廈不知道蓋了幾千百幢，就拿我們院子附近來說吧，五六七層的大樓早就蓋滿了，阿婆自己手上有點錢，銀行裡也可以貸點款子，再叫我們投資一點，她想利用這塊地皮蓋一幢七層高的樓，樓下做店面，樓上留一層住家，其餘的各樓開觀

光大飯店。」

「這是個好主意，」劉則剛顯得最興奮了，他連連的搓着手說：「她老人家早就該這麼做的。」

「徐實齋不是前幾年就建議過他嗎？」劉太太提醒則剛說，又轉過臉問陳清雲：「阿呆和亞玲的事還沒有定規呢，阿婆怎麼又想到這樁事情上來了？」

「就是因爲那兩個小傢伙的問題，」陳清雲興緻勃勃的說：「才讓阿婆想起了這樁大事。阿婆說：她快七十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該辦的事應該早些辦完。她說徐實齋一露面，她拿十萬塊錢退回陳菁溪的聘金，再託我們正式做媒，讓阿呆跟亞玲先訂婚，然後今天暑假送阿呆去美國，兩年以後回國再成親。可是徐家的生活要解決呀，她總不能一路供養他們下去。所以她想起了蓋樓，將來叫徐實齋給她管理旅館或者是房產，反正兩家也就等於一家人，徐實齋總不至於把他女兒女婿的洋樓啃光了吧。」

一屋子裡的人都給他逗笑了，笑停，劉則剛一本正經的問：

「你剛才說阿婆要我們投資，這又是怎麼個說法呢？」

「那倒是阿婆的一番好意，」陳清雲喝了一大口茶說：「阿婆說我們這些人相交十來年了，感情那麼融洽，她不捨得跟我們分開，她希望新大樓造好了我們還是住在一起，因此她要我們多少投資一點，要開舖子的可以分間把店面，要住家的也可以按自己的式樣弄幾間房子。她說她絕對照建築成本計算，一毛錢也不多拿我們的。」

「好極了！」劉則剛高興的伸手一拍大腿：「這眞是再好也沒有的事情。」

「阿婆是存心提拔我們的，」劉太太深深感動的說：「她造洋樓，也給我們一個成家立業的機會。」

劉則剛望了一眼劉太太，喜笑顏開的說：

「咱們那個計劃，也許就此可以實現了。」

劉太太湊興的點着頭說：

「嗯，八成兒差不多了。」

陳清雲馬上緊張的問：

「什麼計劃？劉大哥，你們有什麼計劃？」

劉則剛故意賣個關子，偏過頭問他：

「你先說說看，你自己有什麼計劃？」

陳清雲望望他們三個人，說話之前先嘻嘻的笑了一陣：

「中華商場蓋起來以後，我總嫌那邊的地點太窄，同時四川食府一向受了地理的限制，只能賣小吃而沒法做酒席生意，我老是有心擴充，因爲我看四川食府這塊招牌已經打得很響了，更上一層樓，不愁沒有生意。」

「你說得很對，」劉則剛讚許的說：「四川食府這塊招牌很夠了，就憑這塊招牌做筵席生意也很有把握，我完全贊成你的主張。」

「不過，」陳清雲機伶的說：「生意做大了，劉大哥更要幫我的忙啊。」

「這個——，」劉則剛頓了一頓，臉上現出了爲難的神色，他望了劉太太一眼，發現她正向他施以鼓勵的笑容，於是他坐正了正，清清嗓子，看着熱切等他回答的陳清雲說：「清雲老弟，今天既然有了這個機會，愚兄到是有一樁擱在心裡很久的事情，想要跟你商議商議。」

「劉大哥，」陳清雲性急的在催，「有話你就快說嘛。」

「好。」劉則剛態度誠懇認眞的繼續說下去：「我帶着家眷逃難到臺灣來，誰都知道，起先我是個賣饅頭的。當年你開四川食府拉我合作，我因爲拿不出錢而拒絕了你，後來，你老弟家裡出了事情，我自動的去給你幫忙，幫着幫着的，反倒變成了你老弟在提拔我，維持我，我天生不是開館子的材料，在你那邊根本就做不了什麼事。」他伸手搖搖，阻止了陳清雲着急的要岔嘴：「你聽我說下去。我確實對店裡毫無貢獻，而你吶，反倒給我這麼高的薪水，一年三節還分我那麼多的紅利，讓我一家的生活全部安定下來。一提十來年，這份交情，也跟古時候的『管鮑分金』差不多了。」

「劉大哥，」陳清雲抗議的尖聲叫起來：「你這說的是什麼話？誰不曉得整個四川食府就祇靠你在撐場面？這些年裡，我一直要把食堂股份分一半給你，是你說什麼也不肯要的，老實說，你早就該是四川食府一半的老闆。」

「這倒不是我這個人不識好歹，」劉則剛搖頭苦笑的說：「而是天底下沒有這種道理，我無功受祿已經大大的不應該，怎麼還能接受你一半的家當？」

陳清雲剛要開口講話，坐在一旁傾聽很久的彭靖湘插嘴出來排解了，他兩手一陣搖，笑嘻嘻的說：

「你們二位誰也莫說什麼客氣話。到是則剛兄，你先談談你的打算吧。」

陳清雲被他堵住了嘴，安靜的坐在椅上，專注的在聽劉則剛發表高論。只見劉則剛滔滔不絕的往下說：

「所以這些年來我在四川食府一直都很不心安，老實不客氣講，清雲老弟給我的待遇不錯，加上內人平時省吃儉用的，我們多少有了點積蓄，數目不大，可是弄一間店面，開一爿小型工廠只怕也是夠了。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必需先建設好臺灣才能反攻大陸回老家去，所以我想做點實際有益的事，我早就有這個夢想，開一家皮鞋店，買部機器弄個門面，自製自銷，內人當店員，我自己再雇一兩個工人，負責製造。」

「好極了，劉大哥這個計劃好極了，」沒想到陳清雲竟會歡聲大叫，熱烈贊助，他聽劉則剛說得那麼計劃周密而又挺有把握，不禁又忘掉自己反替劉家高興起來，他指手劃脚的說：

「前些時還有朋友跟我提過，開自製自銷的皮鞋店，是有賺無賠的一種事業。」

「那麼，」劉則剛趁機轉臉問他：「你是贊成我脫離四川食府，自立門戶的囉。」

「就我個人的立場來說我是堅決反對，就我爲你們着想的立場我應該贊成，」陳清雲十分蕭灑的說，末後又添了一句：「劉大哥和彭先生全都是知道的，我這個人就是這一點兒好，俗話說的是：『人不自私，狗不吃屎』，只有我這個人啦，我到是寧可吃屎，也不自私。」

劉太太高興了，左手捂住嘴，右手直指着陳清雲開玩笑的說：

「那你不成了一條狗啦！」

於是屋裡的人爆出一場大笑，笑聲甫歇，劉則剛注意到彭清湘的笑容稍微有點牽强。

「彭老兄，」他轉過臉去問他：「我到要聽聽你的，配合林阿婆建造新樓，你老兄是不是也有什麼計劃？」

「我能有什麼計劃？」果然愁雲堆上了彭清湘的臉：「來臺灣十多年，各位都是發達得很，只有我，一事無成兩鬢斑，在合作金庫勤勉奮發的幹了那些年，如今也只晉升了一級，月支一千塊的小小一級雇員。」

「我們都比不上你，」陳清雲竭力的安慰他：「你是爲公家服務，穩紮穩打，再說你還有定國那位好少爺，小小年紀就能賺錢貼補家用。」

彭清湘長長的嘆了口氣，凄然的搖搖頭說：

「不行啊，眼看着我們就要居無所嘍。」

「那怎麼會呢？」陳清雲詫異的問：「阿婆不是說過的嘛，洋樓造好了以後，她還是歡迎我們這些人一道兒住。」

「只怕我們住不起，」彭清湘艱澀的一笑：「你不想想，清雲兄，阿婆要蓋的是觀光旅館級的洋樓，憑我這一個月一千塊薪金的小職員，付得了多少房租？」

「阿婆一向對你最好，」陳清雲坦率的說：「只怕她還可以按照舊租價，租兩間房子給你。」

彭清湘犀利的反問了一句：

「那我能够住得心安嗎？」

一句話把陳清雲問怔住了，是的，相處十多年，他深切知道彭清湘的湖南人脾氣，他寧可自己吃虧，決不肯沾別人的便宜。

「看起來，」彭清湘愁容滿面的說：「阿婆蓋大樓對於你們二位都是好消息，對我則是一個小麻煩。我得趕緊去找合適的房子搬家。」

陳清雲正急於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給彭清湘解決問題，劉則剛旁敲側擊的在問他：

「清雲老弟，你的食堂是設在二樓還是一樓。」

「要是資金够的話，」陳清雲謙虛的笑笑：「我想租樓下的三開間，和二樓的全部，樓下做小吃部，也隔幾個小房間，二樓呢，架上活動板壁，隔起來是房間，拆開可以做禮堂。」他又緊接着解釋說：「因爲阿婆說過的，她這幢大樓一共是四開間，我和你打伙租，留一間門面給你開皮鞋店，你總該够了吧？」

「謝謝你。」劉則剛很客氣的說，轉臉望着彭靖湘，懇摯熱切的問：「靖湘兄，我有一個小小的意見，不知道你老大哥能不能同意？」

「不敢不敢，」彭靖湘不安的欠欠身說：「劉大哥有話請說嘛。」

「在座都是十幾年的老鄰居，老朋友，異鄉飄泊，多年相處，也就跟自家人一樣了，」劉則剛先開了頭，再說下去：「我今天所講的都是老實話。清雲老弟經營這個四川食府確實很不容易，而且他馬上又要大事擴充。開大舘子，事情豈是簡單的？絕對不能沒有一兩個自己人做得力的幫手。這一回我爲了想完成自己的理想，經過陳老弟的同意准我退出；我想，如果靖湘兄盤算一下確實划得來，你

老大哥不妨把你那邊的事情辭掉了，轉到陳老弟這邊幫幫他的忙。」

「好哇！」陳清雲興奮得發出一聲大叫：「三全其美！怎麼這種好主意偏偏我就想不出來。」

彭靖湘急於開口，劉則剛做個手勢把他攔住了，他先盯住陳清雲問：

「清雲老弟，你到說說看，這是怎麼樣的三全其美？」

「第一，」陳清雲興高采烈的扳着手指說：「對於四川食府，劉大哥一走，彭先生跟着就來，內部管理的人就接得上了，我也可以儘量向外發展，少却內顧之憂，第二，就是你劉大哥甩手不管把我丟開，你走了以後找到了最好的替手你也可以心安了。再說，彭先生那邊嘛，在我這邊多少也能够增加點收入，就照劉大哥的例子，一個月支兩千塊，一年三節紅利照分。」

「對！」劉則剛一翹大拇指：「你這三全其美，全都說到我的心坎裡了，我做這個建議，也正是這個意思。」

「這怎麼行？」彭靖湘窘得臉紅耳熱的說：「開舘子我連一點經驗都沒有，那裡會幫得上清雲兄的忙？」

「只有彭先生才可以幫陳先生的大忙呢，」劉太太也在盡力的撮合着：「誰都曉得，陳先生的長處在於對外，交際應酬，招攬生意；內部的事情一定要一位老成可靠，認眞負責的人來主持。而且彼此還要信任得過。」

「好在這話是我內人講的，」劉則剛輕鬆的說：「要是我自己講這些，那就變成『老劉賣瓜，自賣自誇』了。」

大家又是一陣笑，只有彭靖湘的笑容仍舊不大自然，歇了半晌，他再堅持的說：

「二位的好意我是萬分感激的，不過，人貴有自知之明，我吃不來那一行飯。剛才劉大哥也說：你和清雲兄合作的時候也是覺得於心不安，不心安就不能理得。劉大哥的建議恕我不能接受，道理不說你也明白，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天晚了，我要回去睡覺，你們三位多談談吧。再見！」

說完這番話，彭靖湘站起身來就走，讓劉則剛夫婦和陳清雲怔楞的望着他的背影沒入門外。劉太太尷尬的笑笑，說：

「彭先生這個人怎麼啦，不是大家有商有量說得好好的嘛。」

陳清雲淡淡的笑着說：

「他這個人的脾氣是生來如此的。」

劉則剛伸手一拍腦門，苦笑着說：

「我到是一番好意，沒想反倒挨了他一頓教訓。」

「你別胡說！」劉太太笑嗔的瞟他一眼：「人家幾時教訓了你啦？」

「妳沒聽見他說嗎？」看起來劉則剛也並沒有生氣，他微笑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把孔老夫子的話都搬出來了。」

陳清雲毫不在意的說：

「彭老頭一向喜歡掉文的。」

劉太太拿了熱水瓶來再斟一次茶，說：

「別儘談這些了，來來來，我們來商議商議怎樣回復阿婆的話。」

於是三個人又興奮熱烈的展開了討論，喜色，洋溢在他們的眉梢唇角。

六〇

尋人廣告在中央日報登出來以後的第五天。

「徐伯伯回來囉！」

夜晚十一點，陳清雲拖着疲累的身軀回家，一進門，便發現長得像個大人似的陳渝生還沒有睡覺，她一眼看到爸爸進門，忽的從大沙發裡跳起，稚氣的發出一聲歡呼。

「徐伯伯回來了？」陳清雲精神一振，走到女兒面前問：「他一個人回來的？」

「不，」陳渝生把她高中生清湯掛麪的頭髮一陣搖，她眉開眼笑的說：「徐伯母也回來了，他們兩個一道回來的，好黑好瘦啊。」

陳清雲倦意全消，急忙的問：

「他們現在在那裡？」

「他們先到阿婆那裡說過一陣子話，現在已經回到了他們家裡。」

「劉伯伯知不知道他們來？」

「不知道，」渝生圓胖的面孔顯出很認眞的神情：「今天禮拜二，劉伯母和劉伯伯都去上做皮鞋的夜課。」

「妳在家裡等我，」陳清雲關照自己的女兒：「我去看看你們徐伯伯。」

「我也要去。」渝生在撒着嬌。

「不行，妳不能去。」陳清雲擺出了做爸爸的威風：「妳給我好好的看家，溫習溫習功課。」

說罷，他又翻身出門，留下撅起小嘴的渝生守在家裡。

徐家窗帘縫裡透出了燈光，窗下，站着一個又高又大的人影。

「誰？」他壓低聲嗓喝問。

「啊，」那個高大的身影顯然吃了一驚，急速轉過來，伸直，站好，陳京生長得比他爸爸還高。

「你躲在這裡做什麼？」陳清雲的眼睛緊盯住兒子的面孔。

陳京生靦覥的笑着，低頭，伸出脚尖在地面亂畫：

「我在聽他們說話。」

「那個在裏頭？」他細聲的問。

「阿呆。」

「阿呆？」他錯愕了一下，隨而便會過意來，他揮揮手，告誡的說：「娃兒大了，不要這樣鬼鬼祟祟的，給別人看到不好，快回去，早點睡。」

「是。」京生恭恭敬敬的回答，一溜煙，閃進了自己家裡。

陳清雲走到徐家門口，伸出手，輕輕的敲了兩下門。

奇怪，門裡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響，好像門裡的人連呼吸都屏止，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於是他試探的叫了一聲：

「徐先生！」

「啊——」門裡的徐實齋放心似的噓口長氣，輕輕的說：「是陳清雲先生。」

然後他打開門，燈光下，陳清雲一見又黑又瘦，神色栖皇的徐實齋，不禁楞住了。

「徐先生，」他驚詫的說：「你怎麼瘦了這許多？」

「一言難盡，」徐實齋深沉的嘆口氣，挽住陳清雲的胖胳臂，把他拉進屋裡，「我們到客廳裡談，到客廳裡談。」

徐太太正在慇懃的給端端正正坐在大沙發上的阿呆斟熱茶，聽到陳清雲進來，伛僂着身子回頭望望，沖他慘然的一笑。

「嗯，」陳清雲眉頭皺皺，關心的說：「就是徐太太也瘦了不少呢。」

「請坐請坐。」徐實齋用連聲的延請掩飾了他們兩夫婦的窘態，陳清雲在阿呆的對面坐下，看看阿呆，一副受寵若驚，不知如何是好的尷尬模樣。

徐實齋自己也在陳清雲的左側坐定，雙手不安的交搓，眼睛凝視着地面，好像他不敢抬頭平視別人，他聲嗓顫抖的說：「清雲兄，你閣下眞是鐵肩挑道義，這一回，我又給你添了許多的麻煩。」

「沒有什麼。」陳清雲朗爽的說，又好奇的去問他們兩口子：「你們究竟到那裡去了？眞是累人找得好苦！」

徐實齋兩頰脹起兩片紅潮，囁囁嚅嚅的回答：

「我們漫無目標，東奔西跑，」他聊以解嘲的笑笑：「跑來跑去，才想起了大陸上的那句老話：

『孫猴子跳不過如來佛的手掌心』，臺灣統括子不過這麼點大的地方。」

陳清雲靈機一動的掉了一句文說：

「現在你們算是『倦鳥知還』了。」

「不得不還啊，」徐實齋神情落寞的一笑：「老實不客氣說，那天我們匆匆忙忙的離開家，身上根本就沒有什麼錢，這十多天，餐風露宿，臺中臺南高雄的打了一個轉，眞是吃足了苦頭。」

想必他們也是苦頭喫足，陳清雲望望他們，同情而惋惜的嘆一口氣。

「不敢當，伯母。」阿呆在對面說話了，他是向着爲他茶杯裡再添水的徐太太說：「用不着再添了，我已經喝了好幾杯茶。」

陳清雲望望他問：

「國雄，你早來了？」

「我也是剛來不久，」阿呆窘澀的笑笑：「是徐伯伯和徐伯母叫我來的。」

「現在，」他打趣的說：「你是徐家的嬌客了啊。」

林國雄聽得懂陳清雲這句話，像個大姑娘似的臉紅耳熱起來。徐太太怕他太窘，故意插句話問：

「國雄，你眞的看到亞玲了？」

「眞的看到了，」阿呆一本正經的說：「昨天晚上我們還在一道呢。」

「她還好？」是徐實齋在關切的問。

「她很好。」阿呆連連的在點着頭：「她也很惦記您們兩位，每天都在向我打聽您們的消息。」

徐太太試探的問：

「她住的地方離這裡遠不遠？」

「不遠不遠，」阿呆伸手指指身後，「她住在仁愛路，走過去只要十來分鐘。」

「國雄，」徐太太柔聲的喊，聲音裡居然孕有着無限親切：「辛苦你，你去給我們跑一趟，到那邊去告訴亞玲，就說我們回來了，所有的問題承蒙你阿婆幫忙，事事如意解決，免得她多擔一天的心，好不好？」

「好。」阿呆馬上就站起身來，準備出發，他好意的問了一句：「要不要我今天陪她回來？」

徐太太遲疑了一會兒，溫婉的笑笑說：「那到不必這麼忙。總而言之你要隨她的意，她愛回來就回來，要是她高興多在那邊住幾天，也就隨她好了。」

「是的。」阿呆很有禮貌的和屋裡的人全都道了再見，步子輕快的走出徐家。

「我故意使他跑這一趟，」徐太太坐在阿呆原來的位子上，坦坦白白的告訴陳清雲：「一方面讓他去跟亞玲見見面，另一方面我們大人也好談話。」

「這樣很好。」陳清雲點點頭說。

徐實齋閃瞥了陳清雲一眼，聲嗓低瘖的說

「我們是看到中央日報的廣告才回來的。」

陳清雲提醒他們說：

「陳菁溪也在中央日報刊登了警告啓事。」

「我們看到了，」徐太太岔進來答說：「看到陳菁溪的廣告我們沒有辦法，看到我們諸位芳鄰的那張廣告，我們才鼓起勇氣回來。」

陳清雲覺得很奇怪，經過這一樁大事以後，徐實齋夫婦改變了許多，現在彷彿事事都由徐太太做主，同時，她也一改常態，說起話來不但條理分明，而且坦率無隱，很有一點脚踏實地的作風。

「我們先到阿婆那邊去坐了一會，」徐實齋細聲細嗓的說：「阿婆跟我們拍過胸脯，保證什麼事情都沒有問題，她說她可以出面替我們解決一切。詳細的情形，她叫我們問你。」

「她老人家已經替你解決了不少問題嘍，」陳清雲輕鬆的笑，滔滔不絕的把阿婆跟呂俠卿所辦的交涉，商量好的條件，以及阿婆興建洋樓，澈底解決徐家生活的種種切切，全部說了個清楚明白。

徐太太不能置信的問：

「會有這麼好的事？」

「阿彌陀佛！」徐實齋却深心不疑，他雙手合什的宣着佛號說：「想不到我們也有絕路逢生的一天。」

「唉！陳先生，」徐太太深深的歎息，接着又訴苦的說：「你不知道，這些時來我們受了多大的罪；身上沒有什麼錢，到處找不到一個熟人，又怕陳菁溪派人追，又怕警察憲兵抓，大地方不敢去，儘往小地方小旅館鑽，吃不好睡不穩的，事體再不解決，只怕我們兩條老命全要送掉了。」

「現在不就好了嗎？」陳清雲安慰他們說：「不但問題全部解決，而且還解決得順利圓滿，老實不客氣說，要是你們二位不出去旅行這一趟，這樁事情可能加倍的難辦呢。」

「哦？——」徐太太的兩道假眉毛一掀，驚奇的問：「陳先生，請你把這裡面的關節說給我們聽聽。」

於是陳清雲又長篇大論的細說：從他們兩夫妻溜走，陳菁溪呂俠卿跑來大吵大鬧，一直說到林阿婆怎樣主動的去找呂俠卿開談判，旁敲側擊的探聽清楚了陳菁溪志在出氣而不在要人或要錢，因此她把握機會提出「退回十萬元的條件，陳清雲說得眉飛色舞，最後指手劃脚的下着結論說：

「你們別看阿婆是臺灣老太婆，沒有見過什麼大場面，她辦起事來，硬是有板有眼，高人一着。當初陳菁溪一口咬定要你們賠償二十萬，給阿婆這麼略施小計，那邊一下子就讓掉了一半。」

徐實齋感動萬分的說：

「這位老人家，的確是了不起。」

徐太太却在輕飄飄的說：

「另一方面吶，也是陳菁溪太有錢，這一點點小數目，才不看在他的眼睛角裡呢。」

陳清雲對於徐太太的這種說法不大滿意，只是他不想和她討論這些問題，他妝做沒有聽見，側臉去跟徐實齋說：

「不過，陳菁溪除了退回十萬塊聘金以外，另外還有一個條件。」

「另外還有一個條件？」徐實齋是驚弓之鳥，聽了這話不禁嚇一大跳，連徐太太也緊張的坐直起來傾聽陳清雲的下文。

「他要你們辦一桌酒，請一桌客，當衆向他道歉。」

「啊。」徐太太懸着的心放了下來，她吁口氣說：「這倒簡單，請一桌客化不了多少錢的。」

「這不是化錢不化錢的問題呀，」反倒是徐實齋愁眉苦臉的說：「面子下不來啊，請酒賠罪，要跟徐實齋他們三對六面的，一輩子沒有做過這種事，那種尷尬場面叫我怎麼應付啊。」

「事到臨頭又有什麼辦法？」徐太太居然和她丈夫開起頑笑來了：「我看你只好『這番斷送老臉皮』了。」

「豈有此理！」徐實齋狠狠的白她一眼，反唇相譏的說：「妳怕請酒賠罪就我一個人去呀，妳自己還不是也要去的。」

陳清雲怕他們吵架，連忙打斷了他們的話頭，他裝得挺有興趣的問：

「林國雄這個女婿到還不錯吧。」

徐實齋臉孔一紅，搭訕的說着謊：

「他跟亞玲這麼要好，一直把我們兩個老的瞞在鼓裡，假使我們早點知道，也就不會發生陳菁溪這件事了。」

陳清雲曉得他是在自找台階下，也不說破他，笑吟吟的再告訴他們一個好消息：

「林國雄今年暑假就在臺大畢業，他已經考取了自費留美，開秋就要到美國唸書去了。他一囘來，得洋博士的工程師，不但可以光大門楣，而且一定有大錢賺的。」

徐實齋擺出一副自家人的姿態，謙謝的說：

「一切都是託陳伯伯的福，到要借重你老兄的金口。」

徐太太却在疑惑不定的說：

「人家林國雄將來是留洋的學生，我們亞玲連小學都沒有讀過，不曉得他們合不合得來，再說，國雄馬上要去美國，好些個到美國的留學生都在那邊成家立業不回來了，不曉得——不曉得——」

「哎——，」陳清雲揮揮手打斷了她的話，他保證的說：「我敢保險什麼問題也不會有，頭一樁，這兩個孩子從你們搬到這裡來的時候開始，已經有了十多年的感情，他們的感情都像大門外那棵老榕樹一樣的根深蒂固了，誰也拆他們不開。第二吶，林國雄很愛國，他口口聲聲說是今天臺灣青年能受高深教育全是祖國的所賜，他決心要早些學成歸來把自己的智識能力貢献給祖國，你們不知道，這個孩子志向遠大得很吶。」

「這就好。」徐實齋高興的笑着：「國雄志向遠大，亞玲又得到了理想的歸宿，我們老兩口子總算也佔了女兒不少的光，好了，現在一切都好了。」

「看你這個老頭子，」徐太太捂着嘴笑：「一回家就高興得成這個樣子。」

「太太，」徐實齋自嘲的笑笑：「妳忘記了我們那段餐風露宿，杯弓蛇影的逃亡時期。」

徐太太笑不出來了，搖搖頭，歎了口氣。

「而且阿婆還說過，」陳清雲索情把話都交代清楚：「她老人家想在國雄出國以前舉行訂婚典禮。」

「好呀！」徐實齋興奮得兩手一拍，轉過臉去向徐太太說：「喂，這還是我們徐家頭一回辦喜事呢。」

「就請陳先生當介紹人，」徐太太湊興的說：「陳先生，你這位大媒總歸推脫不掉了吧。」

「那當然。」陳清雲喜孜孜的說：「我這個人，天生下來就是做媒的好材料！」

徐實齋夫婦一齊被他逗笑了。

門帘在動，門外傳來了劉則剛的聲音：

「徐先生徐太太回來啦？」

「是劉大哥。」徐實齋連忙站起來相迎，他匆匆的跑到門口，一掀門帘，門外的來客除了劉則剛夫婦以外，還有剛剛回來的彭家老兩口。

冷寂了許久的徐家立刻熱鬧起來，大家都在親親熱熱的打招呼：

「回來啦？」

「回來囉。」

「徐太太瘦了嘛。」

「嗯，徐先生也瘦一點。」

徐實齋夫婦起先有點窘澀，但漸漸的就神態自若了。因爲這些老鄰居都很熱情，親切而誠懇，他們避免談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只當是歡迎徐家夫婦旅行歸來。這份深摯的情意使徐實齋和徐太太十分感動。大家毫無拘束的談談笑笑，濃郁的友情瀰漫在徐家的小客廳。

劉太太忽然朗聲的問：

「亞玲呢，怎麼她還沒有回來？」

「啊，我剛叫林國雄看她去了。」徐太太趕緊掩飾的回答：「等明天我們再去拜望王家，好好的跟人家道個謝。」

彭太太坐得遠遠的，聽到這話，臉上莫明其妙的一紅。

陳淸雲知道她是因爲自己幫助亞玲離家而心裡不安，故意岔開話題去問彭請湘：

「你們二位今天怎麼這樣晚才回家？」

「阿婆有椿事情交代我辦，」彭請湘帶着點兒得意的神情回答：「去找一個土地代書，和他談着談着的弄晚了。」

陳淸雲知道一定是有關蓋大樓的事，可是他仍還有一點疑問：

「怎麼還要找代書呢？」

「阿婆要把土地過戶，」彭請湘悄聲湊近他耳邊說：「土地權狀上原先是阿婆的名字，她要過戶給林國雄。」

「啊。」他若有所悟的點點頭，心裡越發佩服起林阿婆辦事的有條不紊了。

劉則剛在那邊打趣的問徐實齋：

「怎麼樣，徐先生，這下快要請我們吃喜酒了吧？」

徐實齋嘀嘀的笑着回答：

「快了快了！」他的眼睛瞟了陳淸雲一瞥：「給國雄亞玲辦喜事的時候，我不但要請各位好好喝幾杯，而且，我還要請陳淸雲兄擔任女方介紹人，坐首席。」

「那麼，」彭靖湘毛遂自荐的說：「我也要去跟阿婆講，請她叫我做男方介紹人。」

「還沒有正式提媒呢，」彭太太笑嗔的白他一眼：「你就自己找差使來啦？」

彭靖湘今天的興緻很高，他繼續眉飛色舞的說：

「這種好差使，我到是很想求它一份。不說別的吧，淸雲兄一個人坐首席多麼無聊，又沒有人陪他喝酒，我跟他一字並肩，也可以破除他不少的寂寞。」

劉則剛頷首，滿屋子一陣哈哈大笑，笑聲中，這些人多年來爲國雄亞玲所擔的心事，輕飄飄的消弭於無形了。

六一

亞玲回家，又是林家大院裡的一樁大事。

亞玲是在元月二十四號回家的，那是在徐實齋夫婦「倦游歸來」的三天之後。

徐實齋嘴裡說是要到亞玲借住的王家去道個謝，其實他始終沒有去，原因之一是陳菁溪那邊還有許多事情該辦，原因之二呐，他也有點駭怕在一種尷尬場面之下和自己的女兒見面。

陳菁溪那邊，到也沒有怎麽太過於難爲徐實齋，不知道是徐太太所說的：人家有家當，不在乎這一點點錢，還是外面所傳的謠言屬實，狀元樓丟過一次人以後，陳菁溪對女人的觀點改變得實際多了，謠傳他化了四萬元，包了一個紅舞女在同居。

徐實齋悄悄回來的第二天，阿婆叫國雄過來請他今天早晨不要出去，說是可能有要緊事情，除此以外，阿婆還把陳清雲也硬留了下來，並且就在她家的客廳裡，和陳清雲嘁嘁喳喳的咬了半天耳朵，徐實齋忐忑不安的隔着窗戶望見陳清雲匆匆的出門，半小時後徐實齋夫婦大吃一驚，因爲他們看到陳清雲居然把爲虎作倀的呂俠卿帶回來了。

奇怪的是呂俠卿和陳清雲進門以後，畢直往阿婆的正屋走，不但沒有到徐家來，而且正眼也不望他們那邊一下。

再過十幾分鐘，屏息偷覷的徐實齋心臟乒乓直跳，呂俠卿和陳清雲又從阿婆家出來，這一回，他

們大踏步的在向徐家走來。

「篤篤！」兩聲嘹亮的敲門聲音。

徐實齋遲疑了半晌，硬硬頭皮，堆起滿臉尷尬的笑容，跑過去開門。

門外兩個人都是神情嚴肅、不言不笑，像是在辦什麼正經大事，徐實齋手忙脚亂的讓他們進客廳坐，徐太太躱到臥房去了。三個人坐定，徐實齋方始看到呂俠卿手上緊緊的抱住一個牛皮紙袋，陳清雲右手捏着一張紙條。

「徐先生，」呂俠卿首先發話：「剛才那位林老太太跟我們說好了的，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休提往事。陳老闆念在大家都是出門逃難的人，他老人家是菩薩心腸，得饒人處且饒人。我說這些話是好叫你放心，事情已經過去了，我代表陳老闆說句話，從今天起你過你的陽關道，我們走我們的獨木橋，各走各路，彼此無涉。」

徐實齋再也沒有想到事情竟會這樣輕鬆容易的了結，聽呂俠卿那麼說，漫天禍事豈不是僅祇剩了眼面前這個尷尬的場面。他心裡又是歡喜又是擔心，他囁囁嚅嚅半天，不敢置信的問：

「俠卿兄，你的意思是說——」

陳清雲看到徐實齋在隆冬天氣沁出了一頭大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着實有點不忍，連忙岔進來寬慰着他說：

「徐先生，你放心，問題確實已經解決了，」他指指呂俠卿手上捧着的那個牛皮紙袋，又把自己手上的紙向他一揚：「喏，」他指指點點的說：「這裡是十萬塊錢現鈔，就是你冒昧收下的什麼聘金

，這裡呐，是陳菁溪陳董事長簽名蓋章的字據，你不妨過過目看。」

徐實齋雙手顫抖的把那張紙條接過，戴起老花眼鏡來仔細的看，只見那上面用龍飛鳳舞的字體寫着：

「茲收到徐實齋歸還新臺幣十萬元，本人經友好調解，願予原諒徐君之詐欺誘騙行爲，並自動向司法機關撤回告訴，不再追究。陳菁溪、年月日」。

直到這時候徐實齋才懂得了駭汗淋漓是什麼滋味，又和呂俠卿陳淸雲商量了幾句話，滿口道歉，恭恭敬敬的送他們出門，再回身進屋，汗衫褲全都冷冰冰的黏在身上了。

第二天還有一個商議好的節目：由徐實齋在狀元樓擺一桌酒，恭請陳菁溪，和許多常時玩在一塊的朋友，也包括呂俠卿、陳淸雲在內，雙方說定，徐實齋要當衆把盞，公開道歉。

徐實齋像待宰羔羊一般，由陳淸雲陪同，六點鐘整到達了狀元樓預先訂好的房間，他們在小房間裡等候了足足一個鐘頭，徐實齋臉色愴惶，坐立不安，差點又緊張得大發心臟病，他眞的不敢跟陳菁溪照面。

如同出現了奇跡，也不知道是陳菁溪故意這樣安排，還是他被新歡絆住了，他竟沒有到狀元樓來接受徐實齋的求饒與感激，來的只是呂俠卿和公司的幾個職員，這頓飯，吃得雖然很僵，可是徐實齋却有如逢大赦的感覺。

第三天他由於緊張過度而至心力交瘁，幾幾乎就要病了，於是他托詞休息改變了原定的計劃，他和徐太太都不到王家去拜訪了，他央求林國雄代表他們去道謝，並且在翌日就把亞玲接回家。

傍晚五點半鐘，林國雄從臺大下課放學，他先不回家，興冲冲的攔了一部紅色計程車，直駛仁愛路二段。

小巧的計程車都進不了那條狹巷，國雄稍稍有點悵惘，開門下車，逕直走到王家門口。

亞玲早已喜孜孜的準備好了，她仍還是穿着那件紅底白花的旗袍，披了件紫毛衣，她所帶來的衣物，全都收拾在一隻小提箱裡。

「亞玲！」國雄歡聲的喊，性急的問：「怎麼樣，我們這就走吧！」

亞玲柳眉淡掃，脂粉不施，宛如一朶清新脫俗的出水白蓮，她那歙動着盈盈秋波的大眼迅速的在國雄臉上一轉，嬌嗔的壓低聲音說：

「幹嘛這麼急？」

國雄呑嚥下一口口水，老老實實的說：

「我雇了計程車，車子還等在巷口。」

「何必雇計程車呐，」她溫婉的說：「計程車價錢那麼貴。」

「妳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他興緻勃勃的反問她：「在今天這個日子裡，就是再多化兩個錢又有什麼關係？」

她忽然想起了一件心事，低聲的問他：

「陳菁溪那邊的問題眞的解決了？」

「當然囉，」他輕鬆的聳肩一笑：「阿婆親手把十萬塊錢現鈔交到了呂俠卿的手上，呂俠卿也把

陳菁溪簽名蓋章的字據交給了阿婆，阿婆特地邀下陳伯伯做中證。再說，前天夜裡道歉的酒席也請過了。」

亞玲長長的吁一口氣，像是已經放下心來。就在吁氣的同時，她那柔嫩的臉上顯出了滿意與獲得安慰的神情，她微瞑雙眼輕輕的搖搌一陣，又急速睜眼叮囑他說：

「啊，你快把巷口的計程車回掉吧？」

「爲什麼？」他抗議似的反詰：「我們不是馬上就要回去了嗎？」

「還要等一等，」她在做着溫柔的低語：「王太太還沒有回來呢，我在她們家打擾了這麼多天，總該等她回來交代一聲，道一個謝吧。」

國雄一想，亞玲所說的話確實入情入理，祇是他對于計程車在外面等，並不覺得有什麼浪費，同時他又怕待會兒眞要走的時候叫車不方便，於是他滿不在乎的說：

「就讓他等吧，多化得了幾個錢吶。」

「五分鐘兩塊。」亞玲提醒他：「再說，車在外面等，總是叫人心裡慌慌亂亂的。」

國雄爲了表示自己對她的順從，很聽話的跑到巷口去打發計程車，他剛要掏錢，一眼望見王太太正擠下三十路公共汽車，急急忙忙的往回家路上走。

「王太太！」他趕緊上前打了一個招呼。

「啊，林先生。」王太太和藹的向他一笑：「怎麼樣，徐小姐還沒走吧，我就是爲了趕回來送她，特地提前下班的啊。」

「那眞是太不敢當了，」林國雄由衷的說：「亞玲在府上打擾這麼久不算——」

「我們別說客套話，」王太太一面趕路一面笑着說：「還是讓我快些回去跟徐小姐多談兩句。」

林國雄不禁莞薾失笑了，他笑吟吟的說：

「我們住得這麼近，以後，見面的機會多着呢。」

王太太沒理他，一頭鑽進自己家門去了。

林國雄福至心靈，他不跟王太太進門，就站在大門口等候，他在想：王太太和亞玲大概也是很有緣份，且讓她們單獨在一塊兒多談幾句吧。

七八分鐘以後，王太太又送亞玲出來，手裡爲她拎着那口提箱。

林國雄連忙一把接過箱子來，王太太攀住亞玲的肩頭，好像有說不完的話似的，親親熱熱的把亞玲摟到計程車旁邊。

「你還是沒有叫計程車去呀！」亞玲嗔怪的望他一眼：「白等了這麼多錢。」

「林先生，恭喜你，」王太太跟他倆開起玩笑來了：「新娘子還沒過門，就曉得給你儉省了。」

「王太太，」亞玲撒着嬌說：「我不來了。」

「妳不來還行？」王太太抓住她的話說：「從今天起，我限定妳每三天要到我們家來一趟，好妹妹，妳要做姐姐的怎麼樣請妳都成，吃飯，看電影，聽京戲。」

「謝謝您，」亞玲感激得熱淚盈眶的說：「您放心，我一定會常來看您的。」

「你也要常來。」王太太强作自然的笑笑，伸手一指林國雄：「你要常陪亞玲到我們家來玩。」

「王太太，您放心，」林國雄保證的說：「我們一定會常來的。」

王太太佇立在馬路旁邊，一直盯望着那部紅色的計程車轉到了上海路。

回到林家大院門前，計程車停住，司機慇懃的反手爲她們打開車門，兩人一前一後的鑽出來，林國雄掏錢付車資，亞玲伸手指指那座沐浴在金黃色夕陽光芒之中的大木牌，驚奇的問：

「國雄，這是什麼呀？」

「啊！」林國雄付過了錢，大大方方的攙起了她的胳臂，一直把她引領到那幅建築圖前，指指戳戳的說：「喏，這就是我們未來的林氏大樓。」

「林氏大樓？」亞玲興奮歡欣的再向前邁一步，目不轉瞬的望着那幅彩色的設計圖，她情不自禁的爆出一聲歡呼：「好漂亮啊！」

「一共是四開間，七層樓，」國雄眉飛色舞的在作着說明：「妳看，樓下四開間門面，三開間和二樓全部是陳伯伯開的四川食府，靠右的那間門面劉伯伯他們要開製鞋廠附設門市部，三至六樓是我們的林氏大飯店，全部現代化設備的觀光大飯店，七樓住家，規模格局跟現在差不多，就等於把我們五家從地面上搬到了半空中。陳伯伯、劉伯伯、彭伯伯，我們家和妳們家，照舊住在一層樓上。」

「這眞是太好了，」亞玲的眼睛裡射出了光芒，她快樂幾乎要拍起手來：「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事情了。」

林國雄望着她語意深長的說：

「只有在民主自由的世界裡，人們才能朝向最理想的目標前進，完成每一個人的心願。」

亞玲好像有點等不及了，她急急的問：

「這幢樓要多久才能造好？」

「臺灣的建築工作是日夜加班的，所以全世界的營建工程以臺灣進行得最快，」林國雄很老到的說：「徐伯伯算過了的，只要有一百五十個晴天，林氏大樓可以全部完成。」

「一百五十天？」亞玲大眼睛裡閃着光：「也不過是不到半年的時間嘛！」

國雄正想說什麼，大院子裡有人看到他們倆雙雙歸來，起始是徐太太，她一眼瞥見亞玲和國雄並肩站在工程設計圖前指手劃脚的談着，她堆起滿臉笑容叫着：

「亞玲哪！」

亞玲聽到了這聲呼叫，神色一變，怔了一怔，她急忙的回過頭去，一眼看到徐太太正兩眼含淚的向她奔來。

她看到了她那誠摯的面容和急切的神情，往事全部抛到九霄雲外去了，亞玲忘情的向她伸出了雙手，邁步迎過去：

「啊，姆媽！」

「亞玲，亞玲！」徐實齋也聽到了喊叫的聲音，他正在大門口焦急的守候，他追踪着喊叫的聲音，匆匆的跑到亞玲和徐太太的身邊。

於是大院子裡有許多人在喊叫，那全是些熱情的呼喚，數日小別，亞玲發現自己簡直無法承受那麼許多熱烈而濃郁的感情。

「亞玲！」

「亞玲！」

彭伯母和劉伯母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在叫她，越過徐太太瘦削的肩頭，淚眼婆娑中，她看到了劉伯伯、陳伯伯、彭伯伯；渝生、京生、彭定國那許多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但却被她淚水扭曲成糢糊的身影。

「亞玲？」又是一陣蒼涼而深孕感情的呼喚，她吃力的定睛望去，亞玲看到了林阿婆滿頭蕭蕭的白髮。

六二

林氏大樓終於全部落成，七層高厦，聳立在新近正名爲興隆街的鬧市巷口，這一幢長方形火柴盒子般的建築，簡單明瞭，樸素大方，就外表來看，和紐約赫德遜河畔的聯合國秘書處大厦，依稀有點相仿。

大樓的三面懸掛起飾以霓虹燈彩的大招牌，正面有二個，直從七樓樓頂拖曳到地面，左邊是「林氏觀光大飯店」，右邊是「四川食府」，巍巍然四個大字，陳清雲別具匠心的在大招牌旁邊添加兩行：「喜慶禮堂，包辦筵席，大宴小吃，臺北第一。」

六月初，臺北的氣候已經很熱了，城開不夜，急管繁弦，但是在六月十四日的那一個夜晚，隨便哪兒都沒有林氏大樓那麼熱鬧。

長長的鞭炮從七樓樓頂垂直的掛向地面，誰知道那有幾百萬發，林氏大樓門前花團錦簇，玫瑰花籃、大圓花環，上百幅喜幛和成千位賀客湧到林氏大樓，湧到四川食府，湧到劉則剛新創業的皮鞋店，陳清雲的老朋友，在民航公司服務的袁人杰，一大清早就跑來幫忙了。

四川食府除却把自己的泥金黑底大招牌挂上，另外還在大門口貼了一張大紅海報，那上面由彭清湘筆飽墨酣的寫了五個大字：

「林徐府囍事」

二樓禮堂裡熙熙攘攘，熱鬧非凡，綴着頌詞祝語的喜幛掛滿四壁，陳清雲身爲介紹人，但却爲了要盡地主之誼，配着紅花綢條，忽前忽後脚不點地的跑來跑去。劉則剛夫婦陪着他團團打轉，彭清湘被阿婆指定擔任招待，來來往往的客人全都由他招拂。

儀式很簡單，却也隆重，採取古今一體的複式儀節，這個儀節會由見多識廣的袁人杰參與了許多意見，訂婚的小兩口兒相對一鞠躬，臨時拉差擔任司儀的袁人杰更幽默的加了一個節目，他當着那麼些賀客怪聲怪氣的嚷：

「新人向祖母大人三叩首，跪下，拜！拜！拜！」

儘管他在這麼嚷，一對新人却並沒有聽從他的話，國雄和亞玲聽着袁人杰那種怪裡怪氣的腔調，早就嘻嘻哈哈的笑成一團了。

由於這是訂婚典禮，一對新人穿的都是便裝，前來道賀的也都是些至親好友，情緒輕鬆而愉悅，氣氛熱烈、歡愉，人人儘情的歡笑，衷誠的祝福。陳清雲襟上一朵大紅花，艱難的邁着胖腿，裡裡外外跑着操持一切，當他額汗涔涔走近國雄和亞玲的身畔時，他懇摯的祝福着說：

「白頭到老，鸞鳳和鳴，國雄和亞玲呀，你們應該曉得陳伯伯隨時隨地都在爲你們祝福。」

「謝謝你，陳伯伯，」林國雄緊緊的握住了他的手：「陳伯伯幫了我們這麼許多忙，我們眞是粉身碎骨也報答不了呢。」

「嗨！」陳清雲大聲叫嚷着說：「國雄，我眞沒有想到，你這麼會說話啊。」

國雄得意的笑笑，斜睨了身畔的亞玲一眼，他剛想表示謙遜，劉則剛帶着他的太太也擠過來了。

「國雄老弟，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劉則剛語意深長的說：「你們二位，堅持不屈，眞是應了一句古話：祗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你們小兩口知不知道，咱們兩夫妻好爲你們高興啊。」

亞玲一眼瞥見彭太太拖挽着彭靖湘正在向她們走過來，暗暗的扯了國雄一把，迎上去說：

「彭媽媽，」她感激涕零的說着，「妳對我的大恩六德，我們是一輩子也忘記不了的。」

「好說好說，」彭太太不安的瞟瞟彭靖湘：「多年鄰居嘛，有什麼事情總該相幫一把的。」

遠遠的，亞玲看到王太太也在人叢中擠過來向她和國雄道賀了，她正要趨前相迎，忽然有一陣清脆的掌聲轉移了她的注意，她側過臉去，只聽到陳清雲在大聲的嚷叫：

「各位，請靜一靜，今天是我們國雄老弟和徐亞玲小姐的訂婚佳禮。剛才國雄老弟的祖母跟我說，她在盛宴之前要跟諸位佳賓說幾句話——」

陳清雲的報告還沒有說完，熱烈的掌聲和激動的呼叫，把他的聲音全部壓抑下去了。

「各位親友，」阿婆帶着興奮顫抖的聲音在大廳裡嘹亮的響了起來：「我今年七十歲了，我一輩子沒有像今天這樣的高興過，我今天太高興了，因爲我苦苦熬了一輩子，所有的願望都在今天統統實現了。」

她激動的喘息着，皤皤白髮被日光燈射出了光暈，她興奮得雙手揮舞的說：

「今天承蒙各位親友光臨，參加我爲我的小孫子訂婚。我這個小孫子只怕還有一點出息，要不然，不會萬里姻緣一線牽，遠在大陸上的徐亞玲小姐會得跑到臺灣來和我小孫子成親。」

賀客拚命的鼓掌，有人撅起嘴唇尖聲唿哨，四川食府禮堂裡眞是熱烈狂歡極了，然而阿婆再一開

口，便又壓抑住了喧鬨的聲浪：

「拜託各位，今天爲我們好好的熱鬧一下，我活到七十歲了，我這一輩子所等的就是今天，爲國雄娶一房好媳婦，把林家的產業重新建立起來，總有一天，等我們把臺灣建設好，我們也就可以跟着中央政府打回大陸去了。」

阿婆的話一說完，大廳裡歡聲四起，掌聲如雷，掌聲和歡呼驚動了林氏大樓路邊的行人，人人駐足觀望，而在中天，一輪燦爛的月亮露出圓圓的笑臉，從層層鑁鏈裡一湧而出，它錦上添花的給林氏大樓繪染一匝銀色的光輝。

有人點燃了長長的爆仗，劈劈啪啪的猛烈聲響，震撼了高樓大厦鱗次櫛比的興隆街。

（全文完）